武俠世界



$2.00

770

·特別介紹·



鐵拐俠盜
傳奇故事 **愛神情魔** 馬雲·著



今日這個社會到處充滿了誘惑，一不小心就會失足墮落罪惡陷阱裡去，以致無法自拔。本故事講一羣青年男女，他們之中有愛神也有情魔，現實生活中到處你都可以發現這班人的影子，但是你可知道他們背後的情形嗎？「愛神情魔」將會帶你們去看看這社會的黑暗面，有些事情你可能從未聽過！

督印人：羅　輯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四二二一（4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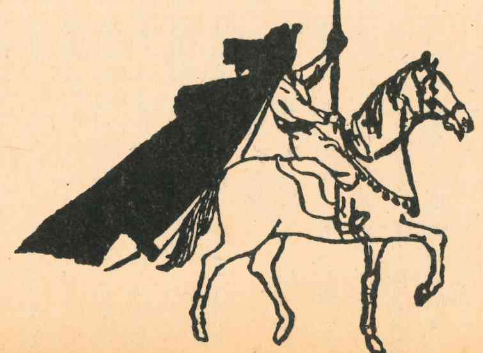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 $50.00
　　　　　一年港幣 $9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57.00
　　　　　一年港幣 $1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武俠世界

第770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冊港幣二元·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鐵拐俠盜傳奇故事

馬雲·文
盧令·圖

愛神情魔

愛神追求

這個都市實在擠得太多人了。所以只要你想得出一些較為新鮮的玩意的，在宣傳上下點功夫，包保可以財源廣進，賺大錢！

例如保齡球就曾經風行一時，一家公司估計五年內可以賺回成本，但不到二年光景，一切開辦和裝修的費用固然可以收回，而且還有錢賺。這種情形相信走遍全世界亦未必有一個地方如此容易賺錢。

阿生和幾個朋友到一間保齡球場去玩，無意中遇見一個少女，他們是認識的，她叫丁香。

丁香正在球場一角玩老虎機。原來球場的老闆眞想得周到，他們知道許多陪着朋友或家人到這裏來的人，未必每一個都懂得玩保齡球，但他們却不能呆坐一旁看着別人玩，即使他們有此耐性，球場方面也沒有藉口另收費用的。因此這些老虎機便應運而生！

情魔糾纏

丁香可能也是陪朋友到這裏來玩保齡球，但是她可能不懂，所以靜悄悄地獨個兒躲在一角玩那些入角子的「狩獵機」。

阿生無意中發現了她，她也看見了阿生，於是互相招呼起來！

在這一刹那間，阿生想起一件往事來，那是關於如何認識丁香這女孩子的。

約莫一年前，阿生偶然由街上經過，看見一個打扮樸素的工廠女工匆匆由街上走過，二名飛型青年亦步亦趨的跟在她後面。這種吊膀子的鏡頭，在今日這都市裏原是不足為奇的。

但是，阿生可能受了他師父「鐵拐俠盜」呂偉良的影响，偏偏對這種事情看不過眼，尤其是他看見那少女的張惶神色，一股強烈的鋤強扶弱心理，便不禁油然而生！阿生當時若無其事地跟踪他們，他要看看那二名阿飛如何下手！

但是，當前面二男一女拐了彎之後，突然失了踪！阿生大吃一驚！當時由於他不想打草驚蛇，所以不敢跟得太貼，想不到眨眼之間連人影也不見了！

當然，他們不會無故失踪，也不會變戲法，只有一個可能，就是躲了起來，也許他們已經發現有人跟踪。但是，那少女呢？那少女不可能與他們合作避開阿生的跟踪，因為阿生可以肯定他們之間絕不認識。那麼，唯一的一個可能就是：少女住在附近樓宇，二名阿飛已經跟了她返家了！然則，那少女危險處境不難想像得到！

阿生站在附近的行人道上，四下裏打聽和張望，以確定那少女和二名阿飛到底進入那一幢樓宇去了？

就當阿生駐足在那裏不到一分鐘光景，他便隱約聽到一陣掙扎呼聲自附近一處梯間傳來！阿生立即循聲找上去！

就在那梯間二三樓之間的轉彎處，二名阿飛正企圖把那少女挾持登上天台去！那少女拚命掙扎，尖叫，但是住在那裏的人却沒有一個出來加以援手！

阿生怒火中燒，喝了一聲便衝上去。

二名阿飛不知他的來頭，只道他太過愛理閒事，其中一名阿飛回轉身來，亮刀相向。

當時阿生還未加入特警組織，身上固然沒有槍，也可以說手無寸鐵。但是別忘記了他是「鐵拐俠盜」的弟子。只見他身形一偏，輕巧地避過了來勢，左手一映，右手閃電奪至對方的手腕！

那幾個動作快得連看也未看得清楚，持刀阿飛已被阿生摔倒梯內，沿住梯級直滾下去！但是阿生不但沒有事，那把小刀還穩握在他的手中，這就是「空手奪白刄」奇異招數，給阿生發揮得淋漓盡緻！

另一名阿飛本來不把阿生看在眼內，但現在他却放開了那少女開始逃上天台！

阿生不會放過他，一直追了上去！

那傢伙抓過一根木棒，在天台一角站住了脚，嚴陣以待！

阿生冷然一笑，把閃爍着的小刀揚了一揚，說道：「放下木棒，跟我下去！否則別怪我出手狠毒！」

但是那名被迫得走投無路的阿飛，却一言不發，揮棒向阿生進襲！

阿生手一揚，刀光一閃，「察」地一聲，刀子脫手飛出，疾如閃電，不偏不倚，剛好釘在木棒中間，那名阿飛「喲」地尖叫一聲，汹汹來勢驟然緩慢下來！再看握棒雙手，右手尾指已被割斷，那柄利刀仍在小棒上搖幌！

阿生仍防對方作垂死掙扎，一個箭步標前，奪去了木棒，一手揪住了那傢伙的衣襟！

那名阿飛正痛得淚水直流，那裏還有本領反抗？雙膝一跪，聲聲求饒！

阿生把他沿住原路帶落樓下，但是，那少女不知所踪，他的同黨也逃之夭夭！

阿生無可奈何，只有把他先送醫院，然後再報警！

警方後來無法找到那名少女，更無法把受傷阿飛的同黨找回來！但是，阿生差點兒却被控惡意傷人罪。還好警方相信他的口供。

這件事發生之後半年左右，阿生有一次跑到電影院去看戲，在戲院大堂又遇上了那少女，不過，她當時已不是從前那般樸素！而是打扮得花枝招展的，簡直和阿生第一次見過的她，完全判若二人！

阿生第一眼看見她幾乎也不敢相信這就是昔日被辱的工廠女工。但是，她當時只有一個人，非常大方的跑過來跟阿生招呼！

一陣陣脂粉的香味，令阿生的鼻管有些發癢！他眞不敢相信這就是他救過的少女，當日她梳了兩條辮子，手挽飯壺，一套唐裝花布衫褲，完全是工廠女工的樸素打扮。

但是現在，她恤得一頭曲髮，臉上濃粧艷抹，緊身的T恤西褲，連胸圍與三角袴亦隱隱若現，簡直看得阿生有點迷惑！

「看電影麼？」她親切地走過來。

「是的。」阿生苦笑一下，「想不到你還認得我。」

「我的救命恩人，怎會不認得？」她嫣然一笑，「一個人嗎？」

「是的。」

「買了票子沒有？」

「還沒有。」

她打開手袋：「這大概我報恩的時候了！」

阿生立即制止：「不！要請就由我來請吧！」

終於，阿生買了兩張票，跟她一齊入場！

阿生現在回憶起來，差點已忘記了那是部什麼電影，因為整個過程他根本沒有專心看戲。他們一直在談論着別後情況！

阿生在談話中知道她叫丁香。她的家境不好，所以失學之後出來做女工，在一家工廠工作。這就是阿生頭一次見到她的時候的情形。

後來工廠倒閉！生活水準日益高漲，為了她和她家人的生活，她當時已經改行，不再做那些低薪的工作，而是幹着一種入息頗高的職業！

到底是什麼職業？

阿生追問下去，才知道她當時正在一間酒帘內做女侍應！

「女侍應」只不過是個較掩飾的稱呼，實際上却是個供男人玩弄變相妓女！

阿生當時非常同情她的處境，所以本來打算散場後帶她到警局去交代，但後來看她聲淚俱下的，却又心軟了下來，不再堅持那樣做了！反正那名阿飛已經定罪。

阿生當時留下電話，囑她如果須要他幫助的話就隨時找他！但是一直以來，阿生並未接到她的求助電話，阿生亦早已淡忘了此事。想不到半年後的今日，再又遇上了她！

阿生對她寄予無限同情，也有着無限的感慨，那並非因為她一個人，而是可能有着上千上百的少女的遭遇都跟她一樣。

她非常大方地招呼阿生：「我們眞有緣，又在這裏見面了！」

阿生四下裏張望，覺得這一次她不大

可能只有一個人到這種地方來。

但是，當時並沒有任何人注意到他們兩個人。

那架入角子的「狩獵機」旁邊，就只有他們兩個。阿生對這種「機械槍」甚感興趣，他常常打到很高的積分，想不到丁香也喜歡這遊戲！

「你一個人來嗎？」阿生不禁要問。

在阿生的想像中，她可能還在酒帘工作，那麼，她可能與一些不正派的青年來往。然則他必須提防她的男友會呷乾醋！

但是，丁香嫣然一笑：「放心吧！我丈夫不是那種小家種！」

「你結了婚？」阿生又是一愕！他完全想不到，她的改變不但快，而且也改變得大！

「是的，我跟我丈夫，還有一些朋友來玩，但是我不大懂得玩保齡，索性練習一下槍法！」丁香道，「你也是跟朋友來這裏玩麼？」

「是的。」阿生說道，「你的近況好嗎？」

「總算不錯。」丁香道，「這地方雖然太小，但一年來前後只見過你三次。雖然三次已經不算少了，有些人一生中難得碰一次面，三次見你，三次的環境都不相同，那就難免令人有點感慨了！」

「人生何處不相逢，能夠看見你有美滿的歸宿，倒也是個安慰！」

丁香道：「你怎麼知道我有個美滿的歸宿？」

「聽你的語氣，再看你的表情，我這麼說，雖不中亦不遠矣！」

「是的。」丁香輕輕地舒了一口氣，「能夠找到一個歸宿，在我來說，總算不錯了！」

「只要你存心向善，結果總是好的。據我所了解，許多女子往往就會一失足成千古恨！」阿生說，「像你這樣幸運的，實在太少了！」

丁香這時把視綫移到了阿生背後，阿生從她的眼神中會意到那邊有人走過來！

阿生回頭一看，果然是個三十餘歲的男子。他的樣子很老實，正含笑與阿生點頭招呼！阿生其實並不認識他，只是他發覺阿生正與丁香在交談，大概因爲他是丁香的丈夫，所以禮貌上如此而已！

丁香從中替他們介紹，阿生果然沒有猜錯，他的確是她的丈夫何淡如。

丁香似乎不隱瞞她的過去，對她丈夫說阿生就是她的救命恩人！

何淡如的樣子很老實，對他的妻子也好像很愛護。阿生看見這情形，心裏也替丁香高興。因爲許多失足而墮入火坑的女子，想脫離惡勢力控制是難乎其難的！

阿生自小跟他師父呂偉良闖蕩江湖，對於這一切情形當然了解。

何淡如遞過名咭，跟阿生通過姓名，這時他才知阿生的來頭。

雙方寒暄幾句，阿生也到他朋友那邊去了！

阿生這班朋友之中，有着江强在內。他剛才也看見阿生跟丁香在一起談話，他似乎要對阿生有些話要說，却又說不出來！看情形可能是因爲人太多了！

阿生後來離開保齡球場，駕車送江强返家，因爲阿生還有一個約會，那約會他師父呂偉良也有份，他不想遲到。

江强本來剛擊了幾球「全中」，與朋友們玩得開心，忽然要與阿生同時離去，就難免令阿生感到有點意外！

「你也有約會麼？爲什麼這麼早就要走？」阿生問江强。

江强道：「我沒有約會，不過我却有幾句說話急於要問問你。」

「什麼事？」

「先告訴我，你怎認識那女子？」

「你說誰？」

江强道：「就是在角子機旁跟你談話的人。」

「你說丁香？」阿生又說，「不！現在應該稱呼她何太太了。因爲她丈夫是姓何的。」

「本來我不想問，因爲此事已成過去，但是我必須爲你設想。」

阿生感到事態嚴重，笑道：「你似乎担心我一些甚麼似的。」

江强道：「那女子實在太美，美得叫人心動！」

「你担心我給她迷惑住麼？」

「不！只是有件事我覺得我應該告訴你。」

「甚麼事？」阿生好像已經想到了他要說些甚麼，「她不是一個正經女人，是不？」

「是的，我要提醒你的，就是這一點！」江强道：「這本來是我業務上的秘密，不該說給外人聽的，但你却不算得是外人，而且你年青力壯，血氣方剛，我不得不多說幾句！」

阿生心裏一凛！本來丁香是個歡場女子，只要江强偶然逢場作慶到過那些地方，認得丁香的樣貌是不出奇的，但是江强後來所說的一番說話，涉及甚麼「業務秘密」，阿生就不得感到驚奇了！

阿生問道：「誰委託你去偵查她的身世？」

「你也知道，我們偵探社是做這種工作的，否則我不會特別提醒你。」江强說，「她是個酒帘女侍，你得份外小心！」

「但是她已經結婚了，剛才跟我談話的，就是她丈夫，至於她的過去，何必理會？」

「有人要知道她的背景。」

「誰？是不是她的丈夫？」

「不！是她的家翁。」

阿生一怔：「嚴重到要委託你去偵查，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江强道：「如果你有天認識一個妖妖冶冶的女人，相信你師父也會叫我查查那女子的身世。做父兄的往往就是這樣。」

「其實我可能比你更是了解她的一切。」阿生道：「一年前我已經認識她，半年前再見到她時，她已淪落爲帘女！」

「既然你已經知道，那當然最好不過。」江强說，「爲保清白，我希望你以後最好不要與她來往，否則，你可能會有麻煩！」

阿生本來就不打算與她來往，他不是那種男子，何况他也明知人家有了丈夫，雖然男女之間也可以做朋友，但是跟已婚的女子做朋友，到底總是容易引起人家誤

會的。而且阿生根本也沒有這種心情。

但是，江强的說話却引起了阿生的興趣。他忍不住問道：「有甚麼麻煩？」

江强道：「總之你不要跟她來往，這是我的金石良言！」

江强越不敢直說，阿生的好奇心越大。他問：「是不是她有甚麼不軌行爲？」

「我說過了，這是業務秘密。」

「但你也說過了，爲了我好，你不妨說多幾句！」

江强想了想，終於又道：「好吧！不怕對你說得更坦白點，她婚後仍與一些阿飛來往！」

阿生呆了一呆！

一時之間，他還想不透丁香是個怎麼樣的女人。當阿生知道她嫁了人之後，還在暗自爲她慶幸，以爲她眞的有了好歸宿，想不到現在聽江强這麼說，好像完全不是那回事。

阿生好一會兒才問：「到底你查到了一些甚麼？」

江强猶疑着道：「嗯……我不想說得太多，總之你相信我吧！」

阿生道：「如果你眞想我好，該說得坦白點！」

「你只要不對她存有野心，不與她來往，便甚麼麻煩也沒有。何必一定要知得更多？」

阿生道：「你好像只知道保守秘密，絕未想到後果問題。」

「甚麼後果問題？」

「例如她的幸福，還有她的丈夫和家庭。」

江强忍不住笑了笑：「她的幸福？她有甚麼幸福可言？告訴你，這種女人注定是墮落的，你揷手其間，只有自惹麻煩而已。」

「別繞圈子了，我沒有耐性再問下去，你到底說不說出眞相？」

「要脅我嗎？」江强笑道，「其實我已經說了不少，你有頭腦去想的。」

「是不是有人在後面操縱她？」

「嗯！」江强收歛了笑容，「總之，她並非存心做個良家主婦。」

阿生又試探地道：「你的意思是：她與同黨串謀，嫁給何淡如是另有企圖的，是不？」

「我們的偵查結果正是如此。其實你有頭腦，對歹徒們這一套，你師父可能比你更清楚。」

「何淡如是個富家子？」

江强點點頭：「他是殷商何直的獨生子。」

「難道一次陰謀正在進行？」

「極有可能。」

阿生心裏暗自吃了一驚！他雖然同情丁香，但天性所向，對一切罪惡都習慣了看不過眼，因此加緊向江强追問下去！

這時候阿生才知道江强到保齡球場去，是另有目的，並非就是爲了消遣，而是有任務在身。

阿生不禁又問：「你到底查到了一些甚麼？」

「一個別有用心的歡場女子，受到黑勢力的幕後控制，嫁給一名富家子爲妻。這種事情的台前幕後將會發生一些甚麼？」江强苦笑聳肩，「相信你也不難想像得到了！」

阿生仍然有點半信半疑：「你確實查到了她仍與舊日男友來往？」

「我的探員還偷攝了一些照片，可惜已交給我的委託人。」

阿生呆在一旁！

江强又道：「在今日我們這個都市裏，這種事情實在不足爲奇，甚至可以說是常見，所以你不必感到大驚小怪，實在是見怪不怪！」

阿生問道：「何老先生既然託你調查有了結果，他將會怎樣做？」

「我也不知道。」江强說，「大概正在考慮是否直接告訴他的兒子。也許他希望獲得更多證據，因爲至今爲止，我仍在接受他的委託，對丁香進行監視和跟踪，隨時向何老先生報告。」

「一個純樸的少女，在這個花花世界裏的轉變，似乎太大了。」阿生感慨地說，「她應該好好的做個歸家娘，爲甚麼還要勾結歹徒？我担心她有可能是被逼的，你有沒有這種發現？」

「暫時沒有證據證明她是被逼。」江强說，「她似乎對那黑色男子很痴戀。」

「黑色男子是否指他是黑人物？」

「正是！」

阿生道：「你怎麼證明她痴戀那黑人物？也許是被要脅的！」

「別帮着她了！」江强道，「她是個澈頭澈尾的壞女人，這點絕無疑問。」

「我並非帮着她，只是一直很同情她而已！」

「這種女人根本就不值得你去同情，她是自甘墮落！其實嫁着何淡如這青年該是不錯的，他太呆直，一直未發現頂上的綠頭巾！」江强又說，「阿生，我勸你還是別捲進這種漩渦了，我也只是在商言商，把調查所得向何直老先生交代了事。」

阿生默不作聲。

車抵市中心區一幢辦公大厦的門口，阿生停車讓江强先下車。

時間已是黃昏，市中心區許多寫字樓裏面早已沒有人。但是江强私家偵探社裏面却一日二十四小時都有人在辦公的。

阿生把車子開往本區一家飯店，這約會原是呂偉良一位朋友邀請的，但近年來呂偉良，林愛莉和阿生等三人，在他們的朋友心中已視爲三位一體。所以許多時朋友們邀請呂偉良聚會，林愛莉和阿生也自然而然地成爲必然陪客！

阿生本來認識呂偉良許多朋友，但近來他加入了國際特警組織之後，經常陪住他師父的，反而多數是迷你女賊林愛莉。因此，阿生不曉得今晚這約會中的人是否也是他們認識的。

但是呂偉良既然通知阿生依時到那飯店中去，他當然不敢失約！

阿生停好車之後，入到飯店裏面，一干人等已經到齊了。

呂偉良和林愛莉之外，是一對中年夫婦，是阿生也見過的慈善家陳灼東。

陳灼東是當地一位富商，年紀只不過四十出頭，但擁有家財千萬。呂偉良一向不喜歡與有錢人來往，只有這個例外，因爲他不但知道他的錢是正正當當做生意得

來的，而且喜歡做善事。

呂偉良憎恨爲富不仁的人，陳灼東在他的心目中是罕見的慈善富翁。

但是，他爲甚麽要請三俠共晉晚餐？阿生難免感到有些奇怪！

阿生坐下，剛喝了一杯茶，飯菜就來了！

陳灼東雖然面帶笑容，但阿生却隱約看得出他眉宇之間隱藏了一點愁容，看來這中年人可能點心事。尤其是陳太太，她的神色更加容易看得出。自始至終，她說的話就不會超過十句。

阿生好不容易才吃完了那一頓飯，但是，陳氏夫婦始終未說出甚麽心事。席間賓主所講的話題，盡是天氣，時事以及一些無關重要的說話！

難道這是普通的飯叙？像陳灼東這種富翁，他的應酬相信很忙，決不會無端白事地把時間浪費在這裏。

但是，那頓晚飯吃完了，雙方亦告分手，阿生一直未聽見他們談及任何較特別的事。

三俠離開了飯店，本來阿生有話要問呂偉良，但是由於他自己駕着一輛汽車，而呂偉良則與林愛莉同車，所以他沒有機會跟他師父談話。

這時候已是晚間八九點之間，街上很熱鬧。以往人們夜後會到空曠地方或者公園去，但現在治安太壞，市民們不敢到太偏僻的地方去，只敢向着人多的地方擠。他們以爲人多的地方歹徒就不敢胡作妄爲了，可是，事實是否眞的如此？

就當三俠開着二輛車子經過一條鬧市街道時，突然看見人們紛紛逃避！

這是夜市中心，街上行人固然多至不可勝數，就是交通也非常之擠逼。但是這時只見行人奔避，車輛停止了來往！

到底發生了甚麽事？——三俠的心裏也跟許多人一樣，不禁感到奇怪！

有人說：前面兩帮黑飛在集體毆鬥！

也有人說：一批歹徒打刼失手，正與警探們展開肉搏戰！更有人說：警察追捕無牌小販引起混亂！

無論發生甚麽事都好，總之三俠的車子一步也無法移動！

三俠忍無可忍，分別跳下車去，繞到前面去看看到底發生了甚麽事。

前面大約還停了十多輛大小車輛，他們所以無法駛過該處街道，是由於一名青年倒臥在血泊之中，爲數約二三十個阿飛青年已分別持着武器，在街上展開惡鬥，怪不得行人紛紛走避！

不知道有沒有人報警，總之現場上就見不到半個警察的影子。

這是夜市中心，爲甚麽連巡警也沒有一個？

阿生正在四下裏找尋警察的時候，突然看見一名負傷的青年，正被二名手持利刀的阿飛追殺！

那青年看來祇有十八九歲，他已受傷，滿身血漬斑斑，但他仍然拚命地奔跑，掙扎。阿生担心二名持刀阿飛追及，急忙大喝一聲！

阿生的目的是制止弄出人命來，想不到兩名窮兇惡極的阿飛却以爲他是對方的人，分出一人來對付阿生，阿生一時措手不及，祇有急急倒退幾步，以避過刀鋒！

無奈那傢伙却步步緊迫而來！

阿生吃驚之餘，却又看見那邊那名受傷的青年也被另一名持刀阿飛追及，眼看他就要給利刀傷害，阿生無暇三思，拔槍射擊！

阿生的槍法向來準繩，「砰」然一聲槍响那名持刀阿飛臂部中槍，倒在地上！

但是這一邊，步步向他緊迫的持刀阿飛，仍然不放過阿生，轉眼間又操刀殺到眼前！

阿生是一名受過嚴格訓練的特警，若非不得已，決不胡亂開槍，他知道眼前這環境，四周人多車衆，流彈最容易傷及無辜。所以他眼前雖然受盡威脅，也不敢開槍！

反而剛才那名受傷青年逃至一處店舖門旁，那兒未有行人，阿生鞭長莫及，才迫得開槍營救那個受傷的人！

現在阿生在這短距離中飽受威脅，眼看那傢伙又揮刀殺到，阿生再急急倒退兩步之後，迅速飛起一脚，那兒是行人道，行人早已避開了，但在對面行人道上却擠上了不少看熱鬧的路人。那邊那班路人正是足以令到阿生不敢開槍的關鍵所在的！

這一段行人道較爲昏暗，阿生那一脚却令到持刀阿飛呆了一呆！這正好中了阿生分散他注意力之計。於是阿生就趁住對方的動作稍爲慢下來的刹那間，伸出左手去奪刀！

阿生剛搭住對方持刀之手，那傢伙便力圖掙扎，阿生却沒有給他太多的時間，右手已急急揮動，用手槍槍柄擊向他的肩胛。

阿生跟他師父習過各種技擊，拳脚功夫早已震驚江湖，若非迫不得已他是不喜歡用手槍和子彈的。眼前這持刀阿飛固然未曉得自己面對強敵，也不會想到阿生的動作快到這個地步！

肩胛重重地被槍柄撞擊了一下，整條手臂驟然之間痲木下來，「嗆」地一聲响，手上利刀掉在地上！

阿生立即把他的手臂往後彎，痛得那傢伙仆倒地上！

這時候，人叢中才看見二名便衣警探奔出，其中一人掏出手鐐來，將阿生擒獲的阿飛扣住！另一名警探則拔出手槍，在大喝聲中跑到那邊去採取行動，制止正在毆鬥中的阿飛們！

阿生向一名便衣警探出示身份證明，就是未有質問他們爲什麽來得這麽遲。

呂偉良和林愛莉眼看數名阿飛奪路奔跑，分頭去追逐他們！

警車聲這時才四方八面响了起來，大概附近的巡邏車已接到通知了。

阿生也忙於捕人，他對黑飛最是憎恨，所以一個也不肯將他們放走！

說也奇怪，剛才想找個警察或警探亦難，這時却像變戲法一樣，他們紛紛擁擠而上，自人叢中跑了出來。高聲大喝下，許多阿飛祇好棄械投降。

擾攘片刻之後，交通才告恢復。但是呂偉良等三俠却因此而阻遲了返家休息的時間，因爲他們插手這件事，不得不到警局中去！

其實這一類黑飛集體毆鬥的事件，已

經不止一次地發生，甚至每天都有。祇是當晚阿生他們遇上了無端惹來不少痲煩。

不過，三俠却因此而知得更多關於近來黑社會世界中的情況。

黑社會原是起於洪門，但昔日洪門中人講道義，彼此間互相尊重，很少有今日這種混亂情形發生。他們分肥的也祇是正常的地下利益，決不像今天隨街刼案，甚至倚賴妓女爲生。

當晚阿生他們發現的黑飛毆鬥，也正是雙方爲了一個妓女而起，過去黑社會是祇收妓寨中的保護費，但今日黑飛們却要做妓寨老闆，祇給回極少極少的賣笑錢給那妓女。因此，一名妓女的收入在他們來說，是非常可觀的。所以他們亦往往爲此打生打死！

阿生在警局裏留至午夜，覺得年青一輩的黑社會越來越不像樣。同時當晚他所知道黑飛毆鬥的情形，亦令到阿生想起丁香那種女人來。

丁香會不會也是受到黑社會所控制？江强的調查是否百份之百的眞實？

當三俠離開警局返回「愛廬」時，已是凌晨時份。

呂偉良感慨地說：「這個都市看來快要被黑社會接收了！」

阿生知道他師父歷年來闖蕩江湖，對一些黑社會前輩相當尊重，尊重並不等於害怕，事實上過去警探如果沒有黑社會的衷誠合作，許多案件根本無法破獲。但是阿生從未聽過呂偉良說出這種灰心說話。

阿生道：「黑飛當街開片，已經不是新聞了。」

當地人稱集體毆鬥爲「開片」。

呂偉良嘆了一口氣，疲乏地在沙發椅上坐了下來：「過去一百幾十年以來，我們這個地方也有黑社會，幾時見過混亂成這個樣子？」

林愛莉說：「好像陳灼東那種慈善家，想不到亦身受其害。」

要不是林愛莉提及陳灼東，阿生差點忘記了向呂偉良他們查問！

「是的，陳灼東爲什麽請我們吃飯？」阿生在另一張沙發椅上坐了下來！

「他的女兒失了踪，他相信她是被黑社會把持的。」呂偉良回頭問林愛莉：「那些資料呢？」

林愛莉把手袋打開，取出了一個厚皮紙製成的大信封，交到呂偉良手中。

呂偉良從裏面取出了，裏面所載的大部份是照片，有男有女。

呂偉良隨手把它扔在几子上，讓阿生觀看！

「這就是陳灼東交給我們參考的。」呂偉良說，「這裏有陳娜娜的近照，也有她相簿中貼上的照片——那是她的朋友們的，有些是求學時期的同學的相片了。」

阿生從几子上取過照片細看，發覺其中一幀後面寫住「陳娜娜」三字，他示意着問呂偉良：「這就是陳灼東女兒麽？」

「是的，她叫陳娜娜。」呂偉良說，「今年十九歲，失踪至今已有三天了。」

「爲什麽不報警？」阿生問。

林愛莉道：「還不是爲了面子問題麽？他是知名的慈善家，如果報警，一定被報紙大事渲染。」

「難道連私家偵探的費用也省下來麽？」阿生道。

呂偉良說：「他今晚約我吃晚飯，正是商量應否請私家偵探。」

林愛莉道：「他是個好人，阿生，你也知道我們很少讚有錢人的，祇有陳灼東例外。」

阿生也說：「是的，他每年做很多善事，大量慈善捐欵總是來自陳家的錢！」

「所以我們應該助他一臂之力！」呂偉良沉吟着道，「但是，從什麽地方下手呢？」

「難道陳灼東一點綫索也沒有給我們麽？」阿生問道。

「所有他知道的綫索都在這裏了。」呂偉良從那叠照片中揀出了一幀，「這是她男友的照片，據說這是她舊日的男同學。有人見到他們近日常常在一起，照片是她母親從她相簿找到的。」

「她是個典型的飛女，中學也沒有讀完。」林愛莉說，「難怪陳氏夫婦感慨地問：到底他們做錯了什麽事情而有此報應？如果有因果報應這回事，他們常常做善事，總該有個好報應才是。」

「兒女不長進，是教養問題！」呂偉良說，「他們整天到晚在外面交際應酬，疏於管教，所以便弄成今天這場面。他拚命做善事祇是近年間的事，但是陳娜娜十九歲了，她的管教應該從幾歲開始。約畧計算一下，當時陳灼東正在拚命賺錢階段自然夫婦二人都難免會忙於交際應酬！」

阿生這時從那叠資料中找出一張紙來，未打開之前他已嗅到一陣芳香撲鼻，打開之後更是中人欲醉！連坐在旁邊和對面的呂偉良與林愛莉也不禁要問：「什麽氣味？」

「香水。」阿生說，「一張染滿了香水的信箋！」

「香箋？」林愛莉順手接過一看，又忍不住驚奇地說道：「這是什麽意思？」

呂偉良一直未有看過那厚紙信封內載了一些什麽，祇知道那是陳灼東交給他的資料。這時聽到林愛莉這出奇的問話，也湊過來看！

祇見那張粉藍信箋之上，畫滿了心形的圖案，在下角加上一個簽名式以及日期，此外什麽都未見寫上。但陣陣香味顯然是由這信箋上發出的！

「香艷！太香艷了！」林愛莉說着。

阿生道：「香箋是那些戀愛中的男女常用的，絕不出奇，奇在上面一個字也沒有寫上去！」

林愛莉笑道：「信箋上畫滿了心型符號，就是代表愛的心聲，比說盡千言萬語更具意義，難怪陳娜娜神魂爲之顚倒。」

呂偉良沉吟道：「陳灼東來得太突然，我祇以爲他約我們吃飯，不知道有這種事情發生。其實，談這種事在他家中更力便。」

林愛莉道：「他以爲凡事託人去做，都該給人一點甜頭，他明知我們不會收他的錢，所以請吃晚飯。其實我們絕對不是那種人。」

阿生說：「我們應該再見他一次，起碼，這信箋上的簽名是誰的，我們就不知道。」

呂偉良道：「他也是不會知道的。」

林愛莉道：「陳太太祇是從娜娜書房的抽屜中搜出這東西，以供我們參考，據他們夫婦說，他們所知也不會多。」

阿生又拿出那男子的照片說：「會不會是他的？」阿生翻轉照片後面：「這傢伙叫……羅拔。信箋上的簽名式雖是英文的，看來也好像是羅拔！」

「相信很有可能就是他！」呂偉良說，「他的手段可眞不錯。」

林愛莉道：「他們可能正在私奔！」

「這類事情在今日這都市裏實在太多！」呂偉良說，「唯一不同的，就是娜娜是富家女！」

林愛莉道：「其實富家女也有不少與人私奔，祇是沒有報導出來而已！」

阿生也說：「至於貧家女，有些父母根本懶得去報案，故意讓她們自生自滅！好像我所認識的一個女子就是這樣，一年前還是個純潔的工廠女工，半年後竟然淪落爲妖妖冶冶的酒帘女郎，再半年後的今日，我以爲她修心養性，安安份份的做個歸家娘了，想不到她變本加厲地做女拆白黨！」

林愛莉還不知道阿生說的女子是誰，但是過去阿生很少提及他在外面所認識的女友，因此取笑他說：「看來你已經忘記晶晶了！」

晶晶是阿生上司——任如重的孫女兒。他們本來是天生一對，但任如重卻以阿生的工作爲重，故意把任晶晶送到外國去讀書，使阿生能專心工作。

林愛莉還想說些什麼，但還沒有說出口，呂偉良就說道：「阿生，你幾時到過那些酒帘去？」

阿生給他師父這一問，登時不禁呆了一呆！

阿生一向把呂偉良當作自己的父兄一樣，事實上他是個無父無母孤兒，自小便在孤兒院長大，後來由呂偉良教養。呂偉良對他一擧一動，一言一行都非常注意。

阿生大概也明白了呂偉良的意思，忙解釋道：「師父，我並非在酒帘中認識她的，但我知道她曾經做過酒帘女郎！」

其實呂偉良十分了解阿生的爲人，酒帘雖是色情地方，但他了解到自己徒弟是一名特警，就算他到那兒去，亦可能只是爲了執行任務。阿生受過他的嚴格訓練，雖然未必像他一模一樣，也有八分相似，起碼呂偉良就了解阿生不是一個色情狂！

「我並非怪責你，只是以爲你會熟悉那種地方。」呂偉良說，「因爲我們要從那種地方入手進行調查。」

「什麼？要到酒帘去？」林愛莉把眼睛睜得大大的，「那是盤絲洞，嘿！不准去！」

阿生忍不住笑道：「你把師父當作唐僧麼？」

「那種地方，別說是唐僧，佛也動心！」林愛莉說，「我看過一篇身歷其境的報導，那些帘女見到男人就剝個清光。」

呂偉良笑了笑，對阿生說：「現在我才了解到這世界上爲什麼會有獨身主義者，阿生，你要好自爲之了！」

阿生忍不住也瞪住林愛莉笑了起來。

林愛莉哼一聲，頓足登樓去了！

呂偉良這時才對阿生說：「你在這堆照片中揀一款陳娜娜的，有空想辦法找找她吧！陳灼東很傷心，我們對這善長仁翁應該加以援手的！」

阿生有極佳的記憶力，看過的多數記得，但是他還是依了呂偉良的吩咐，揀了其中一款——那是陳娜娜最近所攝的照片，把它納入口袋中去。

× ×

富商何直年過半百，他已處於半退休狀態，把一切業務交給他唯一的兒子何淡如去處理，但是他絕對不是一個老糊塗，當他發覺有些事情不大對勁時，就開始進行了一連串的明查暗訪。

這一晚，何直把他兒子叫到他的房間裏來，把私家偵探江强所收集的資料讓他看。

何淡如雖然有些不高興，但卻了解老人家的心事，他安慰他父親說：「她過去的歷史我是知道的，人總有錯的時候。」

「我不是說過去，是說現在！」何直道，「淡如，不怕對你坦白說吧，我是因爲接到一位親友的秘密投訴，才悄悄去叫人進行偵查的，有人見到你妻子跟一個男子同車前往郊區別墅，那些別墅有如美國的汽車旅店，不問可知，他們是幽會！」

「嗯……」何淡如呆了一陣，老半晌也說不出一句話來！

何直又說：「你既然了解到她過去是歡場的女子，就不該對這種事再有所懷疑。本來我打算等私家偵探收集到更多的證據才告訴你的，但是，我直覺上担心你可能就快要出事，不得不早點對你提醒一下。淡如，你是我唯一的兒子，希望你了解做父親的心情！」

何淡如絕對不是個忤逆子，否則何直也不會這麼早就退休，把大部份重要業務交到他的手上。他安慰了父親幾句之後，就道了晚安，返自己的房間去休息。

他的妻子丁香好像已發覺他的神色有些不對，問他：「發生了什麼事？」

何淡如沒有立即說出剛才的情形，只是怔怔地問：「阿香，你是否愛我？」

丁香覺得出奇，反問道：「爲什麼你會這樣問？我已經是你的人，你該知道我們是眞心相愛，然後才同意結爲夫婦。」

「是的，我也相信你是眞的愛我。」何淡如輕輕嘆了一口氣！「有件事我想問你，你還有沒有與舊日一班人來往？」

「你說什麼？」丁香心裏暗自吃了一驚！在這一刹那間，她好像已領悟到一切了。

「阿香。」何淡如捉住她的香肩，用雙眼緊緊盯住她：「如果你是眞心愛我的話，你要坦白對我說清楚，爲什麼你還要偷偷跟他們來往？」

丁香渾身在發抖，她知道有許多事情已經無法再隱瞞了。何淡如在他的直覺中，在她的眼神中都可以感覺得到，他知道他的父親並沒有寃枉她。

丁香不敢直視着她丈夫，她覺得對不起他。她垂低頭，慚愧，流淚。

何淡如當然知道丁香過去是幹什麼的，因爲他們之間本來就是在酒帘中認識的。何淡如偶然與友人到那種地方消遣，他也明知那是色情事業的零售店，無奈當他

第一眼看見丁香之後便深深地愛上了她！

說是前生孽緣，倒不如說是她那一份令人難以抗拒的魅力，令到何淡如在以後的日子裏，不時跑到那兒去捧她的場！

丁香覺得何淡如呆直得可愛，他們開始在外面約會，不再在酒帘中相見，甚至何淡如不准丁香再做酒帘女郎，他願意負担她的生活費。

他們由認識以至相愛，前後還不足一個月，終於結婚了！

對一個歡場女人來說，能够找到一個如意郎君已經不容易，像何淡如這麼樣的金龜婿，自然更加難能！表面上看來，丁香的確是逃出生天了！但是，事情是否如此簡單？

當然不可能的，如果一切就像想像中那麼簡單，何直就不用聘請私家偵探明查暗訪丁香現在亦無須問心有愧而哭起來！

何淡如既然知道他父親並非無中生有，因此他不禁要問：「爲什麼你還要跟那些人來往？是不是你還念念不忘他們？」

「……」丁香儘管哭，說不出話來。

「你還愛着你舊日的男朋友，結婚只不過爲了生活獲得保障，是不？」何淡如還是一片溫柔地問。「其實，我早該知道你不會眞心愛上了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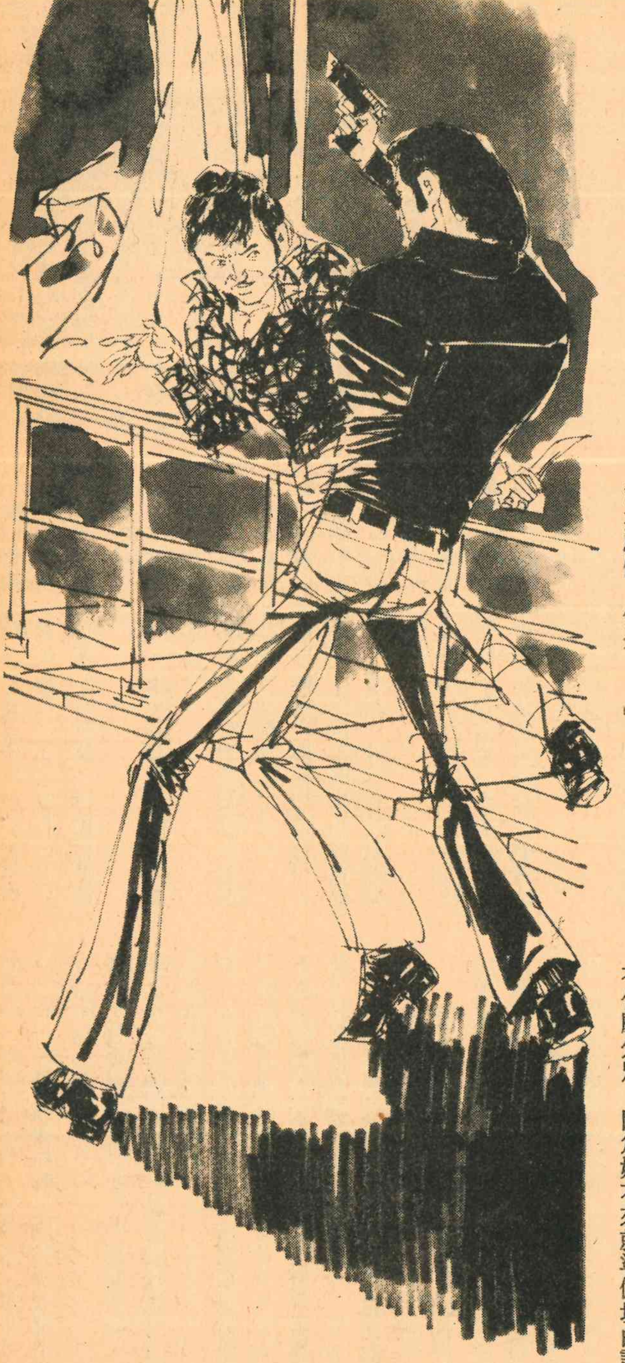
「不！我愛你，我是眞正愛你的。」丁香情不自禁地撲到她丈夫的懷中，哽咽飲泣道：「淡如，你對我委實太好，我不該欺騙你，但是……」

「愛與報恩是兩回事，但在你的心目中已經把兩件事混亂了。」何淡如心平氣和地說，「當日我同情你，所以用金錢幇助你，把你從火坑中救了出來，以爲從此之後你便沒有了顧慮，可以安安份份的做個家庭主婦。但是，想不到你還懷念着他們！」

「不！我從來沒有……」她泣不成聲，而且也不知從何說起。

「爸爸請私家偵探跟踪過你，剛才我已親眼看過了一切證據和照片。」何淡如輕輕嘆了一口氣！「其實事到如今，你也無須再狡辯了！」

丁香如夢初覺，但這對她來說，也沒有什麼分別，因爲她本來就準備坦白說出



阿生左手緊執阿飛持刀手腕，右手槍柄猛敲阿飛肩胛。

一切的。至於能否獲得她丈夫的諒解，她已不計較。

「淡如，我對不起你！」丁香費了很大的氣力，讓情緒平靜下來，又慢慢地說：「要不是你對得我太好，一切不幸的事情可能早已經發生了。」

何淡如有點意外，他瞪住她問：「你這麼說，是什麼意思？」

「我一直受人控制！」丁香怔怔地說，「他們其實並未放過我！」

何淡如呆在一旁，他也好像發了一場夢一樣。

好一會兒他才吶吶地問：「你所說的『他們』，到底指誰？」

「黑社會。」丁香道，「他們要我跟他們保持聯繫，伺機向你下手，但是，我一直借故把這件事拖住，說時機還未有成熟！」

何淡如嚇呆了，原來他身旁的如花美眷是一枚計時炸彈。

「我正在想：我該怎樣做？」丁香覺得一切說了出來，心理上的負担反而減輕了。

「你早該對我說！」何淡如帶着責備的語氣道，「除非你幇着他們，除非你並非眞心愛着我！」

丁香嘆氣說：「無論你怎樣說都好，我有我的想法，我知道他們的手段兇狠，就是警方亦未必可以有辦法保護你。所以，我必須想清楚，想個兩全其美的辦法。但是，現在看來我已沒有時間多想了。」

何淡如無法了解她這番說話的意思，說道：「他們到底要你怎樣做？」

「目的不外乎是錢，他們知道你很有錢。」丁香說道。

「但是，當日你說如果你能付給他們一筆錢的話，你便可以恢復自由了。」

「是的，而且，你確實也支付了一筆可觀的金錢給他們。但是，不久之後他們又出其不意地，把我挾持到郊外一間別墅去，要脅我必須跟他們合作，否則就會對我和我的家人不利。」

何淡如聽到這裏，就想到他們父子的談話中，也曾提及私家偵探目擊她和男人雙雙進入郊外別墅中去「幽會」的事。

「他們是不是要你回來向我拿錢？」何淡如問。

「不！首先是要我誘你去賭博，讓你墮入老千的圈套去！但是，我說你不會喜歡賭的，目的只是想拖延一下，可惜我始終想不出更好的辦法來。」

「你眞笨！這種事情你早就應該對我說。」何淡如說道，「這裏不是黑社會統治的，還有警察啊！」

「警察有什麼用？警方其實又何嘗不知道酒帘是什麼地方？但是，他們仍然讓它存在，爲什麼？不說你也明白了，再說到法律，法官大人動輒要講證據，即使僥倖抓到他們，却不能把他們這班人全數抓到牢中去，到頭來我你以及我的家人的生命，還是受到威脅的！」

「你太過害怕他們！」

「不是害怕，情形不難想像得到，即使你因爲有錢而能令警探日夜保護你，却無法令他們保護我家人的安全，何況我在人們的心目中，決非好人，如果報警，他們可能還以爲我蓄意串謀，事情張揚出去，對你的影响可想而知了。」

「但是，這種事情遲早總要解決的。」何淡如說，「早一日解決，危險性就減少了一分。」

丁香嘆着氣，她不知道應該說些什麼，也不知道如何做。

何淡如又問：「他們知道無法令我墮入老千局，又想出了什麼辦法來？」

「我只答應找機會，讓他們獲得一大筆金錢以滿足他們，但以不傷害人命爲原則。」丁香說，「但是，他們還沒有再與我接觸。」

「桐油埕畢竟也是儎桐油的。」何淡如說，「他們大概不會放棄這壞念頭。」

「是的，所以這些日子以來，我每晚都失眠！」

「你的母親和弟弟呢？」

「暫時沒有事。」丁香担心地說，「不過如果我稍爲表示不合作，相信他們就會去對付我母親和弟弟。淡如，你也知道，母親一直與我們兩姊弟相依爲命，爲了弟弟的前途，我正不惜犧牲一切，怎可以看見他們吃苦？」

「我了解你的心情。」何淡如說，「你是個好女子，我一直以來都這樣想，只是環境把你迫成這樣子而已。否則，我也不會與你成爲夫婦。」

丁香又哭了。

她感激流涕，對何淡如她感到慚愧，抱歉。對自己則感到好歹難分，又好像是忍辱偸生。

何淡如安慰她，內心却在想着應該怎樣做？立即對他父親交代呢，還是明天再算？

終於他離開他的臥室，跑去見他父親何直。

江强交到何直手中的情報沒有錯，何淡如對他父親說丁香一切已經承認了，只是其中難免有所誤會。

何直不知道歹徒下一步要幹一些什麼，總之那一晚他整夜失眠。

其實整夜失眠的又何止何直一人？還有何淡如以及他的妻子丁香。

他們夫婦二人整晚在商討對策，例如應否報警，抑或另想辦法？

差不多天亮，何淡如才睡了過去！留下丁香一個人，她仍然睡不着，獃在那裏默默地想，悄悄地流着眼淚，腦中思潮起伏，越想越多，淚水却流個不停，濕了衣襟，也濕了繡枕。

她不敢埋怨命運，也不知道是否上帝的安排，總之她的遭遇却是這都市裏每一個少女都可能遇到的。

記得自從她父親死後，她小學還未讀完，母親爲了她姊弟二人的學業以及一家三口的生活，日以繼夜地工作。人畢竟是血肉之軀，母親終於病倒了。

母親不能工作，家庭日常開支也成問題，怎麼辦？

所有的親友都是他們的債主，冷嘲熱諷，最難聽的說話，丁香都聽過了。但是，當時除了借之外，實在沒有其他辦法。因爲母親須要醫病，一家三口還要吃飯。

而丁香也由那時候開始停學了！

現實是殘酷的，這個政府表面上的裝扮太多，實際的福利少得可憐，市民生活固無保障，即使免費醫療服務也壞透了。

丁香受盡親友白眼，也爲了母親治病而見過不少政府人員的醜惡面孔。

每天，她除了料理家務之外，還要爲母親到公共醫院去輪街症，有時一去又是大半天。醫生那旋風式的診療，快的程度連一分鐘也不够，加上護士小姐的暴風雨面孔和態度，身爲病人和病人家屬的感受，任誰也不難想像得到的。

於是，應該一個星期痊癒的，也非一個月無法好轉過來！

她當然不能再求學了！弟弟也被迫暫時不去上課。雖然說小學是免費的，但學校巧立名目，每月總要十元八塊的堂費，再加上書簿費，雜費，這數目雖則不會上百上千，但在當時他們的環境來說，要多拿一角一分出來也不是容易的事！

每天他們要找藉口向追債的債主拖延，也得另想辦法再去借，否則這一家三口就只有坐而待斃！

靠借當然不是長久之計，丁香也曉得「靠人不如靠自己」這道理，於是她設法到外面去找工作。結果總算給她在一家工廠裏找到一份工作，生活這才稍爲安定下來。

母親總算爭氣，病逐漸好了。但親友們每天上門追債，而當時他們也實在無能爲力，就爲了還債，丁香晚上也得工作。

但是，政府的勞工條例規定，婦女不能開夜工的。

丁香不知託盡多少人事，才可以從一家製衣廠找到一份外工，可以領一些加工

的衣服返家加工。收入雖然有限，但總可以省吃省用的，節省一部份金錢用來償還昔日借下親友們的債！

經過這一段艱苦的日子之後，丁香開始領悟到，在今日這社會裏生存，一切非錢不行。於是她開始動腦筋，想辦法，無非希望多賺一些錢。

但是，一個人只有一雙手一對脚，一日也只有二十四小時，唯一能多賺一些錢的辦法，似乎只有另外找過一份工作。

可是以她這小學還未畢業的程度，試問能找到什麼更高收入的工作？

有，當然有的，她知道一些女工已經轉行了，收入都非常可觀，她們就是跑到酒帘裏去，據說收入在二三千之間。

別說二三千，以當時的物價來說，就是有一千元的收入已經不錯了，起碼除了一家三口生活之外，她弟弟還可以繼續入學校讀書。

但是，能够有這麼高的收入，這種工作相信也不太簡單。

丁香是個聰明的女孩子，長相也漂亮，平時在工廠門外附近已有不少來歷不明的男子向她搭訕，借故親近，但是她從未理睬過他們。不過，她既然存心要轉換一下環境，情形又不同了。

這一天，她剛由工廠放工出來，就有個青年人跑過來截住她問路。

青年人樣子瀟洒英俊，年紀也在二十二三歲之間，衣着光鮮，一種男仕專用的高貴香水的香味，自他的身體上散發開來，相信任何一個少女都難以抗拒這一份男性的魅力！

丁香當時也正是一個處於懷春期的少女，面對着這位愛情故事中的白馬王子，也爲之楞了一陣。

他問的街道就在附近，丁香正要步行到那兒去，從一家小工廠中領取加工的衣服返家加工。既然因利乘便，她便與這陌生男子同行。

那男子一表斯文，談吐也溫文大方，單是這點就已經把丁香心理上的感情防綫衝破了！

轉彎抹角地行了幾條街，在這過程中，她知道那是一位富家子，他叫羅拔！據說，他剛由外國回來。

到達目的地了。

「這就是冬青道。」丁香說，「你要找那一個門牌號碼？」

「九十七號。」羅拔說。

丁香明知他也會找門牌碼號，但她却自告奮勇地，帮着他去找！

奇怪！九十七號不就是她常常去的那家小型製衣工廠嗎？

太巧了！

丁香不禁問：「你的朋友住在那一層樓？二樓呢還是三樓四樓？」

羅拔笑了笑：「地下！」

「地下？不可能的。」丁香說，「地下是一家小型工廠。」

「我知道，就是那一間——奇異恤衫廠。對嗎？」

「是的，我常常到這裏來，我是這工廠的外工。」

「我也知道！」羅拔說，「裁剪的師傅昨天未能及時把布料裁好，所以你今天要多跑一次。對嗎？」

丁香當時把眼睛睜得大大的，嘴巴也閤不攏！

羅拔瞪住她笑，笑得既神秘，又迷人！雖然明知一切都是預謀，但丁香却看不出他對自己有任何惡意！

他體貼地陪着她到那間小型工廠去！那兒門前已經擠了不少婦女，她們都是這小工廠的外工，有些在交已加工的襯衣給廠方。有些則像丁香一樣，來取未加工的衣料回去加工。

嚴格說來，這不是什麼工廠，是一處住宅區。但是在今日這都市裏，並無住宅區與工廠區之分，只要你有錢做生意，又肯花費一筆茶錢給那些官員們，你幾乎可以在任何地方做你想做的事。不管那兒是否寂靜地帶或者住宅區，也不管那兒是否有足够的防火設備與衞生設備，花花綠綠的鈔票，足以令到執法的人閉上眼睛！

至於當地居民的反對，根本不當作一回事。因爲在那個地方，官員們的眼中只要有錢，管你什麼民意？只當你放屁！

如果有人認爲這說法太過火，不妨到有關當局翻查一下，看看每年的火警記錄，就知道不少小型工廠是由於防火設備不足，而在住宅區引起火災。住在隣近的人不但無權反對，還要慘受池魚之殃！至於趁火打刧，被人穿房入舍爲所欲爲的怪事醜聞，在此時此地已經不再是新聞了！

消防局的責任是救火，保障市民的生命財產，那麼，身爲消防員，自然而然地給人留下英勇的印象，照理應該受到市民的絕大尊敬才對。

但是，你可聽過一家工廠——設在工廠大厦的大規模工廠，當發生大火的時候，曾發生過這麼樣的怪事嗎？

當時大火在焚燒，火場內有數十名女工被困，消防車已經聞訊趕來了，他們的行動可謂快速之至！可惜車到了，人也到了，水却未到！

爲什麼？沒有人知道。

總之，那一場大火燒死了七名女工，損失的數字數以百萬計。

事後傳出，消防員開入工廠大厦之後，坐在火場下面數層的梯間吸烟閒聊，等候上司的「進一步命令」！

那麼，他們的上司呢？

據說，正在視察火場四周圍的環境！也許有人問：四周圍的環境有什麼好看？救人要緊啊！

原來那位上司也在等待着一位「特派員」的消息。

那傢伙正與工廠的主人接洽，問他是否希望這場大火救熄？然則，代價是四十萬大元！

身爲老闆的，都是精打細算的。四十萬元不是四十元，如何入賬？倒不如讓它燒光了，反正有保險公司負責賠償！

那七條可憐的生命，就是如此這般爽生在這班劊子手的手中！

事後警方接到投訴，說是有人從中敲詐勒索，也有人看見消防員入屋之後不是救火，而是在沒有火警的其他各層走動。後來不少設在那工廠大厦中的廠家寫字樓失竊。

以上這種種怪事，也只可從報紙上驚

鴻一瞥地刋登過，以後就沒有下文了。

儘管說警方已深入調查，你會相信嗎？諸如此類的所謂調查，差不多一開始就斷定是沒有結果的，因爲那位「胆大包天」的「特派員」，決不會是穿上消防員制服的人。

至於指責消防員在各層樓穿房入舍，他們的理由更充份，單是「截斷火路」就已經是大條道理，何況事實上他們還須要看看有沒有被困在內的人，以及有沒有易燃物品等等。誰敢站出來作證說有人趁火打刧？除非此人是瘋子！

另一宗奇聞發生在市中心區一幢辦公大廈。時間是禮拜天。

如所周知，禮拜天是辦公大廈最眞空時間，偏偏一場火災在這一天發生，還好只是小火，不是大火。不到幾小時，便被消防員們「英勇地」撲滅了！

但是，翌日星期一，那幢辦公大厦裏却有不少寫字樓失竊。其中包括一位醫生在內。

醫生的診所距離火場還遠，但是他的抽屜被人撬開，裏面八千多元不見了。

醫生一向受人尊重，但這一次他的口供却沒有令到警方相信下來。左查右問，自然又是毫無結果的。如果有結果，那才奇事。

諸如此類有關火警的新聞，早已在市民之間流傳。因此每一個人，每一個家庭只能向上帝祈禱，希望他們的居處或者隣居，切不可發生火警。因爲工廠，寫字樓還可以買保險，一般住宅萬一不幸被燒，就只有希望上帝打救！否則，即使是你的隣居不幸發生火警，府上亦可能發生「水災」！

爲什麼？因爲消防員要「截斷火路」，水龍喉是沒有眼睛的，除非閣下有辦法令到那些英勇的消防員手下留情！

回頭再說羅拔這英俊青年，他不但已查出丁香會到這小廠來取衣料回去加工，還預先將一輛小房車停在這兒路旁。

當丁香挽住一大包衣料出來時，他已拉開車門在等她上車！

丁香無限驚奇，她猶豫着不敢登車！

「怎麼？你担心我會對你意圖不軌麼？」羅拔摸出他的駕駛執照，交到丁香的手上，「你拿着它，如果有什麼不對，你便有根有據，大可以報警抓我入獄！」

丁香當時沒有接過那本執照，她摟住一大包衣料，根本沒有空。

羅拔這邊已將她那包衣料接過來，放到車內後面的座位上。

丁香在無可無不可的情形下，終於上了車！

就是這樣，她和羅拔交上了朋友。

後來她才知道，羅拔老早已經看中了她，於是展開一連串的跟踪，偵查，對她的一切，早已瞭如指掌！

一個像丁香這樣的懷春少女，一個家境困苦的她，突然遇上一個如此英俊瀟洒的青年男子來追求她，關懷她，試問她又怎有能力加以抗拒！

她以爲自己在戀愛，她以爲自己遇上了一個多情郞君，以後的生活也就可以獲得改善了。

但是，當她在甜言蜜語的哄騙底下，獻出了她的貞操之後，她就彷彿發了一場噩夢！

等到夢境醒來之後，她才發現羅拔的醜惡咀臉。

羅拔並非什麼華僑富家子，只不過是一名黑社會阿飛。

他自始至終都只不過在爲他的組織工作——由佈局誘丁香上當，以至最後把她賣到一家酒帘去，都是一種預謀！

其實，丁香並未「賣斷」給那間酒帘，只是羅拔收去了人家數千元「上期」，丁香最低限度要替那間酒帘做三個月女侍應。

在這三個月之內，丁香每個月仍有生活費可拿，那是酒帘方面給予的「月薪」，只有數百元一個月而已。大概勉强還可以够她一家三口的生活開支；而她的弟弟這時已開始再入學校讀書了。開支自然比平時更多了一點。

如果丁香可以全部支配這幾百元月薪，倒還够她家中的日常開支；但是，羅拔却不時到酒帘中來，向她攤大了手掌索欵，如果她不給，便遭拳打脚踢！

她現在澈底地明白：羅拔不是愛神，只不過是一個情魔！

如果當日她能理智一點，就不會把自己的一生幸福毀於一旦！

她後悔，她痛哭，然而這一切都沒有用。假如她逃走，她的家人會遭毒手。羅拔認爲這是等於「栽培了」她。她必須履行羅拔與酒帘之間所訂的「合約」——最少也要在酒帘中服務三個月。

三個月只不過九十天左右，但是那種生活如果不習慣的話，挨一天也覺得是件苦事。

在那黑暗的房間裏，人客稱它爲「大鐘房」，但在她心目中那簡直就是地獄。

人客花了錢，她不能不陪伴他。但是進了大鐘房之後，人客便上下其手，一切下流動作都可能出現在她的眼前。

她不但不能反抗，還要把衣服脫淸光，這就是領導她的「大班」的命令！

她忍氣吞聲，含住眼淚，以爲挨了三個月之後，便可以恢復自由了。但是有些帘女告訴她，她的想法未免太過天眞了！

那帘女說：莫說三個月，即使三年，她亦未必能逃出羅拔這班人的魔掌！

在羅拔這班人的眼中，她是一棵搖錢樹。到了若干時候之後，羅拔又會把她帶到另一間色情場所去，可能又是另一間酒帘，但也可能是公寓招待所之流！

她不明白舞廳酒帘和公寓招待所之間有何分別，後來經別人解釋，她才打了一個冷顫！

原來那帘女告訴她：舞廳、音樂廳以及酒帘等處，只是愛情零沽站，人客花費了數十元代價，只限於一洩手足之慾而已。但是公寓和招待所就不同了，那是變相妓寨！

不過那帘女當時又對她說：「你放心吧！我看你還很新鮮，相信你哥仔羅拔還不會把你送上招待所去的，但是當你撈殘了的時候，那就非到那種地方去接客不可了！」

當然，在酒帘的大鐘房裏，也有一些帘女出賣肉體的，但那只限於雙方同意。

丁香眞希望她能在這三個月光景裏，能夠「平安渡過」！

至於三個月之後又怎麼樣？她不知道！也沒有勇氣再去想！

三個月之後可能變得更壞，但在丁香來說，她希望會有奇蹟出現！

她沒有太大的奢望，只希望有個男人眞心愛她，令到她和家人生活得安安定定，至於個人的物質享受她是絕不計較的。

假如她一開始就這麼想，然後主動地採取步驟朝住這目標推進，頭腦冷靜，目光放得長遠一些，也許現在一切都改觀了。敗就敗在她太過感情用事，太過輕信羅拔的花言巧語！事到如今，她只有等待，等待着她心目中的「機會」和對象！

機會終於來了，對象也找到了，總算皇天不負有心人，何淡如看中了她！

他對她由同情、憐憫，以至眞眞正正的愛上了她！

他當然曉得她是什麼女人，但他不計較，只要她以後安份地做個家庭主婦。

他們由朋友變爲戀人，由「大鐘房」而把見面的地點轉移到外面去！

他們由秘密來往，而至被羅拔發現！

到了最後，何淡如爲了丁香的幸福，給羅拔補償了一筆可觀的金錢，以爲他們之間的關係便可以從此之後一刀兩斷。

但是，想不到丁香嫁入何家之後不久，羅拔又想盡辦法去偷偷約會她！

丁香本來想不再理睬他們，無奈羅拔這班人却提出了諸多要脅，尤其是提及她的母親和弟弟的生命安全，丁香就不由自主地軟了下來！

丁香在噩夢中掙扎，但無論如何她總是無法擺脫羅拔的陰影。

羅拔——他簡直是個魔鬼！丁香心裏想：他已經在自己的身上佔盡了便宜，爲什麼他還不肯放過自己？

錢！又是錢作怪！

但是，他要多少錢才够？這魔鬼！

丁香就在胡思亂想中睡入夢鄉，天色也開始放亮！

鬼屋怪屍　艷照驚魂

阿生剛返到特警辦事處，就接到江强的電話。

「你想知道你女朋友的一點消息嗎？」江强在電話中問道。

「女朋友？」阿生一時之間不知江强指的是誰。

江强笑道：「丁香，現在是何太太，她不是你舊日的女朋友麼？」

阿生呆了一呆：「她現在怎樣了？」

「有麻煩！」江强說，「她的丈夫剛來過。你也知道這宗案子是何直老先生託我辦的，現在他的兒子也知道了，大概你也想像得到事情發展到什麼地步了吧？」

阿生心裏暗吃一驚！他一直以來都非常同情丁香，他當然不希望她有什麼麻煩。因此他問道：「到底她出了什麼事？」

「原來幕後還有人控制她，她的丈夫一早就跑到我辦事處來跟我研究，是否應該報警？」

「當然要報警！」阿生說，「在我未加入特警之前，也許我不會說這種話，我會用我師父的方法去對付這班傢伙。但是，現在我既然不能隨便殺人，就只有循正當手續去做！」

「但是，我說過了，案子是何老先生委託我辦的，雖則我明知何淡如是他兒子，但也得尊重老人家的意見。結果他叮囑我千萬不可報警！」

「爲什麼？」

「相信是面子問題，有錢人最怕家醜外揚啊！」江强說。

「但是，歹徒們知道了他們這弱點之後，最後相信還是會迫到他們非張揚出去不可的。」阿生道，「你找我，到底又是爲了什麼？」

「如果你還關心你女朋友的，最好立刻到我辦事處來一次！」

阿生了解到江强的意思，他顯然誤會了自己和丁香之間的感情——他對她純粹只有一份同情，從未發生過愛情。但聽剛才江强的語氣，好像以爲他們二人過去是一對戀人似的！

不過，一向嫉惡如仇的阿生，當知道了這種事情之後，又那有不理之理？

他答應江强立即趕到他的辦事處去！

在此之前江强已派了二名探員到何家去，一方面是爲了保護何氏父子的安全，另一方面却是奉命暗中監視丁香的行動。

但是，當阿生剛到達江强的辦公室的時候，一名探員打電話回來說，丁香不知什麼時候突然神秘失踪；現在她的丈夫何淡如正向男女僕人查問。江强吃了一驚，立刻與阿生兼程趕往何家去！

何直一早出去找朋友商量如何應付眼前這件事，因爲丁香昨夜已坦然承認了一切陰謀；何淡如由於父親的攤牌，知道著名的私家偵探江强正在偵查丁香的一切行動，所以親自跑去找他談談，想不到回來之後，他的妻子丁香已告無踪。

沒有人知道她去了那裏，甚至男女僕人都說未見她出去。阿生和江强趕到何宅時，何直還未返家，何淡如正在大發牢騷，把男女僕人罵得狗血淋漓。

阿生道：「你罵他們亦於事無補，我勸你先去她娘家看看。」

何淡如說：「我打過電話到她娘家去，她母親說她並未回去。」

江强担心地說：「萬一她去找羅拔那班人，那就麻煩了。」

阿生立刻問江强：「在什麼地方可以找到羅拔那班人？」

江强道：「他們居無定所，但可以想辦法查出他們下落的。」

於是阿生和江强二人匆匆離開何家，只留下二名私家探員相伴。

「眞的是朽木不可雕嗎？」江强嘆氣說，「好端端的有富家少奶奶不做，偏要跟那班敗類來往！」

阿生道：「實情相信只有丁香本人才知道，假如她是由於問心有愧而出走，事情就麻煩了。然則我們找到的可能只是一具屍體。」

江强苦笑搖頭：「你一直都在幇着她，其實照我看，這種女人永遠不會後悔，她是自甘墮落！」

「自甘墮落這種字眼你未免用得太過隨便了。」阿生說，「你可能根本不了解

貧苦人家的生活，當然不曉得他們如何受盡生活煎迫，以至走上了歧途。好像丁香這種少女，在這都市裏多得很，只要你肯深入了解，你自然會發覺她們背後都有一頁血淚史！」

阿生這時已將車子開入另一條街道，江强坐在身旁指示他開到一家公寓去！據說，羅拔和他一班「手足」就住在那裏！

江强也知道阿飛們居無定所，隨時變更住處。他也是因為最近偵查丁香的行踪時，才知道羅拔是一名黑飛，以及住在這家公寓裏！

阿生停好車之後，與江强登上一幢大厦的二樓。

二樓就是黃色公寓。時候還早，這時大約是上午十時許，公寓還未開始營業。

阿生推開玻璃門，一名侍役過來問：「先生，找人還是開房休息？」

阿生出示他的特許證件，問道：「羅拔在這裏嗎？」

侍役怔了一怔，吶吶地說：「他……他出去了！」

「他的同黨呢？」

「我……我不大清楚！」

侍役說完就想往走廊裏走，給江强手急眼快，一手抓住了他的衣領！

冷不提防，背後却有幾個人，飛撲而出！

阿生眼快，一聲喝住：「不要動！」

但是那幾名飛型青年之中，已有兩人反身襲擊阿生。

阿生看見他們手中沒有武器，也懶得去拔槍，揮拳踢腿間，轉眼便將其中一人制服，另一人被他踢倒，跌向櫃枱邊緣撞了一下頭部，暈了過去！

江强是一名退休警探，柔道功夫不凡，眼見受襲，那有束手待斃之理？反身一拉一篩，被他一手抓住的侍役做了擋箭牌，挨了一名阿飛打了兩拳，痛出了淚水來。江强這才動手反擊！

只見江强順勢把那名侍役用力一推，讓他與來襲的阿飛撞個滿懷，迅速從旁閃進，在走廊上施展了他的拳脚功夫！

二名阿飛不敵，退回一間房內，江强正要衝進去，那兩個青年又撲出來，此時他們手中却多了兩把利刀！

江强在吃驚中退倒！

二名阿飛得勢不饒人，步步緊迫，把江强迫至公寓入口處附近的櫃枱！阿生這時正揪住一名長髮阿飛在審問他，回頭看見江强受到二柄利刀的威脅，急得連忙拔出腰間配槍！

「不要動！」阿生高聲喝道：「誰先動誰就會頭顱開花！」

二名持刀阿飛似有所恃，不顧阿生警告，繼續揮刀攻來！

江强退無可退，順手抓起櫃枱上一個烟灰缸，擲向其中一名阿飛的頭部，那傢伙身子一矮，剛好避過了。但是，烟灰却撒向他的頭臉各處，只見他立卽棄刀掩面，慘叫連聲，顯然是烟灰令到他的眼睛受創。

阿生看見另一名持刀阿飛仍不就範，眼看就要殺到江强的面前來！

如果阿生立卽開槍制止，那名飛型青年在這種短距離中勢必變成阿生的射擊活靶！

但是，那傢伙好像看出阿生不輕易隨便開槍，持刀節節進迫江强，江强一身閃過，利刀斬向櫃枱一角，那櫃枱登時被斬去一塊！可見利刀鋒利無比！

江强既不敢正面硬碰，又找不到可資利用的東西作為武器，他正苦無對策之際那名來勢洶洶的阿飛第二刀又揮了過來！

情勢萬分險惡，眼看江强這一次非死卽傷！就在此時，阿生及時放棄了那名已被他抓在手中的長髮阿飛，匆匆搶前飛起一脚！

持刀阿飛事先完全想不到阿生的動作快到這田地，手中利刀被踢得凌空飛起，「察」地一聲，揷在天花板的裝飾木塊上，搖搖欲墮！

阿生脚未落地，拳頭又到！那名失刀的阿飛被他打得滿天星斗！剛才他還是威風八面的，這時却表現出一副可憐相來！

阿生左拳固然有力，右手也因為仍然握住一支手槍而變得更結實，那傢伙被阿生一手揪起，槍咀伸到了他口腔中去了！那名阿飛嗅到陣陣火藥氣味，牙關與槍管碰得格格地作响！

阿生咬牙切齒道：「小子！小心聽你老子說話，告訴我，羅拔在那裏？」

那傢伙渾身在發抖，但却說不出說話來！

阿生生氣地說：「你的口腔是現成的滅聲器，相信殺了你亦無須驚動別人！」

那名阿飛急忙求情：「我……我說了，我說了……」

阿生把槍管拔出他的口腔外面，但立卽又揷向他的眉宇中央，讓他的二隻眼睛看得更為清楚——這是一支實彈眞槍！

江强這時正把那名被烟灰傷及眼睛的阿飛，拖入洗手間去！

那傢伙正在呱呱大叫，他大概以為自己這回勢必變成瞎子了。

江强開了一盆水，把那傢伙的頭部按下去！讓他把眼睛裏的烟灰洗掉，這是唯一解救的辦法！那名阿飛雖然也想到了，但是如果沒有江强的協助，他雙眼既然睜不開，又如何可以摸到洗手間裏來？

至於其他阿飛們，連同那名侍役在內，這時却不知逃到何處去了。

水，雖然令到那名阿飛的眼睛舒服，却反而令到他的鼻管和呼吸系統非常難受！因為江强並未把他放過，手裏執住他的頭髮，把他按在水中！

那傢伙「咕嚕咕嚕」地灌了幾口混烟灰的水，實在不是好滋味！

江强冷冷地問道：「說出羅拔所在，饒你一命！」

那名阿飛在深呼吸中吞吞吐吐，想說與不想說之間，江强又重施故技，把他按到水中，他想反抗，但是不可能。因為他的另一條手臂被江强扭曲彎向了後面，只要他多動一下，江强就在那裏加强臂力，令到他痛不欲生，尖叫不已！

終於他對江强招供道：「羅拔到金屋去了！」

「金屋？」江强怔了一怔：「那是什麼地方？在那裏啊？」

「在郊外，九咪半地方！」

江强想起了，他的探員曾跟踪過羅拔

，當天他開車載着丁香，據說就是到那處郊外別墅去！

江强用力一托，令到那條臂彎扭得像油條一樣，然後，在尖叫聲中說：「帶我去！」

那名阿飛尖叫完之後又說：「不！羅拔不會原諒我，他會殺我的！」

江强又扭動一下，痛得那傢伙叫生叫死！

江强狠聲說：「我也會殺人的，而且比羅拔更加乾淨俐落！」

那名阿飛吶吶地問道：「請問你們是誰？」

「等會兒再告訴你！」江强說，「總之這件事與你無關，但是，如果我們找不到羅拔，你就要受苦！」

這時候，阿生已由洗手間門外叫了入來：「江强，你怎麼樣了？」

江强回答道：「還好。」

江强押着那名阿飛出來，他看見阿生也正揪住另一名阿飛的衣襟，槍咀對住他的下頷近頸項的部份。那傢伙嚇得滿額大汗！

阿生不待江强開口，他就說道：「這小子說羅拔到了郊外一間別墅去，出去之前，羅拔曾接到一個女人打到這兒來的電話。」

江强急忙說道：「那個女人可能就是她！」

阿生道：「這臭飛也認為可能是丁香，她在電話中聲明想單身見見羅拔，希望他不要帶別人同去！」

江强立卽想到，一些不幸的事情可能已經發生了。

他連忙說道：「我們快些到金屋別墅去！」

於是二人押住二名阿飛落樓，但只落到梯間，阿生便揮動槍柄，把他押住的一名阿飛青年擊暈，讓他倒在梯間！

江强問道：「為什麼？」

阿生說：「只要一個人帶路就够了，太多了反而難以照顧。」

於是三個人上了車，由江强駕駛，阿生則坐在後面監視着那名阿飛青年。

那傢伙仍然心有不甘地問：「兩位到底是何方神聖？我從來未見過出手這麼快的人！」

江强從望後鏡中與阿生交換了一個眼色，互相笑了笑！

阿生道：「找到羅拔，你一切自會明白！」

江强一邊開車，一邊問道：「他是不是首領？」

阿飛青年說：「羅拔並非最高首領，只是我們的頭目。」

「那麼你的首領是誰？」阿生不禁問道。

那阿飛青年道：「我們從未見過他，只知道他時時用電話與羅拔連絡！向他發號施令，然後就由羅拔帶領我們去做！」

汽車直駛郊區！

江强担心地問道：「金屋別墅有電話嗎？」

那名阿飛說：「沒有，其實那只不過是一間人家棄置了多年的鬼屋！裏面連傢私也不多一件。」

「鬼屋？」阿生怔了一怔：「這是什麼意思？」

「傳說那間屋的主人是一對西人夫婦，他們都先後死去，此後那兒便再也沒有人居住。」阿飛說，「金屋只不過是我們為它加上的名稱，實際上那兒門外只漆上兩個阿拉伯字，那就是『十三』，外國人相信十三不祥，所以沒有人再住進去，一定有點道理。」

江强又問：「屋內除了羅拔，還有其他人嗎？」

阿飛說：「我只知道羅拔去時未帶我們的手足，至於有沒有其他人，我不敢說了。」

車子開出郊外之後，速度便加快了。不久已看見「九里」的路牌，再走半里左右，應該就是阿飛所說的「九咪半金屋別墅」！

這時候，江强反而把速度減慢下來。他們要小心看清楚四周的環境！

果然在路的右旁，有一幢陳舊的單層建築物，隱在樹林後面。

車子當時是由南朝北駛，那麼，那屋子便是在東面了。路牌的顯示，正是九里半。

附近沒有其他房屋，這一帶顯得極之荒凉，難怪沒有人喜歡在此居住了。

江强繼續把車子往前開，然後在前面一處較寬闊的路面掉頭。

車子在公路旁邊停下來，三個人先後下了車。

阿生非常認眞地對那名阿飛說：「你要若無其事地走過去！就好像剛由市區來找羅拔有事商量一樣，不能向他有所暗示。我會一直在隱蔽地方用手槍瞄準你，只要你有不依照我的吩咐去做，我會先殺了你再說！明白了嗎？」

那名阿飛點點頭！他當然相信阿生有這種本能，經過公寓裏的一場搏鬥之後，他不敢再小睹這兩個心目中的「陌生人」了。

那傢伙沿住野草叢生的小徑走過去，阿生和江强則蹲在路旁一叢矮林後面窺伺着！

那條小徑是由公路通到「十三號鬼屋」去的途徑。

阿生示意江强道：「你由屋後進去看，我由前面逐步推進！」

江强於是繞過叢林，到屋子旁邊去！他明白阿生的意思，由於那名阿飛由前面入屋，屋內人的注意力自然集中在他的身上。所以阿生要江强由屋子旁邊或者屋子後面入去。

阿生雖然有眞槍實彈在手，但是他非到迫不得已，不會隨便用槍的。剛才那一番說話亦無非嚇嚇那名阿飛，讓他在心理上有點顧忌！

現在阿生沿住小徑路旁，逐步推進，始終跟隨在那名阿飛身後數碼遠的地方，直至看見他走到了屋子的門前石階為止！

阿生急忙再趨前幾步，目的是聽清楚那傢伙說話的聲音。他担心那阿飛會在說話中給予羅拔一些暗示，那時他就會功虧一簣！

阿生不知道江强是否已經繞到屋旁或屋後去！照計如果江强的行動如果快速的

話，他一定快過這名阿飛的。

那扇門只是虛掩！

阿飛只高呼一聲：「羅拔，你在裏面嗎？」便順手把門推開！

阿生一直監視住他！

這時阿生已迅速掩了過來，倚住門外牆邊，拔槍在手，以防萬一！

那名阿飛故意把動作放慢，他知道阿生一直在後面監視住他！

他慢慢地將門推開，又一步一步地慢慢走了入去！

他聽不到羅拔的聲音，可能他在房間裏。他知道這小屋之內有二房二廳，此外，還有廚房浴室。是一個完整的小型住宅單位！

「羅拔！」那名阿飛又叫了一聲了！

可能沒有人。阿飛當時心裏想：如果沒有人的話，門該是鎖上了才對。羅拔經常把大門鎖上，以防被一些流浪漢闖進去！但是，現在大門虛掩，證明羅拔的確來過了。

那名阿飛走到門旁，往房間裏窺了一眼，只見一個男子的背部，顯然有個人赤裸裸的躺在床上。嚇得他急急倒退兩步！

他知道羅拔經常帶一些女人到此幽會，如果羅拔正在幹其好事，也難怪他對剛才的招呼聲充耳不聞！

但是，房間裏似乎只有他一個人。雖然只看見背影，見不到這裸男的面部，但那名阿飛有理由相信他就是羅拔。

那麼，他可能只是倦極睡了過去！

於是，那名阿飛放胆走了進去。他知道這時阿生亦已跟了入來，但他却佯作不知，因爲阿生並未把他叫住，也沒有制止他走進去！

那名阿飛一邊走進房間裏去，一邊叫着羅拔的名字，他希望能及時叫醒羅拔，只要羅拔醒來，奇蹟說不定就會出現的！

但是，床上裸男動也不動的躺在那裏。他的面部向內，俯伏床上，一條毛巾也僅有一角遮掩着他下半身的臀部。

那名阿飛越叫越大聲，可惜床上的人全無反應！

突然之間，阿生聽到他停止了呼叫羅拔的名字，而是絕不尋常地驚噫一聲！

阿生直覺上立刻想到他可能遭遇到的是怎麼一回事，立即闖了入去！

窗外有人影，他比那名阿飛更早出現，只是阿飛太過注意床上的人，疏忽了他而已！

窗外站着的人說：「他死了！」

阿生和那名阿飛都呆了一呆！

望出窗外，那人正是江强。

江强又在外面說：「如果我沒有猜錯，這傢伙不可能是個活人！」

阿生示意那名阿飛過去看清楚！

阿飛惶惶恐恐地走過去床前，彎腰入內看清楚那男子的面部表情，又發出了一聲驚噫！

「怎麼？他死了，是不？」阿生問。

「是的。」阿飛說，「但是，他並非羅拔！」

阿生也走近床前，發覺那傢伙的確死了。那條紅色的大毛巾，實際上就是掩飾着他身體上的傷口，也吸收了不少血漬！

那傢伙年約二十許，雙眼睜大，雙拳緊握，死得頗爲可怖！

還好這是午間，太陽由窗外透入來，光綫充足，否則置身其間更加令人不安！

江强這時已由前門繞了入來。

「他是誰？」阿生問那名飛型青年。

「我不認識他！」那名阿飛說。

「他不是你們的人嗎？」阿生問道。

「絕對不是！」阿飛道，「我從來未見過此人！」

江强和阿生交換了一個眼色，二人均感莫名其妙。

阿生說道：「看情形，我們非報警不可！」

「是的，這傢伙會不會就是丁香的情郞？」江强怔怔地說！

那名阿飛道：「不可能吧！丁香是羅拔的愛人，羅拔不會讓別人沾污她，何況這裏只有羅拔一個人有鎖匙。這件事看來有些古怪！」

江强說：「丁香是誰你知道嗎？她是何淡如的妻子，爲什麼你說她是羅拔的愛人？」

阿飛說：「我沒有說錯，丁香小姐確實是羅拔的愛人，如果不是爲了錢，羅拔才不會讓丁香嫁到何家去。這件事我們最清楚，只有何淡如那笨蛋不知！」

「你叫什麼名字？」阿生這時候才問道。

「左治。」阿飛青年說。

「我們須要你向警方交代，你最好不要走！」阿生道，「想想看，羅拔還有可能到其他地方去嗎？」

左治搖搖頭：「他的門路多得很，我們根本無法知得清楚。」

阿生對江强說：「我出去打電話——我的汽車裏有無綫電話。」

江强會意，回頭監視那名阿飛青年左治。

阿生獨自離開「十三號鬼屋」，回到他的汽車裏去致電報警。

然後阿生又打了一個電話給他師父呂偉良。

阿生不知道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正在幹什麼，只知道他們正在裝有無綫電話的汽車上！當時接聽電話的正是呂偉良。

阿生在電話中說：「希望這不會是偶然的同名同姓，記得那畫滿了愛心的香箋嗎？」

「香箋上的簽名式肯定是羅拔了。」呂偉良道，「我們正在找尋這個人，爲什麼你說偶然的同名同姓？」

阿生道：「因爲我和江强也正在找尋一個叫羅拔的人，他是黑飛頭目！」

「我知道，我們剛剛查到了他的身份，是一個妓女集團的姑爺。」

阿生跟隨他師父闖蕩江湖已有不少時日，自然曉得「姑爺」是什麼職位。

根據黑社會的習慣，姑爺就是長相英俊的年青人，他負責引誘一些懷春少女，先動之以情，然後騙了她的貞操，最後迫她做妓女。這就是「姑爺」的職責」。

其實阿生早也想到了羅拔可能是妓女集團中的姑爺，但講到黑道中的門路，阿生當然不及他師父呂偉良那麼多！

阿生說：「我們現在九咪半一間被人荒廢的舊屋裏，屋內有具怪屍，我剛報了

警。你們有興趣來看嗎？」

「那死者是誰？」呂偉良在電話中問道。

「沒有人認識他！所以才覺得奇怪！不過，我們已經在市區抓住了一個羅拔的同黨，就是此人把我們帶來這裏的。據他說，羅拔經常把一些女人帶到這裏來，所以又稱這裏是金屋別墅！但是，他說死者絕對不是羅拔的朋友，因爲他從未見過此人。」

阿生剛說到這裏，就聽到江强的呼喚聲！

阿生心裏一凛，匆匆對呂偉良說：「江强那邊可能出了事，我要過去看看，回頭再說吧！」

電話匆匆掛斷了！

阿生奔出車外，只見樹林中有人影奔逐，其中一個正是江强！

江强所追逐的不問可知，一定就是那名帶路來這裏的阿飛左治。

阿生立即也加入追逐，與江强在樹林中展開包抄！無奈他們路途不熟，樹林深處又是荊棘滿途，故此份外感到困難！

左治越逃越遠，江强和阿生無可奈何，只有放棄搜索，折返那小屋去！

江强嘆口氣道：「要不是看見他表現得非常之合作，我們實在應該將他綑綁起來！」

阿生也說：「是的，他何必要逃走？這件事顯然與他無關。」

「但是警方對付黑人物一定查根問底，那傢伙可能有案底。」

二人步返小屋，轉進藏屍的房間裏去。但是，當二人踏進房間之後，登時又嚇呆了！

奇怪！屋裏那具男子的裸屍不見了？

二人立即奔至屋前屋後搜索，只看見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後門打開了。

「我記得後門是關上了的。」江强說，「我第一次入屋時本來也想走後門，但發覺關上了才繞到前門這邊入來！」

阿生已經報了警，等會兒警方到達現場時，他如何交代？

他立刻趕到後面樹林搜索。翻過一度山坡，後面有一條小路，但阿生不知道那是通往何處的，可能是通往另一條出路，也有可能是通往鄉村。

江强知道這一回上當了！剛才羅拔和他的黨徒有可能躲在附近，看見阿生與江强二人雙雙離開小屋時，便入內搬走屍體，他們二人去追逐左治時，花去了十多二十分鐘，這時間足以給他們運走屍體！

不久之後，警方的市郊巡邏車首先聞訊趕到了現場來！

阿生出示了特警證件，江强也表明他是私家偵探和退休警探。然後二人才分別說出今天在這裏發生的連串怪事！

警方絕對相信二人的口供，於是展開了一次頗大規模的搜索。

但是，那小屋附近縱橫數里內沒有人居住，那具裸男屍體要不是運走，便是給人埋葬起來，但是在這十多二十分鐘之內又如何可以把一具屍體埋入地下去？除非老早有人掘好一個坑穴。

無論如何，警方也調來更多人手，在附近一帶展開偵查。

山坡後面的山路上留下新近壓成的輪胎痕跡，看來眞的有可能歹徒由這裏用汽車把屍體運走！

「他們爲什麼要這樣做？」阿生不禁怔怔地問。

江强說：「第一，不想我們查出死者的身份，因爲一知道他的身份，不難就會查出兇手是誰！第二，增加神秘氣氛，讓警方也懷疑我們說話的眞實性！」

夏維探長的助手辛尼也來了，據說警方已在公路各處設了檢查站，檢查來往車輛！

辛尼當然相信江强和阿生二人的口供，因爲房間之內有血漬遺下，只是無法找到兇器。

江强和阿生二人都是內行人，他們明白到警方辦案的手續！於是憑記憶，設法把死者的樣貌，特徵等等描繪出來，希望可以憑此破案。

事情發展到這個地步，江强當然不可能再爲他的事主保密。雖然他的委託人何直不希望把事情公開，但是一經警方插手，要保密當然不是一件太容易的事。何況還涉及命案呢！

羅拔成爲警方訪尋的對象，大量警方綫人奉命出動找尋他的下落！

其實呂偉良和林愛莉也一直在馬不停蹄地找尋這位「情魔」！

根據呂林二人調查所得，已從多方面證明羅拔是一個娼妓集團的「姑爺」，他追求女人的手段十分厲害。許多女子以爲他是愛神，其實他是情魔！

呂偉良是受了慈善家陳灼東之託，而與林愛莉四出找尋羅拔的，想不到他竟然也是阿生和江强二人要追捕的對象。

呂林二人憑江湖中人的指示，找到那家公寓去，但是阿生和江强二人已經來過了，那兒正鬧得一團糟只是沒有去報警！

當呂林二人找到那家公寓時，有些人正在收拾一切。

一個好像是老闆的中年男子說：「又是找什麼羅拔的！唉！我前生不知欠下了你們什麼？你瞧瞧吧！我這裏給你們鬧翻了！」

阿生並未在電話中對他師父說出大鬧公寓的經過，因此呂偉良根本未知道阿生和江强他們來過這裏。但現在聽這男子的語氣，却也猜到了幾分！

那中年男子又說：「我開公寓無非爲了賺錢，那裏曉得他是什麼人？你們爲什麼會把我這裏加以搗亂？」

呂偉良解釋道：「我們第一次來到這裏，你可能誤會了。」

「你不是警探？」

「不！我不是警方的人。」

「你也是找羅拔？」

「是的。」

中年人嘆氣道：「那班阿飛只租我的地方住，我怎麼知道他們的下落？」

呂偉良又問：「剛才有人來這裏搗亂嗎？」

「是的，你也看見了，櫃枱也給劈了一刀！」中年人指指那張櫃枱。那邊有些侍役正在收拾一些被破壞的傢具。

呂偉良說：「不可能是警方，警方的人如果來過，他們必有交代。」

「那麼，他們是誰？我不管他們是誰，總之這情形令人氣憤！」

呂偉良不敢肯定是否阿生他們來過這裏，但是，黑道中人的指點起碼不會錯，羅拔確是住在這家公寓裏的。

林愛莉插咀問道：「羅拔的同黨還在嗎？」

「早就跑光了！」中年人生氣地說：「所以我根本無法追究！」

呂偉良問：「羅拔他們是否長住在這裏？」

「是的。」中年人說：「那班阿飛在我這裏住了好幾個月。」

「他們住在那一間房？」

「二零七和二零八兩間。」

「可以讓我們入去看看嗎？」

「還有甚麼好看？」中年人說：「他們人都早已走光了！」

林愛莉道：「我們不會拿走你的東西，只想進去看看！」

「對不起！你們既然不是警方的人，那麼，你們的身份亦大有問題。老實說句話，我不想多惹是非，我勸你們還是快些走吧！」

林愛莉有點啼笑皆非：「我們如果要租用那二間房，又怎麼樣？」

中年人瞪住她說：「我爲甚麼要租給你？我有權不出租的！」

呂偉良扯扯林愛莉的衣袖：「算了，走吧！他心情可能受到影響！」

呂林二人沿住梯間而下，隱約還可以看見扶手和地上遺下血漬斑斑！

那中年男子還在不斷大發牢騷！這也難怪，任何人花了一筆錢開了一間店舖，無端端被人破壞，而又不知向何人索取賠償時，也會像他一樣！

二人回到汽車裏，林愛莉嘆氣說：「看來我們又是白走一遭！」

突然之間，「嘩啦」連聲！一些玻璃瓶被人投入街上！跌得粉碎！

「發生了甚麼事？」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由車內望出去！

一些雜物仍然由二樓一處窗口飛擲而出！

是那間公寓的一個窗口。

呂林二人下了車，走到窗口下面去！他們不難想像得到，那位老闆仍在大發牢騷，這些東西可能是羅拔他們這班人遺下在「二零七」與「二零八」兩間房間內的物件。

林愛莉想進入那兩間房亦無非看看他們留下的物件，看看其中是否有綫索可尋，現在既然被那老闆扔下街中，雖然不是完整的，但却方便了許多。

呂林二人還未走近那堆廢物，已嗅到一陣濃郁的香水氣味！

空氣味好像在那裏嗅過了！

他們一邊走過去，一邊仍須小心提防着，因爲公寓的老闆可能火遮眼，萬一再擲一些物件下來，不難將他們擲得頭破血流。

呂偉良喝了一聲！目的是要引起窗口裏面的人的注意！

那個中年老闆又出現了，他站在那窗內，正俯視下來，當然也見到呂林二人！

「你這樣做會被告發的，知道嗎？」

呂偉良提醒了他！

那中年人「嘿」地一聲，退了回去！他顯然內心還充滿了矛盾，否則他無須發這麼大的脾氣，有人破壞，大可以報警追究！

但是，也許他正在担心羅拔或者其他方面的黑人物會報復，所以不敢報警。然而內心的怒火却又無處可以發洩，所以他只有這樣一洩積憤！

林愛莉知道呂偉良那一聲吆喝之後，公寓老闆大概不敢再把物件扔下，於是便蹲下去，細看那些破瓶和雜物。

雜物之中有梳有刷子，有信封和信箋等東西！

一個破瓶仍然在散發出陣陣濃郁的香味。呂偉良和林愛莉都記起了，這是「愛心情書」上留下來的香水氣味！

那封畫滿了心形符號的情書，就是陳灼東交給呂林二人的資料一部份。

根據那封情書上的簽名，極有可能是羅拔寄給陳灼東的女兒娜娜的。

陳娜娜至今下落不明，如果呂偉良估計不錯，她私戀的對象該是羅拔！

羅拔這傢伙眞有一手，他的情書也是別開生面，極具吸引力的！試想想，一個未經世故的懷春少女，收到的情書不但散發着迷人的香味，還畫滿了愛的標誌——心形符號，能不春心蕩漾麼？

林愛莉檢起破碎了的香水瓶，上面的招紙印上了「愛神牌香水」的英文和法文。林愛莉小心地把它包了起來！

呂偉良問：「你幹甚麼？」

「上面可能有羅拔的指紋，而且我們也須要保留這種香味！」林愛莉說。

呂偉良彎腰下去，把一些信箋信封檢起來，細看之下，他現在幾乎可以百份之一百肯定，那封「愛心情書」是羅拔發出的！

因爲現在呂偉良手中的信箋，正是同樣粉藍色的香箋！

突然間那邊路旁傳來一陣陣奇特的聲音，那是無綫電話的鈴聲，呂偉良急忙拄杖回到他的汽車裏去接聽。

是阿生打來的！

阿生問：「有羅拔的消息嗎？」

「沒有，他逃掉了。」呂偉良說：「你是不是跟江强到過一間公寓找過他？」

「是的。」

「你們不該破壞，令到公寓的老闆受損失！」

阿生說：「要怪只怪他自己不好，爲甚麼要租給阿飛們？」

「羅拔他們跑掉了，公寓老闆在上面發脾氣！」呂偉良又問：「你在那裏？」

「正在找尋那怪屍和羅拔的下落！」

「甚麼怪屍？」

「就是我對你提及的裸體男屍，當我與江强去追逐那阿飛左治的時候，有人悄悄把屍體抬走，至今仍是下落不明！」

「這件事越來越奇怪，羅拔這班到底是甚麼人？」

阿生道：「你不是說過，他們是娼妓集團的人麼？」

「是的，但根據我從黑道中調查所得，那些人的首領很神秘。」

阿生至此想起了左治的話。當阿生和

江强押着左治到市郊去找羅拔的時候，他曾說過，羅拔不是他們的首領。

現在再聽呂偉良這麼說，阿生也覺得這個集團有點神秘。

阿生不禁問道：「他們是甚麼黑社會的？」

「據說，他們自稱爲『愛神黨』，羅拔是表面上的首領，但黑道中人都曉得，首領實在另有其人。」

「愛神黨？嘿！這麼樣說來，他們不該如此殘暴，該溫柔一些，爲甚麼要殺人呢？」

「不管怎樣，我們先要設法找到他們一個黨徒！」呂偉良埋怨說：「阿生，如果你早一些與我連絡，我們現在一定可以掌握更多資料。」

「是的，現在連唯一的左治也逃掉了。」阿生說，「我看，你們不妨與江强偵探社的人連絡一下，因爲現在他們可能已在另一個地方找尋羅拔的下落！」

林愛莉回到汽車裏來。

呂偉良也掛了綫！然後又再打電話到江强私家偵探社去！

在名義上，呂偉良是該社的顧問，偵探社裏的人，也知道他們的社長與呂偉良等三俠是好朋友，於是把一些情形對他說了。

原來二名探員曾往丁香的家中調查，據說丁香一直未見返回娘家。

丁香的丈夫何淡如，以及家翁何直等，正接受警方的查問。

呂偉良到此亦恍然大悟，他對林愛莉說：「這件事很簡單，愛神黨是本市一個新興的採花黨，他們專向一些良家婦女下手！丁香和陳娜娜都是典型的受害人，很明顯的，兩件事都是愛神黨的傑作。看來我們非向一些歡場查探不可！」

林愛莉道：「江强和阿生追尋的羅拔，與我們須要會晤的羅拔，顯然只是同一個人，而不是同名同姓。這傢伙不但手段高强，樣子也生得英俊，看來我們該把手上的照片交給警方！」

「這豈不是等於把事情公開？」

「陳灼東當然不會同意我們這樣做，但也理不了他，早一日找到羅拔，丁香和陳娜娜也早一日可以無恙歸來。否則，她們就有危險！」

呂偉良也覺得林愛莉言之有理！雖然警方未必有辦法可以把羅拔找到，但是，起碼警方手上的罪犯資料比較齊全。

於是下午時份，三俠終於又在警局中會晤了！

在夏維探長的辦公室裏面，除了三俠之外，還有江强等人。

江强迫不得已，把何直委託他辦理的案子向警方交代！

呂偉良也無可奈何地，把陳灼東女兒陳娜娜失踪的事，對夏維說了。但是，呂偉良聲明未得他的同意，此事不能宣揚出去！

呂偉良和夏維探長二人之間的關係非常特殊。他們由死對頭，而轉變爲好朋友，此中自然經過了不少波折。如果喜歡閱讀「鐵拐俠盜故事」的朋友，一定明白他們絕非泛泛之交，同時夏維也一向十分尊重呂偉良的意見！

因此，夏探長在口頭上答允了呂偉良的要求，但是，他也有個反要求，就是要向陳氏夫婦問話。

他說：「除非我們完全不知道有人失踪，如果知道了，當然要追究。何況現在一切跡象已經顯示出，兩件案可能是同一帮人做出來的，如果有他們的充份合作，相信歹徒也逃不了多遠！」

呂偉良也明白到此中道理，所以他也只好答應夏維，設法去說服陳灼東夫婦，希望他們能助警方找出更多綫索！

夏維探長果然很守信用，外面的新聞界未知道何陳二家的「家醜」，也不知道郊外的「空屋怪屍」新聞。因爲記者們並非神仙，只要他們不洩漏出去，許多事情是可以隱瞞下來的！

但是，何直和何淡如父子二人却因爲丁香的失踪，而感到無限煩惱。他們固然要向警方作供，還要應付一些近親的左查右問。

丁香到底是自己躲了起來，還是被人綁架，沒有人知道。

不過，她是悄悄離開何家外出的，這一點就似乎絕無疑問。

因爲何家男女僕人沒有一個看見她離去，也沒有陌生人出現何家，由此可見，他們家中並未發生綁架的事情。否則一些有吵鬧和掙扎的現象出現才對！

如果那個在公寓中被阿生和江强抓住的阿飛左治不是故意說謊，那麼，丁香極有可能在逃出了何家之後，會打電話到公寓去找羅拔！

但是，羅拔外出之後，是否會見丁香？是否與她到「金屋別墅」去？那麼，所謂「金屋」內的裸體男屍，又是誰呢？

阿生和江强不可能見鬼，那一間實際上也不是鬼屋，有人把屍體盜去，這點似乎也不會有甚麼疑問。然則，死者是誰？

警方根據阿生和江强口述而描繪出來的人像，迅速交到警探們的手上去。此外由呂林二人交出的羅拔的照片，也交到資料室去調查！

結果，羅拔被查出有過一次案底！

至於那幀憑阿生和江强的口供而拼成的照片，却印了數百份，分別交到有經驗的警探手中，希望查出他的底子來！

但是，照片並非用眞人攝影的，眞實的程度有限，現在只希望警探們帶到下層社會去偵查，也許在那些三教九流的社會中會有人認識此人！

三俠也各自取去了一份複印成的照片。江强却取去了十多份。

江强感到事態嚴重，下令所有探員出動，希望儘早找到答案。

× ×

在何家的大客廳裏，何直和何淡如父子二人愁容滿面地坐在那裏！

「我不是一個陳舊頭腦的老古董，也不是一個專制的父親！」何直說：「當初你要娶她爲妻，我有沒有反對？」

何淡如垂首說道：「沒有。」

「我說過甚麼話，你還記得嗎？」

「記得，你只叫我考慮清楚！」

何直嘆了一口氣：「是的，我一向相信你是個有理智的人！但是，想不到事情

會弄到今日這地步！」

「……」何淡如其實心裏比他父親更難過！

他不知道這時候該說些甚麼好。

客廳中只有他們父子二人，所有的下人都被喝退了。他們不想有人知得更多，也不想有人騷擾他們！

事情似乎很嚴重，那並非只是爲了丁香的失踪，那件事已交給警方處理了。擺在眼前的事，是發生在今天黃昏時份的。

黃昏時份，何淡如在信箱中收到了一封信！信內有一叠照片！

那是一些不堪入目的照片——丁香，他的妻子正與一個男子在做愛！換句話說，這些照片是人們所稱的「春宮圖」！

何淡如又光火，又吃驚！他不知道應該怎樣做才好！

信是寄給他的，裏面還有條子，上面寫住：——

「何先生：請備欵十萬元，一律要舊鈔，明日中午，在閣下辦事處等我電話，不准報警！否則，我們會把這批照片寄給閣下的親友，還有那些須要裸照的男士雜誌！」

下面署名：愛神。

此外，在條子左角還畫了一個心形符號。

何淡如不知道那男子是誰，因爲所有照片只可以見到他的背部！不過，從圖片中可以看得出，他的妻子丁香有點驚惶！驚惶而且有點不願意的神情，都可以從照片中的眼神看出。

何淡如只好把這件事對他父親說了出來！

何直是個慈祥的父親，他對他的兒子既信任，亦十分愛護！

當日何淡如要娶一個歡場女子爲妻，老人家並未反對。正如何淡如他自己說：結婚是兩個人之間的事，只要他們相愛就是！

但是，何直曾經語重心長地提醒他：凡事必須考慮清楚！

不管怎樣，總之，到頭來何淡如還是娶了丁香爲妻子。

許多何家的親友都喝過他們的喜酒。但是，眞正曉得新娘子身世的，却是少之又少！

婚後夫婦十分恩愛，可惜好景不常，不幸的事終於發生了！

現在父子二人相對無言！

報警嗎？還是找江强？

即使找江强，還是要報警的，他們也知道江强被迫，終於也要把這件事對警方交代！但是，如果報警，這些照片……

何淡如一想到這些不堪入目的照片，可能落入每一個親友手中，他就感到進退兩難。

怎麼辦？

當然，最好還是付出十萬元給他們，假如就此可以一了百了的話！

但是，事情會這麼簡單嗎？

丁香還未有下落，如果她與歹徒串謀，這一類照片還可以繼續拍下來大量印發！那時候，只怕一次又一次地，被對方再三勒索！

何氏父子正在左思右想！突然來了三個不速之客，他們正是呂偉良等三俠！

江强雖然沒有同來，但是他們早已知三人是江强的好朋友。

何淡如匆匆把几子上的照片收起來，但是三俠已經看見了，只是不知道那是什麼照片。

林愛莉道：「有何太太的消息嗎？」

「沒有。」何淡如嘆氣說：「還是別再提她了，總之我後悔娶她爲妻。」

「姻緣是前生註定的！」林愛莉說：「你想知道她的消息嗎？」

何氏父子同時怔了一怔：「你們三位有她的消息嗎？」

林愛莉故意笑了笑！

「我們訪問過丁媽和丁香的弟弟。」呂偉良爲人較老實，他照直說了。

「他們怎麼說？」何直問。

「他們……」呂偉良想說，但給林愛莉制止了。

林愛莉說：「我看，你們也收到了她的信息，是不？而且還有照片呢！」

何淡如搖頭道：「沒有。」

「我們進來時，你們正在讀信！」林愛莉說，「然則，你們又何必掩飾？」

何氏父子交換了一個眼色！

何淡如道：「那並非她的……」

何直截住他兒子的話頭說：「他的情郞寄來的！」

何淡如呆了一陣！他想不到父親如此不合作，這種事豈可讓外人知道？

何直嘆了一口氣說：「本來我不想說出眞相，但事到如今，我覺得讓你們知道，也許還有一綫希望，假如你們眞如傳說中那麼仗義的話！」

何淡如忐忑不安！

林愛莉瞪住他手中的信封！

何直又說：「他們拍了一些裸照，向我們勒索十萬元。」

「裸照？」阿生問：「誰的？」

「當然是我媳婦丁香的。」何直伸手向他兒子取過那封信，「讓你們知道也無妨，反正我們正在研究對策！」

三俠拆開那信封，取出圖片，林愛莉的粉頰登時紅了起來！

她到底也是個未婚女子，看見這些暴露的照片又怎不難爲情？

呂偉良看了那字條之後，問道：「你們準備如何處理這事？」

「除了報警之外，就只有付欵！」何直嘆氣道：「但是我担心還有下一次，下一次可能不再是十萬元，可能是二十萬，也可能是三十萬，或五十萬！」

「對了，他們的企圖顯而易見！」呂偉良說：「如果你儒弱的話，他們勢必得寸進尺！」

何淡如吶吶地說：「然則，你教我們應該怎樣做才對？」

呂偉良道：「關鍵在明天中午那個電話。本來你們可以不報警，我們可以爲你從中協助，但是，只怕我們的力量有限，有些地方例如電話局，必須警方才有權入去！」

「是的，我們也正考慮是否報警！」

何直說道：「雖然，報警之後，我們不能不交出這些照片，但事到如今，也顧不了

什麼面子了！」

阿生道：「丁香是被迫的，這點絕無疑問。看這些圖片的背景和那男子的身形，更加可以絕對肯定下來！」

何淡如說：「你怎麼知道？」

阿生道：「背景是九咪半的十三號鬼屋中一間房，那兒據說是羅拔的金屋，他常常帶女人到那兒去幽會，我認得這些照片的背景。」

「那麼，這個男子又是誰？」何淡如的心理誰都可以理解得到。

阿生說：「從身形看，可能就是神秘失踪的裸體男屍！」

「什麼？他死了？」何淡如說。

「是的，如果我沒有認錯人，他應該死了！」阿生道。

「誰殺了他？」何直問。

阿生說：「還用問麼，是羅拔這傢伙，一定是他幹的好事！」

呂偉良也說：「對了，羅拔利用這人與丁香拍照，完成後殺人滅口！」

「目的就是爲了勒索那麼簡單麼？」

阿生忽然又束着雙眉，喃喃自語！

林愛莉說：「丁香既然是被迫的，看來她可能亦已是凶多吉少！」

何直道：「你們訪問過她母親和弟弟，請問有些什麼發現？」

林愛莉說：「她母親接過她一個電話，是她去找羅拔之前打回家的。」

「說些什麼？」何直問。

「她對她母親說，她對不起老人家！」林愛莉道，「當時老太已心感不妙，據說她還隱約在電話中聽到丁香哭！」

何淡如忍不住插咀問道：「她有沒有說出當時她在何處？」

「有的，她說她在電話亭打返家。」林愛莉道：「她還說，她要去找一個人算賬，很可能是羅拔。所以猜她凶多吉少，並非毫無根據！」

呂偉良說：「我以爲這件事要讓我們秘密與警方聯絡，擒賊要擒王，如果抓不到羅拔，這件事永無了結之日。」

「是的，那魔鬼！」何淡如含恨地說：「我知道丁香是個好女子，只是給他從中操縱住！」

林愛莉却說：「本來她已嫁了你，爲什麼不可以擺脫他？」

「……」沒有人可以回答林愛莉。

「他有一股男性魅力！」阿生終於答了，「還記得你交給我的『愛神牌香水』嗎？」

「當然記得！」林愛莉說：「我查過了許多大百貨公司和化粧品代理，他們都說這牌子的香水太貴，本市暫時沒有人敢代理出售。」

「但是，我却從中找到了一些綫索。」阿生道：「這是法國出品！巴黎有這種香水出售，世界上著名的花花公子都是用這些香水的。」

「這是什麼綫索？」林愛莉瞪了阿生一眼，「根本牛頭不對馬咀！」

阿生道：「我還未說完呢！正因爲香水太名貴，問題就來了。首先，爲什麼羅拔會用到世界上著名的香水？」

「他要充上流社會的公子哥兒，自然要似模似樣。」林愛莉說。

「所以你必須有耐性聽下去！」阿生說：「現在另一個問題就是：既然本市沒有這種香水出售，羅拔又從何處得來？」

「託人到巴黎買！」林愛莉說：「這裏每天均有班機飛往歐洲各地。」

阿生道：「這些算你都答對了，但有件事情你必然不知道。」

「什麼事？」林愛莉問。

「我昨晚設法與巴黎總部聯絡過。」阿生說：「查出這種香水並非任何人都可以買到，要有地位的人向廠方訂製，價值固然昂貴，廠方亦未必輕易把訂單接下。換言之，它像英國的勞斯萊斯汽車一樣，價錢貴不特已，還要講究用家的地位。」

他說到這裏，環顧了四周一下，發覺呂偉良、林愛莉、何氏父子等，均呆呆地瞪住他！顯然的，每一個人都等待阿生說下去！

阿生又說：「到底愛神牌香水的奧妙在何處？特警總部也查出了，它有一種令人驚奇的魅力。根據巴黎通知我們的資料，認爲它的香味神奇到可以令一個女人顚顚倒倒。」

林愛莉怔了一怔！

她的神色相當古怪，但沒有人注意。

阿生道：「香水是很普通的東西，但是，誰會想到裏面有這許多問題？」

林愛莉忍不住問阿生：「你剛才所講的，到底有什麼根據？」

「你的意思是否正在懷疑巴黎特警總部拍來的，關於香水的資料？」

「對了，你說香水能令人神魂顚倒，是心理還是物理作用？」

阿生道：「你所講的心理和物理均有可能，首先是香味影响了人的神經中樞，於是影响了心理。根據巴黎特警總部拍來的電報解釋，愛神牌香水昂貴的原因，是由於沒有其他廠家可以製出如此神奇的香味，那種香味足以攝魄勾魂！」

「是否太過誇大其詞？」林愛莉說：「我眞不敢相信沒有人可以仿製。坦白說吧，我與一般女人沒有分別，也喜愛香水，但我覺得所有的香水都差不多，大同小異的，分別極少。」

呂偉良感到奇怪，因爲據他所知，林愛莉並不太過喜愛香水和化粧品，爲什麼她忽然會對阿生這樣說？難道另有作用？

阿生儼然一名來自巴黎的香水專家，滔滔地說：「一般的香水香味都是以花香爲主，例如茉莉、玫瑰、素馨和香橙等！較濃郁的則有沉香、紫羅蘭等等。但是，根據特警總部的化驗結果，他們發覺愛神牌香水有一種神秘物質，絕非一般花香可比，濃度達百份之一百，它的香味足以令到一個女人的意志崩潰！至於那種物質是什麼東西？目前我們仍在繼續化驗，冀能找出答案來！」

林愛莉不作聲，她在沉思！

呂偉良一直在冷眼旁觀，他知道林愛莉不會無的放矢的！

阿生這時又問何淡如：「何太太——我是指丁香，她是否也喜歡用香水？」

何淡如毫不考慮地說：「是的，她喜歡用香水，但我沒有留心她用的是什麼牌子的香水。」

「我想請你查查看！」阿生說：「這

件事情相當重要，可能眞正的答案就在這裏。」

何淡如轉進房間裏去！

呂偉良這時才問阿生：「你剛才所說的，可是眞有其事？」

阿生道：「絕對是眞的。人類的嗅覺神經足以直接影响一個人的意志，例如我們嗅到陣陣肉香的氣味，立刻感到食慾大振，這正是最完成而又最簡單的例子。」

林愛莉雖然仍在默默沉思，但是她顯然也留意到呂偉良師徒二人的談話！

她搭訕着說：「阿生，你也許猜對了，問題的關鍵可能就在香水上面！」

呂偉良道：「我也嗅過愛莉拾起的『愛神牌香水』，但是，我覺得沒有什麼，只稍有好感。這不過是一般反應而已！」

阿生却問林愛莉：「你是否感到有些不對？」

林愛莉有些嬌羞地點點頭。

阿生對呂偉良說：「男女是有分別的，愛莉姐是典型的女性，所以跟我們不同。丁香也是百份之百的女性，只要她有足够的女性荷爾蒙，對『愛神牌香水』的濃郁香味就會有強烈的反應。」

呂偉良逐漸明白了。其實單看林愛莉的表情，他已猜到她的感受完全與阿生所講的相同，否則她一定忍不住反罵！

另外一個更明顯的事實就是：當日林愛莉用手帕小心地將香水破瓶包起來，交給阿生帶往特警組化驗。呂偉良記得當日她的舉止也份外熱情！

他們是一雙戀人，既是眞心相愛，有時當只有兩個人在一起的時候，親熱一番總是難免的事。但是，呂偉良記得當日林愛莉份外熱情如火。要不是現在聽阿生提及那些香水，他們差點忘記了那天情形。

何淡如出來了。他把一些香水和化妝品搬到客廳裏來，放在阿生面前的几子上。這些都是丁香的東西。

但是，林愛莉是較早接觸過「愛神牌」香水的人，她一眼已經看出，几子上的東西根本沒有那一瓶是貼上「愛神牌」商標的。林愛莉記得清楚，「愛神牌」香水瓶上所貼的商標是一張丁方僅一吋左右的精印品，淺灰底，藍色印刷，上面的圖案是神話中的愛神邱彼德，持箭飛翔的常見愛神像。

但是眼前這許多香水和化粧品之中，沒有任何一瓶是貼上了這種商標的！

阿生仍然動手把一些香水瓶的瓶蓋旋開，逐一嗅過，發覺沒有任何一種香味及得上「愛神牌」香水的。

阿生問道：「裏面還有嗎？」

「沒有。」何淡如說：「她的香水和化粧品都在這裏，我全部搬了出來。」

呂偉良對阿生說：「愛神牌香水既然不是容易買到的東西，爲什麼你會認爲何太太也可以擁有。」

阿生沉吟道：「也許我想法錯誤了。我以爲羅拔可能會送給她，但是，現在我又有了另一個想法！」

「如果你的想法是：羅拔寄給她一張洒上愛神香水的香箋，可能性似乎更大！」呂偉良說。

林愛莉也道：「是的，何太太因爲嗅到香箋上沾染的香味，情感把持不定，因而傾向羅拔，這是絕對有可能的事！」

何直這時也說：「坦白說吧，當日淡如帶她見我時，我也覺得她不似是個淫蕩的婦人，所以才答允讓他們結爲夫婦，現在你們的說法可能是存在的，她可能是給一些邪魔妖怪引誘，所以才會如此失了常性。」

何直說到這裏，又對他兒子說：「淡如，你再進去搜搜看，可能有些書信或便條！」

何淡如又進房間中去。

何直對三俠說道：「關於那裸照勒索的事，請三位大力幫忙！」

呂偉良道：「我們定會盡力而爲。」

「眞的是世風日下！」何直搖頭嘆息道：「爲什麼他們不肯放過一個存心改過自新的人？」

「說來說去還不是爲了錢麼？」林愛莉說：「如果你們沒有錢，一切情形自會改觀！」

阿生道：「這世界上眞的是什麼人都有，有些人認爲倚靠女人生活是一種恥辱，但也有些人認爲那是一種艷福。」

何淡如又再由房間裏出來，這時他的手上拿着一疊信件。

他一邊走一邊說：「果然不出你們之所料，有些很古怪的信件在化粧枱的抽屜中找到。」

三俠從何淡如手中接過那些香噴噴的信箋，其中有些只有一些簡單字句，有些根本沒有字跡，只刻上了一些心形符號。

但無論如何，那簽名式絕對是羅拔，與他寫給陳娜娜的，根本就沒有兩樣。

香箋上的香味，正是「愛神牌香水」所特有的。

香箋是淺藍色的，拿在手上，首先就給人一種羅曼蒂克的感覺！

那些簡單到無可再簡單。例如其中一封寫上：「我愛，別忘記了我！」下面便是羅拔的簽名。

但是三俠却留意到另一封，上面只有幾個阿拉伯數目字。

「這是什麼意思？」林愛莉喃喃自語地問。

「好像是電話號碼？」呂偉良憑他的經驗加以推測，「也許羅拔担心何先生看見時會起疑心，所以沒有寫明是什麼。」

阿生看了幾眼，說道：「是的，這正是那家公寓的電話號碼，我記得了。」

何直道：「要不是三位有這許多發現，我一定以爲她串同她的舊情人向我們勒搾！」

阿生說：「她不像是自願的，總之這件事交給我們去理吧！」

呂偉良道：「眞相總有一天會大白的，邪不能勝正，請兩位放開懷抱，等着瞧吧！」

阿生要把那些照片和羅拔寄給丁香的信件帶走，何氏父子並不反對，他們都知道三俠的來頭，現在一切祇有寄望於他們的身上了。

幽香陣陣　勾魂攝魄

丁香被人囚禁在一間密室裏，她正在盡最大的努力，令到她自己的頭腦冷靜下

來！

她在痛苦中回憶，爲什麼她會弄成這個樣子？是她自作孽呢，還是社會的環境造成？總之無論如何，她的墮落不但影响了她個人和家中兩個親人——她母親和弟弟，也影响了何氏父子！

她感到無限歉疚，又痛苦又慚愧！

密室四周密不透風似的，令人置身其間，有一種窒息的感覺！

門，鎖上了。她試過用力推動，企圖開啓它，但是，最後她還是失敗了。

她在沉思，在流淚！

她在想：要不是羅拔那魔鬼，她一生的幸福就不會斷送！卽使不經過如此波折，也許嫁不到何淡如這富家子，但是，就算嫁作窮家婦，只要她知足，心靈上一定會得到安慰！

她恨透了羅拔，雖然她曾給這魔鬼牽着鼻子走，但是當她冷靜下來的時候，就覺得他太可惡——尤其是現在，她更加恨不得食其肉，寢其皮！

她不知道是否自己意志太薄弱，還是對方的佈局太過巧妙，總之她自從墮入了羅拔的愛情圈套之後，便註定墮落了！

能怨誰呢？像她現在這樣子，埋怨誰也沒有用的，要怨只有怨她自己！

忽然之間傳來一陣陣幽香，她竟然不由自主地又再陷入迷惘境界中。

那麼熟悉的香味，那麼令人陶醉的幽香，實在足以令人神魂顚倒！

門開了，進來的果然是羅拔！

在這一刹那之間，她感到愛恨交集。

對於羅拔這傢伙來說，她應該只有恨，那裏有什麼愛可言？但是奇怪的却是：她對他竟然有一份莫名其妙的愛念！

她無法解釋這種心理，尤其是在這一刹那之間，她對他的恨也在逐漸消失中。

爲什麼？她不明白，也許是羅拔那英俊瀟洒的風度，也許是那陣陣令人魂銷的幽香，但決不會是他那溫柔體貼的手段，因爲自從她被囚進這裏之後，羅拔已露出了本來的面目——猙獰可怖，那裏還有什麼溫柔體貼可言？

羅拔進來之後，瞪住她笑了笑！

她不明白他的意思，只知道他一定不懷好意，卽使如此，她也沒有對他產生過份憎恨心理。不但如此，她還希望羅拔能一改態度，與她親熱一番！

是什麼會令到她有這種古怪的心理？是羅拔的俊俏外型嗎？

不！是那種奇異的幽香，令到她春心蕩漾，以至無法把持！

羅拔又跑過來施展他的溫柔手段了，他吻她，她沒有拒絕！相反，她還表現出一片熱情地擁抱住他，甚至還在他耳畔幽幽地說道：「羅拔，爲什麼你會這樣對付我？」

羅拔冷冷地說：「你該明白的，爲什麼你對我不忠？我一直以爲你很愛我。」

「我眞不知你這話從你說起。」丁香怔怔地說：「我們不是有了默契，你准許我嫁給姓何的嗎？」

「是的，當初我的確同意你嫁給他，但是誰叫我原來那麼愛你？」

「你……你眞的愛我？」

「難道我是個假情假義的人嗎？」

丁香疑幻疑眞地瞪住羅拔！

羅拔也同樣瞪住她，眼神中充滿了男性的魅力，他好像有一種令人無法抗拒的力量，這種力量往往就是令到丁香那感情堤岸崩潰的原因。

羅拔伸出兩隻軟綿綿的手掌，捧住她的面頰，輕輕吻着她！一邊又柔聲細語地說：「親愛的，我現在才知道愛情是那麼自私的，當日爲了錢，爲了讓你生活得更好，我讓你嫁到何家去。但是後來我才發覺我太愛你，我眞希望有一天你能回到我的身邊來！」

羅拔可以說得情詞懇切，聽得丁香淚水直流！非常感動地瞪住他！

這傢伙自頂至踵就是一個花花公子的典型，他好像一出娘胎便註定是專爲女人而設的，油頭粉面，外型俊俏，油腔滑調，聲音中也帶有一份魅力！甚至那雙軟綿綿的手，也好像少了幾塊骨頭似的，可能是軟飯吃得太多之故，總之任何女人接觸了他，就好像觸了電一樣！

羅拔掏出手帕，輕輕爲她抹去那些淚水，那手帕上散發出一種令人陶醉的幽香，丁香渾身感到痲軟地，再度投入羅拔的懷抱裏去！

羅拔輕吻着她，但她的反應却是狂熱的，她忘記了羅拔對她的虐待，也忘記了羅拔未來這裏之前她所想像的事情——當時她恨透了他，恨不得殺了他！奇怪的是現在不能沒有他！

羅拔所以把她軟禁在這裏，是因爲她與一個男子在「金屋」中摟作一團！

那男子是羅拔的朋友小楊，她記得在電話中聽到羅拔說，他暫時不能跑開，所以叫小楊用車子把她接載到「金屋別墅」去！

豈料小楊跟她在車上的時候，沿途挑逗她。他雖然沒有羅拔那一股男性魅力，却有着那種令人陶醉的香味，令到她非常迷惑，無法抗拒！

到了目的地之後，她就在半推半就中成其好事。

直至到羅拔怒冲冲地闖進來，她才如夢初覺地醒了過來！

她一點也不知道這是一項陰謀，而且還是羅拔親自佈置的。

她羞愧滿面地被人帶走！以後的事她雖然不在場，但是相信羅拔一定不會放過小楊的！

其實像她這種女人，羅拔不應該太認眞的，除非他眞的是愛上了她！丁香顯然也想到了這一點，羅拔既然從幕後操縱她，送她到酒帘賣笑，對這男女間的事又何必太認眞？

但是，羅拔事後告訴她，小楊被他殺死了！

她當時呆了半晌，不知所措！

羅拔爲什麼要殺人？爲了愛，爲了情嗎？她無法了解！

總之表面上就是爲了她！

她驚惶，她不知道將會發生一些什麼事情！

羅拔告訴她：房間裏留下她的指紋和衣服，現場有太多的證據，這些證據都是絕對不利的，所以絕對不能讓她走！

她在惶恐中曾跟羅拔爭吵，羅拔摑了

她一掌，然後把她軟禁起來！

她知道羅拔須要的是錢，他們這個集團的人曾企圖用她向何淡如取得大量金錢，她明知這是關係重大的事，她既不想她的恩人丈夫受騙，也不希望她的初戀情人瑯璫入獄！

因此，丁香曾在矛盾中掙扎，她曾多次藉詞拖延，目的就是要把內心的矛盾加以統一。但是，發夢也想不到，事情會發展到今天這地步！

現在羅拔輕輕推開她，認眞地說：「丁香，要不是爲了愛你太深，我就不會殺死小楊。但是，警方在現場上找到的證據都是對你不利的。他們認爲殺死小楊的兇手就是你！」

丁香呆在一旁，毫無表情！

羅拔又說：「現在我和你兩個人非離開這裏不可了，反正我也希望有一天我們能雙宿雙棲，可惜一直以來我們都缺乏金錢的支持！事到如今，我們不得不行最後一着棋了，那就是想辦法一次過向何淡如父子討一大筆錢，然後，我們雙雙離開這裏……」

「離開這裏？」丁香到底頭腦簡單，「到那兒去啊？我們既無護照，又犯了殺人嫌疑，怎麼可以離開這裏到別處去？」

羅拔道：「誰不知道這裏的人動輒講錢？有了錢就什麼困難都可以解決。所以你必須爲你自已和我，好好打算一下！」

「你的意思可是：有了錢就可以逃離這裏嗎？」

羅拔道：「是的，我認識專幹偷渡出入境的人。」

「然則，你打算到那裏去？」

「到南美去！與你雙宿雙棲！」羅拔又說：「但是你須要寫一封信給姓何那個傻瓜。」

「叫他送錢來嗎？不！他一定恨透了我，怎會再拿錢贖我出去？」

「目前他只以爲你被我們刼持，你可說你還是愛着他，希望回到他身邊去！」

丁香道：「如果他不上當呢？」

「我還有其他辦法的。」

丁香完全不知道羅拔的詭計，甚至她跟小楊在「金屋別墅」裏做愛的事，已被羅拔派人偷偷攝下照片她也絲毫未發覺！

不過，羅拔教她寫信給何淡如，佯稱仍舊愛他如故，這却等於告訴她：羅拔是個懂得說謊的人。既然他懂得教人假情假義，他自已當然更會利用這一套！

丁香不動聲色，佯作千依百從的！

她對羅拔的慾念已經過了高潮，當她獲得滿足之後，那股神秘的香味一時之間不足以令她再生綺念。她的頭腦也因此而獲得片刻的冷靜。

於是她做好了心理上的準備，悄悄把羅拔口袋裏的一支特製墨水筆扒去！

丁香曉得這墨水筆是羅拔常常用來寫情書，其中所用的墨水却是隱形之墨水。

淺色的字蹟一經乾涸後，便變得無影無踪。丁香收過他的「愛心情書」，那些情書表面上只畫了一些心符號——那是用普通墨水畫的。

其實，他要寫的東西，必須用水沾濕香箋，才可以看得見那些隱形墨水的字蹟，但當水份揮發之後，字蹟又失踪！

至於那些特製的香箋，更是妙不可言呢！

當那些女子收到這些「愛心情書」時，她們事前已曉得如何用水去沾濕信箋，但信箋一經沾濕，立刻就會發出一陣陣幽香——那就是愛神香水的誘惑氣味，令人感到無限陶醉。

在那種氣氛下，細讀香箋上的旖旎詞句，意志薄弱的少女，十居其九會被他迷倒。一經上鈎，便只有任其擺佈。

丁香是受害者之一，她知道羅拔襟頭上那支墨水筆的妙用。因此乘其不覺，施展了空空妙手，把它扒了過來。

丁香既然表現得千依百從，羅拔果然相信了她，把她釋放出去！

羅拔帶她到一間設有寫字枱的房間，讓她寫信給何淡如！

丁香故意在每一行字跡之間，留下較多的空位，以便把隱形墨水筆寫上去，她知道羅拔沒有耐性看她慢吞吞地寫。她應該有機會用隱形墨水把眞相寫出，讓何淡如知所警惕，甚至到這兒來救她出去！

這是她唯一的機會——解救自己，以及向何淡如父子贖罪的機會！

她讀過幾年書，自從父親死後便失學。如果說學問修養與人性有關，那麼，她的墮落除了環境之外，便是與學識有關。

她逐筆逐筆地寫，羅拔這一次竟然非常有耐性地在旁陪伴。甚至有些字她不懂得寫，羅拔還從旁教導她如何去寫！

丁香非常焦慮，她担心全封信寫上去，那麼，當信寄出後，何淡如可能相信她的假情假義，結果就會上當！

她不知道羅拔收了錢之後是否眞的帶她逃走，但是，她不願何淡如再受損失——無論是精神或金錢上損失！

正當她快要把那封信寫好之際，有人入來把羅拔叫了出去！

她心裏興奮萬分，因爲羅拔走後，就只留下她一個人在這間房內。於是她迅速用隱形墨水筆在信箋一旁草草寫了一些字句。

本來她希望寫得更多，目的是要向她丈夫表示謝意，因爲他對她太好了。即使她不能獲得她丈夫諒解，也算是一封遺書吧！

至於他們收到此信後，是否懂得用水去浸濕信箋？丁香也想到了這一點，她既然不能在字裏行間提示，也就只好寄望於偵探們！

她想到何淡如收到信之後，會通知警方。相信她失踪後，警方可能已經與何家取得連繫。

她爲了爭取時間，只好改變初衷，草草用隱形墨水寫出這裏的地址，向何淡如求救！

她不敢肯定偵探會否發現這些隱形字體，但這希望是存在的！

不久羅拔又回來了。

她發覺他的面色有些不對，跑過去擁吻他！

她悄悄把墨水筆揷回他的口袋中去！

他似乎一無所覺。

羅拔看過她寫好的信，但隱形字體已經乾透了。羅拔當然看不見！

豈料羅拔離去後，丁香還是被人軟禁

起來！

她不知道他們要將她怎樣，但是，她希望那些隱形字跡終被發現！那是她唯一的生機，也是她向丈夫贖罪的機會！

但是，羅拔離去不足三分鐘，突然又回來了！

他怒容滿面！她心裏害怕！知道一定出了事，也許是羅拔發現那些隱形字蹟！

果然，羅拔狠狠地衝過來摑了她一掌，說道：「枉我對你一片痴心，原來你這麼陰險毒辣！還好我及時發覺……」

她不知道他如何會發覺。但是，羅拔那一掌摑得她倒向一旁！

她又聽到羅拔說：「我出去聽電話時，發覺隱形筆不見了，後來回來給你一擁抱，忽然又看見墨水筆回到我身邊來，我便心感不妙。果然，你企圖出賣我，在信中做了手脚，還好我未把這封信寄出，否則，我的計劃就栽在你這笨蛋的手中！」

丁香有如待罪羔羊，她除了流淚之外，試問還能做些什麼？

丁香終於說：「你殺了我吧！爲什麼你不殺我？」

「嘿！我當然要殺你的，但不是現在！」羅拔狠狠地說：「過了今天，我會送你回老家！但我一定要得到一筆錢！」

「我不會再爲你寫信……」

「拍拍拍」又是一連三掌，摑得她差點兒暈了過去！

羅拔冷冷地說：「我不會要你再寫的，老子的辦法多得很！」

說完，羅拔走了！

「砰」的一聲，房門重重地關上！

丁香又陷入可怕的孤獨境界，她根本不知道以後的發展怎樣，甚至不敢想！

× × ×

羅拔並非誇張，他沒有說錯，這傢伙的辦法眞多。他並非一個徒負虛名的小白臉，而是一個有頭腦的智多星。他不但對女人有辦法，對手下也有他的一套！

他的手下都是一班年青力壯的打手，由於沒有人見過他的眞正後台「大老闆」，所以他的一班手下實際上已奉他爲首領。因爲那班黑飛都相信羅拔絕對可以代表他的後台老闆！

爲了方便控制，以及防止警方一網打盡，他把手下分批管理，而且互不相識，例如公寓那一批跟他秘密總部這一批，就有許多不相識的。除非較心腹的助手，否則他絕不會讓他們互相認識。

如此一來，即使警方抓住第一組，也沒有人曉得有第二組存在。

左治那一班黑飛打手流動性的住在公寓，他們屬於第一組，小楊等人則直屬羅拔的秘密總部，他稱他們是第二組。

小楊是心腹之一，但是自從陳娜娜出走之後，羅拔把她秘密安置在他們的「總部」裏，小楊曾與她獨處一室！當日羅拔不在總部裏，於是有人向羅拔告密，說小楊對娜娜意圖不軌！

羅拔想起過去小楊曾對他不忠不實，因此對這「密告」毫不懷疑。

他是個工於心計的人，不動聲色，安排了這一次的謀殺行動。

他首先接到丁香的電話，知道她在極度矛盾中要見見自己，於是他便通知小楊開車去接她，然後將丁香送往郊外的「金屋別墅」，也就是他那一間「十三號鬼屋」。小楊當然不知是計。

小楊出發去接丁香之前，羅拔親自授以「妙計」。他對小楊說，這是一個圈套，目的只是爲了拍攝一些造愛的照片。

但是羅拔又向小楊保證，他不會拍攝他的面部，只拍攝背部。最後目的只爲了向何直父子二人勒取一筆可觀欵項！

小楊果然上當了。出發之前羅拔除了面授機宜之外，還授予「迷魂香巾」一條，小楊絕對相信香巾的神秘魅力。

就是如此這般，小楊以計行事，還不知道死到臨頭。

他依照羅拔的吩咐去做，沿途用言語誘丁香墮入色情圈套，又說羅拔最快也要兩小時之後才可抵達「金屋別墅」。

當小楊跟丁香伴作做愛時，他是知道有人秘密進行拍照的，只是不知道最後竟被人從後狠狠地揷了一刀！

也許在他死前一刹那間甚麼都明白了，可惜那時他已不能動彈了！

羅拔的手下剛將丁香帶走，想不到就在此時他們竟然看見公路上有汽車停下來——那是阿生和江强二人前來調查時候！

他們只好躲到樹林中去，一邊派人將丁香由後山押走！因爲他們的汽車就停在山坡後面的小路之上，羅拔曉得那是一條捷徑，他們必須先丁香一步抵達現場佈置一切偷攝工作。

另一方面，羅拔還親率數名得力手下，留在「金屋」附近監視一切，必要時他們打算殺死阿生和江强二人，同時也要知道左治爲甚麼要出賣他！

爲此，當阿生去打電話報警時，江强一時疏忽，讓左治逃脫了！

羅拔等人聞訊，於是匆匆入屋，合力把小楊的屍體搬走，由山坡後面的小路用汽車運走！

羅拔也知道警方的查案程序，沒有證據是無從下手的，既然沒有屍體存在，要破案也就更加難乎其難了。

羅拔事後發覺左治不知所踪！他知道那是一顆計時炸彈，遲早他給警方找到時，一定會挨不住探員的迫供。因此，他已下令數名心腹打手，到處找尋左治下落。

至於公寓中其他逃脫的手下，則分別向羅拔秘密報到了！就只是不見左治，顯然是他作賊心虛，也許他已想到羅拔遲早知他向阿生和江强二人招出一切的，索性一走了之！

現在羅拔的另一名心腹手下尤泰——他心目中的「左先鋒」，最得力助手之一，又在秘密巢穴中與他共商大計。

尤泰是中傷小楊，令他致死的罪魁。但羅拔認爲此人很有頭腦，用裸照向何氏父子勒索的計劃，就是尤泰這傢伙想出來的！

尤泰認爲以有錢人愛面子的心理，此計必然得逞！

羅拔現在却把注意力集中在他的另一個「獵物」的身上！

另一個「獵物」當然就是陳娜娜！

羅拔覺得事到如今，他不可能再留在這個地方了。既然要一走了之，何不一不做二不休，多賺一筆才走呢？

尤泰說道：「陳家很有錢，陳灼東每年拿到善堂去做善事的欵項，數目也不在小。看來我們要趁這時機先向他勒索一筆再說！」

「是的，我也這樣想。」羅拔說道，「你有甚麼妥善的辦法嗎？」

尤泰想了想，說道：「叫陳娜娜寫一封信給她父親，你可以哄她說，有了錢之後就可以與她遠走高飛！」

「這辦法倒不錯。」羅拔沉吟道：「但是，只怕老頭兒未必肯就範！」

尤泰說：「他可以捐十萬廿萬給善堂，爲甚麼會吝嗇這筆錢？只要陳娜娜合作，這辦法十拿九結！」

「好吧！讓我試試看！」羅拔忽然又嘆氣道：「尤泰，經過這一次之後，相信首領不會再信任我了。我的計劃，你最好不要對他說，讓我走了之後你再代我解釋吧！我推測他會重用你。我們合作了多年，我一向信你，希望到頭來你會助我一臂之力。」

「放心吧！羅拔，我們一場兄弟，我不會在背後刺你一刀的！」尤泰說道，「其實這件事不是我們的錯，只是丁香太過不合作，要我們出到最後手段，結果才會弄成這樣子。」

羅拔含蓄地苦笑一下，道：「這一兩天風聲甚緊，我們固然要逃避警方，也要應付首領的質問。過去首領只接見我一個人，但是現在，他開始注意你了。假如他單獨召見你，別忘記了我教你的話，就說小楊存心不良，破壞了我們的計劃。」

「我明白的。羅拔。」尤泰道，「但是，我相信首領不會單獨召見我！」

羅拔道：「一定會的，那只不過是遲早問題！」

「假如眞的會如你所料，我也決不會出賣你。我們到底也是多年兄弟，首領到底是個甚麼人，我完全不知道。我一直也只是聽命於你！」

羅拔又深沉地笑了笑！他沒有說話，尤泰不知道他在想甚麼，但就他記憶所及，很少看見羅拔會像今天這副神態的。

羅拔轉進走廊中去，尤泰知道他去會陳娜娜，於是悄悄溜了出去！

羅拔進入一間房間裏，有個十九歲左右的少女正在看書。

這女子艷麗脫俗，身裁也十分好看，但並不誇張，她正是富家女陳娜娜。

陳娜娜看見羅拔進來之後把書本放下，怔怔地問道：「羅拔，怎麼啦？你有沒有見過我父親？」

「還沒有。」羅拔說，「娜娜，我担心很難說服你父親！」

「爲甚麼？」

「有錢人都要講體面，我不是有來頭人物的子弟，他不會讓我跟你結婚的。」

「但是，我現在失踪了，他如果不答允，可能永遠見不到我。」陳娜娜又說：「所以，我知道，他一定答允的，你試試吧！」

羅拔在床緣坐下來，深深地嘆了一口氣！

陳娜娜心感不妙，又在他身邊坐下，問道：「羅拔，到底怎麼一回事？」

「娜娜，不怕對你說，我根本是個窮光蛋，沒有資格與你結婚。」羅拔說道：「而且還有一件事，你不知道的。」

「甚麼事？」

「我必須在短期內離開這裏。」

「離開這裏？」陳娜娜呆了一呆，「爲甚麼？」

「黑社會的人要向我尋仇，如果我不走，就會給他們殺死！」

「爲甚麼你不報警？」

「報警也沒有用的，他們不會長期保護我。」羅拔說，「我想過了，我們必須遠遠地離開這裏！」

「羅拔，你也知道，我是眞心愛着你的，你到那裏去我也要跟隨住你！」陳娜娜倚偎着他，無限溫柔又無限同情地說：「我們可以一齊走，走得越遠越好。我可以抛下一切，但我不能沒有你，羅拔！」

「但是，錢呢？」

「我手上還有一點首飾。」

羅拔苦笑一下，道：「這一點兒有甚麼用？除非我們能弄多一點，否則到外面去就只有餓死！」

「那麼，你想我怎樣？」

「想你向你父親一次過討一筆錢。」

「嗯……」陳娜娜吶吶地說，「他……他不會給我的。」

「娜娜，我有個辦法，可不知你同意不？」

「甚麼辦法？」

「我想你寫封信給他。」羅拔說，「你要寫得情詞懇切，他定會把錢送來！」

「萬一他不肯呢？」

「他一定肯的。如果不肯，到時我們再想辦法吧！」

「你想我怎樣寫？」

「讓我們慢慢地斟酌一下。」羅拔說，「我以爲只要字句用得適當，老頭兒一定乖乖的把錢送來。我們有了這筆錢之後，就可以到外國去，安定下來再找工作。我不是個倚賴慣的人，我會努力工作賺多些錢回來養活你。但是我們如果手上沒有一大筆錢，到外國去會毫無保障，你可明白我的意思嗎？」

「我明白的，羅拔，你要我怎樣寫我就怎樣寫。」陳娜娜千依百順地說。

羅拔早就想到陳娜娜會這樣說的，他了解她，而且他又是個工於心計的人。

於是陳娜娜在羅拔的擺佈下，果然依照他的意思寫了一封信給她父親陳灼東！

顯然的，陳娜娜還不知道羅拔的底子，她只以爲他是個多情的如意郎君。

× ×

羅拔悄悄地溜到街上去，他不敢高視濶步了，因爲他知道警方正在找他！

羅拔畧加化粧——戴了一個假髮，架着一副茶色眼鏡，外型確是不同了。

他把陳娜娜寫好的信投入郵筒，然後走進一個路邊電話亭去！

電話是撥到一個富家中去的，首先接聽的，是一名女傭。

女傭把她的少奶奶叫來了，那是一個三十餘歲，身裁畧帶臃腫中年婦人，樣子普普通通，既不漂亮，也不算得醜怪的！

她就是名女人姚芝，上流社會的太太團却在背後給她改個綽號叫「妖姿」！她的一切已可思過半矣！

姚芝的丈夫就是當地名流歐陽大申。許多人都知道在當地要成爲名流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首決條件當然是要有錢。不管你錢是怎樣得來的，儘管是埋沒良心，走私販毒，總要沒有給人抓到證據就行！

其次就是要面皮够厚。不管你私底下的生活如何腐敗，但你的演講詞必須滿口仁義道德，人家在背後恥笑你言行不一，管他媽的！

具備了上列兩項先決條件之後，你要忘宗忘祖，儘管你黑眼睛黃皮膚，你也得更改國籍，當然，你一定要懂得講幾句鬼話。否則，你見到那些紅鬚綠眼的鬼子佬時，即使你腰骨够軟，張大咀巴還是只得一個洞！結果還是稱不上高等華人！

歐陽大申過去的歷史沒有人知道，總之他成爲名流之後便風生水起，許多大商業機構都要借重他的大名，請他加入做董事。當然，他是無須拿出一分一毫的，只是掛個名出來，鎭壓一下那些牛鬼蛇神。

當地的牛鬼蛇神可以說得是「名聞世界」，外國電視台也派專人到來拍攝眞實的紀錄片，爲他們「大事宣揚」一番，可見厲害！也許領導者發覺醜名遠播臭氣薰天，於是匆匆展開了什麼反罪惡，反貪污運動，但結果如何？市民不是有目共睹！

說起當地的正當商人也可算悲慘之至！他們既要應付業主的瘋狂加租，又要應付一班牛鬼蛇神的欺壓勒搾。到頭來正正當當所賺來的，除了付稅付租之外，就是奉獻給那班牛鬼蛇神。

現在歐陽大申的妻子姚芝握住聽筒只聽了一句，便立刻認得對方是誰。她揮手摒退了女傭們，嘻嘻笑道：「你這小寃家，怎麼現在才打電話給我？」

羅拔在電話中說：「我要見你，而且越快越好！」

姚芝還不知道事態嚴重，欣然問道：「怎麼啦？錢又花光了，是不？」

「不！我只是渴望見你！親愛的。」羅拔的聲音表情足以做個出色播音明星。

「好吧！到老地方去等我！」

「別要我等得太久，知道嗎？」

羅拔在講筒中「啜」地一聲，表示吻了她一下：「親愛的，妳快點來！我等着你！」

姚芝感到飄飄然！由心裏笑將出來！電話早已掛斷了，她還握住聽筒，獃在那裏發軟，好久也站不起來！

這些日子以來，羅拔給她畸型的慰藉，她也給了他不少金錢和首飾。他明知羅拔是個手段高强的傢伙，他可能另外還有女人，但是，她覺得這種「交易」是相當公平的！

歐陽大申——她的丈夫，自從做了名流之後，更加忙個不可開交，根本沒有時間陪伴她。當初她還有點耐性做他的佈景板，但後來又逐漸感到無聊，厭倦！因爲在那所謂上流社會的社交場合裏，不管你心情如何惡劣總得咧咀露齒，笑臉迎人！姚芝除了「哈囉」之外，往往說不下去！於是逐漸她不在她丈夫左右。

不知是否少了監視，歐陽大申也越來越夜歸，加上經常東飛西飛，很少留在家裏，於是這位深閨寂寞中的少婦，不知怎的跟羅拔搭上了。

羅拔把她當作情人一樣，給她愛情的滋潤，這是她從歐陽大申那裏得不到的。這就是因爲如此，他須要什麼，她就給他什麼。

他們的偷情不是頭一次，每次幽會的地點都在一間秘密公寓中。

這家桃色公寓的主人很有頭腦，他明白了偷情男女的心理，因此花了大筆金錢把那些房間佈置得有如宮殿一樣。

他無須賣廣告，因爲單是做熟客生意已是應接不暇了！

羅拔只在那裏等了二十分鐘左右，姚芝便翩然而至！

那陣勾魂奪魄的神秘香味，那張英俊的小白臉，那副壯健的體格，都足以令到這少婦神魂顚倒，忘記了一切可能發生的危險，而與他共尋好夢！

豈料正當她如痴如醉之際，好夢突然之間就給鎂光燈一閃，驀地變成了噩夢！

二名身裁非常高大的男子，不知從那兒來的，其中一人手持攝影機，上面附有鎂光燈，這時正站在床前瞪住床上一對肉虫而笑！

「你們是誰？」羅拔的表情顯得極端驚慌！

「猜猜吧！小子！」一個男子冷冷地答了。

姚芝更是花容失色，羞不可抑地用被單急忙遮掩住身體的重要部位！

羅拔又羞又怒，穿回短袴，一躍下床，揮拳就要對付那手持相機的大漢；豈料人家早已有了準備，身旁一名高大男子伸手擋架，立刻就向他反攻，把羅拔打倒地上，痛得他殺猪一般叫！

姚芝看得心痛，連聲喝住：「不要打了！不要打了！你們到底想怎麼樣？」

持着相機的大漢道：「爲什麼你不問？是誰叫我們來的？騷貨！」

姚芝驚魂未定，她瞪住對方：「是誰？是不是我……我丈夫？」

那人笑了笑！

羅拔僵在一旁不敢動，他絕對不是人家的對手。

那打手回過頭來，對姚芝道：「受人錢財，替人擋災，我們當然是人家僱用而來，偵查你的行踪的，想不到你果然跟這小子有一手！」

持相機的人把手中的相機揚了一揚，得意洋洋地說：「不過，你還有機會贖回這些底片的，我們並非存心要破壞你的家庭！」

姚芝當然明白到，當那些照片落入她丈夫手上的時候，可能會產生一些什麼後果。因此她問道：「你們要多少？」

「你想想吧！如果我們交不出這證物，你丈夫也有例行費用給我們。」那大漢道，「如果有了這幀精彩的肉搏照片交到他手中，他欣賞之餘，相信那份奬金總不會太少的。」

另一名大漢搭訕着說：「誰不曉得歐陽大申有的是錢呢，如果太少，我們索性賣給一些裸體雜誌社，反正他們也須要這些資料。雖然照片中的主角身裁不算迷人，但勝在表情迫眞。哈哈……」

二名大漢一陣狂笑，姚芝更加爲之氣

結！

她不知道由什麼時候開始，她的丈夫會懷疑她，但是她却明白到剛才給他們拍攝到的照片，無論落在任何人的手中，後果都會不堪設想！

羅拔穿回一件上衣，垂頭喪氣地，有如一頭鬥敗了的公鷄！但他仍然十分關心姚芝似的。

他對姚芝說：「別給他們嚇倒，大不了也只不過離婚而已！」

那名大漢衝過去，含怒地推了他一把，令到羅拔倒回床上去！

那大漢警告着說：「你再多說一句，老子就揍完你之後，把你交給警方。你想想看，警方知道你是歐陽大中的情敵時，他們會怎麼辦？」

另一名大漢唱和着說：「警方爲了向歐陽大申邀功，一定會打電話給他。於是探員們把你當作犯人看待，拳腳交加大概是難免的！」

姚芝彷彿看見羅拔又一次爲了她而挨人狂揍！想起他對自己的好處，心裏有些痛！

羅拔無可奈何地，把衣服取過來，替姚芝披上！

姚芝道：「你們可以迴避一下麼？先讓我穿回衣服再說吧！」

羅拔憐香惜玉地吻了她一下：「親愛的，不要怕！爲了你，我願意抵受一切痛苦的！」

可是話猶未完，「卡察」一聲，鎂光燈又閃了一下，持相機的大漢把握時機，又拍攝了一張床上的照片。當時羅拔正手扶香肩，輕吻着她的臉頰！姚芝當時雖然不是全裸，也是衣衫不整，半裸着身體的，坐在床上！

「映吧！你可以繼續映下去！」羅拔回頭又安慰姚芝道：「沒有什麼大不了的，最多是離婚。只要他同意離婚，我們就可以同居——光明正大地同居，無須再偷偷摸摸了。」

但是姚芝却不安地說：「不！這些照片無論如何也不能散發出去。兩位，有事慢慢講，先請你們轉身，讓我穿回衣服再說好嗎？」

二名大漢相顧一笑！

其中一個說：「要看的剛才都看過了，何必掩掩遮遮呢！」

他們終於把面向住牆壁！

羅拔幫着姚芝穿回衣服。

姚芝說道：「你兩位是那一間私家偵探社的？」

二名大漢回轉身來：「怎麼？想起清我們底子嗎？」

「不！只是順口問問。」姚芝道，「你們既不肯說，我也沒有辦法。但是我想知道，如果我與你們交易，用錢購下這些底片，你們如何向我丈夫交代？」

一名大漢道：「鈔票是花花綠綠的，只要價錢滿意，我們當然會爲你掩飾得天衣無縫！」

另一名大漢說：「對了，我們當然不會再說你勾漢，你放心吧！」

「然則，你們究竟要多少錢？」姚芝問道。

手持相機的男子豎起二隻手指！

姚芝道：「二萬元？」

「不！是二十萬元。」那傢伙說。

羅拔一伸舌頭：「你們口氣眞大！」

另一名大漢瞪了他一眼：「你少開口，否則我們會再把價錢提高！反正這些照片有許多人都十分須要它！」

姚芝道：「二十萬元太多一點，我拿不出！」

「那麼隨便你！」那大漢說着回頭就走！

姚芝急忙叫住：「慢着！」

「怎麼啦？我們沒有耐性討價還價的。」那大漢說，「其實你倒貼給這小子也不止這個數目，羊毛出自羊身上，錢又不是你的，只要你騷上幾騷，歐陽大申的寃孽錢就任你要多少取多少！」

另一名大漢也說：「對了，誰不知道歐陽大申未做名流之前，賺了不少的骯髒錢？只不過他手段够，沒有給人拉上法庭而已！」

姚芝說：「我最多把我名下的首飾送給你們，如果賣了出去，相信總可够二十萬元這個數字。」

「不！」那大漢立卽說：「我們只收現鈔，嘿！首飾更値錢也沒有用，萬一給人當作賊贓，半價也沒有人要呢！」

姚芝爲難地說：「但是，我現在手上那有這許多現錢呢？」

「你銀行裏有啊！」那大漢說，「我們可以讓一個人陪你走一次，銀行還未關門啊！這小子留在這裏，等你們回來了再說。」

羅拔欲加反對，又挨了一拳！

姚芝看在眼裏，痛在心裏！無可奈何，只好答應了他們！

於是其中一名大漢陪住姚芝離開了公寓的房間，只留下羅拔與另外一名手持相機的大漢！

姚芝挽住手袋，像被押解的犯人一樣，與那大漢在街上截了一輛街車，開到一家銀行去！

姚芝的支票在她的手袋裏，但現鈔的總數只有二十餘萬元。她心裏也奇怪，對方怎會查得這麼清楚？也許只是偶然的湊巧而已！

姚芝完全沒有反抗的餘地，那傢伙像吊靴鬼一樣跟隨着她！

事實上她也不想反抗，只是担心給熟人見到，所以閃閃縮縮的。

二十萬元提到了。銀行中的人核對過簽字，也有人認得這位名流夫人。但是却沒有人懷疑那大漢的身份，只以爲他是姚芝帶來的保鏢！

如果姚芝要向銀行職員求援，是絕對可能的事，因爲她走到櫃枱前的時候，那大漢距離她有數尺那麼遠。但是，她想起那些肉麻的照片，想起還留在公寓中作爲「人質」的羅拔，她就不敢輕舉妄動。同時對方也可能看透了她這一弱點，所以才會表現得這麼大方！

姚芝和那大漢在等候之際，曾有人注視着她，但這是不足爲奇的事，因爲姚芝有一個時期風頭甚勁，照片常常刋在報紙上！許多人都知道她是歐陽大申的夫人！

他們離開銀行，又截了一輛街車，準備返回公寓裏去！

但是不知道是心理作祟，還是近年來治安太壞，姚芝發覺後面好像有一輛車子正在跟踪他們！

那車子裏好像有三四名男子，但姚芝無法肯定他們是否由銀行一直跟踪而來。總之他們所乘坐街車已經走了幾條街，那黑色房車還是如影隨形地，跟隨在後面！

那大漢看見她神色張惶，不斷地回過頭來張望，心裏也有些奇怪！

「你在幹什麼？」大漢問道。

姚芝不安地說：「我們可能被刼！」

大漢怔了一怔，也回頭張望！

但是，就在這時候，後面那輛房車開始轉入一條橫街去了！

姚芝舒了一口氣！

「別疑神疑鬼，不會有事的！放心吧！」那大漢安慰她說！

那名街車司機可能也從望後鏡中發覺他們的神色不對，忍不住問道：「是不是有什麼事發生？我可以用無綫電話跟我們公司連絡，叫他們報警！」

但是那大漢道：「不！不關你的事，開車吧！」

司機不再作聲了！

車子抵達一條十分僻靜的街道，這是被稱爲「高尚住宅區」的地方，但是誰會想到那幢花園洋房是一所供人偷情的豪華公寓？

二人下了車，街車立即開走！

他們進了公寓之內，這才悄悄放下心來！

公寓裏的管房似乎還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他們很了解那些偷情男女的心情，所以有時甚至瞧也不多瞧他們一眼！

那大漢陪住姚芝返回公寓的房間去，另一名手持相機的男子正與羅拔默默無言地相對而坐！烟灰缸裏滿是烟蒂，他們顯然等得有點不耐煩了。

大漢把房門關上，姚芝把鈔票放在几子上，說道：「這是二十萬元，請把菲林拆下來吧！」

手持相機的大漢笑了笑，約畧點算了一下几子上的鈔票，說道：「本來我眞的有點不忍，一下子就把那麼精彩的菲林底片曝光，未免有點可惜！但看錢份上，只好依了你！」

他把相機拆開，將整卷菲林取了出來！交到姚芝手上說：「夫人這是你的！」

姚芝又氣又羞愧，敢怒不敢言地瞪住羅拔！

羅拔生氣地用力把烟蒂在烟灰缸中一捽，站起來拖住姚芝的玉臂就要行！

但是，那大漢却提醒了他們：「你們這麼親熱地由這裏出去，萬一給人見到，我們如何向歐陽大中交代？我勸你們還是各自走吧！」

豈料姚芝却瞀了他們一眼道：「爲什麼你們不可以先走？我們還想留下來一會兒！」

二名大漢交換了一個眼色，會心地一笑！

其中一個眨着眼睛笑道：「看在二十萬元的份上，讓人家多温存一會吧！」

羅拔又想撲過去揍他們，但是給姚芝一手拉住！

二人終於挽住相機，帶了鈔票走了！

房間裏又再留下羅拔和姚芝二人！

羅拔非常不值地握拳擊掌道：「爲什麼你不想辦法報警？」

「報警？」姚芝苦笑聳肩！「你想成爲新聞人物嗎？」

「但是，二十萬元可不是一個小數目啊！」羅拔惋惜地說。

姚芝反而毫不在乎地笑道：「他們說得對了，羊毛出自羊身上，只要他們肯守秘密，不讓老頭兒知道我們之間的事，遲早我會從他身上取回來的。」

羅拔把她擁入懷抱裏，吻她！

財散人安樂，現在姚芝反而感到輕鬆了。她嗅着羅拔衣襟上發出的誘人香味，綺念叢生，不由自主地採取了主動！

但是，羅拔在最後關頭却止住她說：「親愛的，有件事我要告訴你！」

「什麼事？」姚芝一邊吻着他，一邊輕輕地在他耳畔問道。

「我須要一筆錢！」

「什麼？又是錢？」

「是的，我在一處地下賭場輸了將近十萬元！」

「你那裏有這許多錢？」

「我給他們簽下了欠單。」

「我早叫你不要到那種地方去，那兒最多人出老千的。」

羅拔嘆氣道：「你以爲我不想戒賭嗎？我只是想贏回輸去的，豈料却越輸越多，看來我非離開這裏不可了！」

「你要到那兒去？」

「我也不知道，也許到地府去見閻王！」羅拔說得聲淚俱下的。

「什麼？你……」姚芝有點吃驚起來，「你眞傻！爲什麼要死？」

「他們不會放過我的。我今天約你出來，本來就是要把這件事跟你商量一下，想不到却遇上了那兩個傢伙。」羅拔又說，「那班黑社會的人限我明天中午之前還錢，否則就殺死我！」

姚芝吃驚地瞪住羅拔，她想不到眼前是個情魔，在她的心目中羅拔是個愛神。

羅拔在她的私生活中是個絕對理想的情人，他給予她所須要的。就是明知他有缺點，她也原諒了他！

其實羅拔自我暴露了他的嗜好就是賭博，無非爲了找個藉口向姚芝取錢而已。這是他向姚芝最後一次討錢，所以他的表情更爲迫眞！

姚芝不知這位心目中的「愛神」就要永遠離開她，逃亡到外地去，爲了他生命的安全，爲了今後他們能繼續保持目前的曖昧關係，她終於答允變賣首飾來替他「還債」！

羅拔轉愁爲喜，擁吻着她……

× ×

羅拔回到他的秘密總部，在他的辦公室裏，已經有兩個人在等着他！

這兩個人正是在豪華公寓中出現過的，自稱私家偵探的大漢。

他們把二十萬元放在羅拔的辦公桌上，其中一人笑道：「那名流夫人把你纏住這麼久，我看她一定是苦樂難分。」

另一個問道：「她有沒有起疑心？」

羅拔一邊點算着桌上的鈔票，一邊笑道：「由我導演的，當然是好戲，她不可

能會引起疑心的。而且你們表演得十分迫眞，只是苦了我挨了幾拳！」

原來那二名大漢並非什麼私家偵探，更不是歐陽大申請來的，只不過是羅拔的二名手下而已。羅拔在約好了姚芝之後，便安排他們在公寓的隣房裏，在適當時機悄悄偷入來拍照！可憐姚芝一直蒙在鼓裏，到頭來還要爲羅拔籌措另一筆「還債」的錢！

女人，眞的是不可思議的動物！像姚芝這樣的女人，豐衣足食之餘，竟然又飽暖思淫慾，背夫勾漢不特已，還傾其所有倒貼出去。如果相信因果的，這大概就是「冤枉來，瘟疫去」吧！歐陽大申千方百計去賺來的寃孽錢，想不到就是這樣在無聲無息中，給他的妻子散掉了！

羅拔拿起兩束鈔票，分別賞給那二名手下，豈料他們還未接過，突然有人喝了一聲：「慢着！」

進來的是羅拔的「左先鋒」尤泰！

「尤泰，你瘋了嗎？」羅拔說。

但是，尤泰手中有一支手槍，他不但沒有理會羅拔，還喝令他將雙手舉高！

「羅拔，別以爲這是開玩笑！槍是眞槍，彈是實彈，你切勿輕舉妄動！」尤泰說，「我是奉命行事的，你明白嗎？」

「奉命行事？」羅拔呆了一陣，「你奉誰之命？」

「首領的。」尤泰用手往後一指！

羅拔和他的二名手下都把視綫集中到房門外去！

一個披頭士打扮的人出現門際，他那蓬鬆的頭髮顯然是假的，大圓圈的深色眼鏡，一副新潮打扮。

羅拔知道那是他的首領，因爲每次他習慣了作同樣的化裝。

他後面跟住二名槍手，手中都有槍，看陣勢就知道他們是有備而來。但是他們何故會如此？羅拔感到莫名其妙！

羅拔說道：「這是怎麼一回事？」

首領冷冷地說：「爲什麼你不問問你自己？你該比誰都更明白才對！」

羅拔突然把視綫轉到尤泰的身上，尤泰正得意洋洋地瞪住他，面有得色，羅拔總算明白了，又是這傢伙從中搗鬼！

他眞後悔，對尤泰這種人太過信任，爲了他的中傷而殺了小楊，現在他又在首領面前中傷自己，看來這次又是凶多吉少了。

首領冷冷地說：「羅拔，你那裏來這許多錢？」

羅拔道：「這是我的成績表現，我正想向你邀功，想不到，你却相信了小人之言！」

「小人之言？」首領冷冷地一笑，「你以爲你最近的所作所爲我不知道嗎？你錯了。」

「首領，我並沒有做錯事，我的所作所爲完全是爲了組織的利益着想！」羅拔說。

「別再狡辯了，你打算遠走高飛，因爲你被警方通緝，是不？」首領迫視着羅拔，「我知道你怎麼樣想。你希望籌措多一些錢，然後獨自逃到外地去，於是你展開了一連串的行動，而且已經有了初步的收穫。不過，可惜你太自私了。你沒有想到，當你逃走了之後，我們組織要負上多大的責任。」

「嗯……我……我不會走的，首領。」羅拔說。

「你心裏想什麼我都知道了。」首領道，「你以爲一走了之，警方就可以一了百了，却不知道你的行動影響到我們這組織今後的存亡！尤其是你進行的連串『籌欵行動』，將來無論是否成功，我們這組織也會給你牽累。所以，今天我不能不親自到來執行對你施行的死刑。羅拔，過去你對我們組織雖則有功，但功難補過，希望你來生學得更加聰明一點！」

首領說完，向二名槍手打一個眼色！

二名槍手舉起他們手中的槍！朝住羅拔瞄準，豈料就在這一刹那之間，突然「砰」的一聲，有人從外面發射了一槍！

一名槍手慘叫倒下，死在血泊中。首領和另一名槍手立即閃避，尤泰也忙着找地方掩護！槍聲連串響起！

羅拔趁勢按了一下暗掣，他那辦公桌後的座椅迅速下降。而他就坐在那張椅子上面！

當首領聽到機關的聲響時，各人回頭一看，已經不見了羅拔！只看見桌面上那一堆鈔票！

槍手衝出房外，開槍的人不見了！

尤泰掩護住首領，各人在屋內各房間搜索。他們也曉得羅拔有些手下對他非常忠心，剛才那一響冷槍明顯地是羅拔一名親信所發射的，但一下子他們怎可以走個清光？

尤泰也知道羅拔的辦公桌後有機關，所以當時一湧入來就不准他動手，想不到來自門外的槍聲却給他有可乘之機。現在他們只能抓住辦公室內羅拔的二名心腹手下。首領下令無論如何一定要找到羅拔，只要見到他，一律格殺勿論。

屋內其他房間裏顯然也有機關。最直接的想法就是：有暗道通往樓上或樓下去！於是他們分發一部份人到樓上，另一部份衝向樓下。

但是，那二層樓宇重門深鎖，除非他們能將鐵閘門爆開，否則無法入內！

首領是個十分機警的人，他也想到剛才的連串槍聲可能已經驚動了這幢多層住宅大廈裏的人，如果有人報警，計算一下時間，警察也差不多到了。所以他帶領着衆手下，紛紛撤離現場！

除了羅拔遺下的鈔票之外，甚麼都來不及搬走！

餘音嫋嫋　語重心長

何淡如焦灼地坐在他的辦公室內，陪伴着他的迷你女賊林愛莉。她是冒充他的女秘書的，原來的女秘書調到外面去了。

阿生在一輛配備了電子儀器以及無綫電通訊設備的汽車裏，親自率領着他的下屬，在附近一帶街道佈下了天羅地網！

呂偉良駕着他的自用車，坐在他身邊的是夏維探長的助手辛尼，坐在後面的却是何淡如的父親何直和另二名探員。

他們現在只等待着羅拔那班人的電話，因爲羅拔的勒索信中聲明這時候與何淡如用電話連絡的。但是時間一分一秒過去，轉眼又過了三十分鐘。

林愛莉等得不耐煩，如果眞的要她幹女秘書這份職位，相信不出二十四小時她便要辭職。

她用無綫電通話機與阿生取得連絡，阿生也是個急性子的人，只不過自從做了特警之後，習慣了忠於職守，所以對這種事情往往反而很有耐性。

林愛莉告訴阿生：電話來過許多次，但都是找何淡如談生意的。

這一次是當地警方和國際特警的聯合行動。

由於羅拔領導的採花黨勒索行動接二連三，他們覺得事態嚴重，非澈底把他們一網打盡不可。

但是，一小時也過去了，仍無音訊。

呂偉良也開始有點不耐煩，他對身旁的辛尼道：「會不會走漏了風聲？」

「不會的。」辛尼說得相當肯定，「這件事只有我和探長知道，後面那位探員一經召集，便不准離開崗位。我們把此事當作高度機密行動處理，除非阿生的特警組把消息洩漏出去！」

車內的無綫電通話機發出訊號，阿生說道：「夏探長剛才通知我，據說羅拔的秘密總部已經破獲，看來我們不必再等下去了！」

呂偉良問道：「羅拔的秘密總部在那裏？」

「在十字大道附近的一條橫街。」阿生說，「現在我們就趕到那裏去！」

「通知了愛莉嗎？」呂偉良又問。

「已經通知她了。」阿生說，「她正由裏面出來，但我們會先往現場，你們隨後來吧。我與你隨時連絡好了。」

阿生剛將通話器放下，林愛莉便由那幢辦公大廈出來。

她登上呂偉良的汽車，說道：「快開往十字大道第五街，羅拔的採花黨總部被發現了。」

呂偉良一邊開車一邊問道：「何淡如呢？」

「他留在辦事處等我們電話。」林愛莉道。

呂偉良又問：「抓到羅拔沒有？」

「我不知道，阿生沒有提及。」林愛莉說。

呂偉良於是對辛尼道：「你打電話問問探長好嗎？」

辛尼利用汽車內的無線電話跟夏維探長連絡，這才知道羅拔並未落網。

呂偉良突然停車道旁。

辛尼問道：「怎麼一回事？」

呂偉良一邊推開車門，一邊說道：「我覺得我們不能留下何淡如一個人留在辦公室內，這最容易給人有可乘之機。」

林愛莉說道：「他的辦事處有許多人呵！」

「那是沒有用的，羅拔此人狡猾異常。」呂偉良道：「愛莉，你陪住何老伯他們，讓我回到何淡如那裏看看。」

呂偉良拄着鐵拐杖，沿住行人道快步走了過去！

辛尼以爲林愛莉負責開車，但何直道：「我也想去看看我兒子！」

辛尼無可奈何，只好獨自下了車，召街車趕到第五街去，讓林愛莉和那名探員陪住何直，把汽車開回市中心區！

呂偉良並非杞人憂天，他想像到羅拔一直不敢出現的原因，極有可能是發現他們佈下了天羅地網，如今各人紛紛離去，說不定他就會出現！

呂偉良拄住鐵拐杖，沿注行人道急奔一程，很快已回到那幢寫字樓大廈附近的。雖則說快，也要好幾分鐘，因爲這是相當繁忙的市中心區！街道兩旁行人很多。

呂偉良正等電梯登樓之際，一部電梯門打算，何淡如竟然由裏面走出來！呂偉良立刻叫住他！

「你到那兒去？」呂偉良問道。

何淡如含恨地道：「他終於打電話來了，我要親自去見見他！」

何淡如的神色顯得頗爲緊張，他一邊說，一邊就想走出街外！

呂偉良挽住他的手臂，說道：「不要出去，先讓我們說好了！」

呂偉良邊說着，邊把他拉到彎角的凹入處。

何淡如不明白呂偉良的意思，他道：「呂先生，這是我的事，無須勞動你。」

呂偉良道：「請不要衝動，先告訴我，這件事是怎麼樣的？」

「林愛莉小姐走後不到一分鐘，他的電話來了。」何淡如道：「他問我準備好了錢沒有？我說已經準備好了。於是他約我立即單獨一個人到銀行公園去，他聲明不准帶任何人，錢用大信封封好。」

呂偉良怔了一怔：「看情形他可能在附近一幢大厦向你監視，否則，爲甚麼電話不遲不早，只等你獨個兒在着的時候打來？」

何淡如這才明白呂偉良爲甚麼不讓他走到街上去，原來呂偉良担心羅拔就在對面或隣近大厦上面居高臨下地向他監視。

呂偉良又道：「你要鎭定一些，若無其事地去會他，我在後面暗中監視。」

豈料何淡如却憤怒地道：「你以爲我眞的會給他錢麼？不！我會送他一刀才是眞的，他已經把我父子二人害得苦透！」

呂偉良暗吃一驚，道：「你別這樣，羅拔不是容易對付的人。聽我說，冷靜點，你只要拖延他，對付他的一切行動，交給我們吧！」

當呂偉良正想讓何淡如出去時，何淡如忽然「咦」的一聲，呆了一呆！

「甚麼事？」呂偉良問他。

何淡如道：「沒有甚麼。」

呂偉良担心他遲到會引起羅拔的疑心，所以沒有追問下去！

呂偉良只對他道：「你去吧！不要回過頭來！」

何淡如走出了街外，匆匆沿住行人道走！

呂偉良四下裏張望一遍，這時才看見林愛莉緩緩地將車子開回附近路旁！他走去問：「爲甚麼你們不到第五街去？」

林愛莉道：「何老伯担心他兒子的安全，只好讓辛尼自己去看看。」

呂偉良一邊坐上汽車一邊說道：「果然不出我之所料，他剛來電話約何淡如出去。愛莉，快把車子開到銀行花園去！」

「何淡如呢？」林愛莉問道。其實坐

在車子後面的何直更急於知道。

呂偉良道：「他剛去了，我們已經有了默契！」

林愛莉一邊開車一邊埋怨街道狹窄。這一帶差不多全是單程路，剛才她開着車子就是繞了一個大圈才回到這裏來。結果證明呂偉良行路比坐車快！

還好由這裏到銀行花園雖然有半條街位那麼遠，但是行車路線可以直通到花園附近，無須再繞一個大圈。

林愛莉把車子開到花園附近，先讓呂偉良下了車，她則在附近找地方停車。

呂偉良在照片中見過羅拔，他拄杖走到銀行花園的範圍內，四處張望，看看有沒有羅拔影子。這時何淡如還未到。

銀行花園是市中心區唯一的「市肺」，一間外資銀行門前有一塊空地，如果拍賣，必然可以賣個相當高的價錢。

但是外資銀行認爲萬一在前面建成一幢高樓大廈的話，實在有碍風水，於是建議政府利用這塊空地建築一個小花園。

這種提議如果出自一般入口中，固無可能被接納，但外資銀行是祖家資本，市長也要看那班銀行家的面色，何况他們還自願拿一筆錢出來，作爲建築花園的費用。於是市民有福了，起碼有個地方見見陽光，呼吸一些樹木泥土的氣息！

林愛莉這時停好了車子，留下那探員伴住何直。她走到呂偉良的身邊來！

他們併肩站在一棵楊柳樹的背後，看着何淡如慢慢地由那邊入口處走進花園中來！

沒有人過去接觸何淡如，他四下望張着，但是看不見呂林二人。

何淡如就站在噴水池畔。他不停地用手按他的外衣口袋，神色有些緊張。雖然呂偉良勸過他要保持冷靜，切勿輕舉妄動但呂偉良仍然担心他會用刀子對付羅拔。

其實何淡如的心情是很容易理解得到的，他愛他的妻子，卽使丁香過去曾經淪落風塵，但他絕不嫌棄她，這就是愛情的奧妙，局外人是無法明白的。

羅拔這魔鬼不但破壞了人家的幸福，還作出這種種要脅，也難怪何淡如怒火中燒！

半小時過去了，一直未有人與何淡如接觸。

呂偉良和林愛莉走到他身邊。

何淡如嘆氣道：「那傢伙眞可惡，我又給他愚弄了！」

呂偉良道：「我看他不會來了……」

話猶未完，林愛莉突然用手肘輕輕碰了呂偉良一下。呂偉良循勢望過去，看見一個男子正朝住何淡如走過來！

他是何淡如那家商行裏的職員。

何淡如問道：「有甚麼事？」

那職員道：「有個人打電話到辦事處來，叫你不必等了。他要你回到辦公室去等他的電話！」

何淡如怔了一怔：「一定是他！」

呂偉良和林愛莉交換了一個眼色。

呂偉良道：「他果然知道你的一舉一動。如果我所料不差，他顯然一直在暗中監視你，怪不得他現在不敢露面了。」

各人登上呂偉良的汽車，由林愛莉將車子開回何淡如的辦事處去！

呂偉良在途中利用車內的無線電話與阿生連絡，知道警方正大舉封鎖第五街一帶，希望捕獲羅拔一些爪牙。但想不到羅拔仍然在這裏耀武揚威！

返到何淡如的商行裏，還未進入他的經理室，何淡如就問他身邊的男職員：「胡湘綺呢？」

那男職員答道：「她有事告假，剛才你出去之後不到三分鐘她就走了。」

何淡如想了想，沒有說什麼。

各人入到經理室，何淡如若有所思的，沉吟道：「會不會有內奸？」

林愛莉會意地說：「是不是你懷疑那個女職員告假有內幕？」

何淡如點點頭。

呂偉良想起了，何淡如在樓下正與他談話的時候，曾注視着一個女子匆匆離去，當時他「嘖」的叫了一聲，後來呂偉良問他發生了什麼事，他却沒有說出，呂偉良也不知道那個是他的女職員。

何淡如把剛才到花園找他回來的男職員召來，問道：「胡湘綺離去之前，是否接到一個人打給她的電話？」

「好像是，但我以爲接綫生一定會更清楚。」那男職員說。

何淡如把女接綫生召來，果然是有個男子打電話來找胡湘綺。

林愛莉知道羅拔會再打電話來找何淡如，她希望女接綫能認出那男子的聲音，假如他就是找過胡湘綺的人，何淡如的推測可能就是事實。

爲了防止有人在對面一些大厦偷窺過來，何淡如已將百葉窗簾放下。

爲了讓那個女接綫生認清楚羅拔的聲音何淡如又令女秘書準備了電話錄音機。

不久之後，辛尼也由第五街回來了。

辛尼說：「羅拔和他的手下們均告漏網，警方是接到隣居的報警電話才趕到現場去的。據說當時有人聽到槍聲，事後我們果然在現場發現彈痕纍纍。」

鐵拐俠盜呂偉良問道：「一個人也抓不到麼？」

「都走光了。」辛尼又說：「不過日前我們的人仍在現場一帶展開搜索。」

林愛莉道：「嘿！竟然有槍，可見來頭不小。」

呂偉良却沉吟道：「爲什麼他們要開槍？奇怪！」

辛尼說：「探長推測他們可能發生內閧。」

林愛莉問：「阿生呢？」

「留在那裏與探長研究對策。」辛尼道，「照計現場上應該有多少綫索留下才對。」

呂偉良道：「等會兒羅拔會打電話來，我想你跟電話局裏的人連絡好，剛才我們果然中了他的調虎離山之計。要不是有內奸，就是羅拔這傢伙一直在附近監視這裏的一舉一動，否則爲什麼他會等到我們離去時，便立卽打電話來？」

「你放心好了，我們早已跟電話局連絡好了。」辛尼道，「等會兒只要何先生拖延片刻，我會通知他們迅速查出電話來源。」

正當何氏公司的男女職員奉命忙於工作之際，電話就响起來了！

何氏公司裏有許多電話綫，但只有一條直接綫路搭到何淡如的經理室來。其他的都須要經由總機，由接綫生接駁！

現在响起來的，就是何淡如經理室內的直綫電話。

何氏公司裏面的男女職員們，除了一部份忙於正常業務上的工作之外，有些則奉了何淡如之命，從旁協助警方工作。例如女秘書的電話錄音，接綫生利用另一具電話辨認對方的聲綫等等！

何淡如在衆目睽睽之下，走到電話機旁邊。

他跟各人交換了一輪眼色之後，才把電話聽筒接起來！

何淡如只「喂」一聲，對方就非常粗魯地質問他：「怎麼你這時候才接聽？」

何淡如吶吶地說：「我剛回來，對不起！」

何淡如已經認得出，對方正是羅拔。他打着手號，示意各人！

於是女秘書開始電話錄音，接綫生也用另一具不同綫路的電話通知電話局，追查這個電話的來源。

羅拔在那邊說道：「你好大的胆子，竟敢違反我的意思，嘿！你以爲我不知道嗎？你報了警，是不？」

何淡如故意拖延他，說道：「沒有啊！只是你誤會罷了！」

「我沒有誤會，我知道有警探到你的辦事處去，化裝成職員。」羅拔冷笑兩聲，又說：「不過，我不會怕的，如果我怕，我就不會再找你！」

「是的，我也知道你是江湖上有名堂的人物，但你害我站在銀行花園足足有三十分鐘之久！」

「那是你不好，我說過只許你一個人去，但你却帶了許多人。」

何淡如又是一怔！

奇怪！難道他一直跟踪自己？否則，他又怎麼會知道當時呂林二俠從旁監視一切？

但無論如何，何淡如也否認了。

羅拔又說道：「別嚕嗦了，錢準備好了嗎？」

「早已準備好了！」

「那麼你小心聽着，現在你必須擺脫所有人的監視，把錢包好之後，帶到麗樹百貨公司裏來。只要有人對你說出三句『丁香』，你便付欵給他！」

何淡如急忙問道：「那麼，那些照片呢？」

「我點算清楚，鈔票是十萬元時，我會把照片底片用郵政付寄給你。」

何淡如担心時間拖得不够久，爲了方便偵查出電話來源，他又故意問道：「我是不是立卽就到麗樹百貨公司去？」

「是的，立刻！」羅拔說完就掛斷了電話。

電話經過擴音錄音處理，所以房間裏的人都可以聽得一清二楚。

呂偉良，林愛莉和辛尼等，這三個人都不是第一次處理這一類案件，但如此猖狂而又急不及待的，却是第一次看見。

外面各男女職員已奉命不准用電話，無論是客戶打來，或者他們打出去，都禁止他們接觸電話，目的是防止「內奸」仍然存在。

辛尼，呂偉良，林愛莉，何直和那名奉命保護他的探員等人，都臨時客串成爲何氏公司的男女職員，代替他們接聽外來的電話。

那位女接綫生一直在小心分析羅拔的聲音，是否與來電找胡湘綺的男子聲音相同。

她再三聽了錄下的聲音，非常愼重的辨認着。終於她說：「可能就是他！」

「爲什麼要說可能？」辛尼道，「是否相似？」

「十分相似，但剛剛打來的人，顯然故意將聲音壓低了。不過憑我經驗他可能正是找過胡小姐的人。」女接綫生說道。

辛尼立卽把胡湘綺的地址抄下來，通知總部派人到那裏去！

這時候，電話局也有了結果，他們通知警方，指出剛才那個勒索電話的來源，就在隣近一家百貨公司內，那是專供顧客使用的公用電話！

那一間百貨公司，正是「麗樹百貨公司」！

於是大批警方人員開到，將那家百貨公司團團包圍，而呂偉良和林愛莉二人却比警方人員更加先到一步，希望能找到羅拔的下落！

但是，麗樹百貨公司正在舉行大減價，裏面人頭湧湧，人山人海的，想找人談何容易？

警方採取包圍行動，固然令到百貨公司方面不滿，就是顧客也十分不滿。有些人甚至不知道是捉疑犯，還以爲百貨公司裏有炸彈，紛紛急忙離去！

當時已接近下班時間，市中心區又是最繁忙的，所以馬路上本來就够人多了，現在更加上那些帶着好奇心看熱鬧的人，於是擠塞得水洩不通，交通頓然陷於癱瘓狀態！

夏維探長和阿生二人，聽說圍捕羅拔，本來正在第五街匪窟指揮搜查工作的，這時也都聞訊趕至！

一次前所未有的大規模搜索行動，結果還是無法找到主犯羅拔！

但是，林愛莉却在人叢中找到了一張似曾相識的面孔。她正是何氏公司的女職員胡湘綺！

胡湘綺當時正雜在人堆中，企圖離開百貨公司，林愛莉記得她曾經在何氏公司的寫字樓中見過這女子。再看見她神色張惶，便過去一手抓着她！

胡湘綺企圖逃脫，但是無論她多大氣力，也無法可以敵得過林愛莉的糾纏！

二名女警探過來帮着林愛莉，把胡湘綺帶走！

登上門外警方一輛卡車，胡湘綺還在呱呱大叫道：「我到底犯了什麼罪？難道行公司也有罪麼？……」

吵鬧中，何淡如被請登車。夏維探長也親自處理此事。

胡湘綺看見何淡如，呆了一呆！

「你不是對陳主任說，你母親有病，所以你告假返家陪她去看醫生嗎？」何淡如說。

胡湘綺吶吶地說道：「是的，時間還未到，我有些東西想買，所以先去逛逛公

司。」

「不！我說你去會情人才是眞的。」何淡如道，「接綫生說有個男人打電話給你，於是你就向陳主任告假。」

胡湘綺道：「他只不過是我的隣居，母親叫他打電話叫我回去的。」

「你說慌！」林愛莉盯着她說：「電話接綫生已經認出那是羅拔的聲音，而且，她無意中偷聽了你和羅拔講電話！」

「……」胡湘綺半信半疑地瞪着她！

林愛莉說謊說到底！她又說：「百貨公司一位女職員親眼見到你在裏面會見一名青年，他就是羅拔！」

辛尼示出羅拔的照片，問胡湘綺：「你認識他嗎？」

胡湘綺「哇」的一聲，哭了起來了！她兩手掩面，沒有回答辛尼的問題！

在場的人都是有經驗的辦案人員，所以亦無須多問，也知道這就等於承認了！

但是，羅拔呢？

那傢伙狡猾得像狐狸一樣，看情形他可能打完那個電話給何淡如之後，便首先離開了百貨公司。胡湘綺可能是他主使前來準備從何淡如手中收取那筆鉅欵的人。

正當警方在嚴密盤問胡湘綺之際，市中心區突然引起了一陣極大的騷動！

「發生了什麼事？」夏維問警員。

警員答道：「聽說有人從一幢十多層高的大厦上面，散播傳單！」

「傳單？什麼傳單？」

「探長，我也不大清楚。」警員說：「總之人人爭閱，造成混亂！」

呂偉良和林愛莉跑到那邊去看，只見人們瘋狂地爭奪一些由高處飄下的咭紙！

那幢大厦的確高達十多二十層，這像是紙張的東西似乎是由最高的地方被人撒下的！

有人已將咭紙奪到手中，但呂林二人仍然不知道那到底是什麼東西！

有些青年人看了之後，發出了會心的微笑！也有些女子只瞥了一眼，便像見了鬼似的，急忙拋棄！

這時候剛好是寫字樓下班的時間，街上行人多得擠迫不堪！警察雖然在場維持秩序驅散人羣，但是情況仍然十分混亂！

阿生帶着一名特警，由人叢中走出來。呂偉良看見他就問道：「到底是一些什麼東西會引起人們的爭奪？」

阿生苦笑道：「爭奪的只是一些青年男子，女人見了就面紅！」

呂偉良立刻想到這是怎麼一回事。林愛莉心裏也明白了。

但是呂偉良仍然問阿生：「是不是丁香的裸體照？」

阿生道：「全是我們在何家見過的，那一批不堪入目的照片。」

呂偉良對阿生道：「羅拔可能來不及離開那大厦，快些叫人將大厦所有出入口封鎖！」

阿生說：「警方已經採取行動了。」

夏維探長也走了過來查究。各人到達那幢大厦，三個主要入口均被警方加以封鎖；雖然這是下班時間，那幢大厦內的辦公室多達數百間之多，各商行的男女職員總數也超過了一千人以上。

即使有些人已經離開寫字樓下班去了，但仍有數百人在剛好下班這段時間離去，所以警方的封鎖行動難免會引起埋怨！

三個出口的通道上擠滿了人，警方逐一辨認，只要不是羅拔，就可以立卽獲准離去！

阿生等人，則直趨天台，但上面沒有人！

呂偉良和林愛莉分頭搜索各處，一些警探則拔槍在手，小心戒備。因爲對方極可能擁有槍械他們更加非小心翼翼不可！

夏維探長親自指揮大批警方人員，在各層樓宇間展開逐層搜索。路人之中有人力證那些裸照是由這幢大厦高層撒了下去的。

呂偉良在天台欄桿之上找到了一些東西，他對林愛莉說：「沒有用的，他已經走了！這傢伙的確狡猾！」

林愛莉走過來看，只見呂偉良手上執住一條繩和一支香──拜神用的香。

阿生也走過來，問道：「這是什麼東西？」

「最原始的計時器！」呂偉良說，「所以我認爲羅拔不會再留在這大厦之內，就是這道理！」

原來那繩子是綁在欄杆之上的，只餘下一截，斷口處有被香火燒過的痕跡。那支香粗如尾指，用另一條繩子繫住脚部。

這種設計的作用不難想像得到。就是用繩子將一叠裸照綁紮，那支香則綁在繩子之上，當香火燒燃到若干時候之後，繩子被火燒斷，於是自動把整叠照片撒下。所以呂偉良說這是最原始自動計時設備。

羅拔爲什麼要這樣做？目的當然是爲了令到何淡如難堪，大概他已知道何氏父子報了警！

那些照片大部份是丁香和小楊合拍的裸照，也有她自己的單身照片，就是那天在「金屋別墅」中偸偸拍攝下來的。

這種設計不但令警方無法捉住他，也簡單易做，連一向以鬼靈精見稱的阿生，也爲之拍腿稱絕！

結果警方的搜索行動當然是一無所獲，唯一的收穫似乎就是抓住了胡綺湘。

一部份照片已被警員奪回，但大部份被下班的人取去了。

何淡如固然難堪，何直更是氣結不已！在中國人的傳統觀念中，是「寧被人知，莫被人見」。一個女人赤條條地跟另一個人擁作一團，被人拍下這許多照片，試問做丈夫和家翁的，及怎會無動於中？

何氏父子固然恨煞了羅拔這魔鬼，三俠更恨不得立卽抓住他痛揍一頓！因爲是他們三個人力勸何氏父子不要向羅拔就範的。結果發展到如此尷尬的場面，實非始料所及！

胡湘綺被警方帶走了，由專人負責盤問。警探到胡家去找胡媽，但媽胡根本不知道她女兒在外面的一切行動。不過，她當日並不須要去看醫生，故此胡湘綺說謊已被證實。胡湘綺被迫要講眞話，因爲她的母親已被帶到警局裏來了。

胡媽自丈夫死後，一直與女兒相依爲命，她老人家發夢也想不到會惹官非。她苦諫女兒一定與警方合作，供出一切眞相。胡湘綺看見母親老淚縱橫，心有不忍，終於也只好說了。

果然不出所料，胡湘綺是羅拔的情人。當初她不知道他的底子，只道他是個公子哥兒。他不但英俊瀟洒，而且他手段闊綽，所以很快就贏得胡湘綺的芳心。

等到胡湘綺死心塌地去愛他的時候，他便逐漸暴露出他的眞面目。

胡湘綺並不漂亮，而且有深度近視。如果了解羅拔底子的人，一定會奇怪他何故會勾上胡湘綺。後來才知道他的目的原來只不過爲了利用胡湘綺作內應，向何氏父子敲搾。

根據胡湘綺的口供，羅拔準備一再向何氏父子勒索。也就是說，如果何氏父子就範的話，羅拔仍不會把全部底片交出。

既然他要向何氏父子接二連三地勒索，自然須要有個內應。胡湘綺的樣子老實知得也多，所以羅拔認爲她是理想人選！

當日羅拔知道何氏公司內的情形，當然是胡湘綺提供的。難怪他不易上當！

後來羅拔約她出來，騙她說：得手之後與她遠走高飛，然後留下一部份給她母親養老，她竟然也相信了這傢伙的鬼話！答允爲他向何淡如取得那筆錢，相約得手後在附近一處停車場等候！

但是，她發夢也想不到羅拔原來欺騙她，更想不到她的行動已引起注意。結果到頭來還是澈底地失敗了。

至於羅拔的下落，至今仍然無法查出。顯然的，羅拔早有了預防，否則不會自己不留在麗榭百貨公司內收欵，而利用胡湘綺。

可惜胡湘綺說得太遲，而且也不知道他的車牌號碼，否則及時趕到停車場去，也許還有多少希望。

第五街的秘密總部雖被發現，但是，在那裏竟然找不到一個人。

同時，在那處找到的彈頭也令人感到迷惑！根據警方軍火專家的分析，彈頭分兩類，一種屬於點二二口徑的，另一種却是點三八口徑的。

後者是警方所用的一種。但根據警方的記錄，當日並未派人到那兒去查案。

卽使如此，夏維也暗中派人到各部門展開了連串的偵查！

另一件令人感到迷惑的事情就是：丁香和陳娜娜這兩個女人呢？

屋內既有槍戰的痕跡留下，那麼，她們會不會被人殺害？

如果萬一被殺害，屍體呢？

如果僥倖逃出虎口的話，爲什麼還未見回家？

看情形大概給羅拔的手下帶到別處去軟禁起來了。

陳灼東本來不想家醜外揚，但事到如今，實在無可再加以掩飾。

由於陳灼東是當地著名的大慈善家，許多貧苦市民都受過了他的恩惠，所以當人們知道他的不幸之後，反而引起不少市民的同情！

因爲茲事體大，警方出動大批人員偵查此案。差不多所有的警方綫人，都奉命出動找尋羅拔此人的下落。

夏維探長的主要助手們，紛紛帶人到那些色情架步去明查暗訪。

呂偉良，林愛莉和阿生等三俠，他們實際上比誰都更加焦急。那並非因爲陳灼東拜託過呂偉良替他找回女兒陳娜娜，而是嫉惡如仇的心理影响，他們恨不得立卽就把羅拔抓回來！

另一方面，海陸空交通方面的所有關卡，均奉命小心羅拔此人可能偸渡出境。

警方已向電台，電視台和報界發表公告，證明羅拔是個「情魔」，所以他們希望其他受害者能與警方連絡。同時警方保證代爲守秘密。

警方有理由相信：除了丁香等人之外，還有其他女人深受其害。

名流歐陽大申的妻子姚芝知道了這件事之後，仿如晴天霹靂！她想起公寓中被人勒索的事，彷彿記起羅拔與二名大漢毆鬥的情形。當時看似劇烈，但羅拔並未因此而受傷！

那可能是一個騙局！──姚芝心裏想想。

無論如何，羅拔是個魔鬼──愛情的魔鬼！姚芝心痛之餘，恨不得殺了他；他騙了財，又騙色！此人非懲誡不可！

姚芝左思右想，總想不出一個好辦法來！她丈夫是社會上知名之士，萬一鬧出去，他一定不會放過自己，所以絕不能報警辦理！

就此放過他吧？不！二十萬元以外，還有過去歷來給他巧言騙去的金錢呢？那條總數絕不在小，萬一給歐陽大申知道，老傢伙一定氣個半死！

還好報紙電台報導了這件事，電視還映出了羅拔的照片，要求市民協助警方找尋此人，否則，姚芝可能還要上當一次！

那天晚上，姚芝本來有個宴會要陪丈夫一齊去的，但是她却佯稱身體不適，獨自留在家中，讓歐陽大申自己去赴會！

姚芝思前想後，也覺得自己愚不可及，羅拔絕對不是個好人，她是專騙女人的，如果他再不落網被捕，到頭來遲早也會找着她來了！

其實自從市中心一連串事件發生之後，姚芝首先從電視的新聞報告中知道此事，她就一直感到忐忑不安。她知道那寃家遲早找到來的，因爲他已走投無路了。而且在公寓分手時，她也答應給他還債！

他可能只是一個藉口，也許他根本不賭錢！──姚芝心裏想！

正當她胡思亂想之際，電話又响了起來！

今天只要電話鈴聲一响，她就感到有點胆戰心驚，還好每一次都不是羅拔打來的，希望現在這一次也不是就好了！

但是，偏偏對方那男子的聲音正是那死鬼的！

姚芝最喜歡在跟羅拔幽會時叫他「死鬼」，但是現在他在她的心目中簡直是個可怕的魔鬼！

「你大概已經知道我是誰了吧？」羅拔在電話中說。

姚芝心裏一凜，聲音也難免有些顫抖地說：「你是羅拔？」

「心肝寶貝，想不到你還記得我！」羅拔仍然保持一貫的調情手段。

如果在這件事之前，姚芝一定會爲他這甜膩膩的稱呼而感到陶醉。但是，現在她已經知道有關羅拔的一切了。他非面對着她，所以她嗅不到羅拔那陣勾魂攝魄的

香水氣味。因此她在電話旁邊總算能保持頭腦的清醒。

她問道：「羅拔，你在那裏？」

「我就在你家中附近。」羅拔說，「親愛的，我急於要見你！」

「好的，我也急於要見你。」姚芝人急智生，她想到了一個好辦法，「我已經知道你的處境了，我會盡我所能幫助你的。羅拔。」

羅拔出乎意外地呆了一呆：「你眞好！」他情不自禁地說了一句。

他實在想不到這絕境中，還有人同情他！

「快點告訴我，趁我丈夫未回來之前，我只能見你極短時間，你在那裏？」

「我就在路口的快活公寓等你吧！別要我等得太久。」羅拔說。

「不會太久的，我更衣就來！」

姚芝把電話掛斷！

她想了想，立即又再拿起聽筒，撥電話到警局去！

對方接電話的人聲音低沉，有點像羅拔。但那是不可能的，也許只是她心理作祟！

她所以不致電緊急報警，是担心巡邏警車接到報告後，可能拉响警號趕到現場，那樣會令羅拔提高警惕！

有錢人家中的電話旁邊多數有附近警局的電話號碼，姚芝當時撥了那個號碼。

她說出快活公寓所在，但隱姓埋名，只自稱是被害者，羅拔正約她到該處去！

警方既然要求市民合作，照道理這是極受歡迎的報警電話。但是，姚芝總覺得聽電話的人態度冷落，這可能是當地警方留給市民一個傳統性的壞印象，以致影响了姚芝的心理。事實上她只在自己的感覺上覺得如此，因爲她根本見不到對方！

現在她的心情非常緊張，她是眞的希望警方能及時抓住羅拔！

假如羅拔不見她到公寓去，而警方的行動又是慢吞吞的，那時將會發生一些什麼事？姚芝想到這裏，眞的有點不敢想像下去！

小說和電影往往把警方的人員描寫得神出鬼沒，行動迅速，但現實的環境中是否如此？那就要看情形了。例如有個鄉紳半夜在郊區遭刼，事後向報界投訴，三次報警而無結果。

其實小市民所遭到的事情更令人氣結，相信比起那鄉紳更倒霉的大有人在，只可惜他們不是鄉紳，任何投訴亦不會爲人所重視而已！

一宗火警報案後半小時未見消防車抵達。一宗刼案發生後，同樣可以在半小時內不見警方人員的面。諸如此類的事情發生這個都市已經不知凡幾。最高當局口口聲聲要「澈底調查」，可惜這一類調查永遠沒有結果。市民在情理上當然亦難免有被愚弄的感受！

這，就是當地官民間關係的典型事例，一百幾十年以來就一直如此！

姚芝想到她丈夫是個名流，警方和許多官衙中的人聽到「歐陽大申」四個字，都會另眼相看，至於是否「睇錢份上」，那就不得而知。不過過去事實上她說出她丈夫的大名之後，不但無往而不利，還處處獲得衙門中人給予額外方便則是事實。

因此姚芝心裏難免會想：剛才那個電話假如她能說出自己是歐陽大申的妻子，相信警方一定份外緊張。可惜她偏偏不能說出她自己的眞正身份。

她焦慮不已，眞的想跑出去開車到附近看看警方是否已開到快活公寓附近包圍。但是，她還來不及那樣做，一件令人難以置信的事情竟然就發生在眼前。

羅拔的聲音突然之間在背後傳來，他那冷峻的聲音變得毫無情感；跟不久之前在電話中聽到什麼「心肝寶貝」和「親愛的」，簡直判若二人！

同樣有着誘惑的香味，但已經沒有從前那麼濃郁。同樣是羅拔，也沒有以前那一股魅力；眼前的他既冷酷，又可怕！

她嚇得急忙退倒了兩步！

他冷冷地笑了，絕對不是以前她所見到的，充滿了男性魅力的笑容！

「好陰毒的婦人！」羅拔嘿嘿地說：「想報警嗎？可惜你太過心急，也沒有足够的常識！連電話的基本原理也不懂。」

姚芝僵呆在一旁！她不知道事情怎麼會發展成這樣子！但羅拔的口氣，分明是他截聽了她打到警局裏去的電話。

爲什麼會這樣？

她記起了，是她太過焦急；她不該那麼快就撥號碼。一定是羅拔打來的電話還未收綫，她沒有聽清楚聽筒中的音响，所以她雖然撥了報警號碼，但是只要羅拔未掛斷，撥任何號碼也是沒有用的。怪不得剛才她就覺得接聽的人好像就是羅拔，只是聲綫稍爲降低而已。

姚芝嚇至面無人色！

羅拔一直盯住她，一步步的迫過來！

她想叫，但叫不出聲音來！

她想走，却又担心，逃不過羅拔的掌握！

羅拔手中握住一柄彈簧刀，最後她倒在沙發椅上！羅拔搶前一步，刀鋒直迫到她的咽喉！

她以爲一定血如泉湧，然後是在痛苦中死去！但是，刀尖只刺到頸項的皮膚，只令她隱隱作痛！

羅拔說：「起來！別浪費時間了，否則我會宰了你！」

她不知道他想怎樣，總之，她站了起來！

他用力推了她一把，道：「到你的房間去！」

她差點絆倒地上！

在這一刹那間，她眞希望有個傭人入來。可惜她平時不喜歡有人打擾她，時時告誡各傭人，非經她召喚不要隨便闖了進來！

羅拔爲什麼要她入房？她並非怕羅拔非禮她，事實上他們不止一次地親熱過了，唯一不同的就是地點並非在這裏。

果然，羅拔關上了房門之後，就冷冷對姚芝說：「把所有錢財首飾拿出來！」

姚芝早已料到，羅拔到了這個時候，他不會再對她的肉體感到興趣，他只希望拿了錢就走！

如果他眞的拿了錢之後就走，那當然最好不過了，但是，她有理由相信羅拔得手後會先殺死她才走！因此她要想辦法來

拖延！

羅拔也看出了她的詭計，所以催促她趕快把金錢首飾拿出來！

姚芝道：「羅拔，我們還有許多時間，爲什麼不與我歡聚一次？錢，我是從來不吝嗇的，尤其是對你，你應該明白！」

說着，她動手脫衣服！

她想過了，只要他上當，她就有辦法逃出去！

她可以指羅拔是小偷，雖然他有一把口，會對警察大爆內幕，但她也同樣可以斷然否認，說從來未見過此人！

但是，羅拔喝住她：「別再剝衫了，我沒有胃口！你的詭計我明白的，我不會上當！」

「我丈夫去赴宴，非午夜不返，你担心什麼？」姚芝盡了最後的努力，因爲她知道，財到光棍手之後，她的一切也就完結了。

羅拔冷笑一下：「別撒騷了！不怕坦白告訴你，我對你根本沒有多大的興趣。你爲什麼不想想，你多大年紀了？十八二十二歲的我也玩過不少，我怎麼會眞的喜歡你？我過去喜歡你的只不過是錢而已。明白了這麼，你企圖用色慾引誘我上當，實在是白費心機！我勸你快些把所有的珠寶首飾拿來……。」

姚芝像普天下的女人一樣，也有着自尊心的，怎麼可以接納羅拔這番說話？

她忍不住哭了。她並非懺悔，只是覺得備受侮辱。剛才羅拔那一番說話等於承認玩弄了她，而且坦白說出了他對她的觀感，這就更加傷了她的心！

她突然發狂地衝到粧枱之前，抓起枱上的化粧品朝住羅拔擲過去！

羅拔顯然想不到如會有此一着！一時之間被一些玻璃瓶子擲擊得渾身疼痛！

在瓶子連聲破碎聲浪中，姚芝一邊奔跑一邊狂呼「救命！」

她企圖奪門而出！但是羅拔已忍受住痛楚，急急追至！

這時候，窗外有人影幌動。此人自始到終目睹其事，自然也聽到了剛才羅拔與姚芝二人的對答。但是他並未採取任何行動，只是一直躲在花園外面，靜觀其變！

甚至眼前他也看見情勢非常之危急，假如他及時採取行動，也許悲劇不會發生！但是，羅拔一手抓住了姚芝之後，發狂地用刀狂刺她！窗外那人却無動於中。

這是一幢花園洋房，外面是花園，另一角是下人們的住宅！

一直躲在窗外窺伺的，是個男人，而且他非常熟悉這裏的環境；羅拔是越牆而入，他也是，但他比羅拔更熟門徑！

他當然熟悉，因爲他並非別人，正是這幢花園洋房的主人——名流歐陽大申。

歐陽大申這一陣子發覺他的妻子經常心不在焉，今晚又不肯與他一起赴宴，內心難免有些懷疑！因此他賀了主人家之後，借故走了。

想不到潛返家之後，竟然發覺他的妻子與一個陌生男子在房間裏。

起初歐陽大申也只以爲這是一宗刼案，立即拔槍在手！但聽下去却不是味道，尤其是姚芝向羅拔企圖肉誘時的情形，更令他看得心裏生氣！

歐陽大申是巨富，是名流，由於刼案頻生，他也明知警方難以經常派人保護他，所以前一陣子才申請購了一支手槍，作爲自衞之用！想不到未曾用來對付匪徒，今晚可能要用來對付奸夫淫婦！

凡是一個成功人物相信必有他的先天條件，姑勿論歐陽大申是否憑正途發達，他到底現在也擠身於名流巨富之列。即使用的是旁門左道的辦法，也得承認他是個有頭腦的人。

剛才他躲在窗外目睹室內所發生的一切，心裏固然因爲戴上了綠頭巾而生氣不已，但是，想起面子、法理、責任等等問題，他就不能不考慮清楚！

如果他即刻報警，羅拔一定逃不了。他的妻子也可以在他的手槍下獲得保護。但警方來了之後又如何？羅拔一定從實招出他與他妻子的關係。

到了那時，全市報紙不怕沒有資料了。歐陽大申的妻子勾漢，被丈夫撞破，這正是最佳的頭條新聞。屆時他的面子放到都裏去？

想到這裏，他更加憎恨姚芝。同時到了現在，他也恍然大悟，姚芝的錢並非眞的輸了，而是倒貼給小白臉；而且那小白臉還是個絕頂壞蛋，如今一連串事件被揭發後，羅拔更是臭名遠播。

他靈機一觸，索性以毒攻毒，就讓羅拔手刃那淫賤婦人吧！

因此，他也就一直躲在外面，袖手旁觀！

直至到羅拔發覺在他一輪狂刺之後，姚芝已倒在血泊中身亡，歐陽大申才持槍闖了入來！

羅拔呆了一呆，他不但想不到歐陽大申會這個時候出現，更想不到他手中有槍！而且憑他的經驗，也看得出那是一支眞槍！

「好極了！小子，你幹得好。」歐陽大申冷冷地說。

羅拔已在他的手槍指嚇下，把血刀扔去，雙手高高舉起！

羅拔還不大明白他這番話的意思！他說：「你別開槍，我不會反抗的！」

「我知道！」歐陽大申說，「但我却希望你反抗，只有你反抗，我才有藉口殺死你！」

「不！不！我絕對不會的，你可以把我交給警方！」羅拔說。

歐陽大申聽到這裏，突然狂笑起來！笑聲稍斂，歐陽大申又說道：「你以爲我會把你交給警方嗎？傻瓜，你的想法我也知道了，你想供出你勾姚芝的經過，你想我身敗名裂，你想更多人知道你這魔鬼的手段，是不？這也難怪的，一個人即使無法留芳百世，也希望賺得一個遺臭萬年。但是，我却不會那麼笨！」

「嗯！你……」羅拔瞪住那邊一個窗口，想說什麼，却說不下去！

歐陽大申道：「現在我要你坦白說出來，你與姚芝是否只一次的幽會？」

「是的！」

「她是否給你倒貼了不少金錢？」

「嗯……是……是的。」

「今天晚上，你到這裏來，是否她約你？」

「不！不是她約我……」

「那麼，你怎敢如此大胆？竟然登堂入室？」

「……！」羅拔沒有說話。

歐陽大申把手槍舉起，扳穩了機掣，一步步的迫近羅拔！他冷冷地說：「我本來可以一槍射殺你，但我剛才沒有那樣做，你知道爲什麼嗎？」

羅拔吶吶地說：「你本來也想她死，我替你做了你的工作。」

「對了！你很聰明。」歐陽大申說，「可惜你不務正業，否則，以你這種人才，必然可以在正當行業中出人頭地！」

「你過奬了！」羅拔的聲音也開始抖顫着！他極力保持鎭靜，但牙關仍打震！

歐陽大申又說：「我妻子不貞，報界會大事渲染的，唯一能掩飾一切的辦法就是讓她死去！但是，還有你呢？」

羅拔哀求着說：「我不會對警方坦白說出一切的，你饒了我吧！」

「難道你說，你只是來打刼麼？」

「是的，正是如此。」

「不！警探不會相信事情就如此簡單。他們習慣了查根問底！」歐陽大申道，「爲了我的聲譽，爲了我妻子死後能保持清白，最好的辦法你猜是什麼？」

「不！你……你不要開槍！」羅拔看見手槍的槍管對住他，他的冷汗直流！「如果你開槍，你會找不到合理的藉口！」

「爲什麼沒有合理的藉口？」歐陽大申說，「我由外面剛剛回來，看見你殺了我妻子，我拔槍指嚇你，但你企圖刺死我，我被迫開槍。這不是合情合理的事麼？」

「但是，我已棄刀！」

「中槍之後，你也可以棄刀的。儍瓜！總之，我殺了你之後，警方不會懷疑你，也不會懷疑我！」歐陽大申道，「這是天衣無縫的一石二鳥之計，我親手殺了奸夫，目睹你代我殺了淫婦，難得的是我的名譽獲得保存！」

羅拔又望向窗外，他面上的惶恐之色減褪了，換上了一陣陣驚奇和詫異！

歐陽大申也覺得事情似乎有些不對勁！他剛好回過頭來一看究竟，首先已聽到了一個人的聲音說：「歐陽大申，把手槍扔下，我們是警方人員，你切不可輕舉妄動！」歐陽大申終於回過頭來，看不見人，但是却看到一支槍的槍管對住他！

槍管擱在窗框之上！隱約可以看見花園外面人影幢幢！這一邊，門被人推開了，穿上避彈衣的武裝警員一湧而入！

歐陽大申只好棄械投降！羅拔也悄悄舒了一口氣！他雖然明知落入警方手中也不是味道，但總好過死得不明不白！

歐陽大申力指羅拔是刼匪，但是警探們早已伏在窗外，聽清楚了他剛才對羅拔所講的每一句話，自然不會相信那片面之詞！警探是一直奉命跟踪監視歐陽大申的，因爲反毒組的偵探相信他是一個販毒集團的首領人物。

在另一方面，羅拔和歐陽大申二人先後偸偸摸摸的越牆而入，也引起了一些下人的注意，他們悄悄報了警！

這也就是何故警方人員突然會出現在花園中的前因後果。

歐陽大申雖然臨崖勒馬，不致犯上了殺人的罪名，但是，結果也無法掩飾「家醜」，而讓市民知道一些所謂上流社會的私生活眞相！

雖然歐陽大申沒有殺妻，但從他對羅拔所說的話中，已等於承認他明知故犯地，沒有制止羅拔殺人的舉動。在整個事件中，當然有麻煩。因爲如此一來，他等於間接的「帮兇」！

至於販毒，警方仍在搜集證據。過去因爲他是名流，爲保全他的體面，許多時須要掌握百分之一百把握，然後才可以動手。但是現在，警方人員有了太多藉口，自然無須諸多顧忌了。

一經搜索，警方便了足够的證據，證明歐陽大申就是販毒集團的頭子。過去他利用自己的身份東飛西飛，亦無非爲了與各地販毒集團連絡。但是他發夢也想不到，竟然爲了這件事而給予警方更大的藉口，可以入屋搜索。搜出的文件證明由國際特警提供的情報，一點也不假，他是國際販毒集團的本市最高負責人。不用說，他的財富也是由此而來！

羅拔落網了，他不致死於歐陽大申的槍下，自然暗自慶幸；但是，警方也因爲他的落網，而大感興奮！

警方須要知道羅拔的採花集團是個什麼組織？眞正的幕後首領是誰？槍械又從何而來？就是到底有若干人？

還有，丁香和陳娜娜的下落呢？諸如此類的問題，都須要找出答案來！

羅拔是這件事的罪魁禍首，即使他不是眞正幕後首腦，也對警方的偵查工作大有帮助。於是警方開始對羅拔進行了一連串的嚴密偵詢！

一連串發生的事，轟動了當地各階層的人仕，也給許多做人丈夫，爲人父母的，敲响了警鐘！這都市中罪惡太多，人們的道德觀念也極端低落，否則羅拔這一類人又如何可以生活下去？

警方也曉得當地的採花黨不止羅拔一衆，所有的色情架步相信都跟他們有關，無奈沒有人投訴，也沒有證據。於是，那些墮落的少女，只有甘心做阿飛們的搖錢樹，除非有心人能令政府下大決心，修改法律，將阿飛黨的採花賊趕盡殺絕，否卽，那些可憐的少女就只有永遠沉淪苦海！

但是能够站在市長面前說話的人，都已經腦滿腸肥，那裏還會想到那些人們看不見的人間悲劇？

羅拔只能說出他的後台老闆叫「齊先生」以及一個專供連絡用的電話號碼。

羅拔說：「每次有什麼困難，一經通知齊先生，總是迎刃而解的。坦白說，我服了他！如果我估計不差，他是個老江湖，各方面的人面很熟，所以人家都會給他幾分薄面！」

當時雲集在夏維探長辦公室內，除了高級警務人員之外，便是呂偉良等三俠！

林愛莉忍不住說：「爲什麼你的幕後老闆不肯露面？照計江湖上的撈家不該有這種顧忌的。」

「我也不知道。」羅拔說，「大概因爲他可能是個有錢有面的人！」

「這理由不够充份！」阿生說，「色情事業不及販毒那麼簡單，何況還要若干時日才可以有收成。我想，他可能是警方

官員！」阿生此語一出，登時把室內各人都嚇了一呆！

夏維探長跟呂偉良是好朋友，知道他這個寶貝徒弟是一名天不怕地不怕的初生之犢。他說：「阿生，你憑什麼作了這推測？」

「現場上的彈頭。」阿生說，「其中有點三八口徑的，大概也是警方目前所用的一種。另一個原因就是：幕後人若非甚有勢力，羅拔的採花集團不可能站得這麼久。因爲羅拔等人在江湖上沒有突出的人事關係，人家賞面只是賞給幕後人而已！那一種人最易爲人賣賬？就是警方人員，所以我才作大胆的推測。」

夏維道：「但是，我們查過所有管理警方軍械的警方人員，最近沒有那一個警方人員報銷子彈。也就是說，沒有人開過槍！」

阿生笑道：「探長，子彈不一定由警方軍械庫取出，而是可以由黑市中買到，即如那些點二二口徑一樣，手槍和子彈也一樣有辦法買到。至於手槍，發射過之後只要用機油抹過，隔了極短時間，連火藥味也會消失。」

夏維束眉道：「我早已想到這點，但根據我們調查所得，並未發覺任何警務人員有可疑之處。」

呂偉良自然相信夏維，他知道這位探長是個正直的人。

他把話題扯開道：「何不先設法查查這個電話號碼是誰的？」

夏維把羅拔供出的電話號碼交一名探目帶走。他知道電話是私營的，若無充份理由，他們未必肯合作。所以夏維吩咐那探目備了公函要求電話局提供有關資料。

羅拔沒有帶走丁香和陳娜娜，他只是由秘密機關的暗道中逃出重圍。至於其他手下以及丁香等人的下落，他一概不知！

他本來希望獲得一筆錢，然後偸渡到外國去，但現在已無可能。

林愛莉忽然想起了那些名貴香水。他問道：「那些香水是誰賣給你的？」

「也是首領送給我的！」羅拔說，「他告訴我，只要搽了這香水，追求女性就會無往而不利。」呂偉良回頭問阿生：「你不是說過，你們特警組曾要求巴黎方面向廠家調查麼？」

「是的。」阿生說，「但機會很微，廠家未必肯提供買家和訂戶的名單。」

夏維叫人把羅拔暫時押入監房。

這時候夏維的得力助手辛尼突然由外面回來。這幾天以來，辛尼等一班警探忙透了，他們要深入各色情架步調查。但是，總沒有結果。現在辛尼進來之後，却把探長拉過一旁！

三俠冷眼旁觀，也知道事有蹺蹊。但却不知道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等到夏維跟辛尼談完之後，只見探長面色大變！他什麼都沒有說，只對探長辦公室的幾名探員說道：「跟我來！」

三俠心感不妙！但仍然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突然間，外面傳來槍聲一响，立卽引起了一陣混亂！

夏維等人加速脚步，拔槍在手，往後面飛奔而去！

後面是警局的臨時羈留室。

夏維等人剛橫過走廊，就看見那邊有人奔往後門那邊！

夏維高聲喝住：「站着！不要走！」

但是那人沒有理會，繼續奔跑！

夏維被迫開了一槍，那傢伙倒了下去！各探員一湧而上！倒地的是一名高級警官，這時他穿了便服，手中有槍！他用手槍指住腦部：「你們不要過來！」

夏維呆了一呆：「你不要這樣，有事慢慢說！」

這時那邊有探員高聲傳話：「高警官殺了疑犯羅拔……」三俠匆匆與其他警員趕到臨時羈留所門外，羅拔已氣絕身亡！

三俠轉到後門，只見夏維率衆與高警官僵持着。每個人手中都有槍！一些手持長槍的警員則躲在掩護物體後面戒備着！

突然間，「砰」然一聲槍响！高警官手中的槍冒出了火花，子彈射入他的腦部，他死了！夏維等人欲救無從，只有目送他死去！

一名探員突然走到三俠面前，把阿生叫去，據說是特警總部有電話找他！

辛尼說：「消息果是眞的，羅拔的上司是高警官，人家不敢動羅拔一下完全看在高警官份上。現在他明知逃不過我們的偵查網，自然非殺死羅拔滅口不可……」

這時阿生剛剛聽完電話回來，他說：「巴黎特警總部已獲得愛神牌香水的廠家合作，答應提供了一份客戶名單。你們猜猜看，本市唯一的買家是誰？」

「高警官。」夏維和呂偉良等人都異口同聲地說。

豈料阿生却搖搖頭：「不！是名流歐陽大申。」

「……！」在場的人無不愕然！

還好歐陽大申已告落網，他的罪名是販毒。但是他不否認以特殊的名流身份向巴黎訂購了二瓶愛神香水。不過，這些香水不是他自己用的，而是贈給高警官以「連絡感情」。原來高警官一度是警方反毒組的領導人。

後來上司把高警官調職，也是由於國際反毒人員的指責，認爲當地警方人員對反毒一事未盡全力。誰也想不到他借着警方的名義，在色情集團中做盡壞事。換句話說，他就是羅拔的眞正後台老闆！

電話號碼查出了，據電話局說：此乃保密電話，此號碼屬於高警官家中的。

結果，大批人員趕到高警官的郊外別墅去，但只找到陳娜娜，她被囚禁在一間房內，至於丁香，却因爲無面目見人，問心有愧，自殺死了！

令人意想不到的，却是名流歐陽大申爲了「連絡感情」，送了高警官二瓶「愛神香水」，想不到他不喜歡用香水，靈機一觸，把它轉贈羅拔，目的無非想他追求女人方面無往而不利。却萬萬想不到，羅拔竟會勾引歐陽大申老婆的身上去！這是天意呢，還是報應？眞的是天曉得！(完)

精選俠義奇情武俠小說／蕭逸・文　盧令・圖

流浪兩匹狼

無心惹死罪　有意劫官囊

天乾地旱，很久沒下雨了，連風都是熱的，吹在人身上，麻麻辣辣的不用提有多麼難受了。

山窪子裏拴着一黑一白兩匹馬！——好像已經拴在這裏很久了，兩匹牲口都顯得很不耐煩的樣子，不時的打着噗嚕，四隻蹄子刨着地上的黃土，揚起片片灰沙。

牠們的主人就窩在附近山洞裏——。瞧瞧吧，一個扒着，一個躺着，挺高的個子，挺壯的身子骨，可是看上去就是那麼沒精打彩的，套句北方俗話，就像「殃打了」，一樣的不自在：沒精神！

扒着的一個，二十四五的年歲，黃臉，濃眉，臉是新刮的，青糊糊的顏色，一條大辮子，蛇也似的盤在頸子裏，兩隻胳膊支着地，手托着下巴，嘴裏荒腔走板的在哼着小調！

躺着的那個，年歲看上去和前一個差不多，就是大也在一兩歲之間，長眉毛，瘦臉，鼻子挺高挺直，嘴老是閉着，很沉得住氣的一副樣子，一條油松大鞭子放在胸前，身上黃繭布的漢褂敞着，露出結實的胸脯——

兩個人像是一條路上的，說不出的一股子的草莽風味兒！

地上鋪着乾草，兩個人，就睡在上面的！

一旁放置着一隻爐子，一個鍋，鍋裏還盛着沒吃完的兔子肉，竹簍子裏有幾個破花碗，還有十來個裂了皮的饅頭，瓦罐，罐子裏盛的是清水！

當然，最顯眼的還是放在地上的那幾把傢伙了——

一對飛流星，一口寶劍，一口斬馬長刀！

那一對飛流星却是看着很特別，看起來更比一般秀氣得多，每一隻只有拳頭般大小，鏈子足有一丈五六長短，可以想像出來一旦舞開了兩丈方圓內外，別打算進來一個人！端的是厲害得緊！

這地方，就像是他們哥兒倆個現時的家！

扒在地上的那個姓裘叫裘方，躺着的那一個叫江浪！前者人稱「左臂刀」，後者人稱「滿天星」！

哥兒倆個天不怕地不怕，兩年前在「承德」行宮，無意中驚了皇駕，爲地方官連同負責皇帝老爺子安危的大內殺手一路追了好幾百里地——

現在就囚在這個地方——「玉皇」。已經有一兩個月了！

白天不能動，只能夜裏到城裏買點吃的，身上的一點錢也弄光了。

可眞應上了「上不着村，下不着店」那一句！

「人窮志短，馬瘦毛長」，人一窮，事可都能幹得出來，兩個人仗着一身本

事，一連已經做了三四件案子，可是油水都不多！

不用說，大概是「生手」的關係！

「左臂刀」裘方一個咕嚕由地上翻起來，小調也不哼了，一下子好像變了個人似的。

「他媽的——我可眞是受不了啦！」用力一脚，踢飛了一塊石頭——

「這他娘的，那是人受的！」

他轉過來瞧着地上凡事都遠比他沉着，——而且一向推他爲首是他的拜兄「滿天星」江浪，生氣的道：「怎麼回事，你好像很不在乎的樣子？」

「我可是受够了！」還是他一個人在說：「你不走！我一個人走！」

地上的江浪只用眼睛看了他一眼，一言不發！

裘方不禁怔了一下，賭氣眞的走過去套上了靴子，又把一口斬馬長刀，插在了背上。

江浪仍然一動也不動！

「你是怎麼回事？」

「沒怎麼回事！」

「你到底走不走？」

「不走！」

「好！」裘方冷笑着道：「那我一個人走！」

走到了洞門口，他回過身來道：「我們在『赤峯』再見面！」

「你還到得了赤峯麼？」

這一次說話的是他——江浪！

緩緩的欠起身子來，把一條大鞭子「刷！」的一下甩到了頸子後面。

他深邃的一雙眸子，注定在這個浮躁的兄弟臉上——

冷冷一笑，他說：「如果想死，你就一個人出去！」

「這話怎麼說？」

裘方馬上就顯露出來猶豫不安似的樣子！

江浪身子向上一欠，打了個旋兒，只憑着一根手指頭，就把整個身子，支了起來！

這一手「一指拿大鼎」的功夫，聽說走遍江湖，無人能出其右——

「滿天星」江浪好像成了習慣了！

每天他總是要這個樣子的來上幾回，每一次他都會覺得身上充滿了活力，頭腦更冷靜，更能分析入微！

「左臂刀」裘方，耐下心來，等着他拿完了鼎以後，才說道：「你怎麼不說話呀？」

江浪冷笑着一面把捲起來的袂管放下來——

「我問你身上有多少錢？」

「錢？」裘方兩隻手在小褂裏一陣子摸索。

摸了半天，他掏出了一個小黃布口袋，解開了紅毛繩的封口，在手心裏倒了半天。

「他媽的——」

使勁兒的往地上一摔，「琤！」的一聲輕響，六枚「嘉慶通寶」全都嵌到了石頭裏！

「就只六個毛錢，你還想走？」

「怎麼不能走？」裘方那張黃臉上閃着怒容道：「大不了再幹他一票！」

「那你就更別想活着出熱河了！」

「你是說——？」

「九爪金鷹譚福老，早就在等着我們了！」

江浪冷笑着又說道：「難道你忘了，要不是我那一流星，只怕你已經廢在他手裏了！」

提起了這碼子事，裘方的黃臉可就變成了紅臉——

「我就不信鬥不過他！」

「你本來就鬥不過他！」

裘方怒瞧着自己這位拜兄，一時無話可答！

「兄弟！人要有自知之明，所謂知彼知己，才能百戰百勝！」

「這是什麼話？」裘方道：「難道我們眞的在這山洞裏住一輩子！」

「這裏有什麼不好？有吃有喝，又凉快！」

裘方冷笑道：「你到底怎麼個打算吧，我知道你心裏比我還煩，你只是不肯說出來罷了！」

「你知道就好了！」

他伸手在地上拍了幾下，示意這位拜弟坐下來！

裘方很不情願的走過來，坐下。

「滿天星」江浪很温和的道：「在承德驚了皇帝老子的駕，你以爲只是個小罪？兄弟，那你可想錯了！」

他哈哈的接道：「我能確定，現在整個熱河，拘捕公文早已滿天飛了，『九爪金鷹』譚福老，你以爲是尋常衙門裏的人嗎？」

「他不是熱河府的捕頭嗎？」

「熱河府——？熱河府豈能容得下他這種身手的人？」

「那——？」

「實告訴你吧！他是大內護駕來的高手！」

「是血滴子？」

「血滴子是雍正時候的稱呼！」江浪說：「本朝已不作與這麼稱呼了！」

裘方皺了一下眉道：「怪不得那個老傢伙有這麼厲害呢！唉——」

他嘆息了一聲，却又道：「只是——我看出來，他雖然贏了我，可是還遠不是你的對手！」

「我只不過畧畧勝他一籌罷了！可是他們人多——」

說到這裏，他嘆了一口氣，又道：「壞就壞在上一次跟他動手的時候，我現了眞功夫，這麼一來，他才知道我們不是尋常之輩，所以越加的放不過我們了！」

「那到底爲什麼？我們又不是眞的想去行刺皇帝老爺子。」

「可是他們不放心！」

「這都怪我！」裘方自責的道：「要不是我跟着去追那四鹿崽子，怎麼也不會跟他老爺子撞了個對頭——天地良心，我那一箭是想射鹿的，却那裏想到會傷了他老爺子的御馬——眞他媽的該死！」

「你該死不要緊，害得我也成了黑牌的人了！」

「唉！你看我們怎麼辦？」

裘方把臉深深的埋在手裏——

「全是我害了你——」他氣餒的道：「十幾年苦心練功夫，滿打算到中原露露面，成名立萬，誰又會想到，連長城還沒看見，就闖了這麼一個大禍，看樣子，中原內陸是暫時不能去了！」

「那我們就往北面走——」江浪拍着他的肩道：「你耐下性子來，古北口這條路走不通，我們繞個圈子，改由察哈爾出去，照樣可以進中原，不過，一時却是急不來的！」

「對！」袭方一笑說道：「還是你聰明！」

江浪把身上的小褂子扣好，腰帶紮緊了。

「再幹一次！」他說：「弄點盤川才好走路！」

袭方滋牙一笑道：「我原以爲你辦法高呢，原來心裏跟我一樣，也在動這個念頭！」

「唉——」江浪嘆了口氣道：「有啥法子，這叫人窮志短，這是最後一次，還是老規矩，不許殺人！」

袭方點頭道：「我知道！」

江浪正想說話，忽然怔了一下，身子扒下來，把耳朵貼在地上聽了聽——

「來了一輛車！」

他身子靈巧的由地上跳起來，走向一邊，匆匆的把鏈子流星紮在腰上！

「走！」他說：「這一趟買賣要是好！這裏我們就用不着回來了！」

說時身子躍起來，三兩下子已竄出了眼前這片山窪子，袭方緊緊在他身後面跟着！

× ×

兩個人都已經跨在了馬背上！眼前是條顛沛的荒道！

「左臂刀」袭方打量着眼前，道：「車在那呀？」

江浪的眼睛掠過了一排樹帽子，遠眺着彎曲的一條山道！

袭方立刻跟着他的眼睛看了過去！頓時他打心眼裏佩服這位拜兄的「細察入微」——

可不是嗎！

一輛雙轅四馬的黑色寬坐大篷車，正以着極快的速度向着這邊奔馳過來——

由於地上早已留下了挺深挺深的車輪印子，是以這輛車只需循着一定的軌跡前進就得了，這麼大的車子，跑動起來，連一點點聲音都沒有！

看樣子，眼前這條道，是他們必經之路！

「左臂刀」袭方頓時緊張的抽出了刀來！

江浪道：「除非對方先出手，我們不能先傷人！」

袭方點頭道：「我知道——老大，這一次找對碼頭了，來的是個闊傢伙，這麼漂亮的車，還很少看見！」

「麻煩也就在裏！」江浪冷冷笑着道：「越是有錢的人越扎手！」

「這話怎麼說？」

江浪道：「很簡單，車上一定有跟班保鏢的！」

袭方一怔！

江浪長嘆一聲，苦笑着道：「以前，我一心一意，嚮往江湖生涯，跟着你鬼混了兩年，現在，實在說起來，我眞有點厭了——」

袭方又是一怔，道：「厭了？你不打算到中原去了？我們不是早說好了麼？先去拜訪武當，再去河南嵩山闖少林，怎麼你現在就洩氣了？」

江浪臉上苦笑了笑，道：「有什麼意思？就算成了名又怎麼樣？只不過是兩個孤鬼遊魂——你我也都不是小孩子了，連個家都沒有！」

袭方滋牙一笑，道：「家？——怎麼，想娘兒們了？」

說話的時候，那輛車子可已經來到了眼前！

江浪一帶馬韁，胯下的馬已攔在了路當中。

袭方的黑馬也橫過身子來，他手上的「斬馬刀」，在夕暉之下閃耀出一道匹鍊般的白光。

這道白光，立刻使得來車有所警覺！雙方尚還離着六七丈的距離，那輛大車立刻就停了下來！趕車的一共是兩個人，好像都是個練家子！

車子剛一停下來，這兩個人立刻一人一手掄起了兩口鋼刀！左右同時伸手，帶住了牲口的嚼環！

黑，白兩匹馬，已馱着江浪，袭方兩人飛馬來至眼前！

「怎麼回事——」右面那個車把式扯着喉嚨嚷道：「是想攔路打刦呀？」

江浪一笑道：「光棍一點就透，你還算眞猜對了！」

兩個車把式對看了一眼，先時發話的那人，是個又黑又壯的胖子——

「媽那巴子的——」他大聲罵着：「就憑你們兩個——？」

才說到這裏，只見面前人影一閃——黑胖子方自看出對方之一向自己襲到，却已來不及防備，被這人一個大耳括子拍在臉上！

這一下子可眞不輕！

黑胖子只覺得頭上「轟！」的一聲，差一點給打悶了過去！

緊接着「吭！」的一下子，頸子上又着了一刀背，登時一頭扎下去，就窩在那裡不動了。

另外一個車把式，是個瘦長的個頭！

他一眼看見同伴上來就叫人家給弄扒下了，心裡既驚又怕，一抖手打出了一隻梭子鏢。

距離這麼近，萬萬沒有施展暗器的必要。

他這麼做，可眞是爲他自己惹上了麻煩。

鏢剛一出手，就只見對方那個施刀的漢子一伸手，「接鏢」「發鏢」像是一個勢子！

那隻手就那麼轉了一下，原鏢退還！瘦漢子驚叫一聲，想跳開，却已不及，「噗！」的一聲，這一鏢正好扎在了他左面肩窩裏！

他又尖叫了一聲，身子一退，「噗通！」一聲，坐在了道旁土堆上！

兩個人一下來，連話都沒說上，就給對方給擺平了。

動手的是「左臂刀」袭方。

他很得意的回頭看了江浪一眼，一上步，用手裏的斬馬刀一挑馬車的簾子——

「唰啦！」一下，翻開來！

車裏一共是三個人——

兩個全身黑色長衣的精壯漢子，左右保護着一個三十歲上下的年輕人——

這個人紅黑紅黑的一張臉膛，鼻正口方，兩耳平貼兩腮，上下有弧度的彎出來，耳下有珠，一看就知道是個身處尊貴的人物！

他身上穿着一襲寶藍色的官紗長大褂，頭上戴着同色的一頂京緞面子瓜皮小帽，帽結子却是挺大挺大的一塊藍寶石！

面對强敵，他絲毫也不顯得慌張，手裏搖着摺扇，有一下沒一下的搧着——那雙精芒四射的眸子，很快的在兩個人身上轉了一下！

他身旁的兩個黑衣貼身漢子，這時已飛快的竄了出來！

「大胆！」其中較矮的一個，口中叱着，一伸手，直向袭方那隻拿刀的手上打了過去！

袭方當然不想被他拿中。

他身子忙向外一閃！

黑衣人在動手之時，另一個黑衣人却唰！一聲由腰上掣出了一口軟綿綿，霞光四射的軟刀，緊緊守住了車門跟前！

至於車廂內的那個體面人物，兀自手搖摺扇，絲毫也不顯得慌張的樣子！

動手的那個黑衣人，身手端的較諸那兩個車把式，不知要好上了許多！

袭方一連好幾刀，都沒有傷着他！

看上去這個黑衣人滑溜得很！

驀地，這個人由手上抖出了一條鏈子，嘩啦！的一聲，鏈子一端繫着一個蛇形的鎗頭，直向袭方咽喉上扎了過去！

袭方身子一個快翻，到了這人右側！速度之快，有如疾風。

這人想是忽然覺出不妙！

他手上的鏈子鎗往回裏一帶，同時甩起鎗頭，直向袭方臉上抽過去！

「呼！」一聲，由袭方頭頂上抽了過去！

這一招走了個空！

看到這裏，一旁的「滿天星」江浪忽然臉上綻出了一片笑意——

他知道自己拜弟，將要在這一招上制勝對方！

果然不出他所料！

就在對方黑衣人鏈子鎗一招落空之下，袭方右手「斬馬刀」極爲技巧的已轉到左手！

這一手「移刀換掌」的動作，施展得確實高明。

袭方外號既被稱爲「左臂刀」，可以想像出他必是以左手刀法見長！

黑衣人疏忽了這一點，自然難望取勝了。

就在這口刀的刀柄方一落向袭方左手的同時，他身子霍地向左後方一旋，掌中刀已反身遞出——

刀光一旋「哧！」的一聲輕嘯！

黑衣人身上一個踉蹌，已吃袭方的斬馬刀劈了個正着。

這一刀劈的還眞不輕！

由左臂窩處半邊面頰，足足砍開了尺許長的一道大血口子。

黑衣人慘叫了一聲，向前面踉蹌了四五步，一跤栽倒就不動了！

袭方的刀重新抛向右方。

他臉上帶着微笑，向前走了幾步——

只見車的那個體面人的臉色，微微一變。

他仍然還能保持從容的態度，只是手裏的摺扇却不再搧下去了。

站在車前的那個黑衣勇士，身子一擰，穿了出去，可是他似乎發覺到保護車內的人，遠比對付敵人更重要，是以身子方一縱出，却又趕快的轉了回來。

依然是守護在車門前面，寸步不敢離開。

袭方哈哈一笑，說道：「車上人聽着，我們兄弟本來沒心要傷人，只不過是一時手頭緊，想借兩個錢花花，怎麼樣？話可是說清了，給不給在你，拿不拿可在我們！」

車內人還沒來得及說話！

車前那個黑衣人已厲聲叱道：「瞎了眼的東西，你們胆子不小——」

才說到這裏，車內那個體面漢子用扇子一打他的肩膀，道：「你閃開！」

黑衣人轉過身子，說道：「爺——您這是——？」

那人已跨身出車，在他邁腿抬步之間，明眼人一看之下，可就透着高明。

看到這裏，騎在白馬上的「滿天星」江浪單手一按馬首，身子由馬頭上平竄而起，如同四兩棉花般的，已落在了丈許以外。

他是担心拜弟袭方一時大意，吃了對方的虧！

其實他是多慮了！

那個人並沒有出手的意思！

只見他一隻手揣在懷裏，摸索着拿出了一個扁扁的錢夾子，打着一口純正的京片子道：「要錢簡單！」

打開錢夾子，由裏面拿出了兩張錢票，展開來一笑，道：「二百两一張，這是順直門，宏大錢莊子出的票子，在熱河也有分行，十足對現的——」

袭方立時大喜，一掠身上前，伸手就要去接。

一旁的江浪看出有蹊蹺，叱道：「慢着，兄弟！」

袭方回頭道：「怎麼回事？」

江浪一雙深湛的眸子，注定着這人，哈哈的道：「他還有下文沒說完，聽他說些什麼？」

年輕的體面漢子，呵呵大笑道：「對了——」

嘴角微微帶着不屑的神態，他打量着當前的袭方，道：「怎麼回事，一聽見錢就想拿，可不問燙不燙手，看來你兄長比你更老練多了！」

袭方一緊掌中刀道：「少廢話，你還敢不給麼？」

那人冷冷的道：「四百両銀子在我不算什麼，可在你們兩個窮小子身上，可是一筆大財，北京和熱河都是萬歲爺脚下的地方，這兩張票子我就打算給了你們，你們敢去拿麼？—

襲方怔了一下，回頭就去看江浪！

江浪微微一笑道：「朋友你說的不錯，四百両是個大數目，我們兄弟這一輩子還眞沒見過，剛才我這位拜弟也說過了，我們只是想借點錢——」

說到這裏，他臉色微微一紅！

樣子畧顯不自在的抱了一下拳，又道：「兄弟二人只要朋友暫借紋銀五十両，留下大名與府上住址，半年之內，定必奉還！」

這人上下打量了江浪幾眼，點點頭，說道：「這還像兩句人話！五十両是個小數目！」

他那雙眸子，上上下下瞧着兩個人道：「以二位的身手，這麼老大個子，開口只借五十両，未免是太少了！」

江浪眞不知對方話中帶損，只是他明白自己這種類似盜匪的行為太不光榮，心裏只想着趕快離開，確實不願意再節外生枝。

當下他抱拳道：「誠如朋友所說，愚兄弟天生的窮小子，五十両在我們來說，已經是不少了！」

那人點頭連聲的冷笑着——

這時先前為襲方所擊昏了的兩個車把式，相繼的醒了過來，踉蹌着站起來！

藍衫人大聲道：「沒你們的事，在一旁給我呆着！」

兩個車把式連屁也不敢放，哈着腰在一旁坐了下來！

藍衫體面漢子抬起一隻腳來，足下是京緞面子的薄底快靴，他伸手由靴子裏抽出了一個小綢子包。

打開綢子包，裏面是七八片閃閃發光的金葉子。

「這麼吧！」他說：「我這裏有十両黃金，二位辛苦了半天，算是我的一點心意！不過——我有個小小的要求，不知二位肯不肯答應？」

襲方道：「你說吧！」

藍衫人把這小包金子放置在車座上，哈哈的道：「你們已經敗了我一名手下，不妨再跟我這個手下比劃比劃，要是能勝過他，我就心服口服的把金子送上，你們拍馬走路，怎麼樣？」

「左臂刀」襲方打量着他身前的那個黑衣人，哈哈笑道：「一言為定！」

黑衣人足下一滑，到了襲方跟前。

藍衫人道：「萬一要是敗了，對不起的很，這個錢我可就不給了——」

襲方一笑道：「就這麼說了！」

話聲一落，斬馬刀往上一掄，「颼！」一刀劈出去，黑衣人在他刀鋒之下一個快閃，到了襲方身後右側！

他手上那口軟刀向外一撤，寒光一閃，「嗆！」的一聲，已穿過了襲方身上的小褂！這一刀可是眞險！

襲方只覺出刀身過處，身上一凉，禁不住出了一身冷汗！黑衣人旋身抽刀，飛腿，看來是一個勢子！

只聽見「叭」的一聲，這一腳正好踹在襲方的臉上，後者身子一蹌，一連退後了五六步——

江浪在後面用手一推他的脊樑骨，把他身子給頂住，總算沒有讓他弄下去！

襲方怒吼一聲，正要挺刀撲上，江浪已拉住了他！

藍衫人嘿嘿笑道：「怎麼樣，可服氣了？」

襲方怒道：「這不能算輸——我們再重新較量！較量！」

藍衫客笑道：「算了吧——我這個手下，是全北京義勇營裏挑出來的——憑你們兩個——哈哈！」

笑聲未完，江浪已闊步走到跟前！

他眸子瞪着那個黑衣漢子，抱拳道：「朋友大名怎麼稱呼？」

黑衣漢子獰笑道：「寶熙——小子——你要是常在北邊走，應該知道『鐵侍衛』寶大人這個名字吧！」

「寶大人手脚果然厲害！」江浪哈哈的道：「只是不才却認為足下只是以巧取勝，眞正論刀上功夫，只怕足下遠非我這拜弟的對手！」

名叫「寶熙」的這名黑衣漢子，一瞪眼睛道：「渾蛋，你想要賴不成！」

由對方口音和姓氏上，江浪已知道對方是旗人出身——

如今是滿人當道，這些子旗人平素養尊處優，那裏把漢人看在眼睛裏，尤其是這些倚靠主子的奴才更是可惡之極！

江浪決心要給他些厲害瞧瞧！

他身子向前走近了幾步，單手向後一探，已把背後所揹的一口長劍撤了出來！

藍衫人拍了一下手掌道：「好，寶頭兒，你的一身本事，今天可有顯露的機會了！」

寶熙冷笑着向江浪道：「兵刄無眼，萬一要是傷了你，可別怪我手狠心辣！」

江浪一笑道：「彼此彼此！」

寶熙大怒，嘴裏叱了一聲，身子向前一上步，掌中那口軟刀颼然有風的直劈下來！

江浪早已注意到他這口刀了。

他由對方這口刀的形態式樣上判斷，已知是一口上好的「緬刀」。

緬人擅於鑄刀，一口刀千錘百鍊之後，去蕪存菁，最後可成為繞指柔鋼，相去「削鐵截金」程度已不為遠！

是以江浪一上來就留下了幾分小心！

雙方兵刃首作交接，發出了「叮！」的一聲！

江浪就在長劍口尖一點對方兵刃身上的一刹那，早已快若旋風般的轉到了對方身形的右側。

寶熙立時體會到江浪身法還較襲方為快！

他身子猛的一轉，掌中「緬刀」施了一招「順風扯大旗」，「嘶——」一縷寒光由下而上直向江浪身上劈到。

這一刀把握着三個要訣：——「快」！「準」！「狠」！

饒是如此，他仍然是落了個空！

刀風如哨，一閃而逝！

這一招施展得實在太妙了！

一旁的藍衫人笑呼道：「好刀法！」好像他叫喊得太早了一點了！

事實上寶熙的這口刀，却是差着他衣邊半寸沒有傷害他——險是險到了極點，就是沒傷着！

就在這口刀呼嘯着由江浪面頰上直起的一刹間，江浪整個身子，自尾椎骨以上

，整個上半截軀體，硬生生的向後錯開了三寸左右！

在場並非沒有行家——

就拿這個藍衫人來說吧，當他目睹至此一刹間，禁不住倒抽了一口冷氣！

刀是走空了。

帶着唏哩哩搖顫的一片刀光，寶熙不愧是施刀的妙手，他竟然順着走空的刀勢，整個身子拔空而起。

在上乘刀法上來說，這種身手叫「人以刀勢隨」，若非在刀功中浸淫多年的老行家，萬難臻達如此地步。

這傢伙心也眞狠！

他一刀走空之下，心裏想到要傷害對方！

是以在他身子縱起的一刹時，兩隻脚的脚尖，用「雙踢燈」的足法——

「颼！颼！」兩聲，雙脚齊出！

他足下穿的是鹿皮快靴，兩隻靴尖，直奔向江浪雙目上踢去！

這一手「敗中取勝」的功夫，施展的確是高明！

可是今天，他却是遇見了眞正厲害的對頭了。

江浪的頭隨着他踢出的脚尖，猛然向下一沉，掌中劍雪花蓋頂，舞出了一片旋光！

他身子是那麼美妙的向下一矮，左手心趁勢有力的向着右手劍把上一擊。

掌中劍在此一擊之下，劍尖霍地向上一揚。

「颼！」的一股風聲！

空中點出了一點寒星，冷銳的劍鋒已觸及寶熙股下肌膚！他禁不住發出了一聲驚叫——

「劍以險出」，凡是上乘劍法中的劍招，無不是人體致命絕險之處！

就以此時而論！

江浪這一劍所刺的部位，正是寶熙身上要害之一的股下會陰的部位！

如果江浪眞正狠心的一挺劍尖，寶熙萬萬沒有活命之理！

總算他心存厚道，對於與自己首次交鋒的陌生人留下一些厚道！

他的劍尖不過偏過了寸許左右，可就饒了對方一條活命，鋒利的劍刄緊緊滑差寶熙股後背脊之處向上穿了過去！其勢快到極點！

「哧！」的一聲，血花驀地爆開來。

寶熙身子飄出了丈許以外，才翩翩墮落在地！

江浪抱劍冷笑道：「承讓！」

寶熙怒吼一聲，身子向前一衝。

可是他才衝出一步，就倒了下來！

他背後的那道劍傷，足有一尺長短，鋒利的劍刃，雖然錯開了他的要害，却把他背後皮肉劃開了顯明的一道血縫！

紅的血股股流出來，看起來確是嚇人得很！

先時甦醒過來的車把式，不待藍衣人吩咐，趕忙的跑上去，即時予以施救。

藍衫人顯然為眼前情形驚得呆住了。

他微微鎮定了一下，遂即抱拳道：「足下好劍法！高明之至！」

說完轉身，由車座上拿起了那包黃金，滿臉含笑道：「一點小意思，不成敬意，請笑納！」

隨手一抖，「呼嚕——」一陣疾風！

錢包內的八片金葉，有如八點金星，夾着大片的勁風，兜頭蓋臉般的直向江浪全身上下猛襲過來！

江浪對於藍衫人原本就存有戒心！

這時見狀，亦不過覺得自己沒有猜錯而已！

「謝了——」他咀裏應了一聲，右掌一探，只聽得「叮噹！」一陣子聲響，硬生生的把八片金葉子全數接在掌心之內！

藍衫人顯然又呆了一下，一笑道：「高明之至！」

江浪把八片金葉子在手裏掂量了一下，揣入懷內！

「大丈夫說話算數，請足下將大名見告，少則三月，多則半年，江某必將全數奉還！」

藍衫人哈哈一笑道：「些微小數何足掛齒！」

說時他身子一閃，已來到江浪面前！

江浪後退一步，冷哂道：「閣下何以言而無信？」

藍衫人一笑道：「朋友這麼說可就錯了，我只是一時技癢，要向高人請教幾手步掌功夫——不知朋友可肯賜教否？」

江浪迎着對方藍衫人，只覺得他目澄神清，一雙太陽穴微微凸起，分明內功一流高手。

他心中大吃了一驚！

後退了一步，他暗自忖了一下，深深覺得如不能制勝眼前人，這到手的八片黃金還得規規矩矩的璧還對方！

由對方衣着氣度上盤算，這個人似乎不是一般生意人，而且由其口氣中聽出，頗似官場上的人物，只是他年歲却又不比自己大多少，却是令人費解，說不定是那一個府邸裏的大少爺也未可知！

對方既劃下了道兒，當然只有接着！

江浪反手把長劍揷入鞘內，兩手抱拳道：「請！」

藍衫人低叱一聲道：「好！」

他身子向下一沉，一隻右腿早已貫滿了內力，「呼！」的一腿，直朝着江浪下盤上掃了過來！

江浪左足一滑，右腿猝然抬起，猛向對方掃來的小腿上力踩下去！

這一脚看似無奇，其實大有學問！

藍衫人那等勁猛力足的一脚，竟是不敢讓他這一脚踏上！

他臨時收腿，藍衫一旋，「噗嚕！」一聲，已由江浪頭頂上回掠了過來——

也就在他騰身空中，將落未下的一刹時，藍衫人兩腿齊開，右手由前胸下腹，猛然一掌力按直下！

這一手功夫，確是厲害到了極點！

江浪就在對方出掌的一刹那間，立時感覺出一股渾然大力，當頭罩落直下！

他陡然一驚，才知道對方所施展的竟是一手按腨力，這種功力足可開山碎石，一經觸及，鮮有不腦漿迸裂，五臟俱碎，而死於非命！

江浪倒是沒有想到，對方藍衫人，竟然得擅此功！

此時閃躲已是不及！却只有實力一較之途！

（未完）

新派俠情恩仇中篇

孫玉鑫·文
盧　令·圖

仇情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杜萬里身中劇毒，被迫逃出佟家舖，隱地療毒，佟九腹敵已走，故態復萌，飛騎把剛逃出虎口的程大姑和曹小珍捉回金陵，要當衆施予毒刑，此事恰爲隋光華所知，挺身干預，點破佟九及其手下二十八宿的武功，勒令彼等從此永遠不得再踏入金陵一步，家產充公濟貧。開封城武林名宿阮青，在樓外樓宴請毒傷已癒的杜萬里，要爲他盟弟化解與杜萬里結下的樑子，詎杜萬里冷然拒絕阮青的盛情，席中陪客鷹爪無敵公孫洛不禁大怒，譏杜萬里不要不自量力，杜萬里冷語反擊，語氣極盡冷嘲侮辱——

※※※※※※※※※※※※※※※※※※※※※※※※※※※※※※※※※※※※※※

玉手傳絕藝　鐵腕戮强梁

「鷹爪無敵」公孫洛的一張臉，扭成難以形容的樣子，霍地轉向主人阮青道：「老朽必須請阮老哥你多担待了，老朽無法終席，失儀無禮處，他日登門謝罪。」

阮青剛要勸慰幾句，公孫洛已再次面對杜萬里說道：「老朽在江浙地面，本就算不得什麼人物，只是多少年來，却還無人胆敢這般折辱老朽，今朝爲阮老哥東主之宴，老朽身受再多委屈，亦應忍耐，姓杜的，錯過今午日子正多，你說個時間地點吧！」

阮青急忙相勸道：「公孫兄請息雷霆，一切還望看在小弟薄面，請坐請坐。」

公孫洛手指杜萬里才待開口，杜萬里此時竟然站起面向羣俠拱手道：「杜某剛才不願理會這位公孫老丈，可能已招致在座朋友們的不滿，其實不僅公孫老丈，誰要想和杜某談及那『崔嵐』的事，都會一樣！」

座中羣語聲動，包括主人阮青，全變了臉色。

杜萬里冷漠的橫掃過大衆，接着說道：「杜某也是江湖中人，誠如公孫老丈所說，豈有不知寃家宜解的道理，只是諸位找錯了對象，一心一意要和那位崔嵐崔二俠結寃成怨的，不是杜某！」

語出驚人，舉座愕然！

阮青長眉一皺，席間拱手道：「如此敬問杜朋友，聲言三日內必取崔二俠性命的又是那個？」

杜萬里若無其事的冷冷說道：「那是在下！」

嗤笑和怒哼冷嘲之聲，自四方傳來。

阮青揮手，頓即寂然，此人不愧爲江浙大豪，自有其服人的威嚴。

聲寂沉靜後，阮青仍是十分温和的問道：「限日必誅崔嵐二弟的既是杜朋友你，却又怎說和崔二弟一心成仇的……」

杜萬里接口道：「不錯，時限三日，那崔嵐若再無舉動，在下必將誅之，但與彼爲仇結寃之人，却非在下！」

阮青似乎懂了，一笑道：「原來如此，杜朋友，崔嵐二弟僅僅是受人利用，行事魯莽一些，雖說失手誤傷了那賣藝的古老頭兒，阮某願代負其全責，向古老丈求情和解，設能如此，杜朋友可能也看老朽面子……」

杜萬里突地把臉一正道：「阮堡主，您在江浙，俠名久震，在下仰儀欽佩，但剛才的話，却有些兒言不由衷了！」

阮青一代大豪，生平無人敢像杜萬里這般當面直斥其非，因以座中人咸知必將生變。

詎料阮青只淡淡一笑，若無其事的問道：「老朽是誠坦之言，怎不由衷？」

杜萬里冷哼一聲道：「以崔嵐江湖經閱之深，又豈是他人三言五語可說動而利用了的？古老丈一天涯落拓的可憐人，流落貴處，本武林一家之義，非只崔嵐應恩周全，就是堡主似乎也該有所舉動，然助人事情，否亦本份，在下罰問不得，今崔嵐私法有虧，借故生非，刀斬古老丈殘臂斷足，堡主僅以『失手誤傷』四字輕輕描過，這怎是由衷之言？所謂『誠坦』二字，更是欺人自欺了！」

阮青笑道：「杜朋友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古毅並非普通江湖賣解者流，乃兩淮巨盜，官府緝捕有案者！」

杜萬里陡地目射寒光，緊迫阮青臉上道：「阮堡主，在下早知崔嵐乃堡主結義二弟，自古艱難唯死，大義滅親越發不易，但公道是非自在人心，堡主爲脫崔嵐罪惡，入人大罪，豈不令天下英雄齒冷？」

阮青面色變了，沉聲道：「杜朋友，緝捕有文，焉能任人反覆！」

杜萬里哈哈一笑道：「據在下所知，魯婿乃浙撫緝捕班頭，取一捕文，倒塡期日，寫上古毅名字，實吹灰事，不過在下借此提堡主個醒兒，崔嵐、古毅成仇，實有內情，而兩淮不遠，有人可證古毅清白，況事已被在下趕上，並已過問，在下自信尚有除害之能，沉舟之志，不畏蛇鼠陰謀！」

好個老奸巨猾的阮青，心寒胆顫所謀外洩，頓知目下已難騙過杜萬里，立即作出駭愕神色道：「杜朋友，老朽老實的說，的是有心將大事化小，以全結盟之義，不過絕無杜朋友所說，以無恥手段迫令古毅和解之事，更不知尚有內情，如杜朋友不信，老朽當衆聲明，不再過問崔、古二人之事！」

杜萬里更乾脆，他本就站起後未再入座，當席拱手道：「堡主能够如此，最好最好！」

舉座雖然全以驚駭詫異的眼光盯注着阮青，阮青却能視若不見，接口道：「非只如此，老朽當席言明，祈盼在座賓朋，自此也休再聞問崔嵐之事，這席酒，權當老朽爲杜朋友接風……」

杜萬里拱手退步道：「在下心領，就此拜謝，告辭！」

他說走就走，面當杭州一地羣雄，大踏步坦然遠去。

阮青見杜萬里下樓走遠，畧以沉思，抱拳對羣雄道：「各位仍請盡興，恕老朽暫時失陪。」

話聲一停，低低地對他這桌上的人道：「事已急，即回堡中共商大計！」

他走了，身後緊跟着四名手下。

席間衆人，包括那禿鷹公孫洛，彼此示意後，分將開來慢慢散去，等待席中人發現主席上已無人在時，他們早已分途到了「阮家堡」。

「阮家堡」城外十里，好地方，山明水秀，阮青是巨富，附近田地山莊，幾幾乎十有八九是他的產業。

阮青返堡，立下嚴諭，候公孫洛等人到後，即閉堡門，謝絕一切訪客，嚴守堡中各處，如果發現不明來歷之人入堡，阻而誅之！

堡中花廳，建於塘中，四外荷花，水深三丈，寬皆十丈，任是一等一的武林高手，若無荷塘小舟，勢難一躍而過。

該到的全到了，計有主人阮青，禿鷹公孫洛，「閃電手」赫飛，「天羅」馬騰，「地網」馬達，「陰陽學究」于三手，「鬼旋風」袁魁，「神力恨天」呂秉奇，「霹靂火閃」宋星明，「天雨」彭承和罪魁禍首的「毒丈夫」崔嵐！

別小看了這十個人，別因爲他們僅僅成名江浙就錯料了其他，其實他們之中的任何一位，都足以被稱爲武林頂尖兒的高手而無愧！

他們之所以忍在江浙，不使武技功力傳揚整個武林，是一種手段，保護他們每一個人的手段！

「阮家堡」在武林中，是有它的地位的，但並非以武技或其他武林功、藝傳名，而是堡主阮青的樂善慷慨，阮青的樂善，換取到武林各大門戶的敬重，他的慷慨，令各路綠林英豪感其情而重其人，於是阮青左右逢源，久之爲黑、白兩道排解糾紛，公平持正，事後更代墊財物，代賠損失，屈己從人，不幾年，阮家堡成了金湯之地，不論黑白那道人物，莫不欽服，大有事凡已經阮青過問，是非即成鐵案，無人違抗。

雖然也曾有人說過，阮青實武林巨惡，樂善慷慨其外，陰狠卑惡其中，惜無事證人證，自難令人相信。

公孫洛似乎是世居杭州，家裏經營絲綢布匹，和蘇州各「機房」（專製上等絲品，貢緞，如同今日之大紡織廠商）都有來往。

赫飛人稱「閃電手」，是杭州「紅鷹鏢局」的東主之一。

馬騰、馬達親兄弟，外號天羅、地網，紅鷹鏢局兩位總鏢頭。

「陰陽學究」于三手，是阮家堡的總管，但這位總管並不眞的管事，是阮青言必聽計則從的第一親信。

袁魁和呂秉奇，是杭州有名的兩位傷科郎中，經營一家够大的藥舖，據說他們的「狗皮膏藥」還眞靈！

「霹靂火閃」宋星明，是「宋家武場」的主人，設場授徒，論身份，是這些人當中比較低下的一個。

「天雨」彭承，杭州「彭氏錢莊」的主人，家財無數，結交官府走動衙門，頗有勢力。

但是不管怎麼說，以「阮家堡」堡主身份，日常伴遊的都是上述等人，在武林

各大門戶高手看來，阮青本無大志，尤其成名多年，無人知道他究竟有多高的功力武技，推而斷之，只怕不甚高明，這等樣人，能知樂善而不已，難能可貴，如此，自然無人再去注意和探聽他的一切！

至於綠林中人，設有需求，阮青向不謝拒，遇事先人一步，誰還多事去開罪這樣一位好朋友！

這就是阮青如日中天，永不會倒的幾大原因之一。

花廳水榭中，茶代酒，雖有十丈塘池水隔，阮青仍是十分小心，緊緊掩閉着門窗！

阮青的一張臉，早已消失掉在樓外樓時的溫文和笑意，鐵青而泛怒，低低的威嚴的怒斥崔嵐道：「你叫我說你什麼好，也不自己算算自己的年紀，五十八啦，還和年輕時一樣，沾上女色就酥酥骨頭，這下子可好，闖出大麻煩來了吧！」

崔嵐人是低着頭，話可不軟，道：「這本是順風順水順手的事，反正，非要古毅老兒的命不可，那妞兒又不眞的是他女兒……」

阮青沉聲道：「老二，你可是認爲所作的很對？」

崔嵐答話很快，道：「說老實話，小弟是爲了怎樣下手古老兒，方能不使對方生疑一節而苦惱，最後看到那個妞兒，才觸通靈機，借故調戲而引起較搏，那知道偏偏喪門星下凡，姓杜的小兒會這麼巧的正趕上！」

阮青聽到這裏，怒火消了不少，道：「原來如此，這是可以諒解的，不過現在橫裏殺出來個杜萬里，叫人輕重不得，惱火萬分！」

「陰陽學究」于三手，適時嘻嘻一笑道：「對付一個出道不久的毛孩子，不困難，要緊的是先解決掉古老兒這個厭物，交待好老爺子那邊才是正經。」

阮青道：「大主意于兄你拿，我們聽用。」

于三手臉色一正道：「老爺子那兒是怎麼說的？」

阮青道：「老爺子傳來消息，說古毅似已獲得某些証據，前來杭州，就爲暗偵本堡！」

于三手果斷的說道：「老爺子料事如神，事不能遲，最好，今夜下手，斬草除根！」

崔嵐猛地抬頭道：「于先生，斬草除根是包括那小妞兒了？」

于三手雙目中陡地射出寒光，直罩着崔嵐道：「崔二弟有心惜玉憐香？」

別看崔嵐敢對阮青直爭而言抗，對于三手，却有些畏懼，期期地說道：「一個小妞兒，又不是古老兒的門下，殺和留似乎……」

「似乎關聯太大！」于三手沉聲道：「崔二弟，你怎不想想，這女子若非古毅親信，她會陪着古毅闖這龍潭虎穴？斬殺古毅，必須乾凈，屍骨無存，留那女子，必生後患，你該懂的才對！」

崔嵐語塞，垂首不言。

阮青道：「如今杜萬里和古毅同住『康家店』，並且在一個廂院中，祗怕下手時非……」

「簡單！」于三手道：「崔二弟在黃昏前，令人送去一紙約柬，相約杜萬里今夜三更，西門外『林家廢園』一分生死，天羅、地網馬家兩位老弟及赫飛七弟，先一步廢園埋伏，以四人之力，必能誅彼於園中，其餘兄弟二鼓出動，三更行事，擄古毅及那女娃，也去廢園，一可接應崔二弟，再者廢園也方便處置古毅！」

阮青輕拍雙手含笑道：「好辦法，不過擒下古毅後，要仔細一搜他身畔及居處，看是否他眞已握有不利我等的證物！」

衆人頷首，事遂商定。

崔嵐立刻寫好戰帖，言明時地，令人送往杜萬里寄居的「康家店」。

× × ×

「杜小哥，帖上寫些什麼？」

臥靠床頭，面色蒼白，已失一臂的古稀老人古毅，低聲詢問。

古毅看過，順手放於床頭旁邊，香風吹襲，紅酥手拈去雪柬，接着一聲冷哼道：「這必定是那個叫『陰陽學究』于三手的人，想出來的詭計！」

杜萬里淡淡地掃過那芙蓉面，道：「就算是，姑娘，武林約戰柬帖，既已接下，不容退縮，況且……」

「當然不能够退縮，也沒有人叫你退縮，你儘管去你的，別當古爺斷了條手臂，我是個女子，就眞的會束手任人宰割，哼！」

這姑娘好大火氣，看來杜萬里不僅是在一件事上得罪了她。

古毅却沉聲道：「英英，妳怎能對杜少俠這樣說話？」

杜萬里尚未接言分勸，姑娘已開口道：「您老就會怪我，奈何人家少俠一心揚名……」

杜萬里對人向無這好的耐性，只因和古毅結識相談，有了好感，次日古毅遇禍，杜萬里又巧救了他，古毅遂坦誠說出他前來杭州的原因，這原因，促使杜萬里決定把事弄個清楚明白，並作主移居同一廂院之內。

日間杜萬里赴阮青之宴，席間一切是有心而爲，不過杜萬里遇事祗憑己意，不顧後果，古毅隨行少女，姓齊字英英，有一身不俗的功夫，心思尤細，智慧過人，是位當事者，也正因爲齊英英是當事者，古毅才答應相伴同行。

杜萬里退席而歸，英英就會嘲諷他不顧事理，快意己心，不應忽忽絕然拒人而回，此正良機，大可乘機相交，暗偵內情等等。

杜萬里笑而不言，對奇美而英挺的英英，更不似普通男子那樣慇問寒暖，而英英自杜萬里仗義出手，芳心已許，但天性高傲，杜萬里大而化之的言行，使英英錯當箇郞無我，所以遇上機會就冷嘲幾句。

別看杜萬里個性奇特，對大事却不會莽撞，聞言已知英英必有善策，壓下業已湧起的怒火，道：「姑娘若有三全之策，說出來就是。」

英英一肚皮氣火，被這句話說的烟飛雲散，低語頻頻，果然是上上之策。

× × ×

坍塌廢置已三十年的林家園，據說曾有過極度輝煌的繁榮，它之所以坍廢，並

不是林家家道中落，也不是已無族衆居於杭州，而是曾經發生過一件兇案！

兇案怎地，時隔三十年已無人談及，不過自那時起，園爲官家暫封，直到今朝坍塌的一無是處止，林家子孫好像已經忘記這份產業似的，始終不再聞問。

廢園已無片瓦完存，靑草過腰，狸鼠橫行，斷垣、枯樹、孤柱、危亭，陰森森鬼氣深濃。

時二更，人影飛降，四名，何必問，當然是那禿鷹、天羅、地網和閃電手，他們互一示意，各覓隱身之地，靜待獵物自投。

同時，正二更，鬼旋風、神力恨天，霹靂火閃、禿鷹和天雨五位，自「阮家堡」飛騎而出，城根下馬，早已有人相待牽馬他往。

他們，飛身入城，直撲向「康家店」，目的地是康家店的「西廂」，目的物是兩個人，重傷殘廢的古毅和齊英英！

同時，也是二更正，在袁魁、呂秉奇、宋星明、公孫洛和彭承剛剛離開阮家堡，正飛騎馳奔杭州城中的當兒，「康家店」的一名叫「王阿三」的伙計，到了「阮家堡」正門，向守門漢子遞進去一張回帖，候在正門外，靜等回示和「打賞」！

「阮家堡」此時身懷奇絕功力的，只有阮青一個人了，那位「陰陽學究」于三手，據說動心眼論計謀，眞有「三手」，談較搏武技，一竅不通。

于三手剛剛睡下，當然還沒睡着，阮青已令人急請書房議事，他十分不耐煩的去了。

阮青沒講話，祗遞給了他一張回帖，帖上寫的是由阮堡主轉交崔嵐，具名的赫然是杜萬里。

帖文妙極，寫着——閣下投柬約搏，適巧在下外出，由古老丈代收，不巧在下正三更另有他約，特令店家代爲知會，地點如約，時改四更，祈諒不情。

「糟了！」于三手駭然驚呼道：「好個陰損的杜萬里，竟已看破妙計，堡主火速前往康家店接應，遲恐無及！」

阮青早已料到此事，苦笑出聲道：「先生，還來得及嗎？」

于三手愕然無語，阮青接着又道：「何況阮某乃以仁厚樂善傳名天下，如果前往接應，十數年辛苦一旦化爲烟雲，老人家那裏，怎生交待！」

于三手急的直搓手，阮青不中聽的話出口了，道：「妙計乃先生所定，解鈴尚須繫鈴人，況先生身懷奇絕功力，無人知曉，前往接應正是最佳人選！」

于三手冷汗倏忽流下，他沒開口，只是盯注了阮青一眼，然後，急轉身飛步而去。

阮青對業已消失的于三手的背影，陰森而猙獰的一笑，喃喃自語道：「老夫榻下，豈能容爾酣睡，只憑這件事情，于老兒，已足能要了你的老命！」

× × ×

果如于三手乍閱回帖時說的話，事情「糟了」！

公孫洛一馬當先，飛落西廂，西廂各房，沉暗無聲，人正熟睡。

袁魁不愧「鬼旋風」之譽，身形在牆頭微頓，再現身影時，已到了西廂門前。

宋星明、呂秉奇，圍守西廂後窗外，怕的是「狡兔三窟」，獵物遠遁。

「天雨」彭承，獨自飛身五丈外那高足十丈的古樹頭，俯視四下，此人外號「天雨」，一身奇特神絕的暗器，萬一古毅、齊英英，躲過公孫洛和袁魁，避開了呂秉奇及宋星明，放心，仍難逃生，「天雨」之下斷魂喪命！

方策安全，安排歹毒。只怕昔日韓信「十面埋伏」，亦不過如是。

房中毫無動靜，悄然靜聽，安適鼻息之聲可聞。

公孫洛向袁魁打個手式，袁魁會意，悄步隔房窗前，鼻息之聲再傳。

袁魁一指另一窗口，公孫洛以微笑相應，袁魁報之一笑，接着偉岸的身形像被猛力吸去一般，滑進房中！

公孫洛暗暗佩服，袁魁既有這般胆量，我禿鷹何能後人，巧啓窗半開，赫然正與房中人額頭相對，驚呼未能出聲，人如袁魁一樣的被大力拖吸進去！

順數應是最遠的西廂暗間的後窗開了，不遠處牆頭上，「霹靂火閃」宋星明正注意監視，窗中伸出一隻手來，那衣袖宋星明認得，是禿鷹所有。

禿鷹的手急急兩招重又收回，宋星明心中大喜，身形微閃落於後窗下，窗已全開，宋星明探頭室內，頸間寒光微閃，咽喉一凉，他被拖入房中時候，人已死去！

盡職監守於後窗的另一高手，那「神力恨天」呂秉奇，並不是個渾人，前面的公孫洛和袁魁的行動，他無法知道，但是宋星明那種被拖死狗似的進屋方法，却使呂秉奇感到奇怪。

奇怪下，他悄然下牆，又悄然到了宋星明攢入的窗下，窗戶仍然開着，這對他來說是十分方便。

他沒探頭入室，只是臉半靠在窗外牆上，斜斜的往房中注目。

房中黝暗，一時難以看到什麼，稍待，他看清了，奇怪的感覺却越發濃厚。

袁魁和禿鷹各坐一把太師椅上，只因半側相對，無法看到他們在幹些什麼。

宋星明是半伏桌上，乍瞧很像三人在低低計議着事情，這使呂秉奇十分難以理解。

時靜，人靜，天靜，一片悄寂。

悄寂中，呂秉奇突然聽到一種極爲低弱的聲音，叭！叭！叭！叭！

再靜心細聽，發覺那是水滴案上的聲音！

提聚眞力，睜大雙睛，看清了，宋星明喉間裂一深縫，鮮血正一滴滴的滴流到案上．叭叭有聲！

呂秉奇驀地肉似鈎搭，心寒胆顫，幾乎難以移動脚步，宋星明下落已知，袁魁、公孫洛又豈能不死而枯坐？他頭皮一炸，全身發冷，才待勉強轉身悄悄溜之乎也，耳邊突然傳來輕蔑笑聲，笑聲就在耳際，來人何時已到身側而不知，又怎能應變得及！

果然，笑聲乍止，話聲已到，道：「看够了嗎？」

呂秉奇右足暴然踢出，這是武家本能的反應，這反應正是可救性命的殺手！

無奈先機早失，功力又相差對手過甚，足起未盡其力的當兒，對手鐵掌已敲在膝頭，斷骨聲由不得他慘號連連，接着全身一麻失去知覺！

杜萬里並不眞想殺人，但已別無選擇，不過他沒殺呂秉奇，他聽古毅說過，必須留個活口！

可惜呂秉奇命中注定今夜斷魂，一聲聲慘號，引使「天雨」彭承動魄驚心，人自十丈古木橫飛縱越，目光已經掃及了杜萬里，他想都沒想，一聲怒吼雙掌連揚，數十碧綠寒芒飛射下來！

這是後窗狹窄的「風火牆」夾道，無可躲處，杜萬里無奈，抖手拋出呂秉奇，迎上寒芒！

彭承人稱「天雨」，一身上下不知帶有若干暗器，發時如「天雨普降」，因之得名。

呂秉奇死了，死在彭承「天雨」之下，彭承却不停步，如喪家犬飛身疾逃！

「天雨」不僅是一身暗器天下無出其右，輕身功夫亦超過人一等，一拔五丈，平飛六丈有餘，杜萬里幾乎難以追及。

彭承人已遠去十丈，時正冲拔半空，倏忽自西廂飛射出一件東西，兩顆黑黝黝的圓星，一倒一正着橫下飛去，竟快過了彭承，空際追上，妙的是恰好擊中彭承雙腿，此物的是妙絕，一擊之後倏忽一星東旋一星西轉，刹那如「綑仙之索」將彭承雙腿綑了個結實，彭承重心突失，倒栽，自空中墜下！

他飛身太空，墜落太急，無巧不巧碰到西廂後小園中的石亭尖上，人頭碰石頭，竟還不如鷄蛋碰石頭，噗的一聲，亭頭插進頂門腦中，紅，白橫濺，當杜萬里一步趕到時，「天雨」已化「血雨」，「鵬程」（彭承）直飛「萬里」！

杜萬里並沒關懷已死的彭承，却十分注意彭承腿間纏繞的物件，他小心解下，仔細看過，那是一根三尺牛筋繩，兩端各繫一個渾圓鋼球，東西普通而簡單，但是杜萬里却不懂怎會能一飛十數丈，並可纏綁擒敵。

此物起飛的地方，正是齊英英埋伏所在，自是英英所有，他剛剛解落，英英和古毅已分兩處趕到，杜萬里順手把筋繩鋼球遞給姑娘道：「這東西看來雖不起眼，却有實用！」

英英慧心，笑道：「你可願意把這玩兒學會？」

別看杜萬里眼高於頂，對學習有用的技藝，却能不恥下問，頷首道：「姑娘如果肯傳，在下十分感激，不過現在必須先把幾具屍體弄妥，然後還要趕到林家廢園，所以……」

英英沒理會他，竟悄聲解釋它的用法，並且迫着杜萬里就地練了幾次，更說明這本是山區獵戶善用的東西，傳至邊陲蒙古，又及遼東，物小易藏，却有實效。

以杜萬里之能，不數次已手法純熟，英英立將「纏索」送給杜萬里，說她自己另外還有，杜萬里却之不恭，含笑而謝收下。

古毅立催杜萬里赴約廢園，店中幾具屍體，古毅聲言自有辦法。

杜萬里笑諾，英英悄囑謹愼小心，並送出店外。

店中一場打鬥，是因呂秉奇的連聲慘叫驚動了大家，古毅自有一套，明知店家及住客早已全醒，只是不敢露臉，遂大聲招呼店家走出，就借店中的平底貨車，五兩銀子僱一壯漢，把五具屍體排放車上，送去「阮家堡」。

禿鷹，鬼旋風，神力恨天，霹靂火閃和天雨，都是杭州的名人，店家一看死的是這五位，不由暗中唸佛，咸知一場更大的風暴，卽將降臨。

杜萬里走後，古毅處理過五具屍體後，英英悄悄對古毅道：「乾爹，只怕阮青就要來了。」

古毅收養英英爲義女，已經很久了，自從齊英英的父兄，爲保百萬紅貨而慘死江湖，紅貨失踪之後，這一老一少就很自然的遇合一處，定妥名份千里追查紅貨失事的內情。

古毅的師兄，已死三年的「奇門劍」金堂，正是齊英英胞兄齊鐵川的恩師，巧的是古毅和齊英英嚴父齊勉，又是八拜之交，因此當英英一個孤女找上他的時候，他義不容辭接下這件事來。

古毅眼界極寬，朋友不少，數月查訪，發現了個可疑的人物，只因這人聲望太大，官私兩面幾乎已是不倒之尊，如果不能獲得可靠實據，非但動不得這人，結果必將自惹失敗慘死之禍。

於是古毅匠心巧出，佈置了一件實在但是虛無的「假保鏢」，對方果然上當，被古毅取得兩件証物，並偵獲每次行動，人馬皆由杭州派出，而証物之一，正是杭州「阮家堡」所出，遂與英英姑娘矯飾而來，不料已被主使人看破行藏，夜傳「燈箭」，千里示諭，着令將古毅及英英姑娘斬殺滅跡。

崔嵐看中了英英，這老兒有「寡人之疾」，順手辦理上諭的事，借故生非，已將古毅斬傷卽下毒手的刹那，杜萬里一步巧到，於是事態自此急劇大變。

于三手陰謀夜襲，調虎離山，不料竟被英英看破，將機就計，卒將五名一流高手殺死店中，杜萬里赴約離店，古毅卽悄對英英道：「孩子，阮青若來，妳我仍是死數，總要避過今夜才行。」

英英早有方策，道：「乾爹可還能動手？」

古毅苦笑一聲道：「乾爹這兩下子，就算沒有受傷，也不是阮青等人十合之敵，何況……」

英英接口道：「乾爹只要還能動手，只要能和對手戰上幾合，孩兒自有克敵的辦法。」

古毅對這位義女，早已有過疑念，也曾問及英英師承門戶，可是英英以師諭不得洩露而避答。

適才杜萬里習練「纏索」，古毅存疑不問，暗中却曾仔細想過，不錯，「纏索」的是傳自山區獵戶人家，但索與索不同，杜萬里儘管功力技藝高絕無敵，對江湖詭譎百端事態却是一張白紙，所知不多，古毅則不然，可說是個已成精的老狐狸，萬般事休想瞞的過他。

英英送給杜萬里的物件，古毅沒見過，但聽人講過，看起來就是獵戶所用的「

纏索」，其實它名叫「天刑」，那兩端兩枚渾圓鋼球，另有講究，是武林中一個十分惹厭門戶內的歹毒物件，英英竟有此物，越發叫古毅不安和懷疑。

現在眼見最强的大敵卽將來到，英英却說她有應付的辦法，當眞如此，矯作賣藝者不幸崔嵐生事的那天，英英又怎不出手？看着自己斷臂重傷身受侮辱呢？

古毅想的越多，就越難心安，臉上神色也就陰晴不定。

英英這時却拉着古毅的衣袖，回到西廂，要古毅帶好兵刃，她也回房携物，出時已換上一身紫色勁衣，活似一位行道江湖的女俠。

古毅雖已帶好兵刃，但因疑念迭起，竟猶豫刹那後，忍耐不住的問道：「英英，妳究竟是……」

話沒說完，只憑古毅說出口的這幾個字，敢說很難推測出來下文，那知英英却已明白，接口道：「乾爹，事情快到結局了，您不論疑些什麼，到時候我全會說給您聽，現在最要緊的就快些離開……。」

「離開？」古毅不解的詢問。

英英嗯了一聲道：「現在暫時離開店房，迎上去，迎上卽將來到的阮青，老天如果有眼，也許我們能在中途得手，把阮青生擒！」話聲一頓，不容古毅再問，她拖着古毅跑出店去。

時雖未到三更，但因裝送屍體等事，店門已開，古毅父女奔出店去，也無人敢問。

他父女出店也不過半盞茶的工夫，于三手已領卒八名特殊的人物到達，他們九人本定是暗暗進店，但在遠處已發現康家店火明燈亮，店家出進頻頻，于三手遂一橫心，明裏硬闖逼進康家店。

人在急時，往往會辦些莫名其妙的事，和說些莫名其妙的話，時爲二鼓早過三更不到，古毅和英英要店家拖車送屍「阮家堡」，根本上忘了時刻，店家是嚇亂了心神，只顧聽令而行，怎還會想到時辰不對，阮家堡在城外，如今城門早閉，走不出去。店家是走至中途，才想到這件事，離店已遠，距城門却很近，於是乎懶一懶車停暗處，靜待天亮。

就因爲這個原因，于三手沒碰上送屍車，尚不知已經發生了奇變。

于三手是「阮家堡」的總管，雖說那只是名義，但外人不知，他走進康家店，店中上下幾乎沒有一人不認識他，已被驚醒起身問事的賬房，只好硬着頭皮迎上前去。于三手沒時間耗費，第一句就問道：「那賣藝的古老兒父女，住在……」

賬房會答話，接口道：「是住西廂院，不過人沒在，剛出去！」

一聲「剛出去」，使于三手停下身形，道：「去了什麼地方？」

賬房直搖頭，一名多話的店小二，竟開口道：「先生，小的好像聽那位杜爺臨去時說，有個約會，在什麼林家廢園！」

賬房不能不答這個小二的腔，頭點着說道：「不錯，是有這句話。」

于三手在乍聽到「剛出去」這三個字時，面色已變，如今竟不由一抖，聲調一低對賬房道：「小聲點，貴店今夜有沒有出過什麼事！」

賬房怕于三手問這個，可偏偏怕什麼來什麼，無奈打着哆嗦道：「于爺……爺您……您別怪，是……是出……出了點事，不過……不過已經送……去，……」

于三手一把將賬房抓離地面，低沉的問道：「出的是什麼事？又送去什麼？送到何處？」

賬房本就胆不大，于三手五指勁力又過重了些，賬房在一急一痛之下，竟昏死過去。

多虧了那名喜歡多話的小二，走向前接下賬房，陪着小心道：「于爺，堡上有五位大爺，在西廂院出了事，那位姓杜的客人，叫小店備了車，把出事的五位爺送進堡裏去了！」

于三手猛一頓脚，地上尺大青磚踩碎了兩塊，厲聲追問小二道：「送去的人是死是活！」

小二機靈，道：「這就不知道了，不過五位爺全不能動，身上臉上全是血，小的害怕……」

于三手沒等小二把話說完，雙目射着瘋狂的怒火寒光，揮手向手下八名隨從喝道：「快走，林家廢園！」

他們像陣旋風，霎眼間失去了踪影。

×　　×

目送于三手一行飛捲遠去，暗影深處走出來了齊英英和古毅。

英英依舊是半拖半拉着古毅的空臂衣袖，冷冷地一掀嘴角道：「乾爹，咱們也去，暗中下手，殺他們一個不留！」

古毅雙眉一皺，正要開口，英英一拖一帶，將古毅帶動，不由自主的向前三步，古毅心頭暗驚，剛才他曾暗以「沉身」功力穩立身形，不料竟然無用，可見英英身上功夫高過自己，既是如此，那天崔嵐生事，斬斷自己一臂，她又怎地生似怕極避向一旁？

古毅越想越覺內中詭譎的可怕，人已被英英拖跑出了長街。

剛出街口，倏忽黑影中走出一人，立於丈外，阻住古毅和英英的去路。

英英身形一頓而停，正打量阻路者，古毅已認出是誰，道：「想不到你會親自趕來，可惜……」

「古毅！」這人威嚴無比一聲斷喝，古毅竟然話語倏停，英英在旁冷哂一聲。

這人冷冷的一掃英英，沉聲說道：「賤婢，你當老夫是爲古毅來此？哼！」

英英心思電轉，驀地神色大變，剛剛說出了個「你」字來，這人已陰森森地接口道：「子和蠢笨，竟會棄妳如敝履而戀上『娣』丫頭，不過設非如此，又怎會知妳陰狠惡毒，哼！」

一聲怒哼後，轉向古毅道：「古毅，你年近古稀，走了一輩子江湖，竟會聽個淫娃蕩婦給騙的東奔西波有家難歸，更落的斷臂殘肢，古毅，值得嗎？」

古毅目光斜盯了英英一眼，心中雖已激動萬分，話聲却十分平靜，道：「英英，不管怎麼說，你告訴我的事情不假，我也早已發現妳不是齊家兒女，事到現在，我仍本初衷，非代齊氏雪復恥仇，將那名善實惡老兒的本來面目，揭露於世人之前不可，只是希望妳別再瞞我，實對我說妳究竟是誰！」（未完）



九皋鶴唳

石瘋子傳奇故事之二

高皐·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王家玉爲無極樓主公冶異人暗算，失身於他，事後，王家玉施展狐媚手段，出其不意點了公冶異人穴道，强餵他吃下慢性毒丸，命春兒將解藥帶往金陵，以防公冶異人反噬，公冶異人性命要緊，只好聽命於王家玉。封老爺告老隱居金陵，率妻及長子晚秋，次子惜月賃居於鎖金樓對面，鎖金樓爲著名銷金窩，樓中佳麗數十，其中以飄飄及綿綿二位姑娘爲個中翹楚，一日早晨，封家兩位公子方在園中練劍，驀聽嬌聲招喚，認出是飄飄姑娘，晚秋在惜月慫恿下急趨過去，飄飄姑娘正率婢恭迎於門邊——

莫道青樓無淑女　白藉原來出汚泥

封晚秋道：「姑娘……」

羽衣麗人道：「公子有什麼吩咐？」

封晚秋道：「秋風初起，暑氣已消，正是一個郊遊的好季節，姑娘如若願意，咱們何不結伴一遊？」

羽衣麗人道：「公子有此雅興，賤妾理當奉陪，請先在樓上小憩，賤妾還得稍做準備。」

封晚秋道：「好，姑娘請。」

羽衣麗人的深閨，陳設十分幽雅，不僅收拾得纖塵不染，壁間還懸掛着歷代名人的墨寶。她請封晚秋在錦凳之上落坐，並命小蓮送來一碗冰糖蓮子道：「蝸居簡陋，無物奉客，希望公子不要嫌棄。」

封晚秋道：「小生已吃過早點，姑娘不要客氣。」

小蓮微微一笑道：「一盌冰糖子，不會撐破肚皮的，公子如若不吃，是嫌棄小蓮招待不週了。」

封晚秋哈哈一笑道：「蓮姑娘好伶俐的一張小嘴，看來小生只得從命了。」

此時羽衣麗人已換了一身紫衣，她那張宜嗔宜喜的嬌靨，也用一方紫色輕紗蒙了起來，只見粉頰含春，若隱若現，更增加了一份迷人的魅力。

封晚秋由衷的讚許道：「姑娘國色天香，當眞我見猶憐，勿怪能够名傳遐邇，紅遍東南了。」

誰知她却幽幽一嘆道：「一個依門賣笑，溷身烟花的女人，怎敢當那國色天香四字，公子如此謬讚，飄飄就難有容身之地了。」

小蓮噘着嘴道：「又來了，今日封公子邀姑娘郊遊，妳應該高興才是。」

飄飄赧然一笑道：「賤妾一時失態，希望公子不要見怪。」

封晚秋見這位名滿東南的紅妓不僅談吐不俗，且多愁善感，像是個別有懷抱之人。但無論怎樣，他們才是初見，自不便交淺言深，遂微微一笑道：「風塵多俠隱，自古皆然，好啦，咱們不要談這些，姑娘如準備好了，咱們這就動身吧。」

飄飄嫣然一笑道：「好的，小荷在家裏招呼一下，小蓮跟咱們走。」

像飄飄這等紅妓，等閒是不會跟客人出遊的，就是出遊，也必然是駟馬高車，擺出一種令路人側目的氣派，像他們這麼徒步悄行，倒是一樁十分罕有之事。

他們第一個是沿成賢街向北走，赴鷄鳴山憑弔六朝時代建康宮的遺跡。此處可以遙挹鍾山之秀，近攬玄湖之勝，實在是一個怡情怡性的好去處。

遊過鷄鳴寺，施食台，豁蒙樓，胭脂井等名勝，然後下山到玄武湖進午餐。湖邊的攤販之上，陳設着新鮮的菱藕魚蝦等，都是湖內所產。

飯後一葉扁舟，向湖中緩緩徉徜，目覩堤柳蓮塘，紅綠映輝，景物之美，幾使人留連忘返。

舟入長洲，封晚秋順手摘了幾枚菱角，剝去外殼之後，遞給飄飄道：「姑娘嚐嚐。」

飄飄接過菱角微微一笑道：「不敢當，多謝。」

封晚秋道：「姑娘今年貴庚？瞧妳風儀嫺雅，必然有一個良好的出身。」

飄飄以一雙銳利的目光，向封晚秋打量一陣道：「人都有一段難言之隱的，要別人說老實話，自己必先以誠示人，妳說是麼？」

封晚秋心頭一懍，說道：「姑娘是認爲咱們交淺言深，小生詢問之言太過唐突了？」

飄飄忽然目光一垂，幽幽一嘆，道：「姑娘女扮男裝，難道當眞是爲了遊戲風塵麼？」

封晚秋聞言一呆，半晌才淡淡一笑道：「妳怎知我是女扮男裝？」

飄飄道：「飄飄寄身青樓，可以說閱人千萬，姑娘縱能瞞過天下之人，却無法逃過我的觀察。」

封晚秋道：「請教……」

飄飄道：「姑娘與令妹每日晨間練劍，賤妾已觀看多日，須知男女動作上的分別，全在一股腰勁，男子剛直，女子柔弱，無論裝扮怎樣高明，先天上的弱點是難以克服的，還有……」

封晚秋道：「還有什麼？」

飄飄道：「還有就是姑娘那雙玉手了，十指尖尖，柔若無骨，如非……」

封晚秋擺擺手道：「原來飄飄姑娘竟是一個有心之人，請問妳暗窺咱們姊妹的動靜究竟是爲了什麼？」

飄飄幽幽一嘆道：「賤妾與家姊正受到嚴重的威脅，但惶惶終日，無力自救，因此……」

封晚秋道：「因見咱們姊妹練劍，才生出求助之心，是麼？」

飄飄道：「是的，但不知姑娘能否仗義相助？唉，賤妾這等請求是太過份了，姑娘如若不允，賤妾不會怪妳的。」

封晚秋道：「令姊是誰？」

飄飄道：「蜂腰六娘子。」

封晚秋一怔道：「金鎖樓的實際負責人？」

飄飄道：「是的，但咱們姊妹生命遭受威脅，正過着渡日如年，朝不保夕的日子。」

封晚秋一怔道：「有這等事？金陵城可是一個有王法的所在。」

飄飄苦澀的一笑道：「王法只是某些人的特權，對飄飄姊妹就毫無保障了。」

封晚秋道：「那迫害賢姊妹之人，一定大有來頭了，他是誰？」

飄飄畧作沉吟道：「這個賤妾還不便說，如若姑娘願意伸出援助之手，咱們可以找一個時間再作詳談。」

封晚秋道：「我很願意幫妳的忙，但我不便做主。」

飄飄道：「姑娘姊妹的劍法，已獲箇中神髓，令尊必然是俠義道中的人了，咱們不妨先定一個時日，我想令尊不會反對的。」

封晚秋微微一笑道：「這次妳看走眼了，他不是我的父親。」

飄飄愕然道：「封老爺也是經過易容的？」

封晚秋道：「不錯。」

飄飄說道：「那麼，姑娘跟封老爺，是……」

封晚秋道：「對不起，我要套妳的一句話，現在還不便說。」

飄飄道：「這不要緊，每個人都有一點隱衷的，那麼今晚初更請姑娘與封老爺到金鎖樓一叙怎樣？」

封晚秋道：「我可以將妳的約定帶回去，能不能按時赴約，我無法作肯定的答覆。」

飄飄道：「好，多謝姑娘。」

× ×

落日剛剛含山，封府的密室之中正在舉行一項家庭會議，主持會議的自然是封老爺子了。

參與者除了封晚秋封惜月姊妹，還有一個風韻照人的封夫人。

第一個說話的是封惜月，她俏皮的一笑道：「姊姊今天可樂了，有美同遊，眞箇是幾生修來。」

封晚秋哼了一聲道：「還說呢，咱們早就被人揭穿底牌了。」

封老爺子道：「哦，她怎麼說？」

封晚秋道：「她說男女動作之時，由腰力的剛柔可以分辨，她瞧過我跟月兒練劍，早已知道咱們是女扮男裝的了。」

封老爺子道：「那麼她邀妳出遊打的是什麼主意？」

封晚秋就將與飄飄談話的經過詳細說出，最後柳眉一皺道：「相公！你說咱們該不該前去赴約？」

封老爺子道：「飄飄姑娘既有求於咱們，這倒是一件深入調查的好機會，這個約，咱們一定要去，不過，金鎖樓是一個藏污納垢的地方，初更之約，我一人前往就是。」

× ×

初更方起，金鎖樓前已是車水馬龍。客人除了王孫貴冑，就是腰纏萬貫的富商巨賈，這般人有一項共同之點，就是一擲千金無吝色。

飄飄是金鎖樓的頭等紅牌，找她的舊雨新知自然不在少數。

只是飄飄姑娘偶染微恙，不得不使部份專程拜訪的客人失望一次。

其實飄飄不是當眞有病，而是藏了起

來。

所謂狡兔三窟，任何一個紅妓女，都不止一個接客的房間，飄飄自然也不例外，她是躲在一間從不接客的香閨之內。

這是一間精緻小巧的閨房，陳設却豪華無比。

此時房中銀燭高燒，飄飄姑娘正與一位客人促膝清談，這位獨蒙青睞的客人自是封老爺子了，年老入花叢，封老爺子當眞雅興不淺。

首先，飄飄姑娘向封老爺子檢衽一禮，然後嬌聲一嘆道：「風塵弱女，生不逢辰，能够請來封老爺的大駕，飄飄覺得總算不虛此生了。」

「哦，哈哈……」

封老爺子這一陣豪笑，幾乎聲震屋瓦，飄飄急忙伸出纖纖玉手，掩着他的嘴唇道：「使不得，封老爺，賤妾今天是因病謝客，這麼一來就會弄出亂子。」

封老爺子捉住飄飄的玉手道：「別怕，飄飄，縱然出了亂子，自有我封老爺子應付。」

飄飄櫻唇一噘道：「你能應付目前，還能保住永遠麼？咱們這對苦命的姊妹總得活下去呀！」

封老爺子道：「妳們姊妹究竟遭到了什麼困難，難道竟嚴重得生命也受到了威脅？」

飄飄沉吟半晌，忽然面色一整，說道：「賤妾有一不情之請，希望封老爺能够俯允。」

封老爺子道：「什麼事？妳說。」

飄飄輕輕一嘆道：「賤妾如若說出咱們姊妹的遭遇，等於將生命交給你封老爺了，我想這個請求不能算爲過份。」

封老爺子沒有答腔，只是向飄飄瞧了一眼。

飄飄接道：「而且，人之相交，必須坦誠，所以賤妾斗胆請封老爺以眞面目相見。」

封老爺微微一笑道：「不要弄錯了，姑娘，求人的是妳，並不是我。」

飄飄花容一慘道：「是的，是賤妾姊妹有求於封老爺，但封老爺如若不能以眞誠對待賤妾姊妹，又怎能爲咱們承担一切是非！」

封老爺子道：「看來，我只好聽妳的了。」

他摘下假鬚，再用一粒丸藥澆水在臉上一陣搓揉，一個糟老頭子立刻變爲英武絕倫，氣吞河岳般的少年俊傑了。

飄飄呆了一呆，再度檢衽一禮道：「賤妾只猜忖封老爺必是俠義道中的奇人，估不到封老爺深藏不露，竟是一個少年英傑。」

封老爺微微一笑道：「老爺二字不敢當，妳叫我封堅好啦。」

飄飄嫣然一笑道：「賤妾怎能這麼無狀，咳，公子易容改裝，難道是躲避仇家不成？」

封堅道：「差不多，姑娘的事可以說了。」

飄飄道：「請公子稍待，賤妾還須與家姊一談。」

她語音甫落，床頭輕輕一响，忽然出現一道暗門，一名秀髮如雲，纖腰似柳的綠衣麗人由暗門緩步踱出。

她那雙明如秋月的目光向封堅深深的一瞥，然後檢衽一禮道：「齊如霜參見公子。」

封堅立起身形雙拳一抱道：「齊姑娘想必是名滿金陵的蜂腰六娘子了，果然名不虛傳。」

蜂腰六娘子道：「不敢當公子謬讚，請坐。」

她在飄飄身旁坐下，緩緩道：「賤妾姊妹相識滿天下，但難以找到一個眞正知心之人，一旦遭受厄困，竟致束手無策，現在驚動封老爺，實在冒昧得很。」

封堅道：「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是俠義道的本份，何況咱們是隣居，姑娘勿須介意。」

蜂腰六娘子道：「公子既如此吩咐，賤妾只得實話實說了。」

封堅道：「姑娘不必顧慮，有話但說無妨。」

蜂腰六娘子道：「愚姊妹原有一個美滿的家庭，不意一場天災使愚姊妹失去了父母，整個家產也落得蕩然無存，只恨賤妾年幼無知，竟跌進朱大爺的陷穽，唉，依門賣笑，情何以堪，此等生活，眞箇生不如死！」

封堅淡淡道：「賢姊妹的處境，實在值得同情，不過，如果姑娘決心改換環境，不妨擇人而嫁。」

蜂腰六娘子一嘆道：「賤妾何嘗不作此想，只是咄嗟連年，依然難以如願。」

封堅道：「這也許是姻緣未到，或是賢姊妹眼光過高，好在姑娘年歲尚輕，只要留心物色，我想是不難如願以償的。」

蜂腰六娘子道：「如果能如公子所說，自然是徼天之倖了，但那股追逐風月場中的，幾乎全是逢場作戲，薄倖寡恩之人，賤妾姊妹如非迫不得已，就不敢驚動公子了。」

封堅淡淡道：「姑娘這般看重封某，是在下的一項殊榮，可惜封某家有糟糠，不敢委屈賢姊妹，而且在下家貲不豐，對姑娘之事實在有心無力！」

蜂腰六娘子道：「賤妾姊妹薄有積蓄，無須公子付出贖身之錢，如若公子不願收留愚姊妹，只要能還我自由之身，愚姊妹就感激不盡了。」

封堅微微一笑道：「傾國名花，何愁沒有賞識之人，依在下相勸，姑娘還是慢慢物色吧，多謝招待，在下就此告辭。」

蜂腰六娘子面色微變，忽又嫣然一笑道：「別忙，公子，賤妾還有下情。」

封堅道：「姑娘請說。」

蜂腰六娘子道：「公子居住金陵，自然知道朱忌疾了，此人不僅勾結官府，儼然以縉紳自居，且身負上乘武功，與江湖豪俠時有往還，放眼天下，除了公子，賤妾姊妹當眞是呼救無門了。」

封堅哈哈一笑道：「在下有幾句不當之言，不知姑娘願不願聽？」

蜂腰六娘子道：「公子有話但請吩咐就是。」

封堅道：「封某遁世避仇，是一個十分不幸之人，但爲了幫助賢姊妹，不惜暴身份，以示在下的眞誠之心，估不到姑娘連篇廢話，竟沒有一句眞實之言，在下倒

希望知道賢姊妹設下這一圈套，究竟安的是什麼存心？」

蜂腰六娘子神色一呆，訥訥半晌道：「公子誤會了，賤妾句句由衷之言，你如若不信，我可以拿證據給你瞧瞧。」

她向飄飄一使眼色，忽然雙雙騰身而起，以疾弩脫弦的速度，猛撲那道暗門。

封堅萬萬沒有想到蜂腰六娘子姊妹會藉機圖逃，無論他反應多快，仍然遲了半分。

所幸他的功力够高，口中一聲暴吼，已然一指點出。

由於變生意外，這一指點的也太過匆忙，不過，他雖然沒有點中蜂腰六娘子的重要穴道，却點在她臀部下方左腿上部的「會陽穴」上。

也虧了這一指，蜂腰六娘子痛得一聲大叫，行動自然慢了一慢。

封堅焉肯放棄這稍瞬即逝的機會，身形挾着勁風，像閃電般奔了過去，同時右臂急伸，逕向蜂腰六娘子的肩頭抓去。

蜂腰六娘子雖是左腿受創，仍然兇狠無比，猛的旋身吐臂，使出了一招五鬼叩門。

封堅哼了一聲，右臂微微一沉，以電光石火的速度，一把扣在蜂腰六娘子的脈門之上。

按說蜂腰六娘子算是栽了，但她却忽然大笑起來。

封堅點了她兩處穴道，右臂一揮，將她擲在床榻之上道：「姑娘，當眞這麼好笑麼？」

蜂腰六娘子道：「別人千方百計都計算不到的石瘋子，却被我輕易的關了起來，這不是一件值得高興的事麼？」

原來這名少年英傑竟是石楓，現在陽溝裏翻船，居然栽在兩名妓女的手裏！

不過他闖過不少龍潭虎穴，見識過數不清的驚人陣仗，如果說金鎖樓能够將他困住，將是一件難以置信的事。

因此，他冷冷一哼道：「當眞麼？姑娘。」

蜂腰六娘子道：「自然是眞的了，因爲這是一間鐵房子。」

石楓雖是心頭暗懍，但他仍然有點不信，立即屈指連彈，分擊四週牆壁，但不幸得很，四聲清脆的音响，證明了蜂腰六娘子並非恫嚇之言。

「這回相信了吧？公子。」

「相信了，但黃泉道上，在下並不寂寞。」

「咳，石公子，別那麼想不開，咱們並沒有害你之意。」

「嗯，那是要半壁山河圖了？」

「不錯，財寶雖然可貴，生命的價值更高，公子是聰明人，我想你會明白利害的。」

「妳錯了，姑娘，所謂善財難捨，要命可以，要半壁山河圖麼？哼，只怕會使姑娘失望。」

「聽公子的口吻，那張寶圖必然不在你的身上了。」

「這回算妳說對了。」

「那不要緊，咱們可以找你妻子。」

「在下的妻子可不是省油的燈，妳們不妨去找找看。」

「這個不勞費心，咱們早已知道尊夫人功力不凡，可是別忘了咱們手中有你石公子，相信尊夫人會跟咱們合作的。」

「好辦法，只是妳們百密一疏，讓姑娘落在石某手中，豈不是大大的失策！」

「你又錯了，石公子，難道你還不明白兔死狗烹，鳥盡弓藏的道理？我只是他們的一個工具，留下我對你並沒有什麼好處。」

「哦，既然如此，在下拿妳消遣消遣也是好的。」

說消遣，石楓決不遲疑，先點出一指，封閉了蜂腰六娘子的武功，再拍出兩掌，解開了她的穴道。

跟着一把抓着她的胸衣，嘶的一聲就剝了下來。

蜂腰六娘子大吃一驚，尖聲叱喝道：「你要做什麼？」

石楓哈哈一笑道：「久聞蜂腰六娘子艷名四播，本公子要不欣賞一下，豈不如入寶山空手而回？」

蜂腰六娘子以雙手護胸，憤然喝罵道：「你這個無賴，難道不怕你的妻子遭到報應麼？」

提到妻子遭報，使石楓想起了王家玉，也同時勾起了他無邊怒火，拍的一掌抽出，蜂腰六娘子的粉頰立刻暴起了五條紅痕，櫻唇之內也流出幾縷血水。

「賤貨，別忘了妳是賣的，妳這一身賤肉，陪過了多少漢子？哼，大爺如非閒着無聊，那裏將妳看在眼裏！」

「放你娘的屁，姑奶奶是朱忌疾的妻子，可不是你想的那麼骯髒，快放開我，否則我丈夫不會饒你的！」

「哦，原來妳是朱夫人，石某倒是失敬了，那麼計誘石某之事，尊夫自然是幕後主持人了？」

「是又怎樣？哼，在金陵誰敢不對朱忌疾禮讓三分？如若你再敢對我無禮，保管你會遭到慘烈的報復。」

「當眞麼？朱夫人，在下倒是有點不信。」

一聲裂帛响過，蜂腰六娘子的翠綠長裙又脫了下來。

「快叫吧，朱夫人，遲了石某可要失禮了。」

蜂腰六娘子果然叫開了，那是一連串的辱罵之聲。

「天打的，雷劈的，死囚，砍頭的，龜孫子，臭忘八，玩你的娘去，弄你的妹子去……」

反正什麼難聽罵什麼，連字典裏都找不出的髒字瞬即一古腦抖了出來。

這個女人够潑辣，勿怪她能獨當一面，統率金鎖樓這等既髒又亂，問題多多的地方了。

只是她罵得舌蔽唇焦，連半點反應也沒有，不僅石楓詫異，連她也感到奇怪起來。

現在她不罵了，睜着一雙眩惑的目光，瞅向牆壁上一個小孔。

那是這間鐵屋唯一對外通風的所在，她的叫聲自然也會由那兒傳播出去。

這間鐵屋之外，另外還有一間密室，按說飄飄是應該守在那兒的。

而且按約定的時間，朱忌疾必然早已

到達，難道他……

她不敢再想下去了，那張佈滿怒火的粉頰，忽然變為一副乞憐之色。

「公子！我對不起你，好在咱們並不孤單，黃泉路上總還有個伴兒。」

石楓沉吟半晌道：「這當眞是人心難測，尊夫要妳跟我陪葬，妳的同胞妹妹也不顧姊妹之情，這實在太可怕了。」

蜂腰六娘子長長一嘆道：「要死的可能是我，也許他們還是要活捉於你。」

石楓一怔道：「咱們處境相同，妳死我如何能活。」

蜂腰六娘子道：「如若他要咱們都死，只須封上那個小孔，咱們決定難以活過兩個時辰。」

石楓道：「不錯。」

蜂腰六娘子道：「可是他們採的是飢餓政策，當咱們餓得筋疲力盡之時，他就可以輕易的捉着你。」

石楓道：「妳說的是，但男子挨餓之能，並不高於女人。」

蜂腰六娘子道：「我的武功比你為差，又被你封閉着，先死的自然是我了。」

石楓道：「這個麼……咳，在下只能表示一點歉意了。」

蜂腰六娘子道：「我不怪你，這是我自作自受。」

語音一頓，長長一嘆接道：「朱忌疾心狠手辣，你縱然交給他半壁山河，他還是不會放過你的，由他對我的情形瞧看，就知道賤妾決非危言聳聽。」

石楓淡淡道：「我相信你說的，只是人生百年，難免一死，在下並未將它放在心上。」

蜂腰六娘子忽然精神一振道：「鐵屋機關由外面控制，咱們除了等死別無選擇，公子不是要欣賞賤妾麼？蜂腰六娘子願意在將死之前把一切獻給公子。」

她說話之際，已緩緩除去褻衣。

蜂腰六娘子算得是一個人間尤物，但與水紅蓮及秋月二女相較，她還是差了幾分。

只不過經常在風月場中打滾的女人，自有一套令人動情的手段，何況一個等死之人的情緒，也是最為波動不安的。

因此，石楓接受了她的獻禮，暫時拋開一切。

當他們盡情歡樂之後，燭淚已然堆滿燈台。

夜，早已深沉了，這一對遭遇奇妙的野鴛鴦，竟然沉沉睡去。

× ×

更鼓才只兩傳，封府已經有人望眼欲穿。

她們自然是水紅蓮及秋月二女了，石楓一去不返，怎能不令人大感焦急。

秋兒第一個沉不住氣，她噘着嘴道：「相公一定是被那個小狐狸精迷着了，我去找他。」

水紅蓮道：「不，相公不是那等人，我想其中必然別有文章。」

秋兒道：「大姊！妳說還會有什麼文章？」

水紅蓮道：「妳想想，飄飄能瞧出妳與三妹劍術上的造詣，又能識破妳是喬裝改扮，她會是一個簡單人物麼？再說，飄飄已然如此，那蜂腰六娘子及朱老闆就更是兩個棘手之人了。」

月兒心頭一凛，道：「不好，大姊，我想這是個圈套，目的在奪取咱們的半壁山河圖。」

秋兒急道：「眞要是這樣的話，相公可能已中了她們的道兒，大姊，事不宜遲，咱們快去金鎖樓瞧瞧。」

水紅蓮道：「妳們去配好兵刃，咱們到院中相見。」

「是，大姊。」

秋月二女應了一聲，迅速奔回自己的房間。

待她們再回到大廳之時，眼前的景象，竟使她們大吃一驚。

大廳的燭光熄滅了，水紅蓮手提長劍，正在作全神戒備，顯然是敵人找上門來了。

在心理上對她們是一項嚴重的威脅。秋月二女躡足趨到水紅蓮的身後，秋兒悄聲道：「大姊！是來了敵人？」

水紅蓮道：「是的，人數不少，有幾個功力頗為不凡。」

秋兒道：「在金陵城，他們竟敢明目張胆，公然行兇？」

水紅蓮道：「這就難說了，如若他們勾結官府，說咱們是強盜，是叛逆，他們不僅可以明目張胆，咱們就變做殺官拒捕，罪上加罪了。」

月兒道：「我担心相公出了意外，大姊，咱們殺出去。」

水紅蓮道：「相公不會輕易着別人道兒的，妳先不必為他担憂，咱們還是先顧目前，最好能擒住他們的頭兒，那時縱然相公落入他們的手中，咱們有了人質，也可以互相交換。」

月兒道：「大姊說的是，但咱們現在如何着手？」

水紅蓮道：「二妹由天井上房，三妹出後院，我出前院，給他們來一個意外的反擊，但要記住，只能制住他們，不要殺傷人命！」

秋月二女應了一聲，分別向指定之處縱身而去。

最先遭遇敵人的是秋兒，她剛剛冒出屋面，兩縷勁風，已向她的左右雙脅，猛襲而來。

秋兒咬咬牙，嬌軀向瓦面一伏，左腿猛的一個廻旋，她那纖纖玉足，正好踢在一名大漢的小腿腿骨之上。

一聲响澈夜空的哀嗥，一陣折骨之聲，那名倒楣的大漢滾下房去，他的一條右腿八成會就此報廢。

其實秋兒這一腿只是一個意外的收穫，她主要對付的目標是另外一名大漢。

自然，這名大漢仍然逃不過她降龍棒的降龍三絕招，他幾乎毫無還手的餘地，左右玄機及丹田重穴便一起碰上了棒頭。

這當眞是先聲奪人，屋面上的五名大漢，竟被她舉手投足之間，一下子收拾了兩個。

趁對方一呆之際，她秀目如電，向來人冷冷的打量一眼，不過失望得很，對方兩名灰衣老者，一名黑衣中年，全是面目陌生，素不相識之人。

於是她哼了一聲道：「各位是那一座

山頭的好漢？這麼率衆搶刼，難道就不怕王法？」

一名身材較矮的灰衣老者沉聲道：「姑娘不僅武功驚人，口才也頗為不凡，可惜咱們不是山頭的好漢，而是奉命捕捉盜匪之人。」

秋兒心頭暗暗一驚，但仍不露聲色的道：「原來如此，那麼閣下可以走了，你們暗窺民宅一節，咱們不再追究就是。」

灰衣老者打了一個哈哈道：「就這麼簡單麼？」

秋兒道：「不這樣你還要如何？」

灰衣老者道：「姑娘被人脅從，老夫對妳十分惋惜，這樣吧，妳隨老夫走一趟官署，老夫担保為姑娘全力開脫。」

秋兒雙眉一豎道：「閣下當眞是官家的人麼？請教尊號如何稱呼？」

灰衣老者道：「老夫是金陵府的總捕頭婁士選，憑老夫的名號，姑娘應該相信得過。」

秋兒偏着頭微作沉吟道：「總捕頭必然是一個很大的官兒了，但咱們家裏日常來往的大人們怎麼從來沒有提過？」

混身官場的人，最怕開罪具有權勢的主兒，秋兒這般說法，婁士選那能不心頭暗驚。

不過此等之人，也最會見風轉舵，他那張滿臉秋霜的臉孔，立即雲開日出，還現出一片笑意。

「姑娘是……咳，老朽太疏忽了。」

秋兒道：「你是問咱們老爺麼？他由湖廣總督調任大學士，我不說你應該知道是誰了，如若你當眞不知，我就跟你到巡撫衙門走一趟吧！」

婁士選只不過一個小小的總捕頭罷了，開罪了大學士的眷屬，豈不罪該萬死！

他嚇得機伶伶連打兩個寒戰，接着躬身一揖道：「小的瞎了眼，小的該死，只希望姑娘大人不見小人過，饒了小的這條狗命。」

秋兒撇撇嘴道：「這些話以後再談，你先說說你們是幹什麼來的？」

此時前院及後院已傳來殺喊之聲，婁士選急忙對另一位灰衣老者道：「程兄弟快叫他們住手，立即全數撤回，不得有一人停留。」

姓程的老者及那名黑衣中年大漢一聲應諾，同時向秋兒抱拳一禮，轉身急馳而去。

此時婁士選才惶然道：「稟告姑娘，這都是小的一時失察，受了朱忌疾的矇蔽，只是……咳……」

秋兒冷冷道：「單憑一面之詞，你就敢率衆捕人？哼，你們那位巡撫大人也太過糊塗了，我非告訴小姐要她稟告老爺不可。」

婁士選急得老臉通紅，冷汗浹背，連連打躬作揖道：「小的並未稟告巡撫大人，姑娘若果一說，小的必然落個滿門抄斬，萬祈姑娘高抬貴手，小的當供奉姑娘的長生牌位。」

秋兒嘆道：「你的胆量也太大了，竟敢瞞着巡撫私自捕人！好吧，看在你這麼一大把年紀，我不再追究就是。不過，金鎖樓誘去了咱們小姐的一位友人，他如若少了一根汗毛，我就拿你們巡撫是問！」

婁士選身軀一震，道：「那位老爺是誰？」

秋兒道：「一位姓石的公子，他不是官場中人。」

婁士選道：「好，這事包在小的身上，姑娘還有什麼指示？」

秋兒道：「我奉勸你幾句，咱們小姐喜愛交結江湖朋友，今後咱們的行動，你最好不要過問。」

婁士選道：「謹遵吩咐，小的就此告別，不過小的這名屬下，還望姑娘一併成全。」

秋兒虛空連拍三掌，震開了被制大漢的穴道，婁士選向她長長一揖，便領着那名大漢向金鎖樓撲去。

× ×

所謂人算不如天算，朱忌疾原以為手到擒來的如意算盤，想不到被總捕頭婁士選的臨陣變卦而全盤落空。

他氣憤憤的回到金鎖樓，心中仍然存着一綫希望，因為他要飄飄誘來了石楓，只要正主兒在他手裏，不怕他不將半壁山河乖乖的交來。

那知他前脚進樓，婁士選已跟踪來到，他還想埋怨總捕頭不該臨時抽腿，但一瞧對方那副沉重的臉色，話到口邊他又嚥了回去。

「咳，咳，婁大人，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婁士選哼了一聲道：「我正要問你呢？將官大學士的眷屬當做盜匪，你又是怎麼回事？」

朱忌疾大驚道：「什麼？官大學士的眷屬？婁大人，你沒有弄錯吧？」

婁士選道：「你不是說那石公子府上，有一名女扮男裝的姑娘叫秋兒麼？」

朱忌疾道：「我買通他們的傭人告訴我的，這還能假？」

婁士選道：「不假，她確叫秋兒，但也確是官大學士女公子的侍婢。」

朱忌疾一怔道：「婁大人怎能如此確定？」

婁士選道：「官大學士在湖廣總督任內之時，我曾因辦案，在武昌有幸見到過這位姑娘。」

朱忌疾道：「那是多少年前的事？」

婁士選道：「不管事隔多少年，只要經過我注意之人，依然可以一眼認出，否則我這個總捕頭還能幹麼？」

朱忌疾道：「好，就算她當眞是官大學士女公子的侍女，難道她就不能是已經嫁人？請問婁大人，咱們鬧了半天，可曾瞧見大學士的女公子？」

婁士選道：「這個倒是沒有。」

朱忌疾道：「還有，誰不知道咱們金陵城的天香街，是一個尋花問柳的去處，官大學士的女公子，為甚麼偏偏要住在這兒？」

婁士選道：「朱兄說的頗有道理，他們的行動難免使人懷疑。」

朱忌疾哈哈一笑道：「婁大人總算想通了，咱們現在再去還來得及。」

婁士選搖搖頭，說道：「不，兄弟不能以全家人的生命去冒險，再說，朱兄沒有確實的證據，誣良為盜，也是觸犯法紀的。」（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

諸葛青雲·文
盧令·圖

朱唇令

金釵蛾眉豎　八俊鎩羽回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方仁傑洩露出五大門派高手及武林盟主石補天被囚於十絕神君府中後，五大門派中人及石中英先後來到了富陽城，陶陵也派十二金釵到來富陽，十二金釵之首林含碧率領水含雲、花含笑住進臨江客棧，石中英來富陽時曾得陶陵示意，是以首先到客棧與林含碧等相晤，並告知林含碧客棧後園中住的，就是少林寺十三高手，由慧聽大師率領，林含碧立偕各人前往拜訪，寒暄間，飛虎寨的八俊三嬌到來挑釁，慧聽感覺到情況嚴重，向林含碧詢問陶陵可在這附近，看來他似要借重朱唇令門人了——

※※※※※※※※※※※※※※※※※※※※

林含碧笑了笑道：「回大師，咱們二位太上護法雖然不在附近，但其餘的幾位師妹，却立刻會趕來。」

慧聽大師眉峯一蹙之間，石中英却含笑低聲說道：「花含笑姑娘已經前往報訊去了。」

原來花含笑已悄然溜走，如非是石中英提及，少林寺方面的人，還沒人注意到哩！

慧聽大師似乎因為朱唇令門下的二位太上護法沒來，而殊感失望，但他却不像慧明大師那麼毛躁，不曾說出來。

但慧明的老毛病又犯了，竟然扭頭向慧聽大師哼了一聲道：「師兄，別將希望寄托在別人身上……」

慧聽大師連忙截口接道：「敵勢太強，師弟，你我個人的生死榮辱事小，門派的存續攸關至鉅，我們也不是要依賴別人，須知眼前這一場殺劫，可不僅是某一個門派的事，你可千萬不能意氣用事，而中了敵人的各個擊破之計。」

這時，他們已可看到對方八俊三嬌，正一字橫排地，在嚴陣以待了。

慧明仍然是不服氣地，以眞氣傳音接道：「師兄以為憑這幾個女娃兒，就能帮助我們渡過這難關？」

慧聽也傳音答道：「師弟，方才悟能被辱的情形，你也親眼看到了，人家都是武林四寶得主的嫡系傳人，尤其是咱們面對的敵人，是身兼正邪兩派之長，無論如何，不是咱們這過了氣的名門正派，所能單獨抵抗得了的。」

慧明總算沒再反駁了。而事實上，他也不便再反駁了，因為，慧聽說的都是正理。

何況，這時他們已到了那八俊三嬌的嚴陣以待的地方，還能抬甚麼槓哩！

他們這一行剛剛停下來，對方陣容中的燕南飛却目注林含碧正容說道：「林姑娘，妳們眞要淌這塘渾水？」

林含碧哼了一聲道：「廢話！」

燕南飛冷冷地一笑，目光在慧聽大師等三人臉上一掃，才沉聲問道：「三位大和尚是哪一位當家？」

慧聽大師接道：「有甚麼事，跟老衲說吧！」

燕南飛陰陰地一笑道：「目前，別的

都不用說了，為了替你們這個老大的名門正派保存一點元氣，在下建議你將八個年輕人都遣送回去，在下秉承不為已甚之旨，決不留難。」

方才曾經受過辱的悟能和尚，厲聲叱責道：「賊子，滾出來！咱們正式較量一下。」

燕南飛冷笑一聲，說道：「小和尚，如果我方才手下不留情，你還能在這兒窮嚷麼？」

話，雖然說的是實情，但却實在令人受不了。

悟能臉色一變之間，慧明大師已臉色一沉地，沉聲喝道：「不許妄動！」

接着，精目向那八個年輕人一掃，聲容俱莊地，接道：「方才，那位燕施主說得對，你們八個，毋須留在這兒了，現在我命令你們，立刻退出這兒！」

那八個年輕人同時臉色一變，也同聲悲呼道：「師傅……」

「師伯……」

緊接着，一個嬌甜語聲，劃空傳來道：「老前輩，現在才叫他退走，已經為時太晚啦！」

話到人到，香風輕飄，面前又多出兩位紅衣小妹。

那是十二金釵中的老九李含春，和小妹柳含烟。

看這裝束，聽這語氣，慧聽大師不問也知道來的是什麼人，因此他不問對方來歷，只是蹙眉問道：「姑娘此話怎講？」

李含春答道：「目前這客棧四週，已佈下天羅地網，許進不許出，老前輩估量着他們八位，能闖得出去麼？」

慧聽大師一怔道：「這位燕施主不是已經說過，讓他們走的麼？」

林含碧插口笑道：「老前輩怎能相信那些鼠輩們的鬼話呀！」

慧聽苦笑了一下，目注燕南飛沉聲問道：「燕施主，你對這二位姑娘的話，如何解釋呢？」

燕南飛笑道：「這個麼，好解釋得很。我說的是目前的事，外圍的一切，可管不着。」

慧聽大師氣得連鬚子都翹了起來了。

林含碧嬌笑道：「老前輩犯不着跟這些鼠輩們生氣，只要老前輩能相信得過我，有我們朱唇令門下在，諒他們也討不了什麼好去……」

這時，對方陣容中的司徒達，排衆而出，戟指李含春怒叱道：「賤婢！妳滾出來！」

李含春前此在碼頭邊，曾經大奮神威，削掉司徒達左手的三根指頭，此番仇人見面份外眼紅，自然是首先指名挑戰了。

李含春嬌笑道：「狂徒，這回姑奶奶要削掉的，可就不是三根指頭啦！」

這幾句話，無異于火上加油。因此，氣得司徒達怒叱一聲：「賤婢找死！」話聲未落，人已振劍疾射而前。一起手就是「天魔劍法」中的精妙絕招，將李含春圈入漫天劍影之中。

在一串金鐵交鳴聲中，只聽司徒達「噫」了一聲，道：「今宵，妳怎麼使起劍來？」

李含春嬌笑道：「不可以麼？」

司徒達接道：「我記得妳上次使的是兩把七首。」

李含春哼了一聲道：「朱唇令門下，能使刀，也能使劍，你沒看到我們都是帶着雙刀和寶劍麼？」這二位，口中沒閒，手中長劍，更是快如電掣地，雙方都是精招迭出的，展開以快制快的搶攻。短時間內，可沒法分出勝負來。

燕南飛目注門場少頃之後，才向林含碧笑問：「林姑娘，貴方是由誰作主？」

林含碧哼了一聲道：「自然是由慧聽大師作主啦！」

燕南飛笑道：「那麼，我請問大和尚，咱們為了節省時間，就來一場混戰怎麼樣？」他口中在徵求同意，但事實上，却在向他的同伴連連使眼色，因此，話聲一落，根本就不讓對方有攷慮的餘地，已經是一窩蜂似地，撲了上來。

而且，他們可真應了一句俗語：吃柿子揀軟的揑，他們的目標，直然是集中撲向少林門下的八個年輕人。

這情形，可氣得火爆脾氣的慧明大師怒喝一聲：「鼠輩找死！」

喝聲中，一揮手中禪杖，向當先飛撲過來的燕南飛迎頭痛擊。

燕南飛自然知道這個少林寺中的有數高手之一的老和尚不太好惹，眼看情況不對之下，連忙閃身橫飛丈外。

但慧明大師是何等身手，何況他又是恨透了這個狂妄的年輕人，恨不得能一杖砸個稀爛才甘心。

因此，燕南飛的脚跟還沒站穩，慧明大師又是一杖橫掃過來。

但這一杖橫掃，却被另外一個使齊眉棍的人接住了。

在震耳金鐵交鳴聲中，傳出那人的冷笑道：「少林高僧，也不過如此。」

很顯然，方才這一杖招硬拚，雙方都沒佔得便宜。

這位半路裏截上來的，是一個身裁高大的中年人，手中的齊眉鐵棍，也屬於重兵刃，武功也很高，因此，與慧明大師一交上手，倒算得上是旗鼓相當，一時之間，誰也奈何不了誰。

慧明大師以少林寺中，有數高手之一的身份，居然奈何不了一個陌生人，其內心的難過與憤怒，自然是不難想見，再加上對方那一句意存輕視的話，更使他怒不可遏地，沉聲喝道：「報上名來！」

那大個子笑道：「老和尚站穩，大爺南天王座前，青龍堂堂主尤少明……」

這同時，另一邊也有人在報名：「老夫白虎堂堂主牟一民……」

「我嘛！朱雀堂堂主呼延杰……」

原來這片刻之間，這片菜園之中，已展開一場緊張而又激烈的混戰。

飛虎寨方面，似乎是謀定而後動。羣俠這邊三位功力最高的老和尚，分別為三位堂主敵住。

林含碧、水含雲，花含笑，柳含烟等四位姑娘，則分別由四位八俊中人截住。

至於少林寺方面的兩位俗家長老應樹人，朱介甫二人，則由八俊三嬌中，剩下的六位，以三對一的方式，予以纏住。

此外，那少林寺的八個年輕人，可根本沒將其當一回事，而沒人理睬。

最初幾招中，除了以一敵三的應樹人，朱介甫二人，畧感吃力之外，其餘則雙方都是精招盡出地，顯得斤兩悉稱，難分軒輊。

與林含碧交手的，是八俊中的老大燕南飛。

他，一面長劍翻飛地，加速搶攻，一面呵呵大笑道：「林姑娘，妳是十二金釵中的鳳首，我是八俊三嬌中的龍頭，龍鳳相配，不但是門當戶對，而且算得上是天作之合哩！」

林含碧一方面因方才慧明大師有輕視她們之意，同時，目前局面，也不宜拖得太久，因此，她存心搶先殺敵以立威，則不但可使少林寺的人不再意存輕視，對敵人方面，也能收先聲奪人之效。

因此，燕南飛話聲一落，她立卽冷笑一聲道：「無恥狂徒，死到臨頭，還敢逞口舌之利。」

話聲中，招式一緊，「追魂三式」隨之有若迅電奔雷地使了出來。立卽將燕南飛圍入一片森寒劍幕之中。

只聽一聲沉喝，遙遙傳來道：「本門弟子快退！」

林含碧冷笑道：「退得了麼！」

一聲慘號，燕南飛右臂齊肩而斷。

林含碧得理不饒人，飛起一脚，踢正對方心窩，使其立斃丈外。

林含碧這一着，倒眞是收到了先聲奪人之效。緊跟着，又是一串慘號，連綿傳出，花含笑，水含雲二人也各自將對手立斃劍下。

原來林含碧，水含雲，花含笑等三位姑娘，不但是十二金釵中功力最高的三位，也是最富機智的三位。

在目前這環境中，她們的心意也無形中溝通了，因而不約而同地，爭相殺敵，以期收先寒敵胆之效。

這三位一奏功，李含春，柳含烟二人也奮力將對手殺傷。使其一個斷腿，一個斷臂地，厲嘯着飛身而退。

交手不到五十招，已使得飛虎寨的八俊中三死二傷，這情形，不但使飛虎寨的人臉色大變，同時也使少林寺方面的人受了刺激。

因爲，到目前爲止，三位老和尚對三位堂主依然是不勝不敗的膠着狀態，以一敵三的兩位俗家長老，也仍然是處於頹勢之中。

由於少林寺方面的人，精神上受了刺激，反應最快的是慧明大師，他，一面盡提功力地，加速搶攻，一面厲聲喝道：「少林門下，通通上！」

這些，說來雖嫌冗長，但實際上，却不過是林含碧等三人殺敵奏功的刹那之間，所發生的事。

少林門下的八個弟子，一聽到慧明大師怒喝，立卽暴諾一聲，紛紛撲了上來。

就這刹那之間，忽然闖入十幾個身着黑色勁裝的年輕人，呼嘯着迎了上來，直撲少林寺的八個弟子。

一陣震耳金鐵交鳴聲中，少林寺門下已倒下四個，如非是林含碧等五位剛剛閒下來的姑娘，立卽飛身搶救，少林寺的八個弟子，就全軍覆滅了。

那些新加入的勁裝青年，身手尤高於八俊三嬌中人。同時，由於他們人數多，因而儘管林含碧等人飛身參戰，也沒法扭轉頹勢。

這刹那之間的變化，實在太快了。

羣俠方面，剛剛取得優勢，一下子又轉爲頹勢之中。

也因爲年輕一代的羣俠們處於頹勢中，使少林寺方面三位本來處於膠着狀態中的老和尚，也受了影响，而在節節敗退中了。

與慧明大師交手的尤少明，呵呵大笑，說道：「老和尚，放下兵刄來，我饒你不死……」

暗影中，有人立卽喝道：「不！通通殺光！」

忽然，一道人影，有若天馬行空似地，疾射而來，人還未到，勁喝先傳：「住手！」

語音有若仲夏沉雷，震得人耳鼓嗡嗡作响，使得激戰中的正邪雙方，不由自主地，各自虛晃一招，退出戰圈。

這位不速之客，身形才落，一道人影，挾着聲怒叱，電射而來：「你是什麼東西！」

身形未落，雙掌齊揚，以泰山壓頂之勢，擊出一記劈空掌。

身形霹靂巨震，塵土飛揚中，只見先行射落的人，被震退一大步，那凌空發掌的人，却被震得凌空三個筋斗，飛射丈八之外。

直到這時，其餘的羣豪們才看清楚，先行射落的人是朱唇令門中的太上護法陶陵，那搶先迎擊，却是十絕神君黃聖仁。

緊接着，一陣「颼，颼，」連响，人影紛飛中，現場中又多出十一個高手來。

那是朱唇令門中的另一位太上護法倪素貞，石家堡的老堡主石中英，以及其他各門派前來追査其本門失蹤人物的高手。

陶陵淡然一笑道：「你看我是甚麼東西呢？」

黃聖仁披唇一哂道：「你也不見得比我高明。」

陶陵呵呵一笑道：「我要比你高明，就得自上尊號，稱爲十一絕神君啦！」

黃聖仁冷笑道：「陶陵，你對胡貞貞還有興趣？」

陶陵臉色一沉道：「住口！」

黃聖仁笑道：「你們是老相好，刼後重逢，本來就應該倍加恩愛才對，儘管胡貞貞已經是敗柳殘花，却是徐娘半老，風韻猶存哩！」

陶陵臉色鐵青，雙目中寒光畢射地，冷哼一聲道：「還有麼？」

黃聖仁笑了笑道：「還有，如果你不願意吃殘羹剩飯，我倒可以覆水重收，將她接回來。」

陶陵猛吸一口清氣，抑平心中的激動後，沉聲說道：「黃聖仁，你莫激使我馬上跟你動手。」

黃聖仁呵呵一笑道：「不馬上動手，難道還要揀一個黃道吉日不成！」

陶陵精目環掃，冷冷地一笑道：「不必揀什麼黃道吉日，目前情况之下，只要你認爲勝算多，我也可以捨命奉陪。」

黃聖仁反問道：「聽你這口氣，好像還是你故意放我一馬似的？」

陶陵「唔」了一聲道：「你我各自心中有數就是。」

黃聖仁笑道：「我倒看不出來，你們那邊，佔了什麼優勢？」

接着，又「哦」了一聲道：「對了，胡貞貞怎麼沒來？還有你的高徒，方仁傑小兩口兒？」

陶陵淡然一笑道：「與你不相干。」

黃聖仁哼了一聲道：「就算加上那三個吧！你們也不見得比我强。」

陶陵注目微笑道：「黃聖仁，我不能不提醒你，你那位靠山，已經撤退啦！」

黃聖仁注目問道：「你說的是誰？」

陶陵漫應道：「你我各自心中有數就是。」

黃聖仁笑道：「那我不妨正告你：我沒有靠山，也用不着靠山。」

陶陵臉色一整道：「這些暫時不談，現在咱們先談目前的正經事。」

黃聖仁「唔」了一聲，說道：「我正聽着。」

陶陵沉聲問道：「你刼持五大門派中人，是不是爲了取他們的特技，以點綴你這個十絕神君的光彩？」

黃聖仁點首笑道：「你很聰明呀！」

陶陵正容接道：「現在，那些人都還活着？」

黃聖仁笑道：「凡是沒有死的，都還活着。」

陶陵臉色一沉道：「黃聖仁，我沒工夫跟你鬼扯，你得放正經一點。」

黃聖仁笑了笑，說道：「我這個人，一向就是這個樣子，而且，我說的也是正經話。」

「那麼。」陶陵沉聲接道：「我問你，如今，你目的已達，却爲何還要將那批人軟禁着？」

黃聖仁含笑反問道：「依你之見？」

陶陵聲容俱莊地接道：「依我之見，你不如立卽放了他們，五大門派中，我還可以賣個老面子，雙方就此拉倒。」

黃聖仁呵呵一笑道：「你眞是說得一廂情願。」

陶陵注目問道：「你這是表示不同意了？」

黃聖仁淡然一笑道：「我同意了，他們就肯罷手麼？」

陶陵接道：「方才我已經說過，我可以賣個老面子，勸導五大門派中人，化干戈爲玉帛。」接着，又語氣一沉道：「我特別提醒你，這對你們雙方，都是有益無損的事。」

黃聖仁笑了笑道：「我可以暫時接受你的建護，但我要特別聲明，我可並不是怕他們跟我爲難。」

陶陵「唔」了一聲，又蹙眉接問道：「暫時接受？這話如何解釋？」

黃聖仁接道：「我的意思是，等你和五大門派中人商量好之後，咱們再另定時地放人。」

「以後，咱們如何聯絡？」

「你可以隨時派人赴我的地下迷宮門口投書聯絡。」

陶陵點點頭道：「好，咱們暫時就這麼決定，你可以帶着你的人馬撤退了。」

黃聖仁笑道：「咱們多年老友，難得碰一次頭，方才不過交手一招，就這麼分手，這可有點不够意思吧？」

陶陵却是答非所問地，淡然一笑道：「令尊大人和那個可能是『三目天尊』獨孤豪的人，都已經知難而退啦！」

黃聖仁臉色一變道：「我不信你有如此能力，能退得了那兩位。」

陶陵漫應道：「不錯，我陶陵可委實沒這個力量，能同時退得兩個超級老魔，但你莫忘了，武林之中，人上有人……」

黃聖仁截口問道：「那是誰？」

陶陵笑了笑道：「這個，你毋須過問，如果你不相信的話，又何妨發個暗號，向外頭聯絡一下看。」

黃聖仁微蹙濃眉，沉思不語間，圍牆外面忽然傳來一長三短，三聲急促的口哨聲。

黃聖仁臉色微微一變之後，才點點頭道：「好，暫時依你所言。」

陶陵淡笑着接口說道：「俗語說得好，青山不改，綠水長流，以後的日子，多着哩！……」

黃聖仁冷笑一聲道：「不錯！放過今日，還有明天。」

陶陵臉色一整道：「陶某有一個要求，這客棧已由陶某包租下來，希望將住在這兒的貴屬，于天亮之前，全部撤走。」

黃聖仁笑道：「我那些人，本是爲了監視五大門派中人才住進來，目前，既已無此必要，卽使你不要求，我也會撤走他們啦！」接着，擧手一揮道：「本門中人，全部撤退！」

說完，他自己已當先長身飛射而去。

人影飛閃中，傳來黃聖仁的宏亮語聲道：「陶陵，我希望在明天日落之前，能看到你的通知。」

陶陵揚聲答道：「好的，我當儘量求快。」

直到這時，陶陵才向五大門派中人作了一個羅圈揖，含笑說道：「諸位，非常抱歉，方才，爲了應付那魔頭，一直沒工夫和諸位招呼。」

少林方面的慧聰大師首先發話道：「陶大俠請莫客氣。」

慧明大師却蹙眉接道：「陶大俠，貧僧有一句不當之言，說了出來，你可莫見怪。」

陶陵含笑答道：「大師有話，請儘管說，卽使有甚不當之處，在下也不見怪就是。」

慧明大師注目接道：「以咱們目下實力而言，似乎穩可留下那個黃聖仁，那麼，陶大俠却爲何不利用這有利的機會，而要放走他們呢？」

陶陵苦笑了一下道：「大師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咱們且回到屋內，再作詳談吧！」

由于人數太多，羣俠們進入獨院中後，只好都擠在客廳中，除了老一輩的人有座位之外，年輕的一羣人，就只好站立一旁了。

慧明大師雖然心高氣傲，脾氣也非常急躁，但却不失爲是一位心直口快的高僧，他，坐下之後，首先向站在他旁邊的林含碧等人歉笑道：「林姑娘，方才多虧妳們鼎力支持，否則，那後果，可眞不堪設

想。」

林含碧謙笑道：「大師，這是我們應盡的本份啊！」

水含雲也含笑接道：「只是，敵勢太強了，我們顧此失彼，才使得貴門下損失很重。」

慧明大師苦笑道：「那只能怪他們學藝不精，如非是妳們幾位姑娘大力支持，他們八個，勢將無一倖免。」

一旁的石中英笑道：「你大和尚能說出這種話來，可眞難得。」

慧明大師却瞪了他一眼道：「對了！本門門下傷亡的責任，可得由你負擔。」

石中英一怔道：「此話怎講？」

慧明大師哼了一聲道：「我問你，方才，當雙方劍拔弩張之際，你老頭兒跑到哪兒去了？」

石中英啞然失笑道：「你以爲我是臨陣脫逃了？」

慧明大師注目問道：「那你有甚麼理由？」

石中英正容接道：「我是一看情況不對，就去招呼其他四派的人趕來接應的。可是，人是找來了，却進不來……」

慧明大師一怔道：「爲甚麼？」

石中英苦笑道：「被黃聖仁的手下截住啦！你難道沒看到，那些殺死貴門門下的年輕高手，可比飛虎寨中的八俊三嬌中人，更要高明麼！」

林含碧「哦」了一聲道：「原來那些人就是黃聖仁在暗中調教出來的高手。」

石中英接道：「應該說是黃聖仁特別調教出來，準備打天下的子弟兵。」

慧明大師接問道：「那你們怎麼沒受到損傷？」

石中英苦笑道：「誰說我們沒受損傷，要不是陶大俠與倪女俠等人及時趕來，那後果可遠比你們這兒更嚴重哩！」

慧明大師輕輕一嘆道：「如此說來，倒是我錯怪你了。」

接着，却向陶陵笑問道：「陶大俠，現在，該回到方才的話題了吧？」

陶陵笑了笑道：「方才的話題，石堡主已等于替我說明了一大半啦！」

慧明大師苦笑道：「至少也還有一小半沒說明啊！」

陶陵扭頭向石中英笑道：「石大俠，還是由你說，比較詳細一點。」

「好的。」石中英點點頭道：「事情是這樣的。當我率同其餘的四大門派中人，趕到這兒時，在碼頭上就被黃聖仁手下的子弟兵截住了。」

慧明大師接問道：「當時，難道你們沒有正式交手？」

「誰說的！」

「否則，怎麼你們都是好好的？」

石中英苦笑道：「你大和尚仔細細瞧瞧，其餘四大門派中，就只有派來這幾個人麼？」

慧明大師這才蹙眉接道：「難道那些人都已戰死或負傷了？」

石中英哼了一聲道：「你大和尚忽然聰明起來啦！」

緊接着，又神色一整道：「當時，敵勢之強，使我們這邊的人，連招架的力量都沒有，更不用談反擊了。」

慧明大師苦笑道：「你們這些人能够全身而退，那必然是陶施主，倪施主及時趕來的功勞了？」

陶陵連忙接道：「在下不敢掠人之美，此中還另有高人在暗中幫忙，這也就是我一定要石大俠自己說的原因之一。」

慧明大師「哦」了一聲道：「那是甚麼人呢？」

石中英苦澀地一笑，說道：「誰知道哩！當時情況之糟，我現在回想起來仍有餘悸……」

「對了。」慧明大師忽然截口接道：「方才，你是說，你們在碼頭上被黃聖仁的人截住？」

石中英點點頭道：「不錯。」

慧明大師蹙眉接道：「我們相距不算遠，怎會沒聽到一點聲音呢？」

慧聰大師搶先苦笑道：「師弟，方才，我們都在作殊死搏鬥中，怎能聽得到外面的殺伐聲。」

石中英目注慧明大師笑問道：「還要我解釋麼？」

慧明大師笑了，但笑得很不自然：「貧僧眞够含糊。」

慧聰大師接問道：「那位暗中幫助你們的人，是一位怎樣的人？」

石中英接道：「外表看來，是一位身裁高大，鬚髮皆白的灰衣老人，但我敢斷定，那絕對不是他的本來面目。」

慧明大師接問道：「何以見得？」

石中英正容接道：「大師該相信我這雙老眼，尚未昏花。」

慧聰大師注目問道：「那位灰衣老人的身手，一定很高明？」

「是的。」石中英點首接道：「當時，我們處在非常危殆的情況之下，那位灰衣人一出現，在門場中轉得兩轉，全部惡門，立即停止了。」

接着，又輕輕一嘆道：「當時，陶大俠，倪女俠都沒趕來，事實上，我們這些人，也都打算豁出去了，所以，目前還能活着同諸位說話，我自己也覺得是一項奇跡。」

慧明大師接問道：「當時，黃聖仁沒在場？」

石中英苦笑道：「你大和尚也未免將我們瞧得太扁了，如果當時黃聖仁不在場，我們這些人，又怎會敗得如此慘。」

慧明大師笑道：「有了黃聖仁在場，你就敗得很光榮？」

石中英笑道：「敗在當今黑道上的第一號魔頭手中，當然是雖敗猶榮呀！」

慧聰大師苦笑道：「二位莫抬槓，好麼？」

石中英歉笑道：「諸位莫見笑，在下一和慧明在一起，總免不了要抬槓的。」

慧聰大師注目問道：「那位灰衣老人，是否曾與黃聖仁交過手？」

石中英接道：「他們二人曾經互拚過一掌，但我這個外行人，却看不出究竟是誰佔了便宜。」

「哦……」

石中英不等對方接腔，又立即接道：「當時，現場惡門一經停止，陶，倪，二位大俠，也剛好及時趕來，但那位灰衣老人却向我以眞氣傳音說道：『你們的幫手

已來，老朽也該告辭了。』於是，他連場面話都不曾交代一句，就匆匆退走了。」

一頓話鋒，目注陶陵笑道：「陶大俠，以下的還是由你說明吧！免得慧明大和尚老是和我抬槓。」

陶陵笑了笑，才沉思着接說道：「這位灰衣老人，回想起來，可越想越覺得奇怪。」

慧明大師笑問道：「陶施主能否請道其詳？」

陶陵苦笑了一下道：「當然，在場諸位，都會覺得那位灰衣老人很奇怪，但在下我，却特別另有一種感覺，因爲，我一到場，他就好像是有意迴避似地，匆匆離去……」

慧明大師連連點首道：「對！對！那……很可能是你陶大俠的朋友。」

陶陵含笑反問道：「是我的朋友，爲何要避不見面？」

慧明大師微微一怔之間，陶陵又蹙眉接道：「而且，我的朋友中，也不會有這種高明身手的人物……」

慧明大師截口笑道：「可是，貧僧要提醒你陶大俠，你陶大俠也不是生出來就有如此高明的身手的。」

石中英插口笑道：「大和尚，你這一槓，可抬得很有道理。」

陶陵也連連點首，說道：「對，對，只是……」

接着，却是眉峯一蹙道：「既然是我的朋友，爲何要避不見面？」

慧明大師接道：「那自然是跟你陶大俠有過甚麼過節的朋友……」

陶陵截口苦笑道：「大師言之有理，但他當時並未眞的離去，却仍然隱在暗中給我幫忙，這些，又如何解釋呢？」

慧明大師也苦笑道：「這個，貧僧就想不通了。」

一頓話鋒，又注目笑問道：「當時，那位神秘的灰衣老人，又是怎樣給你陶大俠幫忙的？」

陶陵沉思着接道：「當時，在下一到場，灰衣老人立即離去，黃聖仁也匆匆趕向客棧後園，碼頭上就由他的老子黃飛虎主持。」

慧明大師「哦」了一聲道：「這一對父子一經結合，眼前這一場殺刧，可就更不容易收拾啦！」

慧聰大師却長嘆一聲道：「目前的五大門派，已是徒具虛名，自保都不暇，那還有力量去消災化刧。」

陶陵正容接口說道：「大師別洩氣，五大門派結合起來，這股力量還是不可輕侮的……」

慧明大師截口苦笑道：「陶大俠不用替我們臉上貼金了，還是說方才的正經事吧！」

陶陵有點不自然地一笑之後，才一整神色道：「不但這一對父子已結合在一起了，而且，還有更厲害的人物，在暗中替他們撐腰。」

慧明大師一怔道：「那是誰啊？」

陶陵正容接道：「很可能就是『三目天尊』獨孤豪。」

聽話的羣豪們，幾乎都是同時驚「呵」出聲。

慧明大師並蹙眉問道：「獨孤豪居然還活着？」

陶陵點點頭道：「那是很可能的。」

慧聰大師接問道：「這是說，陶大俠還不能肯定那位神秘人物就是獨孤豪？」

陶陵正容接道：「在下雖然不能完全肯定，但却敢說，那是非常可能的。」

慧明大師蹙眉接道：「陶大俠，還是談談當時的經過情形吧！」

「好的。」陶陵沉思着接道：「當時，我向黃飛虎說明我方的立場，也就是方才向黃聖仁所說的那些，希望能避免這一場應該可以避免的殺刧。」

慧明大師接問道：「黃飛虎是怎麼說的？」

陶陵苦笑道：「黃飛虎的態度非常橫蠻，堅持非要給五大門派中人一點顏色看看不可。」

接着，却是目射異彩地說道：「就當此時，碼頭的另一端，約莫箭遠外，忽然傳來『蓬蓬蓬』三聲霹靂巨震，並發出一聲冷笑道：你也不過如此。」

慧明大師笑問道：「那互拚三掌的兩人中，陶大俠認爲其中一人可能就是獨孤豪？」

陶陵點點頭道：「正是。」

慧明大師接問道：「那兩位互拚三掌之後，沒有繼續打下去？」

陶陵含笑接道：「以後的情形不知道，也不再有甚麼聲息傳來，但黃飛虎的態度，却有了出人意外的變化。……」

慧聰大師揷口笑問道：「黃飛虎願意接受陶大俠的建議了？」

陶陵笑道：「出爾反爾，黃飛虎自然不好意思這麼作，只是態度軟化了，他要我直接去和他的兒子接頭。」

慧明大師接道：「那必然是受了那位可能是獨孤豪的人的影響？」

陶陵正容接道：「我也是這麼想。」

接着，精目環掃五大門派中的首腦人物，聲容俱莊地接道：「現在，在下要請諸位給我一個答覆了。」

慧聰大師長嘆一聲道：「經過方才那一戰，老衲已有自知之明，所以，只要能將本門的長老放回來，本門立即退出這場紛爭。」

其他四大門派的負責人，也幾乎是異口同聲地，說道：「我們都願意接受陶大俠的調停。」

「多謝諸位，這樣，在下就可以提前去和黃聖仁接洽了。……」

× ×

陶陵的調停很順利，也很快速。

第二天午後，所有被黃聖仁軟禁在地下迷宮中的高手們，都被釋放了，只有那位「五絕神君」南宮俊，因爲關聯着黃聖仁那地下迷宮的秘密，同時，因爲南宮俊本人也是黑道中人，陶陵也並沒堅持，因而獨有他例外地，仍然被軟禁着。

石補天是現任武林盟主，恢復自由之後，立即當着五大門派代表面前，推舉陶陵繼任。五大門派的人，自然是毫無異議地，一致贊同，但却被陶陵婉拒了。

陶陵說得好，衞道除魔，人人都有責任，站在武林一份子的立場，他陶陵不須任何名義，也當勉力以赴。 （未完）

新穎脫俗俠義長篇故事

臥龍生・文
盧令・圖

神眼遊龍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丐帮長老彭尊轉達了帮主口諭給沈氏雙姝後，逕自離去，沈二姑娘因懷疑彭長老，命人立即跟踪，隨即雙雙返回寓所，擬毀去文件及住處，詎知返抵家中，驀睹侍衞副統領閃電劍葉逢春已率人在廳中等候，要押她們往侍衞宮當人質，雙姝與鬥不敵，要自戕也被葉逢春所阻，就當雙姝束手就縛之際，岳秀驀地在廳中現身，一抬手，就把葉逢春手中的劍鞘奪去，葉逢春連攻十二劍，均被岳秀用劍鞘封擋開去，葉逢春心頭震駭莫名，收招欲退，岳秀手中劍鞘如影隨形點至，點中了葉逢春的右肩井穴——

鼎刀援佳麗　丹心保五爺

葉逢春只覺右腕一麻，抓不穩手中長劍，噹的一聲，長劍落地。

岳秀淡淡一笑，道：「葉逢春，你現在帶領你的人手離開，還來得及。」

葉逢春左臂一探，檢起了地上的長劍，道：「走！」

當先轉身而去。

隨行六人，一語未發，跟在葉逢春身後，向外行去。

沈大姑娘緩步行了過來，盈盈一福，道：「多謝岳少俠，二度相救之恩。」

岳秀微微一笑，道：「姑娘，算不得什麼，彼此相互援手，日後，在下借重丐帮之處尚多。」

沈二姑娘道：「岳少俠，放走了葉逢春，豈不是等於亮明了咱們的行踪。」

岳秀道：「如是殺了他，那是逼迫侍衞宮精鋭盡出，全力對付咱們了。」

沈二姑道：「話雖不錯，但至少可以暫時保住咱們的行踪不洩。」

岳秀笑一笑，道：「閃電劍葉逢春在江湖上聲譽如何？在下不太瞭解，但就在下一面之緣的觀察所得，他似乎是一個很要面子的人。」

沈二姑娘道：「他本是久負盛名的劍手，一個很要面子的人。」

岳秀道：「一個很要面子的人，敗在一個名不見經傳之人的手中，會自認是一件羞於出口的事，我想，他自己會替自己掩遮，咱們自然不用担心了。」

沈二姑娘沉吟了一陣，道：「岳少俠說的有理。」

岳秀臉色一整，緩緩說道：「副總統領，在侍衞宮中的身份如何？」

沈二姑娘道：「就賤妾所知，侍衞宮中，共有四個副統領，身份僅低於總統領，葉逢春在侍衞宮中，至少可以坐第五把交椅了。」

岳秀道：「這麼說來，副總統領的身份，在侍衞宮中，很高了。」

沈二姑娘點點頭，道：「很高。」

岳秀道：「侍衞宮副總統領的身份，親自率人來此，那證明了他們很重視兩位姑娘，而且，也存了志在必得之心。」

沈二姑娘沉吟了一陣，說道：「多謝指點，咱們姊妹，立刻收拾一下，離開此地。」

岳秀道：「葉逢春爲了掩遮他自己，一時半刻，此地還很安全，兩位自己準備一下，在下先告辭了。」

一拱手，轉身向外行去。

沈二姑娘急急說道：「岳少俠，請留步。」

岳秀停下脚步，道：「二姑娘還有什麼吩咐？」

沈二姑娘道：「岳少俠，咱們姊妹，受你的太多了，但不知道咱們有什麼効勞之處？」

岳秀思索了一陣，道：「兩位姑娘，現在準備何往？」

沈二姑娘道：「聽說敝帮主已到了北京地面，咱們姊妹，想先去見見帮主，然後，再設法潛回城去。」

岳秀道：「這消息可靠麼？」

沈二姑娘道：「出自彭尊之口。」

岳秀道：「貴帮中事，在下本不應多口，但兩位姑娘目前的處境不同，必須要小心從事，步步爲營。」

沈二姑娘道：「事實上，我們對彭長老，也動了懷疑之心……」

岳秀接道：「二姑娘很聰慧……」

沈二姑娘道：「不瞞岳少俠說，我們已派人監視他的行踪了，不過，只有一點，叫我們姊妹想不明白！」

岳秀道：「在下也許能够提供一二愚見。」

沈二姑娘道：「日下這北京城中，以侍衞宮的勢力最大，也是唯一能够容納江湖人的地方，但彭尊不太可能會投入侍衞宮中，再說，侍衞宮已然佔了上風，不可能做的太絕，收買丐帮的長老……」

岳秀頷首微笑，未曾接言。

沈二姑娘接道：「侍衞宮中人，也明白丐帮的勢力很龐大，一旦全力找侍衞宮週旋起來，就算侍衞宮借重官兵相助之力，也會叫他們寢食不安，所以，這些年來對丐帮中只有逐出，迫離，沒有屠殺。」

岳秀道：「各地盡皆如此麼？」

沈二姑娘道：「那還了得，只限北京一地，已然使丐帮顏面喪失很多了。」

岳秀道：「此事發生多久了。」

沈二姑娘沉吟了一陣，道：「三年之前！」

岳秀道：「過去呢？」

沈二姑娘說道：「二虎同山，相安無事。」

岳秀道：「侍衞宮忽然改變了主意，把丐帮力量，完全逐出了北京地面，會不會是受了外來的力量影响。」

沈二姑娘道：「這件事，一直無法查的很清楚，侍衞宮中人，也不明白。」

岳秀點點頭，道：「好！時間不多，在下也不躭誤兩位姑娘的時間了。」

沈二姑娘急道：「岳少俠，只怕我們還有下情奉告，但不知咱們姊妹如何去找岳少俠。」

岳秀沉吟了一陣，說道：「東長安街，有一家長生堂中藥店，姑娘到那裏找一位雙月大夫，見到他之後，才問區區就行了。」

沈二姑娘點點頭，道：「佩服，佩服，岳少俠不但武功絕倫，而且，到北京就安下了立足的點子。」

岳秀道：「岳某不過是趕巧罷了，那是幾十年的老字號了，岳某怎麼會有此能耐。」

沈二姑娘道：「咱們一言爲定，多則三天，少則兩日，咱們定會趕去會晤岳少俠。」

岳秀道：「岳某人恭候大駕。」

轉過身子，大步而去。

二姑娘兩道目光，一直盯在岳秀的背影上。

直待岳秀消失夜色中良久之後，再收回兩道目光。

長長吁一口氣，二姑娘緩緩說道：「當眞是一代奇人，不但武功卓絕，其料事之能，亦非常人能及。」

沈大姑娘微微一笑，道：「妹妹，咱們也該收拾一下了。」

沈二姑娘道：「只不知那葉逢春是否已檢查過咱們的臥室了？」

沈大姑娘道：「這一點，倒是不會，岳少俠似是已先他們而到。」

二姑娘道：「姊姊，有一件事，小妹一直想不明白？」

沈大姑娘道：「什麼事？」

二姑娘道：「岳秀怎的會知道有人要到咱們這地來，竟然先他們一步到此？」

大姑娘笑一笑，道：「妹妹不是說過麼？能者無所不能，岳秀智慧過人，可能早已思慮及此了。」

二姑娘搖搖頭道：「姊姊，岳少俠風度氣質，很像君子人物，他身負重任，胸懷有因，所以，咱們不能够就他的爲人論事！」

大姑娘呆了一呆，道：「妹妹的意思是……」

二姑娘道：「我覺着他到此地，可能是別有用心？葉逢春也許準備把咱們生擒入侍衞宮去，所以，他用不着再搜查什麼？但岳秀不同，他沒有存心生擒咱們，來此的用心，可能想搜查一些什麼？」

沈大姑娘怔了一怔，道：「妹妹說的有理，咱們瞧瞧去。」

快步奔入了臥室之中。

二姑娘緊隨在姊姊身後。

出於兩人意外的是，臥室佈設未變，姊妹作好的暗記，也未遭破壞。

輕輕吁一口氣，二姑娘緩緩說道：「也許是我錯估了他。」

兩人很快的取出了收存的機密文件，果然都完全無缺。

二姑娘取出了一件羊皮封套藏入懷中，却把其他的文件，一火焚去。

匆匆收拾好應用之物，兩人離開了這停留數年的宅院。

就在二女離開那座宅院之時，暗影中，隱藏着兩道目光，在監視着她們兩人的舉動。

俟兩人去遠之後，那人影也緩步的從暗影中行了出來。

是岳秀。

原來，他根本就沒有離去，一直守在那宅院之外，等到二女離去之後，岳秀一閃身，重又回入那宅院之中。

掩上大門，輕輕互擊了兩掌。

廳下木門輕啓，快步行入來，歐陽俊和嶺南雙龍。

歐陽俊低聲說道：「岳少兄料事如神，沈家二姝，果然是妹妹强過姊姊。」

岳秀微微一笑道：「歐陽兄，在丐帮中的地位，也似乎是妹妹高過姊姊……」

歐陽俊似是突然間，想起了一件十分重要之事，道：「岳兄，那彭尊爲什麼要叛離丐帮呢！」

岳秀沉吟了一陣，道：「這中間，也許別有內情，目前重要的是，咱們首要知道彭尊是否和侍衞宮中？互通聲息？」

歐陽俊道：「唐嘯已釘上，小頑童跟蹤的本領，舉世無雙，我想，他很快會找出彭尊的落足之處，不過……」

岳秀道：「不過什麼？」

歐陽俊道：「這京畿地面上，全是侍衞宮的勢力，如若彭尊未和他們勾結一起，如何能在京中立足。」

岳秀道：「這是表面的看法，我總感覺到，京城之中，有一股隱晦不明的力量，在操縱大局。」

江湖浪子歐陽俊道：「那是一股什麼力量呢？」

岳秀道：「很高明的人物，他們很巧妙的用侍衞宮的力量，自己，却一直能隱於幕後。」

歐陽俊道：「岳少兄，可是說那股神秘勢力，自成一家。」

岳秀道：「他們是一個獨立的組合，而且，不但操縱侍衞宮，可能也操縱着朝政。」

歐陽俊道：「一般江湖人物，都不願混入官場中人，難道這些人，狂妄的想干預朝政不成？」

岳秀道：「正是如此，就我這幾日觀察所得，那位主持大局的幕後人物，似乎隱藏皇室之中。」

歐陽俊道：「果眞如此，咱們算沒有法子對付他了，總不能深入禁宮內苑，把他找出來吧！」

岳秀道：「對官場的人人事事，在下一向沒有好感，但七王爺太過相信咱們了，這使咱們無法脫身，至少，也該保護他由金陵平安到此，再平安的回到金陵去，而且，不失去他江南王的地位。」

歐陽俊道：「這個，咱們只有盡力而爲，他是當今皇帝的兄弟，就算做錯了什麼事，也不致於纏訟不休。」

岳秀道：「宦海風雲的驚險，决不遜江湖上的奸詐，……」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黑衣劉元這個人，地面熟，眼皮子雜，大有用處，歐陽兄最好和他多交往一下，也許咱們對他還有借重之時。」

歐陽俊道：「在下總覺得劉元那個人不可信任。」

岳秀微微一笑，道：「歐陽兄，劉元能够在京畿地面上立足不倒，足見高明，自然不是一位簡單的人物，所以，這要你多費一番心機了。」

歐陽俊道：「這個兄弟理會得，困難的是，兄弟的身份已露，只怕難再瞞過侍衞宮的耳目，一且再遇，只怕會兵戎相見，兄弟應該如何自處，還望岳兄先行指示一二！」

岳秀沉吟了一陣，道：「能够不動手，那是最好不過，一且情勢迫人，那也無法顧及了。」

歐陽俊點點頭，道：「有此一言，兄弟也就有所遵循了，但不知嶺南雙龍，是否還要和兄弟走在一處？」

岳秀道：「三位同行，也好有個照應，我會派唐嘯暗中追蹤三位，幾番衝突，我們和侍衞宮，似是已到了很難兩立的地步，所以，三位要特別小心一些，七王爺告訴我說，已得內宮旨意，明午時分，當今在內宮延見七王爺……」

歐陽俊接道：「此事重大，岳兄是否會隨他入宮。」

岳秀道：「自然要去，七王爺對咱們信任有加，咱們不能不盡全力保護他的安全！」

歐陽俊道：「岳兄一個人去麼？」

岳秀道：「我帶着毒手郎中馬鵬同行，他能識得各種毒物，而且，也有很多江湖經驗，也許可以助我一臂之力。」

歐陽俊道：「聽說皇宮內院中規矩很大，幾位專權太監，又狂傲的很，馬鵬生性冷僻，只怕無法適應？」

岳秀道：「這個我也和他談過了。」

歐陽俊微微一笑，道：「那就好了，毒手郎中的野性，在岳兄的感召之下，似乎已經改了不少！」

岳秀揮揮手，道：「我先走一步了，外面的事，全權委托兄台了！」

歐陽俊道：「不敢當，兄弟全力以赴就是。」

岳秀一閃身，掠出了庭院，消失於夜暗中。

歐陽俊又仔細勘查了整個的廳院，然後，留下了很多的記號，大門加栓，才越牆而去。

歐陽俊離去不久，又有一批人，悄然而至。

來人都穿着一式的青色勁裝，舉止很謹慎，未敲大門，越牆而入。

當先帶路的，正是丐帮中長老彭尊。

只見他躬步而行，直到沈家二姊妹的臥室窗下。

彭尊揮揮手，示意隨行的青衣人。

一個青衣人突然同時伸手，一掌拍在窗上。

不知他用的什麼掌力，拍中木窗，竟然不聞響音，但那木窗，却已片片碎裂。

青衣人一閃身，滑入室中。

他動作快速，人入室內，兩道寒芒，已脫手飛出，波的一聲，釘入木床的棉被之上。

不聞一絲聲息，似是室中早已無人。

彭尊隨後而入，道：「丫頭，快些起來，老夫可保妳們不死！」

室中一片靜寂，不聞回應聲。

青衣人冷冷說道：「彭老，兩個丫頭，早已走了。」

彭尊啊了一聲，幌燃火摺子，點着案上火燭。

但見木榻空空，棉被折叠的十分整齊，那裏還有沈家雙姝的影子。

兩把明亮的飛刀，並排插入木榻棉被上。

他取位極準，如是沈家雙姝，還在木榻上，這兩刀，必已分取兩人之命。

彭尊回顧了那青衣人一眼，道：「你打出的飛刀。」

青衣人道：「不錯。」

彭尊道：「如是她們還在房中，豈不是被你這兩刀，取了性命。」

青衣人冷冷道：「兩個丫頭，沒有大用，但敗壞事情的能力，確是很强，留着她們，有害無益，只可惜，她們不在房中，在下這兩刀未能殺死她們！」

彭尊怒道：「咱們說好的，要生擒兩人，你爲什麼下此毒手？」

青衣人道：「她們早已逃走了，我這兩刀，連人影也未碰到，你還吵個什麼勁呢？」

彭尊道：「老夫覺着，你這人不守信用。」

青衣人冷笑一聲，道：「彭尊，如果不是看在主人的面子上，就憑你這兩句話，我就立刻可以取你之命！」

彭尊道：「老夫倒是不信，你那幾把飛刀還是能傷了老夫。」

青衣人冷聲道：「姓彭的，你可要試試嗎？」

只聽窗外，傳入另一個青衣人的聲音，說道：「算了，老二，不要和他一般見識？」

室內青衣人冷哼一聲，行近木榻，拔下兩柄飛刀，一幌雙肩，人已穿窗而出。

彭尊行出窗外，五個隨來的青衣人，都已走的不見了影兒。

這情形，使得彭尊既是惱怒，又是尷尬，四顧了一眼，高聲說道：「諸位都不在了！」

靜夜中，聲音傳出甚遠。

但却不聞回應之聲。

這表示，那些人，眞的丢下他一個人走了。

彭尊呆呆的站了一陣，確定無人在時，才放步而去。

屋角暗影中，閃出一個很小的人影，冷冷一笑，緊追彭尊身後而去。

是頑童唐嘯，天下最好追蹤高手。

且說岳秀回到親王府中，直趨書房。

七王爺身着長袍，正在秉燭看書。

岳秀緩步而入，七王爺笑一笑，站起身子，道：「兄弟回來了。」

岳秀微一躬身，道：「大哥，還沒有睡麼？」

七王爺道：「我心中一直思索幾件事，不知該如何應付，和兄弟談談。」

岳秀道：「什麼事？」

七王爺道：「明日，王兄宣我入內會晤，不外兩個結果。」

岳秀道：「什麼樣的結果？」

七王爺道：「一是他念及兄弟之情，提出一些疑問，要我答覆，一是，他心中對我的疑竇已深，可能立刻賜死！」

岳秀一皺眉頭，道：「王爺含寃不明，應該和他說個明白才是。」

七王爺笑一笑，說道：「天威難測，我們雖是相處很好的叔伯兄弟，但那是過去的事了，他當了皇帝，就不能以常情推斷。」

岳秀道：「大哥的意思呢？」

七王爺道：「我沒有特別的想法，賜死與否，老實說，我已不放在心上了！」

岳秀道：「大哥的意思是……」

七王爺道：「我是說，關係你們，這一次，和我同來京城，我如能保住性命，自然無恙，但如你在我身遭不幸，自然無餘力照顧你們了。」

岳秀笑一笑，道：「大哥，這些人，都是血性漢子，他們既隨大哥而來，早已把生死置諸度外了，這一點，大哥倒是不用多化心思了。」

七王爺笑道：「兄弟說的也是，不過，你們也該準備一下，萬一我身遭不測之禍，你們也可以早些行動了！」

岳秀沉吟了一陣，道：「大哥，不是準備帶兄弟同入皇宮內苑麼？」

七王爺道：「我想了很久，覺着此事有很大的不妥，所以……」

岳秀接道：「所以，大哥又改變了心意，對麼？」

七王爺苦笑一下，道：「說的是啊！我覺着，如若皇兄有意謀我，帶着諸位同往，不但救不了我，而且，也連累了你們，如若他無意謀我，帶你們同往，豈不是引起了他的懷疑麼？」

岳秀沉吟了一陣，道：「大哥，還有一個可能，大哥是否想過了。」

七王爺道：「什麼可能？」

岳秀道：「如是皇上無意謀你，但另有人要從中加害，那將如何？」

七王爺怔了一怔，道：「這個麼？就有些麻煩了！」

岳秀道：「所以，大哥最好能帶小弟同往。」

七王爺沉吟不語。

岳秀道：「大哥，就是你那位皇兄要加害你吧！難道你眞的要束手待斃。」

七王爺道：「如若我不願束手待斃，又將如何？」

岳秀道：「可以據實陳明內情。」

七王爺道：「說了，只怕我那皇兄也不會相信？」

岳秀道：「他如不信，那只有一個法子了。」

七王爺道：「什麼法子？」

岳秀道：「走！咱們闖出皇宮，先保性命，再徐圖設法陳明寃枉。」

七王爺道：「這個，不打妥當吧！」

岳秀道：「大哥，兩全其美的事，本就不多，何況此事，關係着一國命運，如是你不能脫身自保，皇帝豈不是永遠被人控制了麼？」

七王爺搖搖頭，長歎不語。

岳秀道：「聰明不過帝王，也許是他早已發覺了自己的處境尷尬，只是無法擺脫。」

七王爺道：「這一個倒有可能。」

岳秀道：「如若咱們從中插手，也許可以助他解去本身之危！」

七王爺歎息一聲，道：「好吧！除你之外，還有些什麼人去？」

岳秀道：「除我之外，還有譚雲和楊姑娘，三人同往。」

七王爺道：「帶個女孩子？」

岳秀道：「這個玉燕也同意了，她要裝扮一個小厮，緊隨王爺。」（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

慕容美・文
盧令・圖

刀客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白天星在七星廣場品刀台下，暗中告訴了黑鷹帮主洩漏錢麻子藏身秘密的假胡老頭，目睹黑鷹帮徒用重手法擊殺了他之後，與張弟前往熱窩，烏八向他追問可已想出黑牡丹辛文姬跟誰出走，白天星腦海中雖已有了頭緒，却不願說出，支吾以應，答以明天再算，從熱窩出來後，白天星獨自往見毒影叟，說有事要向毒影叟報告，毒影叟要他說出何事時，白天星故意用眼一飄坐在房中飲酒的兩名漢子，欲言又止，毒影叟知其意，說是沒關係，都是好朋友，隨即叫那兩名漢子過來，要介紹他們認識白天星——

方聞總管死　又見雙屍車

形意拳吳德和鬼鏢段如玉只是半轉着身子並未依老毒物的吩咐走過去。

鬼鏢段如玉甚至連手上的酒杯都沒有放下來。

毒影叟以烟筒指着白天星道：「這位便是老朽曾向你們一再提起的白天星，白家老弟。」

形意拳吳德和鬼鏢段如玉兩人點點頭，同時又將白天星上上下下打量了兩眼。

毒影叟接着又為白天星介紹吳德和段如玉兩人，道：「這位是形意拳吳德吳大俠，這位是鬼鏢段如玉段大俠，相信他們二位的大名，你老弟，應該不會太陌生才對。」

白天星一哦，慌忙起身抱拳，道：「是的，原來是吳大俠和段大俠，久仰，久仰！」

他最後兩聲久仰還沒說完，吳德和段如玉已經轉過身子，繼續喝酒聊天去了。

毒影叟低下頭去，裝作沒有看到。

他不慌不忙的又裝了一袋烟，緩緩吸了兩口，才轉向白天星點頭道：「好，什麼事，你說吧！」

白天星坐正身子，輕輕咳了一聲道：「事情是這樣的……」

那知道他一句話剛剛說出口，便見一名黑衫漢子，匆匆忙忙的從院子裏走了進來。

吳德和段如玉兩人，好像對這個漢子，比對白天星還要重視得多，兩人一見這漢子走進來，立即雙雙放下酒杯，帶着警覺的神色，等這漢子報告。

黑衫漢子走進房中，張口正想說話，一眼看到白天星，神情微微一動，不禁又嚥回了要說的話。

毒影叟道：「得標，沒有關係，這位白老弟不是外人，你有話儘說無妨。」

黑衣漢子又望了白天星一眼，才帶着興奮而又詭秘的意味道：「熱窩裏剛才又，出了一件怪事。」

白天星心頭突然一緊。

瀠窩裏出了怪事？

張弟和烏八還在小金花房裏等他，難道出事的竟是他們兩個？他希望這漢子要說的不論是件什麼怪事，最好沒有張弟牽連在內！

毒影叟一哦道：「什麼怪事？」

黑衣漢子道：「古老知不知道，七星莊總管，虎胆賈勇這個人？」

毒影叟點點頭，表示知道。

黑衣漢子道：「這姓賈的剛剛被人宰了！」

房中所有的人，包括白天星在內，聞言全不禁當場微微一呆！

毒影叟望着黑衣漢子道：「姓賈的被宰了？對方是個什麼樣的人？」

黑衣漢子搖頭道：「不知道。」

毒影叟道：「不知道？當時沒有人在場？」

黑衣漢子道：「是的，據說這姓賈的走的是熱窩後門，人倒在院後河邊，一把鋒利的短刀，還插在後心窩上，當屍首被發現時，已不知死去多久。」

白天星暗暗嘆了口氣，他已猜想到這是怎麼回事。

老蕭！

沒有別人，這一定是老蕭的傑作。

即使不是老蕭親自下的手，也一定是老蕭通風報信，找別人來幹的好事！

老蕭為什麼要這樣做，理由並不難解。虎胆賈勇雖不是他們一伙，但無疑已獲悉不少屬於他們那一伙的秘密！

除去這位大總管，正是為了不想他們的秘密從這位大總管口中洩露出去！

賈勇這次在小金花房裏擺酒請他，雖然是這位大總管在召來殺身之禍的主要原因，但也絕不是唯一的原因。

這位大總管難逃一刀之災，只是遲早的問題。

因為這位大總管目前週旋在各路人馬之間，就像他過去用以掩護身份的行業一樣，是在打「散工」。

他雖身為七星莊總管，但却也不如何忠於這份職守，同時也不像是廖三真正的心腹人物。

他一方面與小孟嘗吳才互通聲氣，一方面又跟黑鷹帮勾勾搭搭。

在他，一定以為，以自己身份之便，消息既靈通，行動又自由，人人需要他，誰也得罪他不起，良機千載難逢，正可藉此喫盡十方，狠狠撈上幾票！

他却沒有想到，在黑道上，脚踏兩頭船，正是一等大忌！

當各方面需要你時，你的確是威風八面，因為看起來好像每個人都在向你低頭，等事情過去，或是你已無可利用了呢？

那便是現在的下場：背後一刀！

白天星當然不會為死去這樣一個角色感到惋惜。若一定要說他有什麼遺憾，也許使是這位大總管死得不是時候！

形意拳吳德和鬼鏢段如玉，雖然對這個消息非常關心，但毒影叟却似乎對這件事並無太大的興趣。

他緩緩噴了口烟，對那黑衣漢子點點頭，道：「好，知道了，你還是去辦你的事吧！」

黑衣漢子恭恭敬敬的應了一聲是，轉身走了。

毒影叟等黑衣漢子離去之後，才轉向白天星道：「我們繼續談我們的，你說那是一件什麼事？」

白天星聳聳肩膀，雙手一攤道：「完啦，沒得談的啦！」

毒影叟一怔道：「怎麼呢？」

白天星苦笑道：「我要談的，也是這位賈大總管，如今他已死了，談了又有什麼用？」

毒影叟注視着他道：「隨便談談也不要緊。這姓賈的你準備談他什麼？」

白天星嘆了口氣，道：「他今天在七星廣場上見到我，一定要我在大會結束之後，到熱窩去喝一杯。這種人請你喝酒，當然沒有什麼好事情，但碍於情面，又無法回絕，於是，我當時只好答應下來。」

他頓了一下，沒精打彩的接着道：「會後去到熱窩，果然不出我的預料。原來這位仁兄前些日子為了替黑鷹帮窩藏錢麻子，被死去的那個弓無常踢了一脚，傷在下陰，久治不癒，他請我喝酒，目的便是想要我代他向您老討個藥方！」

毒影叟輕輕嘿了一聲道：「藥方？他做夢！」

白天星聳聳肩膀道：「可不是，我也這樣告訴過他，可是這位老哥好像滿有把握似的，說是我只要照着他的話講，您老一定會答應。」

毒影叟神色一動，凝眸道：「哦！照着他的什麼話講？」

白天星道：「他說：只要您老治好了他的傷，他將會送您老一份厚禮——不是指金錢。」

毒影叟神色又是一動道：「一份什麼樣的厚禮？」

白天星搖搖頭道：「不知道，他沒有說，我也沒有追問下去。」

毒影叟沉吟了片刻，忽然點點頭道：「很好，很好。」

白天星露出迷惑之色道：「前輩說什麼很好？」

毒影叟微微一笑道：「老朽說很好的意思，是指這姓賈的，我們雖未為他治病，他打算送的禮物，我們却等於已經收到了一半！」

白天星似乎更為迷惑道：「等於——收到一半？」

毒影叟微笑道：「老朽說得這樣露骨，你還聽不出來？」

白天星搖搖頭。

他真的聽不懂老毒物的絃外之音，其實早在賈勇提出這一條件時，他就知道賈勇的禮物，是一份什麼樣的禮物了！

知道那是一份什麼禮物，自然不難領會老毒物此刻所說，等於已經收到一半的言外之意。他之所以搖頭裝作聽不懂，不過是覺得裝裝迷胡，也許更容易博得老毒物的歡心，安全更多一層保障而已！

江湖有時一如官場：高高在上的人，總歡喜稱讚部屬聰明，以作為一種籠絡的手段，一方面也可以表示他的虛懷若谷，已能知人，又能用人，實際上這種人最不喜歡的，便是真正的聰明人！

尤其是比自己更聰明的人。

三國的楊修，便是一個例子。

這老毒物正是一個活曹操，但他可不羨慕楊修最後的下場。

毒影叟雖然想以烟霧掩飾從內心泛起的得意之色，但做得顯然並不怎麼成功。

他輕咳了一聲道：「說穿了其實也是一文不值，他要送給老朽的禮物，根據老朽蠡測，不過是個惠而不費的小小秘密罷了。」

白天星迷胡一路裝到底道：「什麼秘密？」

毒影叟微笑道：「既能稱為禮物，當然是一個老朽希望聽到的秘密。」

白天星道：「大悲寶藏的下落？」

毒影叟搖搖頭道：「你把他估計得太高了，憑他姓賈的大概還沒那份神通！」

白天星道：「否則——」

毒影叟笑笑道：「老朽不說是個小小的秘密嗎？我猜姓賈的要說的，應該是上次省城中，誰是那個最後帶走明妃畫像的人！」

白天星不禁暗暗佩服，這老毒物果然不可輕侮！因為他所想到的，也正是這一點。他故意現出失望的樣子道：「就算您老料斷無差，我們沒聽姓賈的說出那個人是誰，跟完全不知道這回事，又有什麼兩樣？」

毒影叟微微笑道：「稍稍有點不同。」

白天星道：「哦？」

毒影叟笑道：「這至少為我們指明了一條路，使我們知道了另一路我們以前沒有留意的對手！」

白天星道：「單憑猜想，我們又怎知道這批新的對手是些什麼人物？」

毒影叟笑道：「姓賈的交遊並不算太

廣闊，如果再剔去吳才和魚山谷那兩幫人，他的消息來源，可說極爲有限，憑想像也不難……」

白天星像突然觸動了靈機似的，眼中一亮道：「我知道了，這一批人，一定就住在七星莊內！」

毒影叟微微一笑，道：「你總算開了竅。」

他慢慢的又裝了一袋烟，悠然噴着烟霧道：「大會只剩下四天，就要到結總帳的日子了，誰啃骨頭誰喝湯，就全看最後的一個回合了！」

白天星眨眨眼皮道：「前輩的意思，可是說在未來的這幾天中，我們暫時仍不採取行動？」

毒影叟點點頭道：「是的，你繼續跟鐵算盤錢如命保持聯絡，監視住吳才那一批人，其餘的都不用你們師兄弟管！」

白天星點頭應了一聲好，眼珠一轉，忽然問道：「前輩曉不曉得，靈飛劍客長孫弘，目前住在鎭上什麼地方？」

毒影叟道：「你問那小子幹什麼？」

白天星道：「我覺得這小子如神龍見首不見尾，一會兒來，一會兒去，形迹異常可疑。若是有機會的話，我很想釘在這小子後面，看看這小子究竟在攪些什麼名堂！」

毒影叟露出嘉許之色，點頭道：「好，難得你如此細心，那小子住在盛跛子藥店裏，昨天剛住進去的。」

× ×

大街上冷清清的。

天色更暗了。

白天星走出七星棧，很快的便作成了一串決定。

他決定即使不是爲了應付烏八，他也該去拜訪拜訪那位靈飛公子。因爲在眼前這個混沌一片的小鎭上，那位靈飛公子似乎太冷靜沉着了！

這位靈飛公子到七星鎭來，比誰都來得早，他原對品刀大會極爲熱心，開始的幾天，幾乎每天必到，如今何以會突然冷淡了下來？

雖然對品刀大會已失去興趣，又爲何不毅然離開這一是非之地？

他想找出其中的原因。

其次，他決定馬上就去拜訪——並決定採用一種較爲別緻拜訪方式。

× ×

這是白天星第一次用這種方式，去拜訪一個他不想殺死的人。

他轉了一個大圈子，繞到藥店後面，掠上牆頭，翻進院子，然後直接掀開門簾，走進有談話聲音傳出的西廂屋。

首先映入眼簾的，也是一隻紅泥小火爐。

坐在爐旁喝酒的，也是兩個人。

這喝酒的兩個人，正是七代祖傳，專治跌打損傷，就只是治不好自己的盛跛子，以及四公子之中，那位越來越神秘的靈飛公子長孫弘！

唯一不同的是，他走進七星棧毒影叟那個房間時，使他感到不舒服的，是吳德和段如玉的兩雙眼睛，這一次則換成了兩支鋒利的劍尖。

兩支從門簾兩旁突然伸出的劍尖！

他沒有於事先得到任何警兆，等他發覺情形不妙時，兩支劍已分別抵上他胸口兩邊的將台穴！

他知道無論他前進或後退，或是只要稍稍表現出一絲敵意，這兩支劍尖，無疑便會如泥鰍入洞般，一下鑽進他的胸膛！

經過了片刻令人窒息的沉寂之後，才見長孫弘微微點了一下頭。

兩支劍尖移開了。

白天星深深吸了口氣，繼續向屋中那座火爐走過去，他不待別人招呼，便在爐旁坐了下來。

盛跛子望着長孫弘，長孫弘望着白天星，白天星則望着火爐上面那個特製的小鐵架。

鐵架兩邊的耳根上，分別放着兩隻小碟子，中央火檔上面，是一把大錫壺。一大壺酒，兩隻酒杯。

白天星嘆了口氣道：「人情是越來越薄了，客人進門，雙劍擋駕，客人坐下了，竟連杯筷也不添一副。唉！」

長孫弘轉向門口的一名劍手道：「鍾祿，去拿副杯筷來！」

白天星立刻露出一副愉快的神情道：「畢竟是世家公子……」

長孫弘冷冷打斷他的話頭道：「閣下無事不登三寶殿，來必有因。我看大家最好省點時間，少說廢話！」

白天星微微一笑道：「好，已然公子如此爽快，白某人就只好直話直說了。」

長孫弘板着面孔，沒有開口。

白天星輕輕咳了一聲道：「白某人要說的話，其實只有兩句。」

長孫弘臉上仍然沒有一絲表情。

白天星又咳了一聲道：「那就是——咳咳——年關在卽，請公子通融通融。」

什麼叫通融？當然人人懂得。

通融的意義，只有兩種：一種是「借」。一種是「敲」！

白天星此刻口中的「通融」，是「借」還是「敲」？自是不難意會得到。

盛跛子一張面孔馬上變了顏色。

他似乎做夢也沒想到，這個白浪子竟然異想天開，敲竹槓居然敲到武林四大公子的頭上。

這浪子難道窮瘋了不成？

可是，說也奇怪，當白天星坦然道出來意之後，長孫弘的神色却反而緩和了下來。

他又將白天星上上下下打量了幾眼，平靜地道：「你打算通融多少？」

白天星伸手豎起一根指頭道：「不多，有這個數兒就行了。」

長孫弘道：「一百兩？」

白天星道：「一千。」

盛跛子臉色不禁又是一變。

他賣了老婆兒子，也值不到一百兩銀子，這浪子竟然獅子大開口，一借就是一千兩，這不是瘋了是什麼？

長孫弘仍然聲色不動地道：「可不可以少一點？」

白天星道：「一分不能少！」

現在不僅是敲，簡直是硬敲了。

怪的是長孫弘不但不生氣，反而露出了笑容道：「一千兩可不是個小數目，你兄弟若是非此不足以濟急，何不多找幾個

人，大家湊合湊合？」

白天星搖頭道：「別的事可以湊合，這種事可湊合不來。」

長孫弘道：「這話怎麼說？」

白天星道：「借錢給人要看人，伸手借錢，也要看人，別人卽使願意借，那還得看看我願不願意接受。」

這番話聽起來可說是擲地有聲——不僅音節响亮，簡直一字一錘，字字充滿了骨氣！

如果有人向你借錢，當對方向你說出這樣一番話之後，而你居然還不如此數借，那你簡直就是不識抬舉了。

長孫弘點點頭，似乎深受感動。

就在這時候，一副新杯筷送來了，長孫弘指指爐火的酒壺道：「有話可以慢慢的談，先喝杯酒。」

白天星一點不客氣，喝完一杯之後，復將空杯斟滿，同時還挾了一塊魚片送入口中。

長孫弘望着他，微笑着道：「有沒有人願把銀子借給你兄弟，結果被你兄弟所拒絕？」

「有。」

「誰？」

「小孟嘗。」

「吳才？」

「是的。」

「他想借給你的數目是多少？」

「一千兩！」

長孫弘慢慢的點了一下頭道：「唔，我懂你兄弟今天的來意了。」

白天星指指盛跛子，含蓄地道：「盛老闆最清楚我這個浪子的爲人，如果公子借給我這筆銀子，我可以拿他常用的兩句話，向公子提出保證，那就是：『一次斷根，永不復發！』」

長孫弘微微一笑道：「這消息是誰告訴你的？」

白天星暗暗得意：好小子，不打自招，眞是差勁透頂！

他端起酒來，喝了一口，悠然望着天花板道：「我要大通銀號的票子，最好馬上付。免得拖下去，物價有了波動，說不定我又會臨時改變主意。」

長孫弘依然微笑着道：「不瞞你兄弟說，我長孫弘對黑牡丹辛文姬那娘兒的確是有這麼一點意思。」

白天星望着天花板道：「現在的價錢是一千五百兩！」

長孫弘微笑道：「我再加一倍。」

白天星緩緩轉過臉去道：「你願付三千兩？」

長孫弘微笑道：「是的，三千兩——只要你告訴我那裏可以找到那娘兒。」

× × ×

白天星回到小金花房間裏時，張弟已經走了。

烏八正摟着小金花窮纏胡鬧，強要親咀，似乎已經有了八分醉意。

這也難怪，酒菜免費，美人在抱，不醉豈非傻瓜？

白天星道：「小張呢？」

烏八嚷着道：「你來得……正……正好，瞧：這丫頭，連讓我八……八爺……親個咀都不肯。」

白天星又問了一聲道：「小張呢？」

烏八一邊埋臉去親小金花的脖子，一邊大着舌頭道：「那還……用問，你……你們請客，小帳當然你們付。」

白天星嘆了口氣，只好再朝前面大廳走來。

大廳中熱鬧如故，似乎一點未受虎胆賈勇的橫死所影响。

白天星在近門處喊住老蕭問道：「這裏剛才出了什麼事？」

老蕭登時露出滿臉悲傷之色，嘆息着：「賈總管啊！唉唉，眞可憐。那麼精壯的一條漢子，就這樣不明不白的，給挨了一刀！」

白天星裝作十分意外的樣子，呆了一下道：「賈總管？」

老蕭臉上雖然仍舊佈滿了陰霾，但狡詐的目光，却如穿雲閃電般，飛快的溜了他一眼：「你不知道？出事的時候你不在後面？」

賈勇雖然死了，但秘密有沒有洩露出去呢？這無疑是老蕭急着想知道的事。

白天星當然清楚這位蕭大老哥此刻的心情。他本想隨口編上一段，將這位仁兄應付過去，繼續去找張弟，但接着一想，主意忽又改變。

品刀大會只剩下四天，正如毒影叟所說：結總帳的日子快到了！他覺得機會難再，鑼鼓點子，似乎還是敲打得緊密一些的好。

於是，他故意皺起眉頭：「我正好出去辦點事，是聽到這邊出了亂子，才趕回來的。」

老蕭道：「是賈總管托你辦的？」

白天星苦笑道：「他如果不托我辦事，你想他會請我喝酒？」

老蕭道：「他有什麼事，竟要托你辦，倒眞叫人想不到。」

這是一種感嘆，不是問的，所以白天星儘可不必回答。

但他還是回答了這個問題。

因爲他知道，如果他不回答，老蕭一定很失望。

老蕭失望之餘，一定會以別的方式去找答案；無論老蕭將來採取那一種方式，他相信那都絕不會是他合意的一種方式。

所以，他覺得還是由他指定一種方式，比較理想：「他說前幾天跟人交手，下體挨了一腳，傷得相當不輕，希望我能替他去向住在七星棧的毒影叟討個藥方。」

這些都是實話，因爲他不能不提防這位蕭大老哥，當時也許已經派人釘在他的身後。

釘梢的人縱然不敢趨近毒影叟的房間，但至少可以見到他去找的人是誰。

老蕭眼光中果然隱隱露出滿意之色，接着又問道：「去找毒影叟討藥方？毒影叟是什麼人？他受傷爲什麼不找專治跌打損傷的盛跛子？」

白天星眞想一拳先打掉這位仁兄兩顆門牙，然後再問問他仁兄，究竟知不知道毒影叟是什麼人！

這當然只是他心底深處的一種衝動。

每當他心底湧起這一類的念頭，他經常都能自我化解。

他的「方法」是「記帳」。

這時他對自己說：「老蕭，你欠我兩顆門牙了，將來償還時，加上利息，是四顆！」

債一上帳，氣就平了，所以他的語調聽來一點沒有變化：「毒影叟是江湖上一個身份很高的前輩人物，醫道據說極爲高明，盛跛子他也找過了，他說藥吃了好幾帖，結果一點效驗沒有。」

老蕭道：「他跟這位什麼毒影叟熟不熟？」

白天星道：「好像不熟。」

老蕭道：「雙方既然不曾有過來往，人家又不靠這個吃飯，怎肯答應？」

白天星道：「是啊！我又何嘗不是這樣想。但他說他有辦法請得動，我跑一趟，有吃有拿，何樂不爲。」

老蕭道：「他有什麼辦法？」

白天星道：「他悄悄塞給我一個小封套，裏面也不曉得裝的是什麼東西，大概是張銀票吧？他說，對方只要見了裏面的東西，他相信一定不會拒絕。」

老蕭登時緊張起來，但語氣却裝得很平淡的道：「對方結果有沒答應？」

白天星點點頭道：「答應了——」

他長長嘆了口氣又道：「人死都死了，答應了還不是白答應！」

老蕭神色大起變化，似乎已想找個藉口離去，但口中還在敷衍着道：「可不是麼？唉唉，想想眞是可憐。」

白天星知道談話該是結束的時候了，於是改口問道：「後面只剩烏八一個人，我那位小師弟那裏去了？」

老蕭道：「我只看到他從這裏走出去，沒有問他去那裏。」

白天星道：「走了多久？」

老蕭道：「有一會兒了。」

白天星點點頭道：「好的，不打擾你了，你去照顧客人吧！」

× × ×

白天星走出小巷子，剛剛拐過街角，身後突然傳來一聲厲呼：「滾出來！是個有種的，你就替老子滾出來！」

他愕然轉過身去，看清發出厲呼之人，赫然竟是屠刀公孫絕！

屠刀公孫絕的一張面孔，這時看來好不怕人。

他一個人走在街心上，左手握着刀鞘，右手握着刀柄，兩眼紅得像火球，臉孔則白裏泛青，不見一絲血色。

他大踏步向這邊走過來，一邊向兩旁搜視，一邊不斷發出吼喝：「是有種的，你滾出來，讓老子瞧瞧，你他媽的究竟是什麼東西變的！」

很明顯的，不知誰冒犯了這位公孫大爺，一看勢頭不對，又溜掉了。

臨陣退縮，當然沒種。不過，面對着這樣一名對手，這樣一把刀，要想以行動證明自己有種，可也眞需要一點勇氣。

今天七星鎮上，有多少人，能具有這份勇氣呢？

白天星趕緊退去街旁的店簷下，這時有人擋住去路，他相信這位屠刀一定不會高興。

刀就握在他手上，隨時可以出鞘，爲了減少口舌，他一定會用刀來清道，白天星不想嘗試被人用刀趕着跑，是種什麼滋味。白天星一站定，便看到了遙遙跟在屠刀身後的那一大羣人。

有人趕着瞧這種熱鬧，並不稀奇。白天星覺得詫異的是，那一大羣閒人之中，竟有一半以上，都是七星莊的莊丁。

這是怎麼回事呢？

難道這次事件，是由七星莊爆發出來的？他正想着，屠刀已來到僅隔兩個店面的街心上，滿口涎沫橫飛，仍在吼個不停：「滾出來——看看是你宰老子，還是老子宰你！」

現在距離近了，這位屠刀的形相，更見猙獰可怖，額角上的黑筋，像蚯蚓般，根根凸起，臉上的肌肉，似乎每一塊都在震顫扭曲，汗水流下面頰，如同髒石板上冲開的污泥痕……

白天星終於明白了這是怎麼回事。

原來這位屠刀瘋了！

白天星不禁暗暗嘆息。他總算於無意之中，對人生體驗方面，又多了一項認識：表面看來堅强，或是處處想表現堅强的人，不僅不是眞正堅强的人；相反的，這種人也許比一般人更爲懦弱！

就拿這位屠刀來說吧，兩天之前，當這位屠刀在品刀台上橫眉怒目，威風八面地向謀害刀客的兇徒叫陣之際，誰又會想到，只不過是兩天之後，這位屠刀就因爲承受不了一股無形的壓力，而導致精神崩潰呢？

「滾出來，讓老子瞧瞧……」

吼聲漸去漸遠，終於慢慢的在鎮尾寂然消失。

留下來的，是一片私議之聲。

十八刀客，又去了一位。

一種完全不同的下場。也許是最悲慘的一種下場！

× × ×

白天星終於在何寡婦豆漿店裏找到了張弟。店裏沒有別人。

張弟臉色紅白不定，正在啜着一碗熱鷄湯。一碗熱鷄湯，爲什麼會把臉色喝成這樣子呢？

白天星眼光一轉，心中登時有個數。所以，他一進門，就搓着手嚷道：「打牌，打牌，大姐快去叫幾個人來，湊一桌，這種天氣，只有喝酒打牌最理想，快，快，我來收拾桌子……」

他望也不望張弟一眼，也不讓張弟有開口跟他說話的機會。

因爲他不想使張弟因心虛而發窘。

他對於張弟跟何寡婦之間的這段孽緣，十分同情和諒解，因爲他也曾經過十九歲那段歲月。

即使三個張弟加起來，恐怕也抵不上他那時一半的荒唐！但是，這並沒有妨害他今天堂堂正正的做人。

歲月會消逝，荒唐也會消逝。

沒有一個人的一生，完全沒有一點污點；而孤男寡女之間，發生自然的情感，他根本就不認爲是一種污點。

× × ×

一桌牌很快的就湊起來了。

一個人只要具備了三項條件：賭品好，牌技差，荷包足——這個人無疑永遠受到牌友的歡迎。

白天星正是這樣一個人。

第一個趕到的是井老闆。

他一聽說白浪子要打牌，馬上就將墨尺和手鋸交給一個小徒弟，三步併作兩步，笑迷迷的趕過來了。

棺材利潤雖好，他覺得似乎還不及陪這個浪子打牌來得合算。

當然這也跟地點在何寡婦店裏，不無一點關係。

接着趕到的，是蔡大爺和趙老闆。

牌局開始之前，白天星趁無人注意之際，悄悄吩咐張弟道：「等會兒，你找個機會，偷偷從後院翻出去，去告訴洪四：要他替我多多留意今天出場品刀的那個情刀秦鐘！」

× × ×

品刀大會第十五天，天陰如故。

昨晚的牌局，是半夜散的，所以並未影響何寡婦今天的營業。

豆漿店今天照常開門。

當白天星和張弟到達時，小癩子已經來過了：情刀秦鐘跟昨天的將刀郭威一樣，安然無恙！

兩人進店坐下，一部份客人已準備付帳離去。

就在這時候，從鎮頭那邊，忽然遙遙傳來一陣馬蹄聲。

已經很久沒人騎馬入鎮了，來的這人是誰呢？

衆人正疑忖間，一匹黃鬃健馬，已在豆漿店前的街心上停了下來。

馬上坐着的，是一名黑衣大漢，馬後拖的是一輛雙輪木板車；馬和車停定之後，黑衣大漢立即從馬背上跳了下來。

衆人以爲這漢子要歇下來喝碗豆漿，但實際上却不是那麼回事。

只見那大漢根本不理這邊衆人好奇的眼光，從容卸下車軛，打懷中取出一面小布旗，在板車上插好，然後帶韁上了馬背，馬頭一撥，揮鞭而去。

蔡大爺咦了一聲道：「這人眞怪，他留下這輛板車幹什麼？」

井老闆自告奮勇道：「我去看看。」

昨夜果然又是他一家大贏，最後散場時，又被何寡婦狠狠扭了一把，所以他雖然一夜未睡，看來依然精神十足。

蔡大爺點頭道：「好，你去看看。小心點，別弄壞人家的東西，人家說不定馬上就會回頭。」

井老闆欣然出店，大家一起跟到店門口。板車寬約五尺，長約七尺，木板四週豎立着尺許高的木檔，上面覆蓋着一張舊草蓆。

就算車上裝了貨，似乎也不像是什麼貴重值錢的東西。

井老闆記着蔡大爺的話，行動極爲小心。他走近板車，先朝鎮頭那邊望了一眼，方微微弓下腰身，輕輕掀起草蓆一角，向車內瞄去。

蔡大爺迫不及待地高聲問道：「車上裝的是些什麼東西？」

他一句話還不沒問完，只見井老闆突然一甩手，口喊一聲我的媽呀，人像蝦子一般，霍地跳了起來。

衆人一呆，慌忙湧了過去。

蔡大爺道：「怎麼回事？」

井老闆面色如土，搖頭期期地道：「你，你們，自己看吧！」

趙老闆一向胆大，手一伸，便將草蓆揭了開來。

現在每個人都可以看到車上裝的是什麼東西了。

車上裝的，不是甚麼東西。

車上裝的是人——兩個排列得整整齊齊，滿身是血的死人！

× ×

兩具屍體，仰臉朝天，並肩平躺着。面貌，身體，衣着，打扮，看上去幾乎完全一模一樣。

有人失聲道：「咦，這不是天天在七星廣場上，賣白酒的那兩兄弟嗎？」

是的，就是那對兄弟。

上官兄弟！

雖然無人知道這對兄弟姓甚麼叫甚麼，但鎮上認識這對兄弟的人却不在少數。

因爲這兩兄弟賣的白酒，水既滲得少，價錢又公道，同行中除了一個老吳之外，大家差不多都很歡喜光顧這對兄弟的酒担子。

這對兄弟是被甚麼人殺死的呢？

衆人正驚疑間，忽又有人叫道：「你們瞧，這面旗子！」

那是一面長約七寸，杏黃色的小三角旗。小旗兩邊，圖案相同，都是一隻展翼作攫拏狀的黑色巨鷹！

蔡大爺臉色不禁微微一變道：「黑鷹旗？」

大家其實早就看到了這面旗子，只是誰也沒有去留意上面的圖案，直到蔡大爺這一提，大家才突然想起這面小三角旗的來歷。

方才那名大漢，是黑鷹帮的人，至此已無疑問。

如今的問題是：以黑鷹帮在江湖上的地位，何以竟會跟一對賣白酒的兄弟過不去？

還有：人殺死了，公然留記棄屍，又是甚麼意思？

關於這兩點疑問，衆人之中，恐怕只有白天星和張弟兩人心裏有數。

他們知道，黑鷹帮這樣做的用意，無疑是想藉此警告今天七星鎮上的某一些人：這一對兄弟，便是個好榜樣。凡是黑鷹帮攬下來的事，別人最好少插手！

井老闆驚魂稍定，這時又攏了過來道：「這兩具屍首怎麼辦？」

他這樣問的用意很明顯，人死了遲早總得收殮。棺材，他是現成的，問題是銀子誰出？

趙老闆忽然打了呵欠道：「通宵牌眞玩不得，唔唔——好困。」說着，慢慢轉過身子，第一個走了開去。

蔡大爺也跟着打了個呵欠道：「通宵牌的確玩不得，我也該回去睡睡了。」口裏說着，也接着轉身走了。

這兩位龍頭人物一走，自然無人再願留下。於是，一眨眼工夫，一大堆閒人，登告溜得一個不剩。

只留下那輛平板車，還靜靜停在老地方。

車上那面小三角旗，在寒風中獵獵飛舞，襯着陰沉的天色，看上去活似一幅招魂旛……

（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

蕭 塞·文
盧 令·圖

無影毒神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沉沙谷主上官雲爲白雲飛療傷，誤中被段皇爺做了手脚的七首柄上的天星沙散功散毒，而劉貴妃又恰以此時到來尋釁，歐陽空和點蒼四弟子均非其敵，白雲飛日睹歐陽空陷於死亡邊緣，遂不顧傷勢，毅然出手解救，更觸劉貴妃之怒，擾攘間，段皇爺驀地闖來，白雲飛怒其施暗算，奮起與之拚命，不敵被傷，倒地不起，歐陽空義憤塡胸，要拚命又自料不敵，竟欲殉友自戕，段皇爺突向他施展攝魂大法，歐陽空將機就計，假作被迷，趁機將段皇爺擊摔丈外，唯段皇爺應變迅快，雖傷而無生命之危——

智殺段皇爺 重振點蒼派

歐陽空冷叱道：「你眞他媽的烏龜的命，王八命，我老烟虫滿以爲這下可替白雲飛報仇，誰知道你這龜兒子命竟是這麼的好，身受兩掌僅中了一點輕傷，看來我歐陽空心機白費，命中註定報不了仇，唉！這兩掌也是天意，若不是上官谷主適時一聲大喝，使我清醒過來，連這兩掌都不能打到你，可惜我本身功力不够，失去這千載難逢的唯一機會！」

段皇爺冷漠的道：「這可能算我一時大意，中了你的暗害，不過，這種機會只能有一次，現在你想再造機會也是不可能的了！」

歐陽空深吸口氣，道：「這個我也知道，我也曉得自己功夫和你相差懸殊，再動手只有自取其辱，現在你可以動手了，我決不反抗！」

段皇爺冷冷地道：「你還算有自知之明，這一次出手我可不是跟你兒戲，不過這麼一下子殺死你，不能出我胸中那口怨氣，我想要給你點厲害瞧瞧！」

歐陽空雙目一睜，說道：「你是要怎樣？」

段皇爺哈哈笑道：「好節目還在後頭，你慢慢就會知道……」他目光朝劉貴妃一施眼色，道：「你先點他『巨闕』『曲池』『紫府』三穴。」

劉貴妃答應一聲，身形向前一躍，憤怒的一聲大笑，猙獰的揚起了一指，歐陽空這時仍然談笑自如，自知傷勢沉重，無法和劉貴妃這個頑强高手相抗，見她揚起一指向自己身上點來，索性閉上雙目，一派視死如歸，大義凜然的樣子，任由對方手指點來。

劉貴妃疾快的點了歐陽空的穴道，伸手將他提了起來，段皇爺目中閃過一絲令人恐懼的神色，道：「這個老東西我暫時交給你，等我將這裏的人通通殺死之後，妳將他送往我的行宮，我要好好的修理他一頓。」

劉貴妃躬身道：「小妃遵旨！」

段皇爺冷冷地看了上官雲一眼，道：「你現在還有什麼話可說？」

上官雲悶哼一聲道：「你爲刀俎我爲

魚肉，要殺要砍全看你的，不過我將先告訴你一聲，沉沙谷裏高手如雲，你來時容易去時難，也許你連這裏都走不出一步，便要血濺而死……」

段皇爺哈哈大笑道：「原來你還想着點蒼四老來保護你，哈哈！上官雲，我告訴你吧，點蒼四老在我來時已和令媛遭到同一命運，此刻可能尚在那裏吹風呢。」

上官雲黯然的說道：「你對他們下毒手嗎？」

段皇爺搖搖頭道：「我來時沒有這個打算，所以僅點了他們的穴道，可是眼前事情逼得我不得不改變初衷，這些人會因爲你而通通被殺！」

上官雲怒叱道：「姓段的，我變作厲鬼也要纏死你！」

段皇爺冷笑道：「恐怕你沒有這麼大本事！」

他陰沉的望着沉沙谷谷主上官雲，突然仰天哈哈的一聲大笑，那知他笑聲甫出，臉上肌肉突然他一陣劇烈的抽動，目光凝聚在屋中的頂上，驚慌的倒退着……

只見在屋頂的一根支柱上，一個龐大的黑影停在上面，那個人雖然只有一個背影，可是對於段皇爺簡直是太熟悉了。

他全身起了一陣顫抖，說道：「你……謝……」

那個人突然的一回頭，一張恐怖的臉龐陡然躍進段皇爺的眼裏，這個人的目光一冷，彷彿來自一個幽靈的世界，一聲不是出自人類中的冷笑，冰冷地道：「姓段的，你不會想到，我還會活在這個世間上吧！」

段皇爺署定心神，道：「你是誰？」

那人冷冷地道：「我是幽靈之神，一個被人世所遺棄之人，我也是個滿身血債的幽靈，我來這個世間，是要向一些人索取血債，你是我所要找的第一個人……」

這聲音太熟了，雖然是隔了這麼多年，段皇爺一聽便知道這是誰來了，他畏懼的倒退了一步，道：「你還活着？」

劉貴妃突然一聲尖叫道：「你是承岳……謝承岳果眞沒有死！」

那個人冷漠的看了她一眼，道：「謝承岳軀體已經死了，可是他的靈魂却與世長存，劉貴妃，妳的遭遇可堪同情，可惜妳痴情仍是一場春夢，到頭來一場空！」

劉貴妃顫聲的道：「承岳！你還記得起我？」

謝承岳長長地嘆了口氣，道：「我對每一個人都記得很清楚，尤其是妳和段皇爺，更是我每天所不會忘記的……」

「眞的！」劉貴妃高興的道：「這麼說我這幾年沒有白等！」

謝承岳依然是冷漠道：「妳白等了，像今日的謝承岳已不是昔日至美少年了，像我這種人見人厭的樣子，有誰敢和我在一起生活？」

劉貴妃激動的道：「我……」

但當她藉着燈光看到對方那種令人恐怖的樣子之時，底下的話不覺的頓了下去，的確，羅盡世間所有的醜惡之人的臉譜，也找不出一張可和謝承岳的可怕臉龐相比，因此，這絕難像一個人的臉，而是一張銳刀利劍所創的一張臉，連魔鬼的醜惡樣子，都要比現在的謝承岳漂亮數倍。

謝承岳見劉貴妃嚇得不敢說話，不禁冷笑道：「你所愛的僅是一個表面，現在你心裏的表面偶像已經毀滅了，也不值得你再去愛了……」

他突然長長地嘆了口氣，道：「又有誰知道我的臉是怎麼毀的？」

段皇爺驚顫了，他畏懼的低下頭去，額上居然冒出一股冷汗，心理雖在告訴他要極力的鎮定，可是那令人無法忘懷的一件事，怎麼樣也無法抹去他的影子。」

劉貴妃幽怨的道：「告訴我，是誰毀了你的臉……」

謝承岳冷冷地道：「告訴妳又能怎麼樣？難道妳還會替我報仇……」

劉貴妃昂然的道：「當然，就是這個人是我最親近的人，我也要親手殺死在你的面前……」

謝承岳哦了一聲道：「這麼說妳果然對我還有點情義……」他望了段皇爺一眼，道：「這個人就在你的眼前……」

段皇爺驚駭的抬起頭來，嚇得連一句話都說不出來，而劉貴妃也有些意外，吶吶地不知所以。

謝承岳沉聲的問道：「姓段的，這件事你敢承認麼？」

段皇爺顫聲的道：「我又有什麼不敢承認？」

劉貴妃這時反而冷靜下來，她奇異的望着段皇爺，心裏有種難以形容的難過，突然跪下身去，道：「我皇，你眞這樣害了承岳？」

段皇爺長長嘆了口氣，道：「自從我將妳賜給謝承岳之時，我已決心要妳倆鴛鴦長在，青春永駐，成爲神仙愛侶，在我大理國也算一段佳話，那知上官雲老東西幾句挑撥，竟使一樁令人羨慕的鴛鴦拆成東西，各居一方，我心痛之下，又可憐妳傷心欲死，發誓要將謝承岳找回，若是他不肯回心轉意，我只好將他的臉毀去，在這種情形下，我不得已才這樣做……」

劉貴妃淡淡地道：「你這樣做是爲了我好，我怎能再恩將仇報而怪你呢，皇爺，小妃沒有什麼好報答，只請你容我三拜，表示我一點心意……」

段皇爺急忙上前，道：「免了！」

他的手才觸及劉貴妃的手臂，劉貴妃突然以詭異的快速手法，抓住了段皇爺的頸子，用力揑了下去……」

段皇爺一顫，道：「妳……」

他喉頭一緊，呼吸陡然停頓，在生死逼於一刹那的瞬間，一種求生的本能，運足了勁力，揮手向劉貴妃的身上劈去！

「砰……」

由於雙方距離太近，掌勁居然用不上力，劉貴妃痛苦的發出一聲慘叫，一縷鮮血自她嘴裏流出，她怨毒的哼了一聲，道：「皇爺，你待我太好了，不過你這種好實在令人不敢接受，你毀了承岳，只得將你揑死！」

她死命的不放手，段皇爺身上一陣搖晃，眼前金星四射，突然一口氣喘不過來，而暈死過去。

不過段皇爺臨死之時，似乎是不甘這樣死去，手掌箕張，五指如刄的插進劉貴妃的胸前，劉貴妃慘叫了一聲，身子翻落在地上，鮮血一湧，日日流出……

段皇爺臉上一陣抽搐，雙睛登時有如銅鈴，在地上伸了伸腿，剎時死去，這種令人駭懼的場面看得上官雲一聲長嘆，暗暗地搖了搖頭，道：「天道循環，屢報不爽，一代宗主居然這樣身死，確實是使人想不到……承岳兄，你的仇可報了……」

謝承岳黯然的道：「他死了……」

劉貴妃在地上一陣痛苦的掙扎，臉上突然現出一絲笑意，她恍如非常自得，眸子裏竟現出一絲笑意，含淚道：「承岳，我替你報仇了……」

謝承岳點點頭道：「妳太痴情了，我對不起妳……」

劉貴妃喘了幾口氣，道：「我現在才曉得兩情相處的眞諦，愛能使一個人產生勇氣，也能使人壯志消沉，我能爲你做一件你高興的事，雖然以死換來的，却是非常的値得……」

她以一種夢幻的聲音，道：「我也許要比你先走一步，結束了我在這世間的旅行，我會在那個遙遠的地方等着你，並要建一座很大的花園，像大理石後宮一樣的美麗，然後等你來了之後，我們就住在那裏，永遠也不出來了……對了，要找幾個宮女侍候你，讓妳享受一下世間之福。」

她深情的望着謝承岳又道：「我現在不再怕你那張臉了，你的臉醜美又有什麼關係呢？我只要你的心，你的心好……」

謝承岳激動的道：「妳救救……」

劉貴妃恍如突然想起了什麼一樣，凄涼的笑道：「你！怎麼不喚我的名字了呢？以前你不是最喜歡我那個……」

語聲突然中斷，呼吸驟地轉急，謝承岳似是非常焦急，竟急得出了一身冷汗，劉貴妃一怔，喘着氣道：「叫……叫我……呀……」

但是她失望了，未等對方出聲，她的氣息已經中斷了，在臨死一剎那怔神之間，她心裏突然留存了許多疑問，這些疑問將永遠伴隨着她的靈魂，而再也解答不出了，因爲她已經死去，死得非常安詳，眼簾低垂，像是個老年謝世的人，臉上沒有一絲痛苦，還有一絲淡淡地笑意掛在嘴角上，淡得只有謝承岳能看得出來。

謝承岳望着死去的劉貴妃，顫聲的道：「請妳原諒我這樣做，我不這樣做沉沙谷將死不少人……唉！我這樣騙了妳的感情，是件不得已的事情……」

段皇爺，劉貴妃已先後死去，使屋中的氣氛陡地沉寂起來，上官雲望着謝承岳的背影，道：「承岳兄，你不要難過了，劉貴妃能這樣死去，正是她的解脫，人總免不了一死，還是時間……」

「爹！」

上官雲幾乎楞了，他似乎不敢相信這聲是出自謝承岳的嘴裏，他懷疑的看了看門外，道：「承岳兄，你……」

「爹……我是菁菁……」

謝承岳陡地轉過身來，將臉上輕輕一拉，露出上官菁那美艷如花的臉靨來，上官雲一愣，道：「菁兒，怎麼會是妳…」

上官菁眸中含淚，道：「孩兒被段皇爺點了穴道之後，暗中運功解穴，好在段皇爺對我出手甚輕，穴道一解，我無意中發現段皇爺遺失落了一本小冊子，上面記載着他和謝承岳的一些恩恩怨怨，我見爹爹危機，解開點蒼四老的穴道，商量如何解救你老人家，靈機一動，我突然想到這種方法將段皇爺嚇走，便找了一張人皮面具……」

上官雲神色大變，道：「逆子，妳可知這樣害了兩條生命……」

上官菁顫聲的道：「女兒當時沒有想到會有這樣的後果……」

上官雲冷冷地道：「妳化裝的功夫倒是不錯，連聲音都學得唯妙唯肖，我眞不明白妳在一時間，如何學得這麼多……」

上官菁輕聲道：「說話的也不是我，是宗燕伯躲在屋頂上對答，我所以不敢下來，正是爲了這個原因，由於這種化裝來得太突然，段皇爺和劉貴妃一時給我這個樣子駭倒，居然沒有發現……」

上官雲暗暗地嘆了口氣，道：「段皇爺死不足惜，可憐的是劉貴妃，她一生孤苦，雖然偏激了一點，可是生平却很少做壞事，妳這樣做使她在九泉之下，都難以瞑目！」

上官菁低頭道：「孩子知道對不起劉妃子，不該用這種方法騙取她的感情，她一生孤苦無依，孩兒願做她的義女，將她好好埋葬了，看守着她的墓……」

上官雲想要再說什麼，點蒼四老已連袂走了進來，宗燕首先向上官雲請罪，然後焦急的道：「上官谷主，白雲飛是否會死呢？」

上官雲移動身軀，伸手在白雲飛的腕上按了一會，凝重的嘆了口氣，望着段皇爺的屍體，道：「穿雲掌下很少人能接得一掌，白雲飛以受傷之軀再受穿雲掌一下重擊，本來必死無疑，可是剛才我細細的診脈，發現他的勁脈正常，也許不會有什麼問題……」

點蒼四老同時長長喘了一口氣，憂結在眉宇之間的愁意逐漸地淡去，已沒有先前那樣緊張了。

上官菁急急地道：「爹，你的天星沙毒如何拔除……」

上官雲搖搖頭道：「沒有辦法可以拔除，除非服天星沙的解藥……」

身形一晃，上官菁突然奔在段皇爺的身旁，在他身上搜索着，不多時她自段皇爺的懷裏找出一個磁瓶道：「爹，你看看這是什麼？」

上官雲拿過來，在鼻子上嗅了嗅，道：「這是天星沙的解藥，孩子，爹的功夫不會廢了！」

他激動的又道：「四老，請你們把白雲飛扶上老夫的屋中，我那裏有幾種靈藥，也許他會復原得更快……」

他倒出數粒甚小如豆的綠色藥丸，一連服了幾顆，盤膝運了一會功，身上突然冒出一股冷汗，道：「我已好了！」

上官菁鬆了口氣，道：「爹，你眞要點蒼在南疆從新復派……」

上官雲見點蒼四老已經不在，道：「當然，點蒼和我沉沙谷世代交情，爹不管是在道義上，物力上，都要義不容辭的支持他們……」

上官菁一急道：「這樣一來我們沉沙谷可慘了……」

上官雲道：「爲什麼？」

上官菁嚴重的道：「點蒼復派，南疆第一家要落在別人手了……」

「哈！」上官雲哈哈大笑道：「妳還是個孩子，什麼事都還不懂，走吧，我得趕快替白雲飛療傷去，晚了可能有功夫被廢的危險！」

夜涼如水，這父女兩個身形一晃，已消逝在茫茫的星黑之中。

× × ×

初晨，大霧罩滿了點蒼山，雲茫茫的一片，山藏在霧影裏，霧遮住了點蒼山，彷彿是一道氣牆擋住了一切，分不清那個是山，那個是樹……

茫茫的雲空，自天之一角，突然閃起一道光暈，逐漸的透射下來，愈擴愈大，於是雲淡了，霧也散了，點蒼山漸漸露出了頭角，像曦陽一般又閃出了初露鋒芒。

點蒼山——在南疆復派的消息終於傳遍了整個武林，雖然各俱已接到了請帖，可是沒有一家肯來參加觀禮，在這開典參禮的初晨，點蒼派的人心裏是焦急的……

點蒼派是多難的，經過滅帮的厄運之後，要再在武林中新創一點眉目，那當是眞不簡單的事情，誰都知道點蒼派除了一個冷血劍客白雲飛外，再也沒有一個弟子敢在江湖上露面，因此各家對於點蒼復派之舉都表示有些懷疑，認爲已經殞落的星是很難再出光芒！

可是，那顆星在天空中突然光芒大盛，點蒼派經過這顆慧黠的星芒照耀，終於又激起了朝氣，像這美好的初晨，等這雲霧消逝之後，它的光輝是遍洒大地！

自上清觀沿路下來，排滿着點蒼派的弟子，這些弟子本是沉沙谷的高手，現在俱已由上官雲率領，投進了點蒼派，而上官雲因對點蒼山恩澤太大，白雲飛苦苦請求，上官雲方始答應暫代掌門之職，而點蒼四老，各有職司，是點蒼派四大護法，冷血劍客白雲飛則因恩怨在身，暫時沒有職務，一切的安排多是點蒼四老的意思。

雖是經過白雲飛在南疆大會各派之後，他的名氣反而凌駕在點蒼派之上，他似乎是點蒼派的代表，各派只知點蒼有個白雲飛，而不知點蒼尚有碩果僅存的四老。

雲逐漸淡去，靜悄悄的消逝在山中！

上清觀在一片寂靜下顯得更莊嚴肅穆，大殿門口兩個値司的弟子，恭身的垂立在殿門兩旁，一條麻石鋪的石道蜿蜒直通山下，可是山路寂然，連一個人也沒有，唯有那些在山下接待的弟子。

「噹！」

一聲强越的鐘聲自山頂上傳了下來，嬝嬝的餘聲遍傳了整個山林，喚起了新生的點蒼山……

大殿上的白雲飛望着列代祖師的牌位，黯然的搖了搖頭，他想起以前顯赫的點蒼山，日夜都有人巡廻時，心裏便激起一股莫明的心酸，而現在點蒼山在開派的大典之日，竟沒有一派來參加此會，他心裏的一陣難過遠非筆墨所能形容！

上官雲凝重的道：「不要再想了，我們按時擧行大典……」

白雲飛嗯了一聲道：「所有接到請帖的各派，如果不來，就表示沒有將我點蒼派放在眼裏，從今以後，就非我點蒼之朋友……」

上官雲苦笑道：「創派之難，各派都然，沒有一派在創派之時，不經過艱難的苦門，我們這點挫折，並不算什麼？我相信憑着我上官雲這點面子，有幾家不會不來！」

白雲飛搖搖頭道：「那樣太勉强了，我所要的是他們自動前來參加典禮！」

上官雲輕輕一笑道：「南疆各家或許是因爲你將他們擊敗，而不好意前來，不過我相信他們氣量不會這樣小，因爲他們將來還需要我……」

正在這時，門外傳來高聲的喝道：「閃電派雷平到……」

白雲飛急忙走出去，只見閃電派雷平笑容滿面，領着兩個閃電派高手如飛馳來，他面上笑容如昔，望着白雲飛點頭爲禮，好像根本不將受折在白雲飛手裏的事放在心上。

雷平哈哈一笑道：「白少俠，今日恭喜你了！」

白雲飛含笑道：「那裏！那裏！能得雷兄的捧場，小弟感激不盡……」

接着，又有弟子傳報道：「冷箭堡古力……」

「冷雲谷沈剛……」

……………

……………

一時之間，南疆各派中來了一大半，點蒼派弟子急忙將他們領進大殿中，這些各派代表似乎都不提說與白雲飛之間的事，恍如根本沒有這回事發生一般。

當然，這完全是上官雲的面子，南疆各派俱知上官雲是南疆第一個領袖人物，他們雖然心裏不和，表面裝得極好和順，要知道上官雲在武林中地位極崇，如果不給上官雲面子，他們各家都知道，沒有一個人再在南疆立得住脚。

「噹！噹！噹！」空中響起一連串三聲鐘響，緊扣人心絃的大鐘飛揚之聲，徐徐縷縷的傳遍過每一個人的心裏，廻盤在耳際。

大殿立時肅靜下來，俱凝重站着……

一陣梵唱之聲徐徐傳來，只見二十四個道人手持火炬，自大殿兩旁緩緩走過，默肅的行列看得南疆各派心中一寒，但想不到點蒼派在數月之間，何以會召得這麼多的弟子？

隨着這兩列道人之後，上官雲由點蒼四老伴隨出來，他手捧香爐，凝重的朝祖師爺的供案上行去。

只聽見一聲大喝道：「上香！」

上官雲恭敬的將香爐送至祖師牌位之前，恭敬的跪了下去，連着磕了三個響頭，望着神位道：「點蒼第三十四代弟子上官雲暫代掌門之職，自今以後弟子上官雲願爲點蒼執掌一切事務……」

要知道上官雲雖非爲點蒼弟子，却對點蒼山有莫大的恩惠，他自點蒼滅派之後，暗中和點蒼四老策劃着報仇事宜，而自動放棄門戶之見，願爲點蒼派死去的弟子復仇，故點蒼四老早將他看爲點蒼弟子，也因這一點，上官雲才能暫代掌門之職，雖是這樣，也使參加大會各派驚疑莫名，不知上官雲何以會成爲點蒼掌門？

上官雲默禱完畢，一個聲音響起道：「祭祖！」

四個點蒼弟子扛着一頭白羊走了進來

，放在供案之前，上官雲自供案上拔出點蒼山之寶，射日神劍，虛空連晃二晃，劍光一湧，他在那羊身上疾快的扎了一劍，血影一現，一股鮮血噴了出來，射日神劍其寒如冰，沾着一點血漬，又歸回劍鞘之中……

「噹！」

這是第三次鳴鐘，也是點蒼派之典的尾聲，嫋嫋的餘聲，廻盪在整個點蒼，敲進了大殿之中。

突然，一聲大喝道：「大理段氏後宮四個娘娘拜山！」

大殿中所有的人均是一怔，按着武林規矩，不管與點蒼派有多大的仇恨，在開典之日均得放下，而大理段氏竟然不按武林規矩，在復派之日，公開拜山，這無異說明，段氏誓不和點蒼派共存，而要血洗靈山。

上官雲神色一變，道：「雲飛，你去應付！」

白雲飛冷笑一聲道：「誰要是在今天來點蒼山胡鬧，我冷血劍客白雲飛只好以性命做賭注，和他做個生死朋友！」

身形斜飄，他恍如一道青煙似地輕飄而出，抬頭一看，只見四個披麻戴孝的艷麗婦女，俱含着眼淚凝立在地上，這四個段皇爺的妻妾，身上均揹長劍，一見白雲飛出來，四女同時向前跨了一步。

白雲飛強忍着怒氣道：「四位上我點蒼山有何指教？」

當中那個垂髮美麗婦人一拭眼角淚水，道：「給你們沖喜呀！」

白雲飛冷冷地道：「喪氣！」

那婦人神色一變，道：「喲！你們點蒼派倒是神氣，在南疆公然開派立寨，不把天下武林人物放在眼裏，我正宮娘娘雲秋心，爲夫報仇，只好戴孝上山了！」

白雲飛冷笑道：「妳們請下去，等明日再談！」

雲秋心冷笑道：「這麼簡單，三言兩語就想將我們打發了麼？」

白雲飛神色一變道：「妳要怎樣！」

雲秋心恨聲道：「我爲皇上報仇！」

白雲飛哼了一聲，道：「段皇爺是死在劉貴妃之手，你們要報仇去找她好了，上我點蒼山幹什麼？」

雲秋心怒聲的大喝道：「說得好簡單呀！誰不知道劉貴妃是我們段家之人，她愛皇爺更甚於我們，怎麼會出手害他，我現在找的是白雲飛，唯有他才是殺死段皇爺的正兇！」

白雲飛冷冷地道：「我不爲難你們，點蒼派在復派之日，不想在這靈山之上染滿血漬，你們心意，我知道……」

穿着那個白色羅衣的少女一聲叱道：「我們連丈夫都沒有了，活着還有什麼意思呢？你讓開，今天我們不殺了白雲飛誓不回去……」

她伸手揮出一掌怒叱道：「閃開！」

白雲飛身形一移，怒道：「妳們要死，我冷血劍客只好成全你們！」

「你？」

顯然四個婦人沒有料想到他便是名傳南疆，出了狠名的冷血劍客白雲飛，四女一晃身形，各自退了兩步，同時怒視着白雲飛。

雲秋心一拔長劍，道：「姊妹們動手吧，我們找的正是他……」

四枝冷寒的長劍如電般的抖了出來，這四個女人都是段皇爺的妻妾，每人都有一身詭異莫測的功夫，劍影一動，寒光流艷，冷寒的劍氣一閃而至。

白雲飛身形一幌，揮出一掌，道：「妳們這樣無禮，休怪我趕妳們下山去！」

「嘿！」白雲飛正待動手，半空裏突然響起一聲低嘿，一道巨大的人影如飛而落，嘿嘿大笑道：「雲飛，這四個臭婆娘交給我老煙虫好了。」

歐陽空手提大煙桿，深深吸了一口濃煙，自鼻孔之中緩緩的噴出來，他斜眼看了四個婦人一眼道：「那來的潑婦，我老煙虫歐陽空手癢得發抖，沒想到妳們自動送上門來！嘿！那一個先來？」

雲秋心神色突然一變，道：「你！」

歐陽空似乎也是一怔，雙目之中閃出一條激動之色，他身子搖了搖，大煙桿指着雲秋心，道：「妳是不是姓雲？」

雲秋心全身劇烈的一顫，黑大的眸子裏露出一股令人不解的神色，他嘴唇發白，連退兩步道：「你是歐陽哥哥……。」

歐陽空激動的道：「秋心妹妹，秋心妹……」他長長吸了一口氣，道：「妳不是失踪了麼？怎會在這裏……」

雲秋心輕輕道：「歐陽哥哥，你還記得我……」

歐陽空長嘆一聲道：「我怎會忘妳，妳忘了我倆坐在煙田裏，妳採着最好的煙葉，在火堆裏輕輕烘乾，放進大煙鍋裏，那時我還沒有煙袋，專偷我爺爺的煙斗來吸，而也因這樣，我才學會了吸煙……」

雲秋心全身劇烈的顫了一顫道：「你的記性眞好，連我們兒時的事情都能記得，居然還記得這麼清楚，我記得那時你大我四歲……」

「是呀！」歐陽空呵呵笑道：「我還記得妳穿開襠袴，屁股上有塊大紅痣，我爺爺說妳將來有福氣，是妃子的命……」

雲秋心雖然已是半百婦人，當她聽到歐陽空毫不避諱的說出她幼時袂子的事，此時，也不禁雙頰羞紅，急忙低下頭，道：「你還是老樣子……」

大煙桿歐陽空一生玩笑于世，對于什麼事故毫不顧慮，他這時完全陷于兒時的回憶，根本忘却了身邊的人，雲秋心的話，他恍如未聞一樣，喃喃地道：「我還記得妳小時候說要嫁給我，結果你爺爺看不起我們種田的，當我爺爺笑逗着我們玩時，妳竟哭了，說一輩子都要等我，那時眞是太幼稚了！我們只知道在一起好玩，而不知人間有苦樂哀愁……」他深情的看了雲秋心一眼，道：「還記得有一天妳悄悄的對我說：『歐陽哥哥！將來我們長大了，你不能娶別的女孩子。』我當時只覺和妳在一起好玩，隨口道：『當然，我只娶秋心妹妹！』這些往事在我腦海之中始終縈流不斷，每當我冷靜的時候，都會想起幼時的妳……」

雲秋心非常感動，顫聲的道：「可是等我們都大了，反而顯得陌生了……。」

歐陽空搖搖頭道：「並不盡然，有一天我偷偷爬到妳的臥室的窗前想喚妳出來玩，可是我知道妳在暗中哭泣！」他不禁

勾起無限的心事，黯然地道：「那知在第二天，妳便失踪了，妳爹爹便說是我把妳藏起來，逼得我偷偷離家出走……」

雲秋心輕泣道：「那一夜我知道爹爹打得你很厲害，在心傷之下偷偷的跑了出去，在村頭的祠堂裏等你，那兒是我倆玩的地方，我想你一定會去，誰知等到第二天夜裏，你都沒來，我又餓又恨，又不敢回家，一個人躲在祠堂裏哭，結果讓段皇爺遇上了，將我帶到大理國，等我長大之後娶我爲正宮娘娘……」

這雖是一些過眼煙雲的往事，現在兩個已經老的人的嘴裏說出來，實是非常感動人，那三個妃子也神情黯然，都被這對亂世兒女的感情所溶化。

雲秋心長長嘆了口氣道：「我雖然嫁給了段皇爺，心裏却沒有一絲愛他，我這三個姊妹大多遭遇悲苦，如今人海茫茫，一想到連一個可以依靠的人都沒有時，我們心裏不禁徬徨無主，趁着段氏皇族在開會的時候，溜出來和你們一拚……」

歐陽空搖搖頭道：「段皇爺確非是我們所殺……」

雲秋心黯然的道：「可是這事段家的人一口咬定是白雲飛所爲，况且劉貴妃和段皇爺功力相差懸殊，劉貴妃要想殺死他，是一件極不可能的事情……」

歐陽空嘆了一口氣，道：「秋心妹妹，妳還是請回去，改日我們向妳說明這件事情！」

雲秋心嗯了一聲道：「好！我們走了！」她正待轉身，突然背後傳來一聲高喝聲道：「段虹英！」

雲秋心全身一顫，道：「段皇爺的弟弟來了！」

冷血劍客白雲飛哈哈一笑，道：「他要是在今天胡鬧，我只好痛下殺手！」

遠遠的山腳下，出現了一大堆的黑衣大漢，當中擁簇着一個全身銀羅長衫的中年漢子，他眉帶殺氣，冷酷的眼神如閃如電，疾快地朝山上行來。

白雲飛冷笑一聲道：「來者何人？」

那漢子冷冷地道：「找白雲飛出來答話！」

白雲飛冷冷地喝道：「在下就是！」

段虹英嘿嘿一陣大笑，一揮手道：「姓白的，還我哥哥的命來，我哥哥一代國王，你竟敢下毒手殺他，現在我們段族一派要將你碎屍萬段！」

這些同來的高手，都是段族的忠臣功親，他們一見冷血劍客白雲飛屹立在山上，紛紛怒叱一聲直奔而來。

歐陽空大喝一聲道：「王八羔子，那個敢上來？」

他這如雷的一聲大喝，震得點蒼山林聲簌簌，沙石飛濺，段虹英一見這個巨人站在一塊大石上，心裏不覺一寒，他嘿嘿冷笑道：「這個是誰，先通名目來吧！」

歐陽空嘿地一聲道：「龜兒子聽清楚，你爺爺姓歐陽名空，外號老煙虫又名大煙桿，我曾獨臂打死九頭牛，十頭虎，八隻羊，你們這些龜兒子有誰敢來，先吃我一桿！」

段虹英一哼，道：「老煙虫，大煙桿，這個傢伙到底是誰？」

遠山含笑，近水潺潺，葱翠的點蒼山在烈陽之下，顯得莊嚴肅穆，那低沉而又嚴肅的鐘聲一聲連一聲的響着，嫋嫋的鐘聲緩緩消逝於空中。

遠遠的望去，老煙虫歐陽空手揮烟桿巍巍地凝立在一處大石上，像個巨神似的。段虹英看得眉頭一皺，暗中冷笑一聲，扭頭向身旁那個黑髯濃眉的削瘦漢子道：「師爺，這個人是誰？」

這個黑髯削瘦老人是大理段家的軍師爺，他以前雖也曾浪跡在江湖中，却不知歐陽空是誰吶吶地道：「我也不知道。」

大煙桿歐陽空聞言哈哈大笑，他呵呵地道：「龜兒子，你不知道我老煙虫是誰？我可知道你這個狗頭軍師是從那個洞鑽出來的，你以爲脫胎換骨便沒有人認得你了，嘿！你就是化成個烏龜蛋，我也認識你。」

這黑髯老人一怔，道：「你認識我是誰？」

歐陽空呵呵地道：「你媽媽當初偷漢子王小二生了你，可是你却隨母姓劉，不務正業，終日狂賭亂嫖，人家都說雜種生出來的怎會有好孩子，有一年你連你老母都輸掉了，你在家鄉不能安身跑出去，誰曉得你在這裏竟當起狗頭軍師，哈……」

黑髯老人作夢也沒想到在這裏遇上這個渾人，連他家的醜事都給搬了出來，他羞怒交集，憤憤地喝道：「住嘴，你再胡說我可不客氣了。」

歐陽空冷笑道：「你眞是王小二過年，一年不如一年……」他對這個劉星漢的底細知道的甚爲詳細，身形輕輕一躍，落在師爺的身前，冷冷地道：「劉星漢，你給我滾下山去。」

劉星漢一呆，道：「閣下是誰？」

歐陽空一揮大煙桿，對着劉星漢的胸前點了過來，這一招大出劉星漢的意料，駭得急忙閃身退去。

段虹英見自己大理國的師爺被這混老頭子逼得忙亂異常，心中登時湧起一股殺意他嘿嘿一笑道：「閣下還是歇着吧。」

他施出武林絕傳之學「火焰指」輕輕舒出一個指頭，在指尖上浮起一股火紅的光華，對着大煙桿歐陽空身上一彈，一縷熱浪急襲而至。

「嗤……」

大煙桿歐陽空只覺身上一痛，胸前好像着了根燒紅的大鐵棍一擊似的，他呵了一聲道：「龜兒子，你這是什麼功夫？」

段虹英沒有料到對方中了「火焰指」一擊，宛如沒有事情一樣，他心中大吃一驚，鼻子裏傳出重重地一聲冷哼，道：「火焰指。」

歐陽空心中一顫，腦海之中如電光火石樣的浮現出一段武林秘辛，他對這件事記憶猶新，驚顫的道：「火焰指，是不是傳自西域羅玄手裏的『火焰金指』？」

段虹英一怔，倒是沒料到這個玩世不恭的老頭子對武林秘辛這般清楚，他怔了一怔，望着歐陽空道：「不錯，你好像知道的還不少？」

歐陽空凝重的長吸口氣，道：「羅玄的火焰金指傳子不傳女，江湖上會使這種指法的人僅有其子羅洪一人，而羅洪挾技自秘從不會傳給一個外姓的人，你是什麼東西？他會傳給你……」

（未完）

偵探技擊傳奇故事

倪匡·文
盧令·圖

紅鏢（大結局）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鐵雄被擒，無意中踢翻一盆火炭，引致一場大火，把萬龍崗總寨全部燒光，鐵雄趁亂逃出，與迷失雪山中的秦鳳姑重逢。萬龍崗賊衆因搶救財寶，被燒死不少，另有一批人在火窟中帶出了財物，可是全受了傷，那沒受傷的同伴趁機打劫起來，致使山道上，倒滿了被火燒傷又死在他們伙伴手裏的人，到最後，跟着玉娘子，李四來到一處山坳裏的，只不過是十五個人而已——

※※※※※※※※※※

幾番生死苦　一生血水歡

十五個人，和十五匹馬，全是在火頭一起，看出情形不對，搶了牲口飛奔的那一批人，其中大多數是玉娘子的親信。

山坳裏生着幾堆老大的篝火，寒風雖勁，倒也冷不着在篝火旁的那些人，只不過被篝火冒起的濃烟，薰得雙眼發紅而已。這些人之中，有的已跟了玉娘子好幾年，但不論跟了玉娘子多久，他們以前，做夢也想不到，像玉娘子那樣，千嬌百媚的美人，也會變得如此難看，如此可怕！

在閃動的篝火照映之下，玉娘子的一張臉，簡直是鐵青的，她的額上，青筋一直綻着，可以看得出，青筋還在隱隱地跳動着。

他們一伙人，到這裏停下來之後，天色才黑，現在，天可能已快亮了，不過玉娘子自從一停下來之後，就沒有說過一句話。

不但玉娘子未曾說過一句話，幾乎所有的人，全不曾說過一句話。上半夜，他們都怔怔地望着直沖向半空中，通紅的濃烟，飛揚的火星，好些人的喉中，都發出一陣陣奇異的，似哭非哭，似笑非笑的「咯咯」聲來。下半夜，火星子也望不見了，他們又個個低下頭來。

李四一直陪在玉娘子的身邊，山坳裏的那種沉靜，實在太難堪了，李四終於開了口，道：「不要緊，我們還可以從頭來過！」

李四一開口，玉娘子額上的青筋，跳動得更劇烈，李四又說道：「我還帶了些銀票在身上，幾個大銀行，我們都有錢存着，呆守在這裏幹甚麼，走吧，先上濟南去——」

李四一面說，一面在徵求玉娘子的同意，玉娘子驀地抬起頭來，在她雙眼之中，射出一股極其尖銳的光芒，她語音低沉，仔細聽來，可以聽得出她所說的字，每一個字都在打着顫，但是她所說的話，卻又那麼堅決，她道：「我不走！」

她在講了那三個字之後，忽然又笑了起來，她所發出的笑聲，不再是那麼甜膩得叫人有蕩心蝕魄之感，反倒像是夜貓子在叫着一樣，叫人不寒而慄。

然後，她陡地止住了笑聲，道：「我要抓住他們，將他們的肉，一片片的割下來，在火裏烤熟了，塞進他們自己的口裏去！」

李四打了一個寒戰，他實在笑不出來，連他想將話說得輕鬆些都做不到，他的舌頭彷彿麻木得不聽使喚，他呆了好半晌，才吶吶道：「那王八蛋只怕已經燒死了呀！」

玉娘子立時接口道：「保佑他能夠逃出去！」

李四深深地吸了一口氣，玉娘子突然轉過身來，望着圍在篝火邊的那些人，叫道：「全站起來！」

雖然經歷了這樣的巨變，但是玉娘子還是玉娘子，她說「全站起來」，就沒有人敢坐着，一下子全站了起來。

玉娘子的神情，似乎已漸漸回復了常態，只不過她的聲音，在寒風中聽來，仍然是那麼凄厲，她一字一頓，道：「說出去可別再見人了，我們竟會栽在這樣一個人手裏，吃了這麼大的虧！」

那十來個大漢，人人都望着玉娘子，不出聲，玉娘子又道：「你們放心，四爺剛才已說了，我們還有很多錢，餓不死我們！」

那十來個大漢，齊聲答應着，玉娘子的聲音，聽來更凄厲，道：「有帶了槍出來沒有，連子彈全給我！」

玉娘子和李四，全匆忙得連槍也沒有帶出來，但玉娘子一說，倒有五個人，一起走向前來，將槍和子彈帶，一起放在地上。

玉娘子俯身，先擇了兩柄，拋給了李四，自己又擇了兩柄，還餘下一柄，指着一個大漢，說道：「你槍法最好，拿去帶着！」

那大漢走向前來，佩好了槍。玉娘子抬頭看着天，明月才被一團烏雲遮住，雲邊現出淡黃色的光輝來，玉娘子的俏臉，

在昏黃寒黯的月色下，有着一股難以形容的陰森，她陡地揚起手來，向着不遠處，禿枝撐天的一株棗樹，連射了三槍。

震天動地的六下槍聲過處，六根樹枝，也半天中飛舞着，落了下來，那接連的六下槍聲，似乎令玉娘子的心情，開朗了一些，她又「格格」地笑了起來，轉過頭，望着李四，道：「斬草不除根，春風吹又生，眞一點也不錯，吃一次虧，學一次乖，下一次不會那麼蠢了！」

李四低着頭，踢着地上的積雪，並沒有出聲。

當初，他和玉娘子的計劃，動那十二個請了五家聯保的山西富商的腦筋之際，並不曾預算秦鳳姑會突然插手進來，後來秦鳳姑突然出現，他們將計就計，一切原來都進行得很順利。只是在最後關頭時，他們兩人，有過一次未爲外人所知的小小爭執。玉娘子堅持要殺了秦鳳姑，當時，不但李四已經潛回了李家大宅，玉娘子也有兩個心腹手下，潛了進去，李家大宅有好幾百間房間，李四又是從小在大宅中長大的，躲在大宅之中，當眞是人不知鬼不覺。

在玉娘子的兩個手下，下手殺了老太之後，玉娘子曾吩咐他們，覷機也暗算秦鳳姑的，可是卻爲李四所阻，他們事後曾吵了幾句。

但即使是玉娘子，當時想到秦鳳姑一個人，人生地不熟，也不能有多大的作爲，是以只爭持了幾句，也沒有再繼續吵下去。

可是如今，就是因爲當時的那一下疏忽，鬧出了這樣的大事來，連經營多年的萬龍岡總寨，也付之一炬！

李四爲人何等聰明，他自然知道玉娘子這時，又說這樣的話，是在舊事重提了，他除了詐作聽不見之外，還有甚麼別的方法？

可是李四低着頭不出聲，卻不能平息玉娘子的心頭之恨，她仍然望着李四，連聲冷笑起來。

玉娘子的冷笑聲，在李四聽來，簡直有芒刺在背的感覺，他心中在急速地轉着念，想找一些話，好將玉娘子的話頭調開去，因爲他知道玉娘子不開口則已，一開口，講出來的話，一定十分難以應付。

可是，李四還未曾想出該說些甚麼才好，玉娘子已然開了口，道：「當日我已經吩咐，將她一起殺了，你連老娘都不放在心上，爲甚麼不捨得我的人殺她？」

李四深深吸了一口氣，抬起頭來，卻不望着玉娘子，道：「當時若殺了她，一定惹人起疑，何況，她一身武功，下手也沒有那麼容易！」

玉娘子「嘿嘿」冷笑着，道：「算了吧，這全是找出來的理由，不說你心裏還是不捨得她？」

李四緩緩轉過頭來，望着玉娘子，他的聲調更沉緩，道：「阿玉，現在你還說這種話？爲了要和你在一起，我簡直已成了另一個人！」

玉娘子雙眉一揚，「啊」地一聲，道：「四爺覺得委屈了，是不是？」

李四又呆呆地望了玉娘子半晌，才低嘆了一聲，道：「要是我感到委屈，我早就走了，就是因爲算下來，還是化算，所以才跟着你，這可是我的眞心話！」

玉娘子得意地笑了起來，憑自己的美貌和手段，能令得李四這樣的一個少年英雄，做出他以前連想也不敢想的事情來，這可算是她一生之中，最得意的一件事了，她這時的笑，實在是從心底深處發出來的，一點做作也沒有，是以看來也格外甜媚。

她一面笑着，一面和李四，背靠着背，坐了下來，看她的神情，像是對一切事，全然無牽無掛一樣，和那些憤怒，不安的大漢相比，她看來更是悠閒。但是任何人都知道，玉娘子絕沒有閒着，她一面在甜媚地笑，一面心中一定在盤算對付敵人最狠毒的辦法！

× ×

秦鳳姑和鐵雄也沒有閒着。

玉娘子的那六發子彈，撞在重重的山巒上發出了陣陣回音，終於傳進了他們的耳中。

他們從雪地上直站了起來，互望着，鐵雄立時低聲道：「是槍響！」

秦鳳姑點着頭，再全神貫注地聽着，可是在回音沉了下來之後，山野間卻靜得出奇，秦鳳姑沉聲道：「他們離開了萬龍岡總寨之後，一定就近藏身！」

鐵雄緊張了起來，立時道：「我們去找！」

秦鳳姑緩緩地搖着頭，眉心打着結，顯見得她正在思索甚麼，鐵雄只是怔怔地望着她。

這些日子來，鐵雄早已習慣了，他不必出主意，主意全是秦鳳姑提出來的，他只要照着秦鳳姑所說的話去做就行了！秦鳳姑一面搖着頭，一面道：「這一帶，有那麼多山坳子，找不到他們的！」

鐵雄搓着凍得有點發僵的手，神情很焦切。

秦鳳姑接着又說道：「可是我斷定，他們之間，一定還會有人，回到萬龍岡的總寨去！」

鐵雄瞪着眼，道：「照我看，火冲得半天高，總寨除了焦木頭，甚麼也沒有了，還回去作甚麼？」

秦鳳姑的聲音很輕柔，也很緩慢，道：「金子銀子至多燒溶了成水，可是燒不化的，這一場大火下來，不知有多少金銀化成了汁，流進了石縫之中，火一熄，他們之中有貪財的，一定會回去找！」

鐵雄在秦鳳姑未說及這一點之前，做夢也想不到，這時聽秦鳳姑一說，他陡地興奮起來，道：「對，我們先去躲着，來一個對付一個！」

秦鳳姑高興地笑了起來，道：「正是這樣，我們到總寨去，還有兩個好處，一是玉娘子不容易想到，因爲你雖然燒了她的總寨，總是她人多勢衆，她知道我們不會放過她，也想不到我們會找上門去。第二，要是我們抓到了活口，還可以知道他們的棲身之所！」

鐵雄的神情更高興，他身上其實又凍又痛楚，但是，當他想到自己已漸漸開始在佔上風之際，他仍然不由自主，笑了起來。

秦鳳姑俯身，拾起了一束枯枝來，道

：「保不定他們也到處在找我們，我們盡可能別在雪地上留下脚印！」

她說着，向前走去，一面走，一面用枯枝，在雪地上不斷地掃着，掃得積雪飛了起來，將她踏出的脚印，一起蓋沒，鐵雄也學着她的樣子。

他們一直向前走去，夜越深，朔風越是猛，有時走在頂風的小徑上，呼嘯而來的北風，簡直令人氣都喘不過來，但是他們還是一步一步向前走着。

等到他們來到了萬龍岡總寨後的那一片斷崖之際，正是快天亮之前，最黑的一刹那。

萬龍岡總寨大火起時，鐵雄就是從那片山崖之上，逃出來的，這時，抬頭向上看去，只見到黑壓壓的一片，想起當時連跌帶滾的情形，沒有摔死，眞是好運氣之極。他們抓着枯籐，向上攀去。

秦鳳姑和鐵雄兩人，攀上了斷崖，來到了萬龍岡總寨的背面時，恰好是黎明時分。

天色仍然很陰霾，看來正在醞釀另一場鋪天蓋地的大雪，他們走前了幾步，鼻端仍是充滿了一陣焦味，來到了一塊大石之後，蹲着身子，向前看去。

也只有在這樣的情形下，才能看得清萬龍岡總寨原來的地形，那是一個山頭上的石坪，四面全是陡峭的上山小徑，這樣的地形，再加上堅固的木寨，眞可以擋得住千軍萬馬的攻擊。

但是現在，木寨全都成了一團團的焦炭，凌亂地倒在地上，有的還在冒烟。所有的屋子，全成了平地，一間也沒有剩下，在焦味中，還夾着一股聞了令人很不好受的臭味，那可能是葬身火窟的屍體所發出來的，幸好北風很勁，不然只怕無法存身。

整個山頭上很靜，除了還未曾燒淨的木頭，不時發出「拍拍」的爆裂聲之外，就是勁風的呼號聲了。

秦鳳姑和鐵雄兩人，看了半晌，秦鳳姑才道：「還沒有人來！」

鐵雄看到了這等荒涼靜寂的情景，信心多少有點動搖，說道：「眞會有人來的麼？」

秦鳳姑道：「一定會有的，他們做强盜，殺人放火，為的是甚麼，明知金銀不會燒成灰，怎麼不來找？趁他們還沒有來，我們先做點事！」

秦鳳姑說着，離開了那塊大石，迅速向前，奔了出去，鐵雄緊隨在她的身後，來到了總寨中心，鐵雄順手在幾塊大石上按着，石頭還是燙手，秦鳳姑畧站了一站，她站的地方，鐵雄還記得，就是當他被反綁着雙手，像野獸一樣被趕到這裏來時，玉娘子那屋子前面的空地。

鐵雄指着還在冒烟的木頭，道：「玉娘子就住在這裏，我一進屋，就看到了她和李四——」

鐵雄沒有再向下講去，因為他看到秦鳳姑一聽到李四的名字，神色就變得十分蒼白。

秦鳳姑指着一塊大石，道：「趁土被火燒鬆了，將這塊大石推起來！」

鐵雄雙手按在大石上，用力推着，大石漸漸鬆動，不一會，就被推得翻了起來，地上現出一個大坑來，秦鳳姑已用脚踢着，將一段一段，顯然還未曾燒盡的木頭，踢進坑中，那些木頭，在坑中又劈劈拍拍燒了起來。

秦鳳姑踢開了焦木，用力捧起一塊兩尺見方的大泥磚來回頭道：「你來看！」

鐵雄轉過頭去，只看了一眼，就呆住了。那塊大花磚被推開之後，下面竟然是一層金銀！黃的是金，白的是銀，混雜在一起，那自然是本來藏着的金銀，被大火燒熔成汁，自磚縫中漏進了去的，現在又已凝了起來。

秦鳳姑道：「這裏下面，只怕全是金銀，你說他們會不來取？你爬高些，一看到有人，就爬下來！」

鐵雄忙不迭答應着，向一處高地奔去，秦鳳姑就在炕邊坐了下來。自炕中冒起來的熱氣，被勁風吹散，暖洋洋地蕩漾着，秦鳳姑伸手在臉上抹着，她覺得疲倦，眞正的疲倦，這種疲倦之感，當她開始進山來時，開始躲在山洞中時就有，與日俱增，一點一點在滋長着，究竟她還能支持多久，連她自己也不知道。

她所知道的只是：既然已支持了那麼久，就得再支持下去，直支持到達目的！

她抬起頭看，看在高地上伏着的鐵雄，隔着冒起來的熱氣看出去，所看到的景象，有點糢糊，也有點顫動，但是鐵雄却是實實在在的。

秦鳳姑心中苦笑了一下，她在想，以自己的出身，環境而論，如果不是遭到了重大的變故，是決不可能和鐵雄這樣的人在一起的，但是現在，她深切地感到，像鐵雄這樣的男人才是最靠得住的男人！

每一個少女，都曾有過夢想：將來在我身邊，長伴着我的男人，是什麼樣的呢？每一個少女，也都會模擬出一個理想的男人來。秦鳳姑也不例外，以前，當她獨自遐思的時候，她模擬出來的男人，和她後來嫁的人，可以說一模一樣的：瀟洒出衆，無論在多少人的場合中，首先受人注意的就是他，有本領，有名聲，有使任何少女為他顛倒的一切條件！

秦鳳姑的確是嫁了一個這樣的人，可是，想像和事實之間的距離，實在太遠！

秦鳳姑怔怔地想着，連鐵雄是什麼時候奔過來的，她也不知道，直到鐵雄來到了她的身後，她才陡地抬起頭來，道：「來了多少人？」

鐵雄忙道：「四五個，快到了！從那邊來。」

秦鳳姑拉一拉鐵雄，兩人一起靠着大石，向前看去，不一會，就聽到脚步聲，人聲，從陡峭山路上上來的人，像是突然之間冒出來的一樣，一個，兩個，三個，四個，四條大漢，一面大聲講着話，一面走了上來，當他們上來之後，先是怔怔地站着，其中一個，用力吐了一口唾沫，罵道：「她奶奶的！」

另一個大漢一起脚，踢得一段燒焦了的木頭，直飛了起來，飛出老遠，落在地上，揚起一陣子白灰和火星來，那大漢也道：「嘿，燒得眞叫乾淨！」

另外兩個大漢，向前走了過來，道：「散金散銀，是找不到的了，自然，只有原來堆放着的金銀才找得到。幾位，怎麼

說？」

那大漢「怎麼說」三字一出口，其餘三個大漢，全都你望我，我望你，一時之間，沒有出聲，過了半晌，一個大漢才眨着眼，道：「什麼怎麼樣？」

最先說話的那大漢道：「舵把子叫我們來找熔了的金銀，我看準有，要是找到了，怎麼樣？」

剛才那大漢仍然眨着眼，又道：「什麼怎麼樣？」

那大漢「哼」地一聲，道：「你要是不明白，那就算了！」

那大漢的眼眨得更快，道：「又不是傻瓜，這還有什麼不明白的？不過，你要是起了私心，只怕逃不出去！」

那大漢「嘿嘿」笑了起來，道：「現在可不同了，昨天一場大火，燒死的，踩死的，去了十之八九，只剩下我們十來個人，老實說，本來我就不想幹了，你們要是還想幹下去，就請高抬貴手，我也不要多，够我一個人拿得動的，也就行了，這些交情，總還有吧！」

那三人又互相望着，另一個道：「我跟你一起！」

另外兩個苦笑了起來，道：「樹還未倒啦，你們就想散了？叫我們怎麼辦？」

那兩個笑了起來，道：「兩位要是不答應——」

他們兩人一面說，一面陡地一使眼色，出手也眞快，兩人多半是路上早已商量好的，不然焉能此際，一起出手，而且出手如此之快？

他們話未曾講完，身子突然一轉，只聽得「撲撲」兩下响，撲向另兩個大漢，立時後退，那另兩個大漢的腹際，已然各露出了一個刀柄來，看來是兩柄短刀，直刺進了他們的腹際，一直沒到刀柄！

那兩個中了刀的大漢，身子幌了一下，一個立時仆倒在地，另一個勉力站定，正是那個在講話之際，不斷眨着眼的漢子，這時，看他這樣眨眼，連面肉也為之抽動的情形，顯然是他還想說些什麼。

可是，他却已經說不出話來了，只是面皮抽搐了一陣，伸手向腹際的刀柄按住，還未曾碰到刀柄，喉間發出了一陣極其難聽的「咯咯」聲音，身子向前一仆，在地上滾了兩滾，雙眼睜得老大，已然不動了！

那兩個躍開去的大漢，互望了一眼，也不出聲，一起走向前去，踏住了死人，握住了刀柄，將刀抽了出來，刺進那兩個死者體內的短刀，足有一尺來長！

鐵雄在大石之後，看到了這四個人，兩個對兩個，這樣自相殘殺的情形，立時張大了口，若不是秦鳳姑立時反手掩住了他的口，好幾次，他都忍不住要叫出聲來了！

另一個道：「這種事人越少越好！」

那一個怔了一怔笑道：「說得是！」

兩個人一面向前走來，離鐵雄和秦鳳姑藏身的那塊大石，已越來越近了，秦鳳姑就在這時，突然發出了一下呼叫聲來。

秦鳳姑一叫，首先吃了一大驚的，是在她身邊的鐵雄，但是鐵雄還未來得及有任何反應，「呼」地一聲，一個大漢，已然躍上了大石。

秦鳳姑也立時出手，伸手一抓，抓住了那大漢的小腿，用力一拉，那大漢才躍上大石，脚步還未站穩，就被秦鳳姑抓中，拉了一下，一個站不穩，向下直仆了下來，秦鳳姑一側身避過，那大漢的身子，直仆進了炕中，只聽得他發出了一下慘叫聲，鐵雄立時回頭看去，只見那大漢仆進了炕中，正在掙扎着，想站起來，可是炕內，全是燒着的火炭，叫他一掙扎，炭火更旺，全冒起青燄來，那人的身上，全沾滿了火炭，滋滋之聲不絕，那人像瘋了一樣在尖叫着，眞是慘不忍睹，鐵雄看得呆了。

而這時候，秦鳳姑已然站了起來，和那大漢，隔着大石互望着，那大漢手裏握着短刀，刀尖上還在滴着血，可是他的身子，却在劇烈地發着顫，雙眼睜得老大，口唇顫動着，却發不出聲音來。

跌進火炕去的人，並沒有掙扎多久，聲音便漸漸弱了下來，終於，只有滋滋的聲音傳出來了。

秦鳳姑望着那僅存的大漢，冷冷地道：「這種事，人越少越好，是你說的？」

那大漢騰地後退了一步，秦鳳姑吸了一口氣，道：「我不喜歡殺人，雖然你們全有必死之道，玉娘子在什麼地方，告訴我！」

鐵雄也站了起來，厲聲道：「還不說，也將你扔下去活活燒死！」

那大漢的神情，仍然十分兇橫，可是誰都看得出，他心中實在是十分害怕，眞正地害怕！

秦鳳姑又冷笑一聲，身子一側，已繞着大石，走了出來，鐵雄忙道：「你要是不殺了那兩人，還有得打，現在只剩下了你一個人，你還有什麼好說的？」

他一面說，一面也走了出來，那大漢陡地叫了一聲，轉身便奔，鐵雄也大叫了一聲，一躍而起，直撲了過去，撲中了那大漢，兩人一起跌倒在地，那大漢伸手推開鐵雄，揚刀便刺。

可是他的手中才揚起來，秦鳳姑的脚，已然踢中在他的手腕之上，那一脚，看來力道並不強，可是勁道十分陰柔，「噗」地一聲响，那大漢的腕骨，立時被踢得脫了臼，手向下軟綿綿地垂了下來，鐵雄一伸手，奪了刀子在手，一躍而起，那大漢也掙扎着站了起來，鐵雄兜臉便是一脚，踢得那漢子仰天直摔了出去。

這些日子來，鐵雄一直在極度的痛苦之中，過着日子，不是像兔子般地躲着，便是被人毒打，萬龍岡上的一把火，雖然令得他心中痛快，但究竟不如這時，直截地一脚踢在敵人的下頰之上來得直接。

當那漢子的面骨，發出聲响，連同慘叫聲，和噴出來的血珠，向後倒去之際，鐵雄忍不住大聲叫了起來，身子一蹦，起在半空，落下來時，雙足又重重在那漢子身上，踏了下去！

那漢子再發出一下慘叫聲，身子滾到了一堆焦木之旁，縮成了一團。

秦鳳姑走了過來，冷冷地道：「你們的頭兒，在什麼地方，你照實說！」

那漢子抬起頭來，他全身的肉，都在簌簌地發着抖，顫聲道：「我——要是說了，是——不是可以饒我不死？」

鐵雄向秦鳳姑望去，秦鳳姑臉上的那重寒意，簡直比朔風更甚，只聽得她斬釘斷鐵地道：「不能，不過你却可以少受許多活罪！」

秦鳳姑一面說，一面伸手，自鐵雄的手中，接過了那柄尖刀來，伸指在刀身上一彈，發出了「錚」地一聲响，那漢子陡地一震，慢慢站了起來。

他自知必死，反倒鎭定了許多，吸了口氣道：「他們在東面第二個山坳裏。」

秦鳳姑釘了一句，道：「全在？」

那漢子點了點頭，忽然又像是有了一線生機一樣，急忙道：「你要是不信，我帶你去！」

秦鳳姑冷笑一聲，道：「我信！」隨着一個「信」字，尖刀已然出手，「撲」地一聲，刺進了那漢子的心口。

秦鳳姑算得是言而有信的了，她說不叫那漢子受活罪，眞的一刀就刺進了那漢子心口，那漢子一中刀，低頭向刀看了一眼，臉上現出了一種極其古怪的神情來，身子倒了下去。他可能在還未曾倒地時就嚥了氣，因爲當他身子還未倒地時，那古怪的神情，就凝止在他的臉上了。

沒有人會知道他臨死之際的那個古怪神情，是因爲心裏在想些什麼，或許是他在想：殺了那麼多人，結果也被人殺了，早就應該知道這一點的了！

那漢子倒下去之後，秦鳳姑和鐵雄都站着不動，朔風掠過，捲起刺耳的呼嘯聲，秦鳳姑首先開口道：「我們該去了！」

奇怪的是，她在那樣說的時候，並不顯得如何興奮，反倒有一股莫名的惆悵之感，而鐵雄的心中，也有着同樣的感受。他們爲了報仇，嚐盡了非人所能忍受的苦，現在，可算是漸入佳景了。仇人的巢穴燒了，剩下來的人不會太多，而他們又知道仇人躲在什麼地方，上下風的情形正在轉變着，這正是他們咬緊牙關在等待着的事，但當這種情形眞正降臨時，反倒覺得不過如此了！鐵雄呆立着不出聲，秦鳳娘勉强笑了一下，伸手在鐵雄的手臂上拍了一下，道：「走吧！」

鐵雄點了點頭，他們仍然從萬龍岡的後崖上，轉了下去，玉娘子躲着的山坳，雖然不遠，但是爲了避免自己的行踪被發現，他們還是故意兜了些圈子，冬日日短，當他們終於看到玉娘子和李四時，已經暮色四合了！

鐵雄和秦鳳姑兩人，是翻過一個山頭，居高臨下，看到那個山坳的，他們看到山坳中，生着幾堆極大的篝火，篝火頭高竄，也已經搭起了幾個棚，當他們看到篝火的時候，他們也看到了玉娘子。

玉娘子就站在一堆最大的篝火之旁，從上面看下去，可以看到她頎長的身形，在不住地走動，有幾個人，從山坳中奔進來，來到玉娘子的身前，像是對玉娘子說些什麼，玉娘子又揮着手令他們走開去。

風十分勁，風聲將其他一切的聲音，全蓋了過去，鐵雄和秦鳳姑當然聽不到玉娘子在講些什麼，但是天色漸漸黑下來，和風聲如此强勁，對他們兩人，大有好處，他們可以從高處漸漸向下移，而不怕被下面的人發覺。

他們漸漸向下移，已經來到了縱身就可以躍到地上的地步，玉娘子仍然站在火堆前，火光映着她的臉，看來極其陰森，和仇人相隔如此之近，秦鳳姑的身子，把不住在微微發抖。

蹲在秦鳳姑身邊的鐵雄，伸手握住了秦鳳姑的手。他覺察到秦鳳姑的身子在微微發着抖，他心裏眞想將秦姑鳳緊緊地擁過來，但是他却只是握住了她的手，他低聲道：「鳳姑，你不是有槍？」

秦鳳姑震動了一下，是的，她有一柄槍，而這時，她離玉娘子如此之近，就算手指被凍得有點麻木不靈，也萬沒有射不中之理，只要槍聲一响，就什麼都結束了！然而，什麼都過去了之後，又怎麼樣呢？她吃了那麼多苦，難道就爲了求那槍聲一响的一剎間的滿足？

秦鳳姑想到這裏，心中其實還並沒有想到該如此做，但是她却肯定了一點！槍聲一响，那實在太簡單了，她要慢慢地找回她忍受艱難時的痛苦的代價。

她咬着下唇，搖了搖頭，鐵雄有點不明白地看着她。就在這時，山坳口子上傳來一陣人聲和蹄聲，一個人策着馬，疾馳了進來。秦鳳姑又震動了一下，馬上戴着大皮帽子的那個人，正是李四。

李四一馳近就下了馬，神色顯得很張惶，玉娘子立時疾聲問道：「怎麼樣？」

李四畧爲有點氣喘的，在篝火的照映下，他一開口，就有一股白氣，跟着噴出來，他道：「去的四個人，全死在萬龍岡上了！」

玉娘子震動了一下，瞇起了眼，眼中似乎有一種難以形容的光芒在閃動着，道：「她已到過萬龍岡？」

李四搖着頭，伸出雙手，在火邊搓着，道：「看來倒像是他們自相殘殺的！」

玉娘子雙眉陡地一揚，厲聲道：「胡說！」

李四望着玉娘子，先是口唇掀動了一下，道：「別再躭在這裏了，我們走！到濟南，轉北平，哪裏都能去，我們有的是錢，一輩子花不完！」

玉娘子發出了連聲冷笑，聽了她那種冷笑聲，感覺上比北風吹上身來更冷，她道：「你要去，就只管去，我要在這裏等她！」

秦鳳姑口唇掀動着，發出低得幾乎聽不見的聲音來，道：「我已經來了，玉娘了，我已經來了！」

李四苦笑了起來，道：「上萬龍岡去的人死了，出去巡邏的人怎麼也沒有回來？我看他們全走了，這些人——」

李四向近在山坳中的七個人指了一指，道：「我看他們，不出三天，也全會跑了！」

玉娘子的臉色，漸漸青了起來，道：「你在想什麼，你也想溜，是不是？」

李四又嘆了一聲，道：「你怎麼還不明白，我們有的是錢，可以到各處去享福，你要是高興，我們可以到外國去，放洋出海，坐大火輪，不知有多舒服！——」

李四的話沒有講完，玉娘子陡地揚起手來，一掌向李四摑了過去，那「拍」地一聲，令得離他們相當遠的那幾個大漢，一時轉過頭來看，那幾個大漢，只回頭看了一眼，就立時想到，最好的辦法，還是

裝着不到和聽不見好，是以立時又轉回頭去。玉娘子的這一掌，摑得突兀，李四的出手，也眞够快的，他才中掌，身子一幌，已經伸手，抓住了玉娘子的手腕，兩人互望着。

這時，他們兩人互望着，顯然已不再和郎情妾意，輕憐蜜愛時那樣子了，李四鬆開了手，道：「你是個傻瓜！」

玉娘子轉過身去，冷冷地道：「我就算再傻，也看得出你要離開我了！」

李四大聲叫道：「我不是想離開你，我是想離開這裏，和你一起！」

躲在大石後的鐵雄和秦鳳姑兩人，對玉娘子和李四的一切爭執，都看得十分清楚，聽得十分清楚，甚至比就在玉娘子身後的李四，還要清楚，因爲玉娘子背對着李四，李四看不到她臉上的神情。

但是鐵雄和秦鳳姑却是面對着玉娘子的。在那一剎間，他們兩人，心中都極其吃驚，因爲他們都絕想不到，一個人臉上神情的變化，竟可以使一個人看來完全不像是他自己！

玉娘子這時的臉上，充滿了陰毒和憤恨的神色，面肉在抽動着，只見她雙手在前，伸進皮大衣中，又緩緩伸了出來，當她的手伸出來之際，手上握着了一柄槍。

鐵雄張大了口，也顧不得撲面而來的寒風，驚訝使他發不出聲來，但又無法閉上口。

玉娘子握着槍，聲音冰冷，道：「我要是不走呢，你是不是在這裏陪我？」

李四顯然不知玉娘子已做了什麼事，他低着頭，將幾根枯枝踢進了火堆中，過了一會才道：「那是很蠢的事，我——」

李四的話還未曾說完，玉娘子已陡地揚起槍，轉過身來，而令得鐵雄更吃驚的事，也同時發生，在他身邊的秦鳳姑，陡地發出了一下叫聲，站了起來，叫道：「小心！」

接下來的所有事，都像是剎那間，同時發生的，秦鳳姑出聲一叫，身子站起，鐵雄伸手要去拉秦鳳姑，手才伸出來，才轉過身去的玉娘子，已經轉回身來，接着，一下槍响，鐵雄只看到黑暗之中，玉娘子槍口裏冒出來的那一朵火花，秦鳳姑的身子，已陡地向前撲了出去，撲過了大石，向下滾去。

而和那一下槍响緊接着的，是另一下槍响，第二下槍响，在玉娘子的身後响起，火光在李四的手上冒出來，玉娘子的身子，一個旋轉，踉蹌搖幌着，她還未曾倒地，第三下槍响，又傳了出來。

這一下槍响，是在斜坡脚下响起的，當槍聲响起之際，鐵雄看到，滾到了山脚下的秦鳳姑，人還斜臥在地上，手中持着槍。隨着第三下槍响，李四一聲怪叫，左手立時捧住了右腕，他手中的槍，也向外直跌了出去，玉娘子身子倒地，秦鳳姑却已一躍而起，她顯然未被玉娘子擊中，她手中的槍，槍口對準了李四，身子迅速向前移動，來到了玉娘子的身前。

玉娘子躺在地上，雙眼睜得極大，她看來還沒有死，因爲她的眼珠還在轉動着，秦鳳姑望定了她，笑聲自然而然地爆發出來。

玉娘子的面肉開始扭曲，她沒有法子閉上眼，因爲正當她的面肉，扭曲到了使雙眼無法閉攏之際，所有的一切，全凝止了。

秦鳳姑的笑聲，也在這時候凝止，陡地抬起頭來，正在後退的李四突然站定。

秦鳳姑並沒有出聲叫他站定，但是秦鳳姑手上的槍，却等於會說話一樣，告訴李四，最好站着不要動！

鐵雄在這時候，如夢初醒一樣，奔了下來，大聲喝道：「要命的就別動！」

他一聲叫，却起了相反的效果，那七八個在遠處站着，眼看着玉娘子倒下去的漢子，本來呆得像是泥塑木彫一樣，這時陡地發一聲喊，一起向外奔了出去！

秦鳳姑仍然不出聲，但是她手中的槍，却又在告訴李四，他不應該沉默，應該說些什麼了！

李四先是乾笑了幾下，道：「鳳姑，看到那四個人死在萬龍岡上，我就知道你一定會找來的！」

秦鳳姑仍然不出聲，李四望着她手上的槍，只覺得口乾得厲害，他知道，自己一定要不斷地說話，一直說到自己能保全性命爲止。他舐了舐唇，又道：「鳳姑，事情全過去了，你想，要是岳父看到我居然又活了回來，而且和你一起回到上海，他會怎樣？」

秦鳳姑依然不出聲，鐵雄站在秦鳳姑的身邊，屏住了氣息，李四的聲音更乾澀，他甚至不顧右腕還在滴血，揮了揮手，道：「鳳姑，是我委屈了你，不過，過去的全別提了，是不是？我們還有很多好日子！」

秦鳳姑還是不出聲，她非但不出聲，而且漸漸閉上了眼睛，李四陡地一震，簡直是叫了起來，聲音凄厲而可怖，道：「鳳姑，一夜夫妻百夜恩，你——」

他這句話未曾講完，永遠不能講完了，也沒有人知道他還想說些什麼，巨大的，聽來像是震天動地的槍聲，打斷了他的話頭，他身子一側，倒了下去，倒在離玉娘子不遠之處。

秦鳳姑的手劇烈發起抖來，眼緊閉着，可是淚水還是從緊閉雙眼之中，一滴一滴地沁了出來，順着她的雙頰，滾跌到地上。她的雙手越來越抖得厲害，終於到了她無法握住手槍的地步，當手槍「拍」地一聲，跌在地上之際，鐵雄發出了一下呼叫聲，大踏步地走了過來。

這一次，他並沒有徵求秦鳳姑的同意，一來到了秦鳳姑的身前，就緊緊抱住秦鳳姑！

當鐵雄和秦鳳姑離開的時候，已經是天色微明時分了，醞釀了一夜的大雪，終於落了下來，雪花那麼密，那麼大，簡直無法看清十步以外的東西。

他們冒着雪，向前走着，鐵雄好幾次張開口，都未曾發出聲，終於，他道：「鳳姑，你回上海去，我還是跟着去，跟定了！」

秦鳳姑沒有回過頭來，繼續向前走着，道：「我不回上海去，你到底是那兒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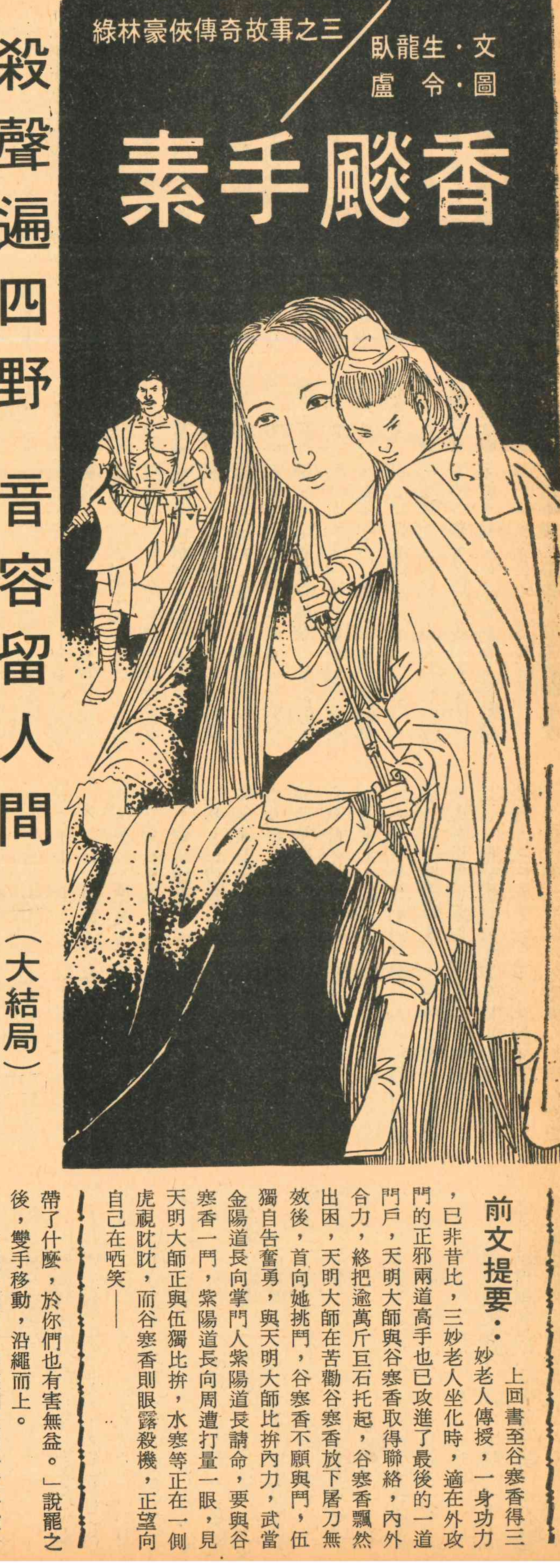
鐵雄並沒有回答，只是大聲叫着，跳了起來，不斷地跳着，叫着。這一次，傻小子好像並不傻，是不是？（全文完）

素手飈香

綠林豪俠傳奇故事之三

文·臥龍生
圖·盧令

殺聲遍四野 音容留人間（大結局）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谷寒香得三妙老人傳授，一身功力，已非昔比，三妙老人坐化時，適在外攻門的正邪兩道高手也已攻進了最後的一道門戶，天明大師與谷寒香取得聯絡，內外合力，終把逾萬斤巨石托起，谷寒香飄然出困，天明大師在苦勸谷寒香放下屠刀無效後，首向她挑鬥，谷寒香不願與鬥，伍獨自告奮勇，與天明大師比拚內力，武當金陽道長向掌門人紫陽道長請命，要與谷寒香一門，紫陽道長向周遭打量一眼，見天明大師正與伍獨比拚，水寒等正在一側虎視眈眈，而谷寒香則眼露殺機，正望向自己在哂笑——

紫陽道長微作沉吟，立即肅然說道：「師弟可向水老英雄請教，胡夫人由為兄接待。」

天明大師雙掌已與人魔接上，倏地手腕一震，將人魔伍獨的手掌彈開，仰面朝谷寒香道：「江湖人物，須得信守諾然，妳出洞之後，應將白陽道長釋放……。」

言未了，忽見谷寒香蓮足一跺，凄聲喝道：「統統出去！」語音甫落，人已微一幌身，掠出八九丈外，足不沾地，由那斷門石上穿洞而出。

這等驚世駭俗的輕功身法，縱然在天明大師，紫陽道長，以及鬼老水寒等尖頂高手的眼內亦是見所未見，聞所未聞。

眾人駭然驚顧，瞬眼之下，谷寒香業已身影杳然，鄭秋拔足就追，身形連幌，隨後竄出了洞外，展眼間，甬道內的各人，俱向出口處奔了過去。

谷寒香見自己的輕功，倏地到了這種念動即至，幾可蹈虛而行的境界，芳心之內，亦是暗暗震驚，她明白所以如此，全靠那龍鬚寶竹，不禁追念起三妙老人的恩德，同時也想起大明大師所說，是他穿針引綫，將自己領來此處之言，刹時之間，內心百感交集，怔忡不已。

她入了「問心齋」中，向那玉壁上的畫像拜了一拜，看那斷門石上同樣有一個八九寸方圓的小洞，於是嬌軀一幌，飛身鑽了出去。來至那洞穴之下，她仰首一望，看出洞穴下豐上銳，四壁毫無借力之處，洞穴之上却有一僧一道，正在俯首下望。

她正在調息運氣，欲待姑且一試，瞧瞧自己傾力一躍，究竟能達多高，驀地風聲颼然，鄭秋趕到了身旁，接着人影連閃，甬道中的諸人俱已趕了過來。

金陽道長落地之後，仰首向洞穴上輕嘯一聲，洞穴之上，立即垂下了一條長繩，谷寒香正待攀繩而上，忽聽人魔伍獨諂笑道：「這三妙書生的確有點玩意，妳難道不帶點東西走麼？」

谷寒香冷然說道：「我是垂死之人，要身外之物何用？你們也活不長久，我便帶了什麼，於你們也有害無益。」說罷之後，雙手移動，沿繩而上。

她縱出洞口，守護洞穴的一僧一道，正自緊握繩索的一端，兩人與她目光一接，竟然身子同時一震，四手齊鬆，將那垂落穴中的繩索脫手鬆掉。

谷寒香一臉冷漠之色，蓮足一伸，踩住了下潛的繩索，片刻工夫，下洞之人全都相繼援了上來。

眾人在不知不覺之間，全都以她作為鵠的，見她未走，亦都佇立在當地，豈料她玉臂一舒霍地抓住了毒火成全的右腕。

毒火成全雖也貪慕她的美色，但是對她畏如蛇蠍，戒心極重，連行路也不敢與她離得太近！這時見她本在一丈開外，倏地到了自己身前，攫住到了自己的手腕，駭然之下，要待左手揮掌，右手翻腕一奪

，詎料腕肘一麻，一股灼熱如火的力道，霍然衝上了自己心口。

他明白這等現象，乃是血脈逆流，反攻心臟所致，情知谷寒香指上畧一加勁，自己頓時就得心臟潰裂而死，致急而不敢怒之下只得强笑問道：「夫人要什麼？」

谷寒香皓腕一伸，漠然道：「成兄的霹靂彈，權且借給谷寒香一用。」

毒火成全急忙探手囊中，取出一顆霹靂彈遞去，道：「須以內力震爆，力道須得恰到好處，否則就要炸着自己。」

谷寒香冷冷而笑，接過霹靂彈，托在掌中掂了一掂。

只見人影幌動，陰手一魔首先脚底揩油，閃身溜出了洞外，人魔伍獨向鬼老水寒一施眼色，兩人電閃雲飄，眨眼不見。

紫陽道長不知她意欲何為，但知那霹靂彈威力驚人，倘若在這狹隘的洞中爆烈開來，縱有通天本領，也難倖免一死，於是向一休大師等招呼一聲齊往洞外走去。

谷寒香見衆人俱已退開，立時拉着毒火成全退至洞口，將霹靂彈朝洞內揚手擲去。只聽轟然一聲巨响，洞頂山石應聲塌了一片，疾風震蕩中，谷寒香玉手已自伸入毒火成全囊中，瞧那霹靂彈尚有一粒，摸了出來，隨手便向洞中扔去，只因毒火成全的暗器過於陰損霸道，用之於偷襲暗算，更是神鬼難逃，因之兩邪派的人，無不對他心存疑忌，谷寒香也防他心腸一狠，對自己猝下毒手，因正借這機會，上下其手，將他衣囊和雙袖中藏的暗器洗刼殆盡，悉數往洞中扔去。

連聲暴震中，「驚天魔火彈」，「白燐箭」，「奪魂子母梭」……諸般火器，連續爆裂，烈火狂燄，遍及全洞。

毒火成全激忿塡膺，但是右腕被谷寒香輕輕揑住，渾身無半點氣力，火光照耀之下，鴛鴦臉白中帶靑，紅裏泛紫，醜怪的不成形象。

谷寒香眼看這洞穴無法封閉，芳心之內，正自暗暗焦灼，忽聽洞穴底部，傳出一陣殷殷雷鳴，勢若萬馬奔騰，令人聽來心驚肉跳。忽聽天明大師大喝道：「香兒速即退開。」

谷寒香也感到這山壁似要崩塌，當下鬆了毒火成全，飄身向後疾退。

轉眼間，轟隆之聲大起，那山壁悠悠搖幌，响起一陣崩裂之聲，毒火成全則如喪家之犬一般，縱躍如飛，往山外狂奔而去。忽聽一個少女的聲音嬌聲喚道：「嬸嬸！——」

谷寒香轉眼一望，只見萬映霞滿面淚痕，立在一旁，另外尚有包九，和萬花宮的一羣下人，此外只有天明大師和鄭秋，紫陽道長和鬼老水寒等人俱已不見。

天明大師蹙然道：「香兒快走……」

谷寒香懸念翎兒的安危，芳心之內，實在憂急如焚，這時見山壁有下塌之勢，那三妙老人長眠洞底，遺體免受侵擾，於是不待天明大師話了，截口道：「有勞師父帶路，香兒這就趕去。」

天明大師微一頷首，手提禪杖，當先馳去，谷寒香皓腕一舒，抓起萬映霞的手臂，隨後起身，行不多久，身後震天暴响起處，那山壁果然整個地崩塌下來。

谷寒香正欲回首察看，耳中又聞得前山人聲鼎沸，這音响雖然微細，她却聽得頗為清晰。當下雙足加勁，越過天明大師，拚力朝前馳去。

片刻間，鼓噪之聲，聒耳欲聾，只見通往紫石牌的那片坦岩之上，聚集了數百餘人，兵刃映日，耀眼生花，殺氣騰騰，似乎一場集體血戰，即將觸發。

原來百餘名武當道士，手仗長劍，五人一組，五組一羣，扼守在入宮的隘道之前，百餘名少林僧人，每十八名列成一陣，據守在出宮的通道前面，崑崙，峨嵋，以及其他門派的人，則都散佈在兩側，坦岩中央，則是南七北六聞風趕到的綠林好漢和黑道高手，為數之多，竟然不下於少林，武當兩派的人。

如許的黑道人物，亦是三個一羣，五個一組，一堆一堆，自成部落，各有統屬，形式並不紊亂，江南雙豪所率之人，亦為其中之一。靠北一面，情勢最為驚人，只見方天瀾，羅錚，丁一魂，追魂手莫信，和另外八九個人，據守着一座高約六七十丈的斷崖，這斷崖上不沾天下不着地，形勢極為險惡，一個鷹鼻鷂眼，日光陰冷的瘦削男子，單獨坐在斷崖的一邊，一個唇紅齒白，英氣勃勃的男孩，滿面怒容的坐在他的身旁。

這斷崖之下，圍坐着二十餘人，當先一個，正是天池奇人龐士沖，時寅，余亦樂，鍾一豪，麥小明，一叟二奇，苗素蘭，江北四龍，張敬安，所有迷踪谷的首要之人俱都在場，連那受傷遭擒的武當白陽道長，亦在其中。

另一邊，武當派的紫陽，金陽，和崑崙，峨嵋兩派的掌門，與鬼老水寒等僵持在一處兩方都有十名門人手下簇擁在後。

此時的谷寒香日光銳利，大異常人，身在數百丈外，已將偌大一片廣坪看的巨細無遺，眼見一場驚天動地的血戰一觸即發，不覺氣凝丹田，引吭一聲急嘯。

此時的谷寒香，其內力之深厚，已至驚世駭俗，無可比擬，這引吭一嘯，宛若龍吟方澤，鳳噦九霄，聽得坦岩上人人心驚，個個凜然，齊向聲音來處望去。

她來勢若電，聲到人到，瞬眼之間，登上了場邊的一座巖石之上，朗聲說道：「黑白兩道，為首之人過來答話！」

在場之人，聽那清朗的語音聚而不散，在頭頂盤旋不去，一時之間，俱都噤口無聲，驚怔當場。

展眼間，鄭秋縱躍如飛，趕到了谷寒香身側，天明大師則向自己的掌門方丈天禪大師奔去。苗素蘭一見谷寒香現身，頓時疾奔過來，道：「夫人……」她激動過甚，語不成聲。

谷寒香淡淡一笑，道：「姐姐別急，咱們按步就班，一件件的解决，反正盡其在我，聽天由命便了。」忽聽那龐士沖怒聲罵道：「妳這喪心病狂的女人，只顧自己好勇鬥狠，連兒子的性命也不管了。」

苗素蘭見谷寒香勃然震怒，急忙哀聲道：「夫人息怒，這位老前輩俠義為懷，他日不交睫，守在此地一二十天了。」

谷寒香暗暗忖道：這老怪何以對翎兒如此關心？俠義為懷？豈有此理！

心中在想，口中却淡然問道：「這麼多人僵在此地，難道都不吃飯睡覺？」說

着重又凝目向那斷岩望去。

自她現身後，斷岩上的人俱已站起身來，那翎兒向她搖了搖手，小臉之上，頓露笑容。

苗素蘭隨着她的目光，向翎兒望了片刻，道：「少谷主饒有父風，英雄氣概，完全像個大人。」

她低聲一嘆，接道：「這些人有的來此多日，有的剛到不久，有些是自備乾糧，有的由萬花宮供應飲食，妳不出面，大夥既不願戰，亦不願走……」

說話中，少林天禪，天明兩位大師，武當紫陽，金陽二位道長，崑崙一休大師，峨嵋曼因師太，以及另外兩個白髮老叟，相繼走了過來，鬼老水寒和人魔伍獨等，也都往這面走來。

忽見少林，武當兩派的徒衆，撤陣移動起來，一忽工夫，齊齊列站於坦岩北面，黑道羣雄頓時紛紛向南走動，轉瞬之間，成了南北對陣之式。

斷岩之上，那鷹鼻鷂眼，目光陰冷的男子突然一把抓起翎兒，高擧過頂，厲聲喝道：「谷寒香，火速還我師父的本來面目，否則姓高的將這小兒撕作兩半，令妳終身抱憾，後悔莫及！」

谷寒香目射寒電，冷冷地向上望了一眼，道：「你最好下來講話，死了這個孩子，我將你師徒踏爲肉泥。」她的聲音又冷又峻，聽得在場之人心頭直冒寒氣。

說罷之後，她擧手向迷踪谷的人一揮，飄身向場中躍去，余亦樂只得撇下崖上之人，往她身後奔去。

斷岩上的方天瀾見谷寒香神情冷漠，似乎並不將那翎兒的生死放在心上，一時之間，少了主意，只有轉眼向冷眼神梟高嶙望去。

冷眼神梟高嶙獰聲一笑，道：「師兄不要中了那女人欲擒故縱之計，咱們死守住這個小兒，不愁她不肯就範。」

方天瀾蹙眉道：「師弟不知這女人的性情，她六親不認，何況這小兒又非她親生之子。」

冷眼神梟高嶙微作沉吟，突然怒哼一聲道：「下去！」挾起翎兒，當先躍下。

此時，黑白兩道的首要人物，俱已會集陣前，龐士沖獨自一人立在一側，看來似乎不屬任何一方，但他目中兩道湛湛神光，一忽睨着谷寒香嘿嘿冷笑，一忽又飄向斷崖之上。

冷眼神梟高嶙挾着翎兒，奔到谷寒香和龐士沖的八九丈外，立時止步不前，冷聲說道：「姓高的雖然武功低微，但要捏死一個小兒，依然容易的很，誰若輕擧妄動……」

谷寒香截口道：「少說廢話，你要怎樣？」

忽聽天明大師道：「香兒，妳就釋放他們的師父吧，反正恩恩怨怨，都在今天解決，迷踪谷濟濟多士，少了鄭秋一人，對妳亦無所損。」

谷寒香早已見到，迷踪谷羣豪之中，多出了六個來歷不明的男子，這六人與時寅站在一起，神情氣宇，微顯倨傲，看來都是武功不俗，特立獨行之士。

她環顧四週一眼，畧一轉念，立時揚聲道：「白陽道長請上前來。」

白陽道長立在江北四龍之間，聞言之下，擧步向前走去，他的外傷早已痊癒，因被麥小明點了「厥陰心脈」，眞氣無法凝聚，武功不能施展，因而未曾綑綁。

只聽谷寒香道：「武當派既未趁我不在時動手救人，我也依照江湖規矩，將你先行釋放，少時兩軍陣前，再憑武功決勝負。」

白陽道長默然無語轉身向本陣走去。

天明大師口齒啓動，正欲講話，谷寒香倏地玉掌一揚，朝白陽背心遙遙擊去，武當弟子一見，不禁嘩然怒喝。

白陽道長行了幾步，突感一陣灼熱的潛力暗勁透體而入，直湧自己的「厥陰心脈」，頓時身子一顫，張口吐了一股濁氣，試一運行眞氣，業已百脈俱通，於是快步向紫陽道長走去。

少林天覺大師，峨嵋翟道陵，范玉崑，這批人全都在場，幾人瞧谷寒香上次解穴，須要連擊八掌，如今却只擧手一揮，月餘工夫，進境如斯，各人心中，除了駭異不置外，對於今日一戰的結局，也都生出黯淡的感覺。

忽見谷寒香玉手一伸，揭下了鄭秋蒙面的黑罩，將一粒藥丸塞入他的口內，鄭秋宛如一個不解人事的嬰兒，任她擺佈，絲毫不予抵抗。

谷寒香轉向張敬安將手一招，張敬安立即奔上前去，見她遞過一粒藥丸，頓時接過手中，吞服下去。

忽聽龐士沖怒喝道：「高嶙，你再不放人，老夫先將你一掌斃掉。」

那冷面神梟高嶙一手抓住翎兒的肩胛，一手按住翎兒的頭頂，方天瀾等十餘人手橫兵刄，擋在他的身外，數十道目光，齊注在鄭秋和張敬安身上，對於龐士沖的話充耳不聞，不加理睬。

谷寒香忽然轉向陰手一魔道：「陰手兒，你這解藥服下之後，何時始有反應，多久……」

言未落，那張敬安倏地大吼一聲，身子原地亂轉起來。

只聽方天瀾厲喝道：「谷寒香！」

谷寒香也怕冷眼梟猝施辣手傷害翎兒，强捺心頭跳動，道：「這是藥性發作，你們稍安勿躁。」語音甫落，鄭秋亦是大吼一聲，團團轉動起來。

方天瀾等驚疑不定，齊齊向陰手一魔望去。

忽聽「叭嗟」一聲，張敬安一跤摔落地面，暈死過去，那鄭秋尙自轉動不已。

陰手一魔見谷寒香面含冷笑，兩道懾人心神的目光倏向自己臉上射來，不覺心氣一餒，道：「我這『向心露』對於武功愈高之人，其效力愈大，不過解藥服下之後，至多半個時辰，即可神智恢復，清醒轉來。」

龐士沖突然怒氣沖沖，大步向方天瀾等人走了過去。

只聽冷面神梟高嶙厲聲道：「谷寒香，妳趁早將龐老怪攔住，否則休怨高某心狠手辣！」

谷寒香陰沉沉一笑，道：「無知鼠輩，誰教你不心狠？」

在場數百餘人，都在冷眼旁觀，靜待此事解決之後，再來料理黑白兩道積年來

的宿怨，眼看谷寒香心腸之剛硬，大異常人，不覺齊皆一怔。

正當衆人驚怔不置，暗暗興歎之際，龐士沖已自身形電掣，霍地閃過方天瀾和羅錚二人，欺近冷眼神梟高嶙身前，雙手同出，疾快襲去。

只因鄭秋狀似瘋狂，原地亂轉，却又久不倒地，谷寒香一副冷漠無情，令人望而心寒的神情，使得方天瀾等心神微分，擧棋不定，等得警覺，龐士沖業已趁虛而入，一招得手。

冷眼神梟高嶙只道谷寒香投鼠忌器，不敢妄自逞强，熟料龐士沖事不關己，却這等性急躁進，驚疑之下，一股凌厲懾人的銳利指風業已直對自己天池重穴撞到。

百忙中，高嶙身軀猛仰，避過指風，倏感左臂一痛，手中抓的翎兒頓時落空。

只見方天瀾手揮一柄閉穴金橛，與羅錚，丁一魂等齊聲怒叱，同時朝龐士沖身後襲到。

龐士沖是何等人物，但見他左手袍袖一捲，業已將那翎兒抱入懷中，身形一旋，隨手一掌，將方天瀾等逼得同退一步，雙足頓處，飛身縱出了數十丈外。

谷寒香看見他離自己遠而又遠，不禁哂然一笑，道：「龐士沖，你有何冀圖？」說話中，那原地亂轉的鄭秋倏地身子一頓，隨即「叭嗟」一聲猛地向地面倒下。

龐士沖環顧四週一眼，冷冷說道：「妳若想這孩子活命，必須立時隨老夫離開此處……」

言未了，那翎兒倏地大嗎一聲，手足齊施，猛地向外一掙。

龐士沖瞿然一驚，手臂一緊，猛地暴退三丈，就這瞬眼工夫，谷寒香業已悄無聲息地站於了他原來所立之處。

這兩人的行動，俱是快逾電掣，瞧的場中一衆高手，無不心搖神駭目眩不已。

只見谷寒香滿面怒容，道：「我一直以爲你志在三妙遺珍，因而對你疏於防範，不想你竟然打的這等主意。」

她語音微頓，惑然問道：「你逼我離開此地，其目的安在？」

龐士沖知道谷寒香的一身功力，已至出神入化，匪夷所思的境界，因而對她絲毫不敢大意，這時雙目盯住她一瞬不瞬，道：「老夫一無所求，只是妳的這身武功，係由『問心子』所得，老夫不許妳施展而已。」

谷寒香聞言之下，冷冷一陣長笑，道：「黑白兩道，積怨多年，今日之局，有谷寒香是戰，無谷寒香也戰，你爲人不黑不白，非邪非正，我就將這孩子交托於你，若有差錯，我唯你是問。」

說罷之後，縱目一掃全場，看出除了毒火成全外，有關之人全都在場，於是氣凝丹田，縱聲說道：「少林，崑崙，武當，峨嵋，各派掌門聽了，自今之後，黑白兩道，前仇一筆勾消，各行其是，互不干擾，諸位意下如何？」

語音甫落，嗡嗡議論之聲大起，一時聚蚊成雷，吵雜的耳語之聲，竟然震耳欲聾。

忽聽少林掌門方丈天禪大師朗誦了一聲佛號，聲貫全場，響如行雲，展眼之間，坦岩上重新寂靜下來。

天禪大師邁上幾步，合什道：「胡夫人，黑白兩道若能前仇一筆勾消，化干戈爲玉帛，化暴戾爲慈祥，那正是武林蒼生之福，大快人心之事。」

他語音微頓，肅穆的臉上，泛露出一片難以抑制的憂戚之色，接道：「但若黑白兩道各行其是，互不干擾，那時姦擄燒殺，唯力是視，巧取豪奪，隨心所欲，衆暴寡，强凌弱，肆無憚忌，江湖正義，蕩然無存，民不堪命，生不如死……」

谷寒香突然冷笑一聲，截斷天禪大師的話頭，道：「名門正派替天行道，爲小民謀命，與綠林道勢難兩立，老禪師可是這個意思？」

天禪大師聽出她語意之中，含有挑激搧動之意，心中暗暗忖道：黑白兩道水火難容，那乃是不爭之論，但若定說勢不兩立，必須拚個你死我活那也未免過份。

他心中在想，口中却平靜的道：「名門正派中，固多以羣爲懷的人，綠林道上，何嘗沒有大仁大義，捨己爲人之輩，夫人才智超羣，絕藝在身，緬懷胡柏齡大俠的高情遠致，想必也能爲天下蒼生造福，做出一番轟轟烈烈，有益人間的事了。」

忽聽人魔伍獨厲聲道：「老禿驢，你花言巧語，講的好不中聽！我且問你，胡柏齡是否死在你們這批自詡門派，自命俠義的人手內。」

只見江北四龍齊聲狂喊道：「咱們要爲盟主大哥復仇！」

頓時，一呼百應，立於北面的綠林羣雄中，「爲盟主大哥復仇」之聲如春雷乍動，響徹青冥，震耳欲聾。

忽見羅浮一叟霍元伽揮舞着青龍奪，厲聲吶喊道：「天禪，紫陽，你們如果眞認爲胡盟主是大仁大義，捨己爲人的英雄，就該立刻仗劍自刎，以謝天下，以平胡夫人心頭的積恨！」

天明大師倏地飄身向前，沉聲道：「香兒，這些人在挑撥仇恨，製造殺刧，妳千萬不可受人利用！」

忽聽人叢之內，一個粗豪的嗓音嚷道：「俺們替盟主報仇，粉身碎骨，死而無怨！」

話音甫落，應聲暴起，羣情激動，彼起此落，盡都是替盟主復仇之聲。

這一陣騷動持續頗久，呼吼之聲，彷彿千軍萬馬吶喊奔騰一般，苗素蘭和萬映霞兩人眞情激蕩，熱淚盈眶，少林，武當，崑崙，峨嵋等派的弟子因爲早有掌門人的嚴命，未得號令，全都肅然靜立，不作一聲，不過眼瞧這片沸沸騰騰的騷動，亦是人心惶惶，忐忑不安。

忽聽鬼老水寒凄聲大喝道：「谷寒香，妳尙不動手，要待何時？」

武當金陽道長倏地張目喝道：「水寒，你何不與貧道單獨一戰？」

這兩人的內功造詣，俱已超凡入聖，雖在吼聲如怒潮澎湃中，兩人的語音依然清晰異常，字字鑽入衆人的耳中。

數百雙眼睛，全都集中在谷寒香身上，等待她一聲令下，那金陽道長雖然出言向鬼老水寒挑戰，亦是沒有動手的樣子，鬼老水寒滿面厲容，張口欲言，却也凝立不動。

谷寒香却是出奇地鎭靜，她胸中仇火

熊熊，眼中殺機隱隱，面龐之上，則是一片極端的冷漠。

只見她兩道懾人心魄的目光，在四大掌門人的臉上緩緩移動，最後凝注天明大師面上，冷冷一笑道：「師父，你們好似計議已定，不論我是否出手，你們終要背城一戰，藉此將天下綠林一網打盡，師父請講，我這猜測對或不對？」

但見武當掌教紫陽道長神色激動，昂聲道：「我等雖無斬盡殺絶之心，但有將少數兇名久著罪不容誅的人剷除之意！」

只聽人魔伍獨厲聲道：「谷寒香，咱們幾個老鬼在數難逃，那是沒有說的了，妳問問那個雜毛，妳這天下綠林盟主，是否也算兇名久著，罪不容誅之人。」

谷寒香沉聲一笑，道：「你也知道我是天下綠林盟主麼？」

人魔伍獨狂笑一聲，說道：「那是當然。」

谷寒香暗暗忖道：我忍辱含垢，共仇豈可不報？但我立有毒誓，終身只能殺害四人，爲今之計，少不得一石兩鳥了。

她滿腔仇恨，積怨多年，這時放眼一掃全場，凝氣縱聲說道：「黑白兩道，水火難容，與其殺戮相尋，了無休止，不如借今日一戰，以分高下，永決雌雄。」

她語音微頓，眼望紫陽道長，冷冷一笑，道：「貴教的始祖老子，有一句很中肯的話，所謂『聖人不死，大盜不止』，依谷寒香想來，若要造福蒼生，挽救武林浩刦，十惡不赦之人該死，自居俠義，假冒爲善之人，更應首邀誅滅……」

只聽天明大師戚然道：「香兒，妳將李老君的話曲解了。」

紫陽道長輕輕歎息一聲，道：「貧道忝爲武當掌門，雖然德薄仁鮮，多有損越，但却自信不是假冒爲善，爲害武林蒼生之人。」

語音甫落，倏地人影連閃，萬映霞與文天生手橫兵刄，雙雙躍出了行列。

只見萬映霞玉臂一抬，指住紫陽道長，切齒道：「你滿口假仁假義，好似天下英雄，全是三歲孩童一般，我且問你，我父神鞭飛梭萬曉光何罪，因何死在你的掌下？」

紫陽道長聞言之下，心神暗暗一凜，打量眼前這對少年男女，男的眉清目秀，女的亭亭玉立，兩張面龐俱都依稀相識。

剎那間，紫陽道長的腦海之內，現出了萬曉光自碎天靈，血濺荒山的一幕。

往事歷歷，如在目前，紫陽道長重又輕聲一歎，道：「事出誤會，貧道有口難辯。」他微微一頓，接道：「此乃貧道一生中最大的憾事，天幸萬大俠承繼有人，貧道不才，定然有所交待。」

萬映霞傷痛逾恒，淚如雨下，但因久受谷寒香薰陶教導，雖然父仇當前，依舊心神不亂，這時與文天生雙雙轉身，朝谷寒香躬身一禮，依然由萬映霞開口道：「姪女父仇不共戴天，有心拚捨性命，鬪一鬪殺父的仇人，只恐武功低微，挫了嬸嬸的銳氣……」她雖力持鎭靜，終因傷心過甚，語不成聲。

谷寒香冷冷一望兩人，斬釘截鐵的道：「今日之事，公義在先，私仇在後。」

說罷面龐一轉，朝着人魔伍獨道：「伍兄惡名在外，想在誅滅之列，谷寒香權以天下綠林盟主的地位，請伍兄施展絕藝，出戰武當掌門。」

人魔伍獨聞言之下，先是一怔，繼而暗暗忖道：好丫頭，妳倒眞的揀着鷄毛當令箭了。

他心中雖想，人却爲谷寒香的氣勢所懾，不由自主地飄身出列，朝紫陽道長縱聲叫道：「老雜毛，伍獨領教領教你武當綿掌和兩儀劍法。」

紫陽道長未及開口，金陽道長已自稽首一禮，道：「掌門人統籌大局，未可輕動，金陽請出會伍老英雄。」

金陽道長乃是武當派的第一高手，自是頭一陣的理想人選，紫陽道長低聲囑咐了一句，金陽道長頓時反身向人魔伍獨走去。

谷寒香早料到對方有此一着，這時冷森森一笑，轉向身後的時寅道：「時兄出陣，向武當掌門人討教幾招。」

時寅閃身上前，向谷寒香低聲講了一句，立時躍出數丈，昂然說道：「紫陽，你最好是自己上來。」

說話中，金陽道長與人魔伍獨二人，業已在兩軍陣前動起手來，四掌一揮，激鬪起來。

倏地，一條人影飛落場中，厲聲道：「時寅，貧尼與你走上幾招。」

原來出陣的是峨嵋曼因師太，老尼說打就打，虛幌一劍，旋即揮刄攻上。

時寅怒氣勃發，眼前這一派掌門劍勢凌厲，迥非其師妹曼陀老尼可比，只得展開掌法，與曼因傾力接鬪。

剎時，坦岩之上的氣氛空前緊張起來，曼因的峨嵋劍法，時寅的黑煞掌力，金陽道長的玄門「太清眞氣」，人魔伍獨的寒陰神功，每一樣都是名動江湖，一等一的功夫，這四人捉對厮殺，勝負一分，生死立判，四人固是竭盡全力，絲毫不敢大意，兩方之人，亦是心神凝重，不敢輕抱樂觀。

谷寒香靜觀片刻，看出激鬪中的四人俱是穩打穩紮，門戶守的極緊，一時之間，殊難分出勝負，於是轉身叫道：「龍兄上前，出會武當紫陽眞人。」

只見余亦樂身旁站的一個瘦長老者，飄身到了谷寒香身前，抱拳一禮，道：「龍行風聽令。」

原來此人乃是白魔申無的首座弟子，四十年前，黑白雙魔被武當，崑崙，峨嵋三派高手圍剿，黑白雙魔雖然血鬥數日，終於突圍，但因負傷過重，不久之後，依然傷發致死，由此之後，雙魔的子弟門人，俱都隱跡潛踪，苦練絕藝，不在江湖上公開露面，兩派門下，雖然時思復仇雪恥，無奈武當崑崙峨嵋三派，不但人多勢衆，而且聲氣相通，動輒聯合出手，使出以大吃小的手段，因而雙魔門下隱忍遷延，未敢輕動。

時寅報効谷寒香麾下後，立時將兩派的門下招來，這干人本來都是桀敖不馴，極難服人之輩，雖有時寅從中推戴，仍然是意存觀望，並無眞正臣服之心，然而彼等見谷寒香凌人的威儀，過人的氣魄後，頓時不知所以地心悅誠服了，至於谷寒香艷絕人寰的美色，深不可測的武功，彼

等反而未曾留意。

且說龍行風身形微幌，直對紫陽道長縱去，紫陽道長，少林天禪，天明兩位大師，以及崑崙一休大師，這幾個爲首之人，俱都眉頭暗蹙，感到難以處置，一則兩處激鬪方酣，勝負難料，再則這龍行風來歷不明，深淺難知，紫陽道長既不便親自出場，又不知應派何等人物應敵。

適在此時，忽聽伍獨發出一陣厲嘯之聲，跟着蓬然一聲暴響，金陽道長與人魔伍獨竟然雙掌齊揮，硬拚在一起。

這一震石破天驚，引得全場之人的目光，俱都朝兩人移去。

只見金陽道長與人魔伍獨手掌一撞，立時蹬蹬齊退三步，狂飈激蕩，沙塵瀰天，裹着兩人廻旋飛舞，呼嘯不止，兩人却都靜立不動，看不出熟勝熟負。

那龍行風朝二人畧一凝視，立即轉向紫陽道長說道：「姓龍的乃是白魔申祖師座下首徒，你衡量輕重，是否應該親自出馬。」

紫陽道長正待答話，崑崙一休大師忽見武當青陽，峨嵋曼陀，以及自己的師弟展雲翼全都躍躍欲動，似要越衆上前，不禁瞿然一驚，趕緊飄身縱起，朗聲道：「紫陽眞人，這一陣且讓與貧僧吧。」

四大門派的掌門，無不顧念門下弟子的安危，谷寒香却是顯然漠視屬下的生死，她似乎只管硬拚，不論是勝是敗，甚至誰死誰活，亦不放在心上。

紫陽道長聽這瘦長老者是白魔申無的大弟子，心中正感爲難，待見一休大師出場，始才心頭畧定，舉掌一禮，道：「多謝大師代勞，白魔『壞血掌力』爲武學一絕，至今尙無人能以解救，大師動手之時，請勿輕敵大意。」

一休大師含笑點頭，轉身向龍行風合什一禮，說道：「尊駕只管劃道，一休但憑——」

龍行風傲然一哼，欺身直進，倏然拍出一掌，一休大師揮掌反擊，剎時打在一起。

另一邊，金陽道長與人魔伍獨重又以快打快，雙雙搶攻起來。

此時曼因師太與時寅相搏已逾百招，曼因師太展動長劍，緊守門戶，伺機還擊，時寅似已傲性復發，雙掌翻飛，猛攻不已，厲嘯連聲，勢道懾人。

乍看起來，曼因師太似已落於下風，然而在場的一些高手，均知峨嵋劍法凌厲綿密，兼而有之，宜攻宜守，長於耐戰，加以曼因師太一派掌門，數十年的功力，劍法爐火純青，絕無半點破綻，如果時寅不能出奇致勝，在對方沒有破綻中製造破綻，則勝負之分，須在彼此功力耗損之後了。

這是一場慘烈異常的搏鬥，交戰之人，所爭的不是勝敗榮辱，而是生死存亡，因而誰也不敢手下留情，自取殺身之禍。

六人戰作三處，個個又都是招式奇奧，快若霆驚電掣，因而雙方觀戰之人，全都左顧右盼，目不暇給，簡直不知看那方才好。

忽聽谷寒香冷冰冰的聲音道：「水兄，陰手兄，兩位可以出陣了。」

鬼老水寒和陰手一魔聞言之下，心頭齊齊一怔，這兩人，全是久涉江湖，機智頗深之人，畧一轉念，即知谷寒香存了玉石俱焚，令黑白兩道的首要人物同歸於盡之心。

兩人不約而同地相視一眼，心中都不願意出戰，但又感到此時此地，若與谷寒香翻臉，定然陷於兩面受敵，左右夾攻之境。

陰手一魔眼珠一轉，倏地一躍五丈，朝着天明大師和天覺大師兩人揚聲叫道：「兩位老禪師，那一位不吝指教，與在下走上幾招？」

原來陰手一魔老奸巨滑，看出局面凶險，自己惡名在外，武當少林等派，將自己列爲剷除的對象之一，谷寒香心懷叵測，也不會放過自己，處身兩大之間，要想保全性命，首須避免惡戰，保存功力，然而，谷寒香過於可怕，幾番週旋，他已胆氣俱喪，谷寒香制住毒火成全，洗盡其周身暗器後，他更是百倍警惕，步步爲營，絕不靠近谷寒香一步。

他既不敢公然抗命，與谷寒香翻臉，又不願傾力拚鬥，枉自斷送性命，因而特地找上天明大師和天覺大師兩人，指名索戰，其實却是看出兩人是佛門高僧，心腸軟弱，大可與其動手，藉以拖延時間，靜以觀變。

天禪大師見武當崑崙峨嵋三派俱已有人出場，未待天明，天覺二人開口，立時傳命，吩咐天覺大師下場。

天覺大師躬喏一聲，手提錫杖，肅然向陰手一魔走去，轉眼之間，亦自動起手來。

同時間，鬼老水寒走近谷寒香身前乾笑一聲，道：「彼方高手如雲，我方好手不多，妳盡出精銳，不留餘力，一旦彼等的『羅漢大陣』與『五行劍陣』展開，綠林道上的烏合之衆，豈能抵抗得住？」

他語音甚低，面上猶露笑容，詎料谷寒香聽罷之後，冷漠的玉靨上，陡地泛起一片肅煞之色，冷若嚴霜的目中內，倏地迸射出兩股毒怨的光芒。

鬼老水寒心神大凜，情不自禁的暴退三尺，雙掌微提，低聲說道：「此時此地，不宜自相殘殺，授敵以隙……」言猶未了，忽聽余亦樂高聲喝道：「夫人留意身後！」

谷寒香凝立如山，絲毫未見移動，僅只面龐微轉，從容望了過去。

只見人影乍現，黑袍白髯，面如滿月的鄭秋，倏地躍到了近處，只見他雙目電射，緊盯在谷寒香面上，看他鬚髮微顫，口齒緊閉，似以心頭憤怒已至極點。

谷寒香好似未將鄭秋放在眼中，冷然一哂，說道：「你歷刼餘生，理該善自警惕，……」

言未了，陡聽人魔伍獨凄厲一聲長嘯，聲如梟鳴鬼哭，懾人心神，同時人隨聲起，向東南方飛射而去，金陽道長則如影附形，隨後縱起。

剎那間，情勢疾變！

喝吼聲中，鬼老水寒恍若流星經天，直往二人身後趕去，人魔伍獨和鬼老水寒的上十名弟子從人，亦都揮動兵刄，紛紛奔了過去，同時間，武當弟子「五行劍陣」霍然展動，首尾一變，轉往右側移動。

原來人魔伍獨久戰力拙，情知再不見機，勢必難保性命，因而疾攻數招，立時抽身遁走。

他一躍十餘丈，身法原是快極，叵耐武當少林等派早經部署，陣法一轉，瞬眼便將出山的隘道堵死。

人魔伍獨起落之間，忽見五名持劍道人，直對自己衝來，劍氣森森，充滿了肅殺之勢，他見多識廣，入眼之下，立時看出其中的厲害，當卽袍袖一揮，折而向右閃去。

但見人影閃動，又是五名持劍道人衝了過來，同時金陽道長亦電射而至。

這都是頃刻間的事，毒火成全的幾名弟子見師父久不現身，心頭俱感惶恐異常，倏見「五行劍陣」一動，立時返身向萬花宮內奔去，豈料少林派的「羅漢大陣」亦在轉動，幌眼之間，攔住了左側通路。

綠林羣雄到的雖多，但是大部份都是聞風而至，彼等原是暗存觀望之心，是戰是走，見機而作，這時眼看少林武當兩派堵塞出路，一網打盡之心揭露無遺，不禁羣起怒吼，喝罵連天使得情勢更為複雜。

鄷秋瞧那激鬥中的幾人全都到了猛烈階段，崑崙峨嵋兩派的弟子全都向自己的掌門人移近，似是打算在必要時上前接應，金陽道長已和鬼老水寒鬥在一處，人魔伍獨在「五行劍陣」中東穿西閃，武當青陽道長正向他身前撲去，瞧這情形，只待一有人死傷，情勢卽將混亂。

他略一沉吟，立時縱聲喝道：「谷寒香，究竟是妳主持大局，或是由老夫來發號施令？」

谷寒香雙目電閃，朝着屹立數十丈外的龐士沖望了一眼，漠然說道：「咱們各行其是，互不相犯，你的人由你率領，我的人聽我指揮。」

龐士沖挾着翎兒，老少二人都在全神觀戰，一聽谷寒香講話，齊齊移目望來，谷寒香日光轉動，亦自望了過去。

那翎兒掙扎了一下，突然高聲叫道：「娘，不要管我，我不怕。」

此時喝罵震天，人聲嘈雜，但谷寒香耳力敏銳，依然聽清了翎兒的話，她芳心暗急，正在籌思對策，忽見鄷秋凝氣縱聲，亢聲叫道：「綠林弟兄聽了，武當少林等派早已定下毒計，要將咱們黑道兄弟一鼓殲滅，掃盡殺盡——」

他內功深湛，中氣充沛，語聲如雷，直擊衆人耳鼓，綠林羣豪方自寂靜下來，聽到此處重又羣情激動，鼓噪喧嘩起來。

只聽鄷秋繼續叫道：「咱們不能束手待斃！綠林兄弟要挺身而鬥，湔雪前恥，揚眉吐氣，不要令人趕盡殺絕了……」

忽聽龐士沖插口叫道：「鄷秋老匹夫，你要不要臉！」

綠林羣豪一聽，頓時紛紛向龐士沖喝罵起來。

但聽鄷秋重又叫道：「綠林兄弟聽了！南七省的兄弟攻武當右側，北六省的兄弟攻少林左首！」說罷之後，頓時口發厲嘯，直對少林掌門天禪大師撲去。

刹時，殺喊震天，鄷秋、毒火成全、鬼老水寒、人魔伍獨，這幾人的弟子首先發動，朝左右兩翼衝了過去，綠林羣豪本已人心浮躁，再經鄷秋一陣鼓動，不禁理智潰散，熱血上衝，隨在方天灝等人之後衝了過去。

此時，情勢大亂，天禪大師一見鄷秋撲了過來，立時振袂而起，八寶禪杖一招「挾山超海」，疾迎上來。

展眼間，混戰已經開始，少林武當兩派的弟子隨着陣法轉動，直往這面迎來，崑崙峨嵋兩派的門下向掌門人身前湧去，黑白雙魔的門下亦向時寅和龍行風兩人奔去，雙方一湊，頓時惡鬥起來，迷踪谷的諸人本原穩立未動，亦被勢如潮湧的綠林羣豪迫得朝前移動。

忽聽谷寒香縱聲喝道：「映霞，天生隨在我的身後，其餘的人將龐士沖守住！」說罷嬌軀疾幌，直向紫陽道長撲去。

黑白兩道，展開了一場慘烈絕倫，史無前例的火併。

紫陽道長一看谷寒香撲向自己，立時清嘯一聲，長劍一揮，疾迎上去。

倏地，一聲宏亮的佛號起自身側，只見天明大師純鋼禪杖挾着震耳嘯風，猛向谷寒香劈面擊去。

谷寒香怒不可抑，忿然道：「師父，你是逼我放手殺人麼？」身軀一側，打出一記劈空掌力。

但聽呼的一聲，一陣強猛絕倫的掌飆，直向天明大師撞去。萬映霞與文天生則越過天明大師，朝紫陽道長竄去。

天明大師一杖擊出，倏感禪杖重逾山嶽，似欲脫出手掌，駭然之下，急忙變招換式，一杖攔腰掃擊，同時口中道：「香兒，爾夫志在肅清江湖敗類，造福天下蒼生，他甘冒不韙，親訪少林，就教於天禪掌門，妳枉自聰明，不能愛人以德……」

他見谷寒香隨手一揮，掌力驚人，越發不敢放其脫身，只是杖杖傾盡功力，依舊難以將她纏住，所講的話，也是斷斷續續，含混不清。

谷寒香聽他提起亡夫，忍不住仇火如熾，獰聲道：「師父火速退開！若不報大哥之仇，我死不瞑目！」揮手一掌，猛擊過去。

這一掌她使了八成功力，一陣如潮怒勁，洶湧而出。

天明大師知道紫陽道長絕非她的敵手，死了武當掌門，武當弟子勢必與其拚命，那時仇讎糾結，不知多少人須得喪命，他憂急如焚，不遑多想，右手一鬆禪杖，一掌反擊過去。

兩股强猛無疇的掌力相撞，但聽蓬然一聲暴響，滿地沙石，狂飛四濺，排空疾飆，波濤怒湧。

天明大師吭了一聲，雙足拖動，連退三步，嘴角兩旁溢出兩滴鮮血。

谷寒香嬌軀不過幌了幌，目覩天明大師受傷慘重，心頭頓感一陣歉疚，但她啣恨負仇，含寃蒙垢，積年累月下來，心腸業已剛硬異常，這時牙齦一咬，撇下天明大師，飛身便向紫陽道長撲去。

此時殺喊震天，數百人混戰，兵刃相擊之聲響成一片，慘嗥之聲此起彼落，殘骸橫飛，鮮血四濺，慘烈之狀，令人不忍矚目。

萬映霞與文天生二人，一人持劍，一人執鞭，正向紫陽道長猛攻不已，紫陽道長隨手揮劍敵住二人，日光却始終未離谷

寒香與天明大師二人，眼見天明大師硬接一掌頓時震成重傷，不禁暗暗歎息一聲。

天明大師一看谷寒香要從身旁掠過，禪杖一掄，再次擊了過去，紫陽道長急忙大喝道：「大師請退，待貧道向胡夫人領教！」手中長劍一揮，將萬映霞與文天生同時逼退了數步。

倏地，一陣淩厲的狂笑之聲，由殺喊聲中沖霄而起。

原來黑白雙魔的門人子弟，與崑崙峨嵋兩派之人混戰在一處，時寅與曼因師太則在混亂之中纏鬥不休，兩人同是剛烈成性，都是寧折不彎的脾氣，激鬥既久，時寅一掌擊在曼因師太胸上，曼因師太一劍劈上時寅的左肩，時寅左臂齊肩斷落，曼因師太則被黑煞掌力震碎內腑，當場口噴黑血，倒地身亡。

時寅一掌斃敵，頓時厲聲狂笑起來，他左臂被齊肩斬下，血流如注，隨着狂笑之聲泉湧而下，猙獰之狀，觸目驚心。

峨嵋弟子眼見掌門師太殉命，全都悲痛逾恒，展眼之間，紛紛擺脫對手，轉向時寅撲去，原已混亂的局面，頓時更為混亂不堪。

這一場厮殺，令人慘不忍覩，綠林羣豪中，多是雄踞一方，武功高强之輩，少林羅漢陣與武當五行劍陣，變化神妙，威力奇猛，雙方各有所長，火併不久，立時喪亡累累，屍橫遍地。

慘鬥下，金陽道長與鬼老水寒，龍行風與崑崙一休大師，俱已鬥至生死一髮，險象環生的熾烈階段。

金陽道長見混戰開始，知道谷寒香卽要出手，並知其志首在武當掌門，憂急之下，頓時一緊手中的長劍，朝鬼老水寒猛攻不迭。

太清眞氣為玄門無上神功，金陽道長閉關十年，潛修至今，業已成就不凡，他長劍展動，翔靈如飛，太清眞氣化作劍炁，由劍上迸湧而出，使得那柄劍忽長忽短，時寬時窄，精芒刺目，耀眼難睜。

展眼之間，鬼老水寒已是岌岌殆危，他驚駭莫名，暗萌悔意，無奈金陽道長殺機已動，劍劍緊迫，再不容他脫身。

惡戰中，金陽道長霍地怒嘯一聲，長劍疾揮，接連攻出三劍。

鬼老水寒早已面色如土，只見他雙掌翻飛，連閃帶躍，堪堪將金陽道長的三劍化解，但那縱橫交迸的劍炁，突破密佈如牆的寒陰掌力，將他的鬚髮割得寸寸斷落，袍袖片片飛舞。

霍地，金陽道長震聲一喝，躍起半空揮劍劃出一片驚虹，猛向鬼老水寒罩下。

一柄鋼質署佳的長劍，入了金陽道長手中，竟是通靈變化，毫芒萬丈的絕世寶物一般。

鬼老水寒驚駭欲絕，危急之下，擰腰振臂，不顧一切地雙足猛頓，迸力激射而起，詎料，為時已晚，只聽半聲慘嗥起處，金陽道長「太清眞氣」所化的劍氣，由水寒腰際一掠而過，頓時將其斬為兩斷。

適在此時，震耳欲聾的金鐵交鳴聲和殺喊聲中，響起了龍行風的狂叫之聲，這聲狂叫莫可名狀，附近武功較次之人，全都聞聲一凜，手中招式為之一頓。

只見崑崙一休大師長劍斜舉，由下至上，將這白魔申無的大弟子劈作了兩半，鮮血淋漓，濺起半空，狂叫之聲未絕，兩片屍體已自倒地，但那崑崙派的一代掌門也被龍行風的「壞血掌」擊在胸口，呆立當地片刻不到，立時全身轉為蒼白，斷氣身亡。

金陽道長劍斬鬼老水寒之後，立時功凝雙目，默察全陣情勢，只見少林掌門天禪大師與鄷秋打得如火如茶，由於兩人的武功太高，身法招式全都過於快捷，因而黑白兩道的人雖在左近惡搏，但却涇渭分明，未與兩人混雜。

青陽道長和人魔伍獨也正打得激烈異常，但是兩人同在五行劍陣之中，人魔伍獨雖與青陽道長惡戰，却要不時抽手抵擋攻上身來的武當弟子，但因伍獨和鬼老水寒，以及毒火成全的弟子都在附近，以致青陽道長亦須不時分身，去應付突如其來的襲擊，如此一來，戰況雖然火熾，青陽道長和人魔伍獨二人，反而無法全力火併，一時難以分出勝負。

陰手一魔與天覺大師也激鬥方酣，兩人前後左右，俱是江北道上的綠林人物，少林弟子的羅漢陣三人一組，四人一排，在人羣中穿來插去，看似雜亂無章，其實縱橫交織，次序井然，所向披靡，往來自如，綠林羣豪雖然高手如雲，却因各自為戰，應接不暇，顧此失彼，陷入極為不利的地位。

迷踪谷的羣雄，本是奉命困守龐士沖的，無奈黑白兩道出戰之人，為數不下五百，這坦岩雖然寬廣，武當五行劍陣和少林羅漢陣展佈開來，仍舊沒有敵方容身之地，何況龐士沖人在兩軍之間，血陣一起，迷踪谷羣雄不由自主地就和少林弟子接戰起來，龐士沖何等武功，幾起幾落，頓

時蹤影不見，眨眼之下，又在谷寒香與紫陽道長附近出現。

谷寒香已與紫陽道長和天明大師二人惡鬥起來，紫陽道長手仗長劍，武當太極劍法夾雜左手的綿掌，天明大師純鋼禪杖之下，展盡了少林絕藝和將近一甲子的功力，饒是如此，依然被谷寒香逼得守多攻少，岌岌可危。

金陽道長默察全場形勢，心中暗暗忖道：鄭秋雖然厲害，有少林天禪，天儀兩位大師，足可與其力敵，人魔伍獨的寒陰神功雖非小可，如果自己上前，亦能取其性命，陰手一魔鼠首兩端，看來無足為慮，龐士沖武功似在諸人之上，但瞧他所作所為，又似站在白道俠士一邊……

他心念急轉，覺得眞正的心腹大患，仍然是谷寒香和迷踪谷諸人。

思忖中，忽見人魔伍獨閃開五名武當弟子的聯手一劍，飛起一掌，猛擊青陽道長的左肩，青陽道長回劍不及，迫得左手一揮，硬接了一掌。

兩掌一交，青陽道長被震得橫飛丈餘，人魔伍獨唧身欺上，接着又是一掌，若非四面趕到的武當弟子將其截住，青陽道長勢必難逃性命。

金陽道長見人魔伍獨攻勢凌厲無比，似乎未因惡鬥許久功力減退，不禁長嘯一聲，閃電般疾躍過去。

人魔伍獨聞得嘯聲，頓時捨下武當弟子反身迎敵。

金陽道長掛念掌門師兄的安危，立意盡展絕學，速戰速決，只見他人隨聲到，一招「風雲崩天」，劍化萬道驚芒和無數銀星，猛地朝人魔伍獨襲去。

人魔伍獨大驚失色，眼看一片星芒如潮水般狂湧而至，危急之下，疾地擰身一縱，直向南排武當弟子之間躍去。

他臨危一躍，疾如霆驚電掣，雖然倖逃金陽道長一劍，無奈五行劍陣威震江湖，確有驚神泣鬼的威力，他雙足尚未着地，寒光過處，身上業已皮開肉綻，整整中了武當弟子的十劍。

這是一場驚天動地，慘烈無倫的血戰，任何秉性善良，寬大為懷的人，只要投入這場血戰之內，都得為那鬼哭神叫，天愁地慘的殺氣感染，變得捨死忘生，心狠手辣起來。

人魔伍獨的三名弟子俱在左近，彼等俱是一流高手，然而自顧不及，眼看師父性命難保，但是除了厲喝悲吼之外，只有徒喚奈何而已。

金陽道長見人魔伍獨疾落疾起，飛快地往少林陣地逃竄，五行劍陣竟然困他不住，不禁冷哼一聲，身形連幌，一掠十丈，直追上去。

人魔伍獨雖在重傷之餘，仍舊心神未亂，但見他身子猛地一旋，凄聲喝道：「金陽！老夫交給你了！」雙掌併出，猛力推去。

金陽道長臉色肅然，只見他長劍一揮，一道匹練般的驚虹，霍然激射，直對人魔伍獨當頭罩下。

忽聽人魔伍獨震天一聲狂笑，身軀一側，陡地橫撲過來，右掌一掄驟然襲至。

這一招「冰河解凍」，乃是寒陰神功中毒辣至極，猛惡非凡的招術，鬼老水寒與人魔伍獨，窮三十年的歲月精研寒陰神功，熟料金陽道長「太清眞氣」過於玄奧，鏖戰之中，眞氣隨意念而動，攻敵防身，令人無縫可乘，鬼老水寒遲遲不敢以命相拚，以致身死金陽道長劍下，幾招厲害殺手，始終未能施展。

金陽道長亦未料到他力窮勢盡，重傷臨危之際，竟會暴起反噬，百忙之下，長劍疾落，電斬而下，同時功凝左掌，猛力迎了過去。

但聽拍地一聲脆響，金陽道長的左腕骨，竟被伍獨盡生平之力，硬生生地予以震斷，人魔伍獨則被金陽道長的「太清眞氣」，將五臟內腑震作寸寸碎塊，未待長劍臨身，即已七竅溢血，氣斷身亡。

適在此時，忽聽龐士沖震聲大喝道：「谷寒香，妳放眼瞧瞧四周，難道眞要血流成河，屍積如山，全都死在這萬花宮前麼？」

原來就這須臾工夫，戰況業已急轉直下，武當少林兩派的弟子，初時因為對手太多，而且都是綠林中的上上之選，以致五行劍陣和羅漢陣的威力，無法盡行發揮，惡戰既久，武當少林兩派的弟子雖也傷亡不少，綠林羣豪則死傷更重，因此雙方的人數，越戰差得越多，而人數愈是懸殊，五行劍陣和羅漢陣的威力，也越發猛惡難當。

此時，武當少林一邊，已轉為絕對優勢，整個的五行劍陣和羅漢陣已經合圍，將百餘名綠林人物圍困陣中，縱橫攻襲，砍殺不已，綠林羣豪方面，除了迷踪谷的人集聚一處，彼此應援，尚無死亡外，黑白雙魔的門下，由於龍行風喪命，時寅斷臂，崑崙峨嵋兩派掌門人齊皆戰死，雙方弟子同抱悲憤，但欲親手復仇，火併的結果，兩方都傷亡累累，無恙的人已是寥寥可數，若非少林弟子插足其間，崑崙峨嵋兩派到場之人，勢必傷亡殆盡，無人生還了。

天禪大師和鄭秋惡鬥了兩百餘合，天禪大師逐漸不敵，天儀大師業已上前，二人雙戰鄭秋，利時攻守易勢，將鄭秋迫落下風。

然而，當此綠林羣豪相繼殆危，覆亡在即之際，谷寒香卻愈戰愈勇，掌上的威力如驚濤駭浪，越來越是凌厲懾人，天明大師和紫陽道長，這僧道兩門的頂尖高手合力之下，仍然處於負隅頑抗，浴血苦戰的境地。

谷寒香激鬥至此，對三妙老人所傳的九招掌法，業已得心應手，「火龜丹」和「龍鬚寶竹」所增的內力，亦已與本身功力融混，收歛吞吐，運用自如，對於原來的絕藝「摘星步」和「三元九靈玄功」，更是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使得出神入化，玄奧無倫。

然而，她並不立即施展殺手，卻在惡鬥之際，冷峻地瀏覽戰局，仇火在她胸中燃燒，她渾忘了一切，唯一記得的是：復仇！殺！只能殺四人！因而她蓄勢不發，任由黑白兩道相互殘殺，以待她亟欲殺害的人自行倒下。

黑幕逐漸低垂下來，兵刃相擊之聲依舊響成一片，如雷的殺喊之聲，却已漸趨沉靜了。

倏地，出山的通路之上，燃起了一片耀眼的火光，這火勢蔓延極快，轉眼工夫，西面出口的山石樹木之上，盡是熊熊燃燒的火燄。

人聲雜然中，兩面峭壁之上，响起了如雷的獸鳴，使這場慘烈的拚鬥，更顯得血腥可怖。

那龐士沖早已點了翎兒的黑甜睡穴，這時突然解開袍服，將他裹在胸前，小心翼翼的綁紮停當。

只聽激鬥中的谷寒香厲聲道：「龐士沖，你待怎樣？」

龐士沖冷聲道：「毒火成全在山前縱火，血戰已近尾聲，妳已無可藥救，老夫也要回轉長白了。」

谷寒香突地掌勢一變，連施殺手，招招不離紫陽道長的要害，口中却獰聲大叫道：「你若不留下我那孩子，我教今日到場之人，全都死在此處……」

話猶未了，金陽道長和迄未動手的白陽道長，突然齊聲怒喝，揮劍一湧而上，迷踪谷的羣雄覩狀之下，亦都竭力往這面移動。

龐士沖沉吟了一陣，忽然鬚髮顫動，高聲說道：「實對妳講，這孩子是老夫的外孫，我那不孝之女盜了老夫的『問心子』與人私奔——」他似是過於激動，說到此處，突地啞然失聲。

忽聽慘嗥厲吼，嘶叫，狂笑，各種聲响此落彼起，相繼傳了過來。

谷寒香游四目顧，發覺時寅滿身浴血，正自搖搖欲墮，鄭秋被天禪一杖擊在背上，打了一個踉蹌，但却一縱而起，重與天禪，天儀二人惡鬥起來。

她暗暗忖道：我本想取下黑白兩道重要人物的首級，去奠祭大哥的英靈，瞧這情形，那是難以如願了。她本欲報仇雪恨之後，即在胡柏齡墓前自戕，如今聽說龐士沖是翎兒的外祖，要將翎兒帶走，芳心之內，更是生趣全無，但她想起懷中尚有三妙老人的遺物未曾處理，欲待交與龐士沖帶走，將來轉授翎兒，覺此時耳目衆多，殊有不妥。

天明大師與紫陽道長原已招架不住，待得金陽，白陽上前，始將戰局穩住，不過金陽道長左手腕骨已斷，加以連戰鬼老與人魔二人，功力已是大為減弱，白陽道長的「厥陰心脈」雖解，身子尚還虛弱不堪，紫陽道長與谷寒香力戰過久，功力已近强弩之末，天明大師原已被谷寒香的掌力震傷，此刻見她以一敵四，師徒之情，油然而生，再也不忍與其拚命。

忽見少林掌門天禪大師一杖擊空，鄭秋大喝一聲，一掌擊在天禪大師胸上，天儀大師則禪杖疾揮，一杖擊在鄭秋肩上，兩人全是口吐鮮血，踉蹌不已。

另外一面，江北四龍，搜魂手巴天義，鍾一豪，麥小明，幾人接連受傷，但是所有迷踪谷的羣豪，却都衝到了谷寒香的近處。

忽聽谷寒香厲聲叫道：「龐士沖，你可知道，翎兒是我夫妻由死中救活麼？」

龐士沖聞言一怔，說道：「知道又怎樣？」

谷寒香大聲道：「我要他盡養子之義，親手埋葬我的屍體！」

龐士沖雙眉一蹙，道：「妳當眞已萌死志了？」

紫陽道長見自己一面，合武當三陽及天明大師四人，羣鬥谷寒香一人，私心之內，實是羞愧欲死，為了武當一派的聲譽，又不能口頭示弱，因而他心頭早已決定，只要谷寒香自行停手，他立即橫劍自刎，了結這一場公案，以謝胡柏齡和萬曉光於泉下，然而，谷寒香始終不肯歇手。

忽聽谷寒香獰聲叫道：「龐士沖，不許任何人接觸我的屍體！」

龐士沖不知她究竟作何打算，聞言之後，默然不答。

天明大師忽然縱聲道：「香兒，妳先停下手來，有話好好地講。」

忽聽不遠處的苗素蘭叫道：「夫人，報仇不在一日，妳多加思量。」

倏地，颼颼連聲，鍾一豪，麥小明，余亦樂，三人混身浴血相繼竄到了一旁。

只見鍾一豪暴喝一聲，緬鐵軟刀一揮，直向金陽道長砍去，麥小明和余亦樂二人，俱都疾撲紫陽道長。

適在此時，少林天儀大師也手提禪杖凌空躍了過來。

谷寒香暗暗一掠四週，看到鄭秋正往地面倒下，幾名少林弟子正向搖幌不定的天禪大師奔去，陰手一魔，居然無恙，尚在羅漢陣中東逃西竄，苗素蘭和萬映霞披頭散髮，正與武當弟子在苦苦拚鬥，綠林人物已是傷亡過半，轉動不息的羅漢陣和五行劍陣，也顯得遠為疏落了。

屍橫遍地，血泊之中，到處都是殘肢斷骸，和閃閃生光的兵刃，殺喊之聲也小的多了！

烈火却越來越大，燃燒中的藤蘿蓁莽和參天古樹，已開始發出「剝剝」之聲，鳥鳴獸吼，充滿了驚恐和恐怖！

霍地，一陣淒愴的狂笑之聲，發自谷寒香的口內。

這狂笑之聲响澈霄漢，衆人雖在激鬥之中，亦是入耳心驚，毛骨悚然，那武功定力較低之人，更是駭得魂飛魄散。

忽聽天明大師亢聲喊道：「天儀師弟上！諸位道友留神！」

但聽谷寒香狂笑乍歇，道：「師父！事到如今，你老人家還想兩全其美麼？」

話音甫落，忽見她身形一幌，轉瞬之間，只剩一溜淡淡的輕烟，閃電似的朝紫陽道長捲去。

金陽道長目力最佳，怒喝一聲，揮劍疾攔過去，天明大師與天儀大師也都齊宣佛號，左右迎擊而上。

只聽「砰」的一聲，紫陽道長已被谷寒香一掌擊上，身軀凌空飛起，直對萬映霞頭頂落去。

萬映霞只見一人當頭飛到，惡戰之下，不遑多想，寶劍迎空一撩，頓將業已五臟俱碎的紫陽道長斬為兩段。

殘屍落地，武當弟子立時認出是自己的掌門祖師，眨眼之間，哭喊之聲雷動，血戰場中，現出天翻地覆之勢。

谷寒香一掌擊落紫陽道長身上，自己的身形也為之一慢，金陽道長電掣追到，驚虹暴漲，猛然襲至。

只聽她咬牙一哼，身影一閃，霍地到了金陽道長背後，玉掌一揮，隔空劈去。

金陽道長身法雖較谷寒香慢了許多，但是劍法和「太淸眞氣」却非小可，眼看一條血雨由身掠過，知道谷寒香中了自己一劍，受創定然不輕，於是猛地旋身，再度追踪撲去。

但見白陽道長慘哼半聲，身子摔出了場外。

剎那間，死了紫陽道長和白陽道長，連素性謙和的靑陽也激憤塡膺目眦皆裂。

忽見少林掌門天禪大師手舞禪杖急奔而至，道：「谷寒香，胡柏齡死在老衲手中……」

谷寒香連斃二人，頓時殺紅了眼，她身法快得肉眼難辨，聞言之下，立卽嬌軀一扭，反向天禪大師迎去。

天明大師驚魂欲出，眼看掌門人身帶重傷，那裏堪她一擊，心急如焚之下，丟了禪杖，湧身向她撲去。

谷寒香掌如飄風，正待擊向天禪大師，忽覺背後有人撲到，立時纖腰一扭，迴掌擊了過去。

這一掌奇幻絕倫，天明大師自知閃躲不過，不禁慘然一笑，不退反進，猛地迎了上去。

谷寒香覺察得不謂不早，詎料天明大師自行迎上，再想換招變式，爲時已是晚了。

「砰」的一聲，一代高僧，就此溘然長逝，然而，就在谷寒香心神一怔之際，天禪大師的禪杖也不由自主的擊到了寒谷香背上。

這是一場目不忍覩的搏鬥，但見谷寒香身形一倒，在地面滾了幾滾，旋又轉成一道輕烟，直向金陽道長撲去。

金陽道長亦正撲了過來，兩下一湊，寒光暴閃，一聲凄凉嬌啼起處，金陽道長的長劍，業已脫手飛出，刺入谷寒香的胸口。幾乎是同時間，而天儀大師和靑陽道長纏鬥的鍾一豪，麥小明，余亦樂三人，由三方猛撲上來，刀劍鐵板齊下，將金陽道長屍首分了三片。

就這樣，由近及遠，龐大的一片坦岩，逐漸沉寂下來。

再也無人打鬥，黑白兩道尙保殘身的人，由四面八方圍了攏來，可是，屍橫遍地，血流成渠，人們幾乎無法舉足。

烈火愈燒愈廣，大有焚毀天台山之勢，鳥鳴獸吼，却顯得聲嘶力竭起來。

谷寒香倒臥在血泊之中，淸澈如寒潭秋水的美眸，向四週緩緩移動。

苗素蘭，萬映霞，文天生，三人跪在谷寒香身側，淚下如雨，但是不敢哭出聲來。龐士沖臉色蒼白，一絲血色俱無，他是唯一袖手旁觀，將這一場慘絕人寰的血戰，看得巨細無遺的人，他伸手去解縛在胸前的一根綢帶，打算將翎兒放下，讓他與谷寒香訣別。

谷寒香忽然搖了搖頭，徐徐道：「不必了。」她左肩之上，血肉糢糊，胸口一個劍創，鮮血汩汩，如泉水外湧，但是她的語音，依然淸脆異常，語氣之中，仍舊充滿了威嚴，充滿了不可抗拒的力量的。

忽見她目光一寒，殺氣畢露，環掠周遭的人一眼，最後目注龐士沖道：「你獨自將我的屍體帶走決不許旁人觸及！」

這兩句話，講得字字如刀冷酷至極，龐士沖先是一怔，繼而點頭道：「妳放心，龐士沖拚了老命，決不負妳所托。」

谷寒香冷冷一笑，美眸流盼，在迷踪谷羣豪的臉上逐個移動，最後停在人叢中的陰手一魔臉上。

陰手一魔楞了一楞，分開身前的人走上前去，道：「夫人可是傳喚在下麼？」

谷寒香目光轉動，一瞥跪在身旁的苗素蘭，重又盯住陰手一魔，蒼白的面龐之上，露出一片詭異莫名，令人望而生畏的微笑。陰手一魔身形微躬，神情謹肅，道：「夫人大去之後，在下立時回山歸隱，決不敢多生事端，招惹迷踪谷和萬花宮的屬下。」

谷寒香漠然一笑，目光流盼，再向衆人臉上望去，此時四週全是綠林人物，武當少林等派的弟子，業已各自抱走自己師長的遺體，另在一旁料理後事，這面綠林羣豪圍在谷寒香身外，人人臉上，俱是一片沉痛之色，絕無一人例外。

忽然，另一邊的少林弟子開始朗誦經文起來，聽那經文之意，似在超度亡靈，護送新魂啓程。

谷寒香笑了一笑，突然舉起手掌，朝龐士沖問道：「我一共打死了幾個人？」

龐士沖雙眉微蹙，道：「武當紫陽，白陽，少林天明和尙，一共是三個人。」

谷寒香淡淡一笑，道：「他們錯殺了我的大哥，我錯殺了師父。」她語音微頓，接道：「我答應過三妙老人，終生只取四條性命，那姓范的既然不在，看來只好拿自己湊數了。」說罷皓腕一翻，猛向胸口的劍創按了下去。

衆人脫口驚呼，然而已無法挽回，谷寒香雙目一闔，香消玉殞了。

她！美絕塵寰，艷蓋人間，但是來也匆匆，去也匆匆，像一陣起自天際的狂颷，橫掠大地，重又消逝於無形，留給世人的，除了永難磨滅的記憶，便是永不消散的芬芳，一種來自天上的香氣。

少林弟子仍在朗誦經文，人羣之中，開始响起了哀哀的哭聲。

（續完）

下期預告

女黑俠又來了！

女黑俠木蘭花故事之

無風自動

魏力・著

女黑俠木蘭花故事，膾炙人口，是篇爲全新木蘭花故事，構思日久，情節極其曲折詭異，時至數十萬年，涉及人類起源之秘奧，和世界上最古老的傳說，保證見所未見，下期起連載刊出，敬請讀者留意。



定價＄2.70



第八集已經出版



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
發行
香港上環新街五至十三號A
電話H四八四二二一（四線）